地學雜誌

民國二十二年第二期

張蔚西先生紀念號

張伯英題

中國地學會出版

中國地學會地學雜誌投稿簡章

（一）本雜誌歡迎投稿若有對於地理學人地關係論地理教授法歷史的地理遊記探險記旅行記海程記風土記等無論翻譯創作均所歡迎

（二）文言白話不拘惟須繕寫清楚照加新式標點符號能照本雜誌行格抄錄者更佳翻譯之稿請寄原文或原著人姓名題目篇頁出版時日以便核對

（三）本會對於來稿有增刪去取之權如不願受修改者須預先聲明

（四）本會對於來稿酌給酬金每千字自一元至十元不等不受酬者聽

（五）來稿揭載與否本會不能預先聲明不登者原稿恕不退還其必欲退還者請於寄稿時預告並附相當郵資

（六）請逕寄北平北海公園團城中國地學會編輯部收

（七）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本期目錄

圖像（六幅）
泗陽張沌谷居士年譜……張星烺（一）
漢百三郡國建置之始考……譚其驤（五一）
明代北方邊防圖籍攷（續完）……王以中（七五）
燕下都遺跡考（續完）……傅振倫（一一三）
山西地理考察（續完）……許桂馨（一三三）
福州經濟地理述略……林觀得（一五七）
洛陽與長安（續完）……白眉初（一六九）
中華古代文化之發展及其地理背景（續完）……張印堂（一八三）
中國土爾其斯坦地下的寶藏（續）……陶謙譯（一九三）
古代歐亞大陸交通考……姚薇元譯（二三一）
民十七年以來中國縣名更置表……葛啟揚（二七一）
一百六十九期地學雜誌總目……聶崇岐（二八一）

引得編纂處出版之三種重要引得

引得（譯自英文INDEX，舊用日本譯索引或更轉為索隱）為學術上重要工具，西文著作每多附載，中籍則率付闕如，致尋檢書中一條，輒須翻閱全書，學者苦之。引得編纂處成立於民國十九年秋季，專事中文書籍引得之試驗。其排列次第，一應中國字庋擷法，學用皆甚簡捷。更附拼音及筆畫檢字，俾對庋擷方法未嫻熟者，亦無扞格之弊。已出版者如下：

(一)儀禮引得附鄭注引書及賈疏引書引得

儀禮為經典要籍。然考古者患其辭義煩雜，熟讀爲難。引得編纂處編製引得，舉書中所載之儀文名物，約玄提要排列易檢。用以研究本書可收按圖索驥之效。又儀禮鄭注及賈疏引用群書，多已散亡。故更將其引用書名，分別引得，以為輯佚之助。卷首有各本儀禮卷葉推算表二，俾一冊引得，可以用諸二十種通行版本。又洪煨蓮教授序文，關於禮經之源流演變，細加考訂，殆亦治經學者所欲一讀者也。每冊定價二元外埠酌加郵費

(二)四庫全書總目及未收書目引得

四庫全書總目及未收書目引得，分二巨冊：上冊為書名引得，下冊為人名引得。不僅採輯無漏，且凡一書而有二稱，二人而同一名，以及偽書之假托，數人之合著，纂注之另有其人，附刊之別為一書，往往分併得條，排成易檢。手此二冊，則總目二百卷，加以未收書目五卷，絕無難檢之病矣。引得據大東書局影本，卷首有卷頁內容表及推算公式，凡有其他版本者亦可用之而無憂。又洪煨蓮教授序文一篇，詳述四庫全書及各目錄提要之編纂，並評論其得失，殆亦凡留心四庫學故者所欲一讀者也。

每部定價四元外埠酌加郵費

(三)讀史年表附引得

讀史年表共二十四張，始漢迄清，代為一表，詳注公曆年數與各帝王之年號，廟號，諡號，名諱，陵號，以及代諱諸字，並附有標年度尺一，中印甲子紀元，用以量各表兩旁之尺格，則年數可不勞推算。表後附有引得，頗易尋檢。篇首有洪煨蓮教授序文，詳言年表起於漢代及漢前紀年不易考訂之故。

每部定價三元外埠酌加郵費

編輯兼發行者 引得編纂處　在北平燕京大學圖書館內

北平代售處 佩文齋—東安市場　文奎堂—隆福寺街　修綆堂—隆福寺街　直隸書局—琉璃廠
橋本寶房售部—北池子沙灘　建設圖書館—西單市蒿部街東口外　景山書社—景山東街

天津代售處 百城書局—天津法租界二十九號路三十六號

山東代售處 午夜書店—濟南芙蓉街路西

上海代售處 中國書店—西藏路大慶里一百十一號



張忠西先生四十八歲時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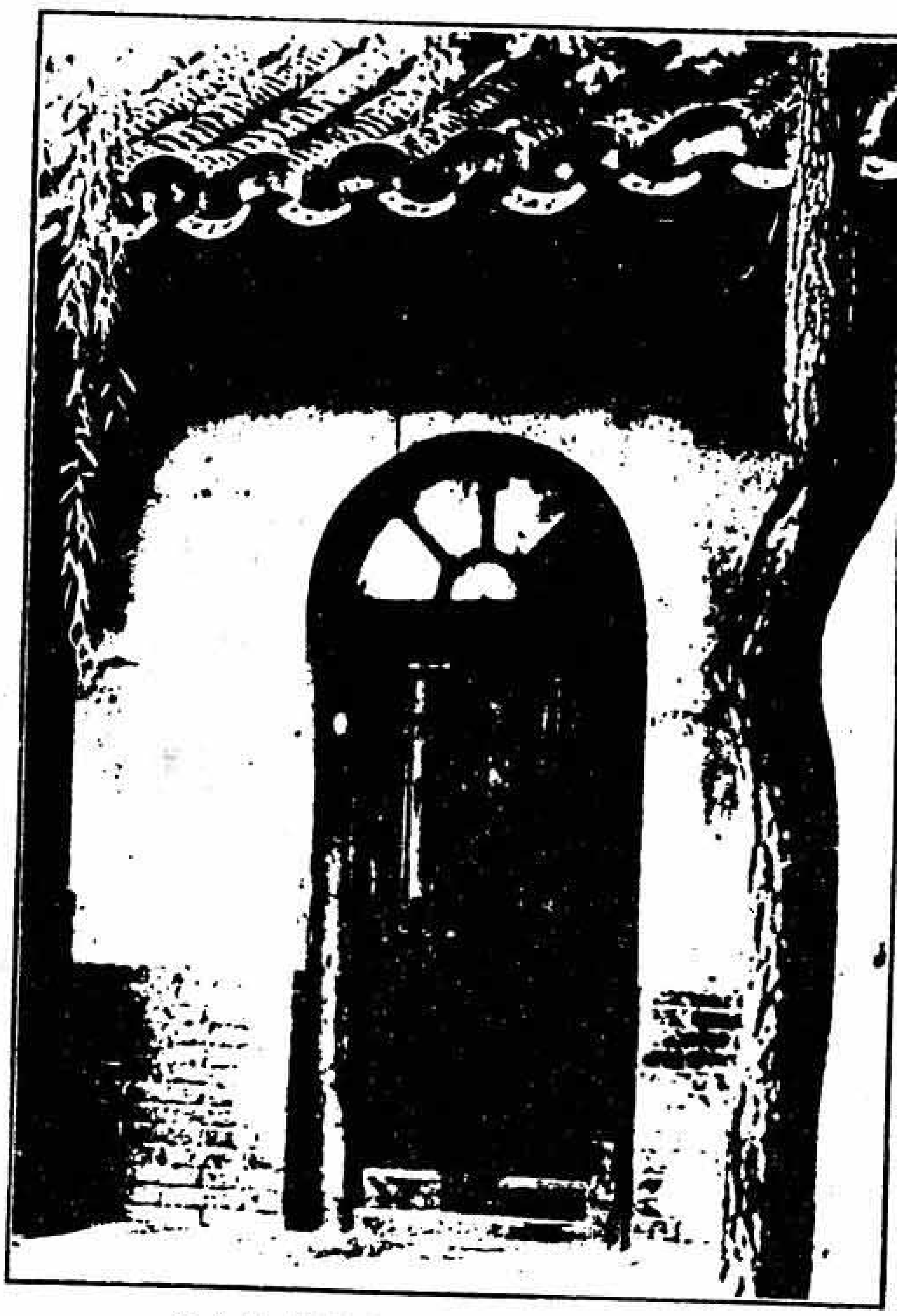
錢思西先生六十五歲時肖像



會長張溥泉先生肖像



北平後海北沿中國地學會所正門



本會第一任[illegible]部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祠
(後海北沿中國地學會內)



北平北海團城中國地學會辦公處

泗陽張沌谷居士年譜

男　星烺敬述

清同治五年丙寅十二月二十九日酉時，生於江蘇桃源縣東門外南園家宅。

南園張氏之先，來自順天宛平縣。始遷祖諱渠，明英國公張輔少子。輔父玉字世美，河南祥符人。仕元爲樞密知院。元亡，從走漠北。洪武十八年降明。後從明軍出塞，至捕魚兒海，以功授濟南衛副千戶。又北逐元人之擾邊者至鴉寒山，還調燕山左護衛。從燕王出塞至黑松林，又從征野人諸部；以驍果善謀畫，爲王所親任。建文元年，成祖靖難兵起。玉帥衆奪北平九門，撫諭城內外，三日而定。從成祖帥師而南，至東昌，與盛庸軍遇，力戰而死。成祖稱帝，追贈榮國公。洪熙元年，加封河間王，謚忠武，侑享成祖廟廷。明史卷一百四十五有傳。玉長子輔，生長蒙古；十一歲時從父入明。靖難之役，亦有功。永樂之世，輔凡四次平定交阯；前後建置郡邑，增設驛傳遞運，規畫甚備：威名聞海外。歷事四朝，輔政二十餘年，封英國公。正統十四年，也先入犯，輔從行，至土木，死於難；追封定興王，謚忠烈。明史卷一百五十四有傳。據族譜所載，渠爲英國公少子字汉載正德元年，任桃源縣兵馬指揮司，正六品，遂居邑之東門外二里南園。至先君已十五世矣。族中武生頗多，文風不盛。祖父號靖封，名鴻疆；王母劉氏。

同治六年丁卯　年二歲

是年五月，粵匪賴汶光與捻匪張中雨任柱合，東犯登萊，沿海大擾，淮上戒嚴。漕督張之萬率兵萬餘，合督師李鴻章之兵數千，固守桃源北境六塘河南岸。築長圩，上自劉老澗下迄龍溝，經桃源，清河，安東，沭陽，海州五州縣地，凡二百餘里。十月，提督劉銘傳擊賊於贛榆，大敗之，殪任柱。餘賊窮蹙西遁。南窺六塘，不得過，游弋於沭陽西者良久。十二月初七日，匪突至戚家渡；客兵守其地，爇火而寤。賊去大半矣，皆僵凍，有仆於道者，或有入人家乞薙髮者；勁虜尚三千人，擁賴汶光南竄。官軍追之，且殺且降。至揚州之瓦窯鋪，汶光騎蹶，揚州守兵得之以獻，賊遂盡。家中避亂，抱先君四處藏匿。

同治七年戊辰　年三歲

閏四月二十二日，祖母周氏去世。

同治八年己巳　年四歲

同治九年庚午　年五歲

同治十年辛未　年六歲

二弟相經生。

同治十一年壬申　年七歲

同治十二年癸酉　年八歲

幼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喜讀書，家貧無資，立他人書室前聽誦，一遍輒能記憶，鄰人稱爲神童。

同治十三年甲戌　年九歲

光緒元年乙亥　年十歲

初入學。從周步鼎先生學讀三年，聰敏絕倫。先生曰，此生將來必成大器。流賊孫懷五寇宿遷桃源二縣。洋河游擊張振西出奇兵破之，斬懷五，事平。家人已受驚惶矣。

光緒二年丙子　年十一歲

光緒三年丁丑　年十二歲

光緒四年戊寅　年十三歲

從族叔鴻任先生學讀二年。

光緒五年己卯　年十四歲

是年，安徽蕪湖進士周學裕來知桃源縣事，多德政，尤以立倉厥積穀備荒，立考棚以庇寒士，抑士豪以申法紀三事，最得人心。先父在時，每為兒輩述之。

光緒六年庚辰　年十五歲

從李鼎榮先生讀二年。

光緒七年辛巳　年十六歲

光緒八年壬午　年十七歲

從族祖錫賓先生讀一年。

光緒九年癸未　年十八歲

從族祖錫安竹村先生學讀三年。時竹村先生設帳興國寺，有高名，一時俊才皆出其門下。

嘗與族叔化鵬先生言，四子書似是前生讀過。

光緒十年甲申　年十九歲

時已有重名，識量淵通，志懷沉靜，美風儀，善談笑；博覽史傳，尤工屬文。

光緒十一年乙酉　年二十歲

是年，無錫歲貢生胡和梅（諱麗棠）先生來爲桃源教諭。先生爲人和藹可親，培植士類，如恐不及。募建王忠節公祠堂，籌撥夫子廟歲修田租，建藏書樓於淮濱書院，購置經史子集數萬卷儲之；士風由之丕變。邑中諸生，先君最爲垂青，早年多蒙其提攜。

三弟相楠生。

光緒十二年丙戌　年二十一歲

江蘇學政長沙王先謙按臨淮安，歲試，補博士弟子員，名列第二。是年結婚，娶妻樊氏。

光緒十三年丁亥　年二十二歲

復從族祖竹村先生學于家塾，竹村先生特知愛之。是年科試，考取一等，名列第二。

冬，十二月十五日，兒星烺生。

光緒十四年戊子　年二十三歲

初授徒於族祖錫爲家。秋，赴南京鄉試。

光緒十五年己丑　年二十四歲

授徒於陳賓禮家一年。

光緒十六年庚寅　年二十五歲

授徒於戴文宣家。赴南京鄉試，試題爲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二章。因卷內子朱二字倒寫，未得中式。

二弟相綬年三十，聰穎善讀，以勤苦過度，得肺病而亡，時十月二十七日也。自歎弗如，常以詩悼之。平時兄弟感情最洽，嘗讀書城內興國寺時，家貧無資購食，祇得自炊。而二弟常自鄉中打柴，送入城內供給之。年老時，每提及兄弟共貧苦時情形，輒爲流淚。

是年，山東歷城縣進士汪懋琨字瑤庭來知桃源縣。抵任後，勵精圖治，百廢俱舉：修文廟，建魁樓，文治昌焉；興水利，慎催科，民生厚焉；清積案，恤羈囚，吏事明焉：政簡刑輕，民安其業。故在任僅二年，邑以大治。去之日，士民空巷送之。邑多團練，列隊於隄

興河口，香案與旗幟相間，亙數里爲祇帳。適汴藩奎俊客過，衆訝之。詢悉其狀，歸以語俊。俄而俊來撫蘇，亟賞之，謂爲天下第一循吏。且語兩司，凡遇疑難事，當悉以咨決。旋補甘泉縣。光緒二十四年，調署長洲縣。二十六年，轉上海縣，特保在任候選道。至二十八年，蘇撫恩壽向之索賄，不與，調至吳縣。汪辭之，告老回里。當其在桃源時，先君亦最蒙其垂青；以後輒稱之爲汪瑤師。

光緒十七年丁卯　年二十六歲

授徒於督捕廳黃國梓署中。

是年，長女月烜生。

光緒十八年壬辰　年二十七歲

授徒於桃源縣公署汪瑤庭家中。

始補廩膳生，名列第一。

光緒十九年癸巳　年二十八歲

汪瑤庭他調，因辭館，授徒於淮濱書院。從游者多聰穎弟子，以後俱爲泗陽縣有名紳士。

同時並與無錫胡雨人（名爾霖，仰梅先生第二子）本邑蔣星府，陶卓如諸先生研究經世之學。

是年秋　武進舉人沈保衡（字抒鈞）來爲桃源縣訓導。授徒淮濱書院。斯時文章之美，江淮莫逮，名聲大振。

光緒二十年甲午　年二十九歲

是年，中日戰起，桃源地方偏僻，無真確消息；因報風氣未開，內地郵政未立，上海報章不易遞至內地。耶穌教徒極力向內地宣傳，教士林樂知所辦之萬國公報是時銷行至桃源。每期至，先君輒購之，講解於兒輩及學生聽之。並購得中國全圖一幅，掛之書室，指示敵軍及踪跡所至，戰事要地所在，津津不倦。是時南方軍隊北調者，皆經桃源河堤而行，隨時可見。紀律不佳，軍官責成縣官拿驢馬，拿差，四鄉騷擾不堪。

是年，與族曾祖萬和，文堂，族祖錫餘　竹村，共修家譜，刻板存之。吾族家譜初次修於康熙三十四年，修者爲始祖又載公七世孫爽（字扆宮）未成而歿。康熙五十一年，其子聖範及姪其旂欲踵其志，未畢業。至康熙五十九年，聖範兄聖化，復調查，又未竟志而歿。至乾隆元年，聖化子予理（字裕游）始成其事，鋟板永存，各給一部。由康熙三十四年至乾隆元年，歷時四十一年，經世三代而後成，譜之不易修也如是。由乾隆元年，至光緒二十年，中間一百五十八年，竟無一人接續修譜。至是始有新譜。譜成，有桃源訓導沈保衡序，萬利序，

竹村序，並自序。

次女生，不數月而殤。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　年三十歲

授徒於訓導沈子均家，生徒爲沈聯，沈邇兄弟二人。沈聯字步洲，以字行，以後曾游學於南洋公學，廣方言館，奉派留學英國。回國後，充教育部司長，及次長。

讀格致彙編。曾特命工人製電機，以貓皮與玻璃瓶相摩擦，以試電之有無，圍觀者至數十人。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　年三十一歲

上半年，仍在沈子均家授徒。秋，九月，沈子均滿任，回常州。先君隨之往，寓天泰茶葉店。沈家生徒爲沈頌，沈聯，沈邇兄弟等。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　年三十二歲。

授徒常州沈子均家。秋，赴南京鄉試。題爲文學子游。賣文獲售，中第四名。索欵時，頗費周折。曾與胡和梅先生往蘇州長洲縣謁知縣汪瑤庭問計。汪聞之，喜怒交集：喜者，喜舊生遠道來謁，又喜其學業日進，高登科第也；怒者，怒其不將功名自己保留，俾從此入

京會試，中進士，入翰林，爲老師增顏面，而作此科場不法事也。在長洲縣署小住數日，復至無錫堰橋和梅先生家小住。別汪瑤師時，汪約明年來長洲縣署教其第二子珠五讀書。由無錫復回常州。

是年，十月二十八日，祖父錫昌字序諡病歿，年八十三。十一月中，辭沈氏館，回里奔喪。泗陽喪禮甚簡單，卒後十餘日，葬宅東南百餘武。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　年三十三歲

正月中旬後，攜眷屬兒女，往無錫。由眾興乘邵伯船，經運河南下，凡十六日始至。暫寓於堰橋鎮和梅先生宅旁。不久，即先往蘇州長洲縣署汪瑤師處，課其子珠五。留兒於胡雨人處讀書。至四月時，歸無錫，攜子先往蘇州。六月時，又回無錫，攜妻女至蘇州，賃寓廟堂巷俞宅。蘇州天熱氣濕。夏間，股上生瘡，臥病家中多日。瘡愈後，始回署中教課。時汪珠五讀古文觀止，左傳，東萊博議，並習作文。兒子初讀完四書，並讀左傳，薛福成文集。每日習作日記，皆詳加批改，自己亦非常用功。汪瑤庭家所藏之二十四史，諸子百家，皆閱一過，詳留札記。又喜閱江南製造局出版之科學書。時值維新黨人在京，得光緒帝信用，銳意變法，全國感動。蘇州護龍街有墨林堂書店，賣時務報，孔子改制考等書，

皆往購置遍讀，思想大變。嘗欲俟康南海過滬，特往問學，以無機而止。本年，美國與西班牙開戰。不數月，美國佔領古巴菲律賓羣島。有蘇州當地美國教士，不時至縣署，贈汪瑤庭以鄒兆桐所譯繪世界地圖一册。因此引起研究世界地理。當時上海徐家匯土山灣天主堂所出版之地理備說等書，皆購置之。常於晚間，命兒子閱地圖，講地理。兒少時教育，本年所獲最多。

此年冬季十二月，辭汪家書館，回桃源縣。留兒於無錫堰橋胡家，預備明年入上海南洋公學。由蘇州，乘民船至清江浦，凡行十二日。回桃源後，在新灘購地一百八十五畝，置新宅。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　年三十四歲

上半年在新灘新宅料理家務。正月，兒入南洋公學留學班，猶現在小學也；託胡雨人君為之照料。五月間，離家至申視兒，寓於鄒家木橋客棧。不久至無錫。六月，學堂放假，兒隨胡雨人君至無錫會晤。秋後，攜兒與胡雨人等同至南洋公學，充師範生兼教留學班國文地理等課。是年，從日人栗林孝太郎學日文。同事與同學者有吳敬恒（字稚暉）朱樹人（字友資）陳懋治（字頌平）白毓崑（字雅雨）白作霖（字振民）沈慶鴻（字叔逵）朱庚石，傅運森（字緯平）劉垣（字厚生）孟森（字蓴孫）孟庸（字庸生）

鈕永建（字惕生）趙玉森（字璚侯）張天爵（字東山）張景良（字師石）許士熊（字偲樵）杜嗣存（字孟粲）徐興範（字師竹）章乃煒（字唐磬）吳懷洛（字璜九）吳健（字任之）胡貽穀（字文甫）韓澄（字靜庵）陸之平（字秉侯）蔡元培（字孑民）王舟瑤（字玫伯）宣通史，馮善徵（字仔玖）章宗元（字伯初）孫多諴等，以後皆爲名人。

是年冬，攜兒一同歸里。先至淮安，勾留數日，寓跨下橋南胡和梅先生寓舍。時淮安人路丕（字山庚）談觀生與僑寓淮城者劉鐵雲，羅振玉（字叔蘊）創辦一東文學堂，延請日本人井原鶴太郎及川西定及爲敎員，頗爲地方開風氣之先導。冬間在淮城時，曾攜兒子參觀東文學堂，見井原及川西二人。此時中國人對日本人毫無仇視忌嫉之心，反多以爲先知先覺者，甚敬重之。由淮城回桃源時，曾偕川西定及同遊桃源十餘日，寓於新灘寓舍。假滿回滬。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　年三十五歲

仍敎讀於南洋公學。留學班升外院乙班。敎外班外，有時亦敎他班。所敎者爲國文選讀，如三通序，日本國志序，文章軌範，那珂通世之支那通史，桑原騭藏之東洋史要等。時公學特設東文班，延日人藤田豐八爲敎員。栗林歸國，於是復從藤田學。時江北同鄉在東文班者有王其康（字隱雅）周維新（字作民）二人。

本年，北方有義和團匪亂。南方雖未亂，而江北諸地，風聲鶴唳，幾如大禍之卽降臨。南

洋公學放暑假後，攜兒同歸桃源。夏間，八國聯軍入北京，江北風聲更爲緊急。乃與南新集張鴻逵家屬，同遷至淮安府，賃屋於南門內某街。入秋，南洋公學無開學消息。一時兒病，乃先至上海。不久，公學復開學。胡和梅先生家屬是時亦寓淮城跨下橋南。先生將由桃源回無錫，道經上海，乃請先生順便帶兒至滬入學。冬假，攜兒回桃源。假滿回滬。

秋，淮安東文學堂以風聲緊急停辦，井原至滬，與栗林二人互訴。栗林煙酒嗜好甚深，職務亦多不盡；川西性情暴燥，井原則和藹可親，嗜好全無，恂恂然君子人也，與當時人甚好印象。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　年三十六歲

仍教讀南洋公學。此時日文已通，可以閱讀日文書籍。乃與韓澄合譯下田歌子之家政學，又與傅運森白作霖合譯列國歲計政要十二冊，此乃日本太陽報之特刊也。此時拳匪初平，中國受鉅創，知識階級皆知中國舊文化不足立國，求新知識之慾甚大。留東學生大增。新書譯成漢文者，皆可轉瞬售出，獲巨利。往東留學者，往往毫無資斧。抵日後，學習日文四五月，即操筆譯書。譯完後，即在日發刊，寄回出售，或賣稿於滬上書店。俱足自給。梁啟超之新民叢報賣出尤多。香港人馮鏡如所設廣智書局爲其滬上之發行所，每期寄回中

國時，往取者在其門擁擠如歸市，足見中國人非不好學也。是年又編初等地理教科書，爲中國有地理教科書之嚆矢。頗見流行，出於意料之外。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　年三十七歲

仍教書南洋公學。暇時，翻譯日人何禮之所譯之法國孟德斯鳩著之萬法精理，譯稿請同事程芝殿君潤文。程君不知日文，未及與原文校對，即倉促付印。故頗有不合原意之處。是年又編中等地理教科書，亦頗流行。由是海內談地理者無不知之。

是年九月初三日，母劉氏逝。病重時，即一人請假回里省視，抵家三日，而永訣矣。母性急燥，平時畏母甚於嚴父。未卒前，曾急爲三妹出嫁，三弟相輔娶妻。三事同在一時，所費不貲。

是年秋間，南洋公學外院甲班有頑生置墨水瓶於椅上，國文教員某君不愼，坐下，瓶翻，衣染墨水，大怒。責問爲何人所爲。班中無人答者。下堂後，聽某頑生讒言，將另一生革除。激動全班公憤，請求總辦汪鳳藻字芝房收回成命，以全班退學爲要脅。汪氏短於應付之才，不准所請，竟將全班開除。時公學最高級特班生因有要求不遂之故，不滿於學校，乘機出爲外班生後盾。召集學生，開大會。領導所有中院外院學生，清晨至總辦廨舍，要求

取消成命，否則卽行全體退學。汪氏復以「由諸君自便」回答。於是學生暴動，搗毀總辦住宅玻璃窗牖及碗碟。歸校，復開大會，預備出校後，在上海另組愛國學校。至下午，督辦盛宣懷得悉汪鳳藻辭職學生暴動事，派其文案張美翊（字讓三）持手諭，令學生留校。時學生已有半數行李遷出。美翊至，爲學生辱罵，幾被毆。盛氏手諭被撕，美翊倉皇逃去。此爲中國全國第一次鬧風潮也。影響甚大。自此以後，各地學潮時聞，學校風紀日壞，迄今而人人對學潮痛心疾首，然亦爲學生革命種因也。當公學學生散學之日，適自桃源奔喪回，至上海小南門家寓。兒離校回家，詳告情形後，大不以離校爲然，命卽刻回校。至晚回校，校中已空，僅見同班盛觀頤一人。觀頤爲盛督辦之姪，至家見督辦，督辦大怒曰，「他人毀我面子不論，兒姪輩亦敢毀我面子耶！」持刀欲殺之。觀頤因亦回校。又見敎員趙玉森。趙先生問汝班全體果眞欲走乎？兒答以祇見高級班人皆走，高班併組織糾察隊，督促小班生速走。小班生皆年輕，莫明其妙，惟有從之而已。趙先生因知情形。明日至南門寓所，約先君同往見督辦，招回各班生。督辦許之，各班生家不在滬者，皆暫寓客棧，以待家中回信。各敎員往招之，約有過半數回校，校乃復開，惟紀律遠不如以前嚴肅矣。盛督辦新聘劉樹屏（字葆良）爲總辦，張美翊爲提調，提調猶今之敎務長也。美翊以曾被學生辱

罵，遂畏學生如虎。一味敷衍，恭維學生。學生要求，無不答應。打鐘上堂時，學生與之閒談，亦絕不敢問學生，何不上課也。心中非常頑固，欲禁止學生閱梁啓超新民叢報盧梭民約論等新書，而自己又絕不敢出布告，或直與學生言之，乃暗寫信告學生家長，使禁止之。各家長多有置之一笑或嗤之以鼻者。美翊曾隨薛福成至法國爲隨員，自命爲外國通，乃妄與總辦劉樹屛言，現在歐美各國皆禁止學生讀盧梭民約論等書，亦請本校禁止。樹屛疑之。乃致書日本東京梁啓超，問有無其事，請在新叢報發表回答，以便天下人皆知之。啓超回書大訴，謂爲夢囈造謠云。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　年三十八歲

正二月間，仍在公學教書。

三月間，應壽州孫多鑫字廙軒觀察之聘，爲壽州阜豐商業學校校長。移居虹口阜豐公司，商訂校章，預備往壽州辦法。時公學已離校學生在靜安寺組織愛國學校，校中教員，有吳稚暉，蔡子民，章太炎等，時常在張園開會演講革命事情。未離校學生，多往聽之。有兩次兒星烺亦往加入，爲張美翊所知，致書云，令郎曾往張園聽講革命，請即約束阻止。先君以公學紀律已弛，而張美翊又如此無謂，因命兒子退出公學，往考天津北洋大學。時北洋

遭拳匪亂事摧殘後，在西沽武庫舊址重開。離滬時，有孫麗軒致北洋總辦蔡紹基介紹書；又孫君託李提摩太致總教習丁家立書：皆請照料也。夏五月，往壽州，寓狀元第，孫家鼐家宅也。家鼐，爲咸豐己未（九年）科狀元，故宅有是名。多鑫乃其孫。在壽州時，與孫毓筠（字少侯）爲知交。抵壽後，有長書致兒，詳論壽州附進淝水及八公山形勢，追述東晉謝玄謝石擊破苻堅事。

是年冬，日俄宣戰。自壽州電津北洋大學兒處，問天津安否，蓋恐俄人或擾及天津也。不久歸上海。遣役人至津迎歸滬。兒告以天津不致生亂，使役人回滬。

光緒三十年甲辰　年三十九歲

春，辭去壽州學校事。應王玫伯（名舟瑤）先生之聘，往廣州，充兩廣師範講習所地理教員。學生以後多成名士。如廣西來賓縣翟富文（字麗軒）即其一也。翟君以後曾充第一屆衆議院議員。雙目近視已極，猶能編輯地學雜誌。回桂後，又修成來賓縣志，誠今代積學之士也。時西林岑春煊（字雲階）爲兩廣總督，勵行新政。廣州新立學堂頗多，特組織學務處以總其事。管理學務處者，爲張鳴岐及玫伯先生。以前南洋公學同事聚首廣州者頗多，如胡雨人，陸爾奎（字煒士）張景良，傅運森等是也。在廣州與同事及學生相處頗洽。但廣州天氣潮濕，北人居之

不宜。不久卽得腿腫耳中流水之病。

是年，在滬時，與南通張謇，陽湖惲祖祁，崇明王清穆等在上海組織教育總會，議定會章，呈請立案。並提倡各縣設立分會，研究教育改良，圖謀進步。回桃源聯合同志陶懋立（字卓如）等，組成桃源教育會。會所設於縣北門外集義兩等小學。後遷城內淮濱書院，被舉為會長，陶懋立為副會長。

無錫胡和梅先生任桃源教諭二十年。本年，邑有農家子錢立本讀書應試，為劣紳所扼，先生極力拯之，卒因以去職。桃源地方偏僻，風氣不開，所有新教育，新知識，皆由先生傳入。桃邑青年出外讀書者，多由先生介紹引導。去職後，人人扼腕。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　年四十歲

春夏兩季，仍在廣州教課，惟時病濕。暑假後回滬寓。夏，六月，清政府派五大臣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紹英隨帶人員前赴東西各國考察一切政治。北洋大臣袁世凱因在北洋大學堂內挑選學生十人，請五大臣帶赴歐美，幫助調查。調查完畢，卽在美留學。兒星烺在挑選之列。聞訊之後，非常歡悅，以為從此之後，教育責任可以減輕矣。八月二十六日，五大臣離京。有刺客徐樾在前門車站置彈車內，炸傷載澤，紹英，徐世昌等。五大

臣出洋日期，因之改遲至十一月中旬。帶學生出洋事，亦因之停止，兒仍留學北洋大學。夏後，辭廣州事。一畏其地潮濕，二欲在滬廣多著述也。其時滬上新書銷行頗廣，著述可以自給也。此時編成之書有中學地文學教科書，地質學教科書等。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　年四十一歲。

春，辭桃源教育會會長職。邑人另選王聿望（字慰亭）為會長，陶懋立為副會長。教育會原名縣學會，此年始改名教育會也。

春，由海州許鼎霖（字九香）之薦，應江北提督劉永慶（字延年）之聘，充淮陰江北師範學堂教務長之職。劉永慶自兼總辦，淮揚道蒯光典（字禮卿）為提調，許秉宜（字人山）為庶務長兼齋務長。時學堂初創，提督與道台皆不能常到校，許人山不久病歿，各事幾皆先君主持，按時呈報而已。在職時，校中每月收支若干，皆開詳細帳目，揭之大廳，使教員學生曉然於學校財政。此事不論在前清或民國，非人人所能為也。外國學校每年將詳細收支，印成專冊報告，公之於衆，人人可以取閱，亦此意也。在職幾一年，甚得劉提督之信任。本地人百端排擠，造作是非，而提督概皆置之不理。提督，河南項城縣人，袁世凱之表叔也。為人正直，作事認真。時江北大水災，秋禾多淹沒。六塘河堤潰決，提督親率兵士夫役，搶險堵塞，月餘

在當雨中生活。卒至因勞過甚，一病不起。入民國後，先君尚時常稱道之。謂天若能多假十年，劉氏當然爲北洋系中人傑也。提督卒後不久，至冬間，即辭江北師範職務，歸滬編書。學生多有依依不捨者。阜甯人孫劍虹（字繼吾）隨之至滬，先君爲之覓學校，資助其讀書。此年夏，兒星烺在北洋大學被選派往美國留學。先由津回滬省母，復由滬往清江浦省父。七月初旬，由滬乘船經日本往美。復由清江浦回滬送兒上船，勉勵備至。同行者有官費生及私費生凡四十餘人。同治十一年，曾國藩派第一次留美學生三十人後，此爲第二批多數學生赴美也。

是年冬，江北大飢，桃源濱臨洪澤湖邊，災情尤甚。捐資三百餘元賑濟本族及親戚之不能生活者。

時許九香招股辦理宿遷耀徐玻璃公司，極力爲之奔走鼓吹，並自己認股二千元。不幸以後辦理不得法，一敗塗地，完全賠失。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　年四十二歲

春夏皆在滬編譯書籍。

夏五月，兩江總督端方派男學生十人，女生四人，往美留學，在南京招考。女月烺此時肄

棠上海自克路天足會女學堂，命往試考。明知其程度尚淺不能錄取，特藉此以勵其志耳。及格四人爲胡彬夏，曹芳芸，宋慶齡，王季茝，皆赴美國麻省威勒斯雷女子大學 Wellesley College留學。此爲中國官費女生留學西洋之始。四女生以後皆爲名人：胡彬夏爲桃源縣教諭胡和梅先生之孫女，後適朱庭祺（字體仁），朱亦先君在南洋公學時之高足也；宋慶齡後爲孫中山夫人；曹芳芸歸國後，宣力於教育界；王季茝爲化學專家，留美迄未歸國。

秋，應直隸提學使四川江安傅沅叔（名增湘）先生之聘，赴天津充北洋女子高等學校教務長，校長則傅先生兼任之。教務長之職，爲直隸總督直接所委。時袁世凱爲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意欲年老者充女校職務。傅先生知之，塡履歷時，特寫五十二歲。時鬚髮已斑白，假作五十二歲，人亦不疑也。袁世凱在當時督撫中，最爲能幹。各種新政，如練兵，辦學，皆較他省爲優。先君南走粵，北至燕，各省情形知之最深。當時常有長信致兒，述其感想。惜兒時不知收藏墨寶，否則留積刊之，可以知其遠識也。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　年四十三歲

全年仍充北洋女子高等學校教務長之職。在天津結交甚多良友，如大公報主筆英華（字斂之），美以美會牧師劉馬可（字俊卿），北洋大學總辦蔡儒楷（字志賡），皆此時所識之人也。

時北京石駙馬大街女子師範學堂亦歸直隸提學使所轄。先君薦老友胡雨人君充教長之職。管學大臣榮慶欲於某日參觀學校。傳提學使特來京，通知學長教職員，於是日衣袍戴頂，預備迎接。胡先生習於平民生活，不慣衣袍戴頂，欲便衣迎接。提學使不可。先君亦以國家禮制所在，主張如提學使。因之與老友意見大相鑿枘，多年不歡。民國四五年後，始再互通函問。

宣統元年己酉　年四十四歲

全年任北洋女子高等學校校長。

本年夏五月，爲齊魯之遊。由煙台至登州，更歷欒家口，龍口，新河店，昌邑，寒亭，濰縣。由濰縣登膠濟車至濟南，謁汪瑤師及其長子璠升。由濟南至泰安，登泰山。由泰安至曲阜，謁孔林。由曲阜回濟南。時津浦鐵路尚未築成，來往皆用騾車，困苦萬狀，而遊興不倦也。由濟南乘膠濟鐵路火車至青島。勾留四日，乘汽船回天津。著有齊魯旅行記，見民國元年地學雜誌第三四合期，署名沌谷。

本年夏秋間，兩次遊歷察北。由北京至南口，謁明十三陵。由南口至居庸關。更至懷來，宣化，張家口。著有察北遊覽記，見民國二年第十一十二號合期地學雜誌，署名沌谷。本

年兒星烺畢業美國哈佛大學，轉學德國伯林大學。

宣統二年庚戌　年四十五歲

全年任北洋女子高等學校校長。

本年春，正月，攜女兒星華（即月烺）遊歷河南嵩洛等地。至汜水縣，虎牢關，鞏縣，洛陽。由洛陽東至開封，訪猶太教碑遺址。著有豫遊小識，見第二年第十六號地學雜誌；又作大梁訪碑記見第一年第二號地學雜誌。

本年八月，約集同志白毓崑（字雅雨）陶懋立（字卓如）韓懷禮（字介卿）張伯苓等創立中國地學會於天津。公舉傅沅叔為總理，蔡儒楷等為評議員，本人被舉為會長。會雖成立，而真正任事者僅白雅雨，陶懋立及本人三人而已。會無基金，專賴捐募。清末，各當道尚有獎勵學術者：軍諮府載濤貝勒捐五百金，直督陳夔龍（字小石）捐五百金，聊以作數期雜誌之印刷費而已。任事者皆盡義務，無薪水。當未創立之先，適南通張謇（字季直）先生過津，先君與之謀。季直先生甚為難之，告以「鄒代鈞曾為翻印地圖，傾家破產，炊烟幾絕。辦地學會，談何容易！君家財力，何如鄒代鈞？」先君不顧前途如何，毅然招集同志辦之。以後果然自己捐貼數千金，而外間尚有不諒其苦者。入民國後，雖得教育部，農商部，國務院等機關之

補助，但每月二百元，僅足以備會中辦事人之伙食及雜誌印刷費而已。民國初年，物價人工皆低廉，故雜誌可以月出一期。以後人工物價漸高，改為兩月出一期。更後改為季刊。今則每年出兩期。雜誌之不絕葢如縷矣。他事無從發展，更不必問也。民國元年，由教育部總長蔡元培批准立案，由教育部月補助二百元，並給安定門內方家胡同國子監南學（今市立第十七小學地址）為會址。民國二年，袁世凱謀逆，解散國會，忌惡一切黨會。先君為國民黨議員。教育部總長汪大燮，仰承上峰意旨，停止補助金，追還會所。先君欲維持此會，四出奔走托人。農商部總長張謇為之商諸教育部，分任補助。教育部月助一百元，農商部月助一百元，會遂得繼續辦理，然會址不可復得，祇可賃居民房。二百元補助費中，每月須出二三十元房租錢也。會址無定。方家胡同遷出後，先賃居西單牌樓舊刑部街。後遷盔頭作，又遷後門內慈慧殿，又遷馬神廟西老胡同。再遷後門外方磚廠南下窪，再遷後海北河沿。民國八九年以後，北京政府財政奇窘，官吏欠薪不發。教育及農商兩部補助費亦因之積欠多月。會務進行，尤為困難。時國務總理靳雲鵬有求於國會議員，加以清末在北洋時，亦稍有交，特請其每月由國務院補助地學會二百元，始得維持至十三年冬。此期中亦常因部院積欠不發，則求募捐，然竟無一人應之。民國以來，達官顯宦據地稱雄者，家貲輒數百

萬，或數千萬；欲求其捐數百元於公衆機關，如清末濤貝勒，陳小石者，竟無一人。中國人文明程度進步可知也！八九年後，對於地學會籌欵困難，時常意志頹喪，欲放棄不問。十三年後，更爲困難，乃不得不暫停辦矣。

八月中旬，與傅沅叔先生同遊熱河，考察教育。作灤陽紀行，見第二年第十一十二號地學雜誌。

九月，作粵西瑣談。見第一年第九號地學雜誌，署名沌谷。

宣統三年辛亥　年四十六歲

本年仍任北洋女子高等學校校長。

夏六月，往山西五台山參佛。由津至石家莊，乘正太鐵路火車至太原。先遊晉祠，次至五台山。遍遊五台名山，東出龍泉關，至直隸阜平縣。由阜平至曲陽縣，由曲陽至定州，乘京漢車至北京，由北京回天津。有五台參佛日記，見民國元年第一期及第二期地學雜誌。

七月，作導淮一夕談，見民國元年第二期地學雜誌，署名沌谷。

本年秋，武昌革命軍起，全國人心一時振奮。先君平時對於政治觀念，素主和平。偏重康梁等君主立憲派，不贊成激烈革命。良以中國人民程度低淺，理應按步就班，逐漸改良，

國家組織，不宜根本動搖。惟清末宣統帝即位以後，親貴用事，朝廷中滿漢偏見甚深，使人不得不贊成大破壞而後收拾之主張矣。武昌革命軍既起，不久，九江，西安，長沙皆響應革命軍，北方山西革命軍亦逐地方長官而獨立。灤州軍則起而要求清廷宣布立憲，與南方革命軍所取政策不同。先君在津與白雅雨(名毓崑)等思策應之法。白先赴灤州，參與軍事。先君與陶卓如(名懋立)迂道秦皇島，航海至滬，請求南京政府元帥黃興令煙台海軍赴援。奈雅雨以事機不密，在古冶殉難；海軍一時以接濟未至，不能赴援也。甚爲痛之。清室遜位，隆裕太后詔袁世凱組織政府。北方直魯豫三省未大破壞秩序仍舊。南北統一，政府北移。仍回天津。直隸新提學使爲蔡志賡(名儒楷)先生，仍請先君繼續前職。謀革命者大抵皆已陞官發財，而先君歸回，兩袖清風，依然如故也。

中華民國元年壬子　年四十七歲

本年夏前，仍充北洋女子高等學校校長。夏後辭職，至北京專辦中國地學會。會址在安定門內方家胡同國子監南學。

秋八月(陽曆)大妹在桃源縣原籍病故。妹適朱氏，卒時年四十。共凡三妹，而與大妹少時共窮苦，故感情最洽。得三弟相輔信告後，爲之流淚，不快者數日。

秋八月，兒星烺自德國留學畢業歸國。

冬，全國辦國會選舉。江蘇第三區選舉在淸江浦舉行。時孫鐵吾（名劍虹）為睢甯縣知事，來浦極力為之奔走撮合，遂被選。孫鐵吾於革命時，率軍北伐至睢甯，肅清盜匪，治績斐然。後調桃源縣，政聲尤為卓著。不幸次年二次革命爆發，張勳亂軍過桃源，別委其黨邵炎為知事。致在職僅一年，未得大展其才，甚可惜也。民國初元，江蘇省省政未腐敗，又方當革命之後，人心奮勉，各縣知事頗有青年勃發勇於作事者，孫君卽其人也。

冬十二月，由津至滬，暫寓新西門內喬家濱傅緯平宅。兒亦由湖北漢陽兵工廠來滬，同回桃源省祖父，蓋兒離家鄉已十二年矣。在家勾留一星期，卽復同回滬。將為兒娶媳汪氏，名端淑，浙江黃岩縣汪玫伯（名舟瑞）先生之次女也。玫伯先生為以前在南洋公學時同事，後又在廣州同事。為人正直清廉，道學淵深。尤邃於經學，善詩文，與先君意氣相投。在廣州時，曾為兒求婚，未遂。待兒畢業美國哈佛大學時，適有黃岩人陳禹欽，為直隸省候補知縣，住天津，來寓執柯，聞之非常喜悅。一面寄信美國告兒，一面致書在廣州老友張師石（名景良）請玉成其事。玫伯先生是時不復拒絕，遂成親家。至是汪家亦送女至滬舉行婚禮。寓滬老友多重聚首。寄書無錫胡和梅先生請為主婚。書到，而和梅先生已歸道山三日矣。

民國二年癸丑　年四十八歲

春正月，兒任南京省公署實業司技正，隨至南京，盤遊十餘日。以新選衆議院議員資格，與桃源縣省議員陳德如君，時至省公署，與省長應季中（名德閎）商論江北各地應興應革諸事，更常與南通張季直先生商議導淮計劃。後即一人由津浦鐵路北上至北京，眷屬由寧歸滬，由滬乘船至津，再至北京，賃廣灰廠，即今府右街也。此時國會中分兩黨，一爲進步黨，一爲國民黨。國民黨多爲清季在野革命者，進步黨多爲清季從政者。進步黨首領爲袁世凱，黎元洪，張謇，梁啟超等；國民黨首領爲孫中山，黃興，蔡元培，吳稚暉，鈕永建等。兩黨皆極力拉議員入己黨。先君與張謇爲莫逆交，而與袁世凱，亦不無淵源。當初在天津時，北洋女子高等學校教務長之職，即由袁直接委任，亦曾見袁謝委。趨炎附勢者，此時必依附袁總統闢陞官發財，而先君甚不喜見官僚政治之再活，乃與在野之國民黨結合。本年夏，國民黨首領黃興等在南京舉行二次革命，討袁失敗。先君甚不以其輕燥暴動爲然，而對於袁世凱之日日槍斃有功民國之青年革命黨員，亦極憤恨。是年冬，國會解散，所有國民黨議員，皆被迫交還證書，在北京閑居。

春正月，有暮過邯鄲等詩文。見民國二年第一期地學雜誌。

本年地學會編輯事務，委之陶卓如（名懋立）先生。

春三月，女㚷華隨留法儉學會學生往法國留學，孫少侯君資助旅費五百元。

秋，有汪大燮者，爲當時名流內閣之教育部總長。仰承袁總統意旨，欲取消中國地學會之每月二百元部欵補助費，並追還國子監南學會址。時黃觀瀾（名儕齡）在教育部充司長，聞之急走相告。乃四出託人說項，至夜間爲之不寐。卒以農商部長張季直先生之力，教育部補助費保留一百元，農商部另給一百元，共合二百元，會務仍得進行。唯會址不可復得，乃另賃西單牌樓舊刑部街某號房爲會所，二百元補助費中，每月須提出二十元房租，會務進行自不能如前矣。自此以後，每逢兩部總長換人，先君輒百方設法，求人說項，維持地會補助費。故時常灰心，不欲繼續辦理。中國事事因人而設，絕不問事之究竟應否設立，一切皆唯感情是視。與我無感情者，其事業雖重要而摧殘之，蹂躪之可也；及至有人說項，而又恢復之，視同兒戲。民國二十餘年以來，各部廢置官吏如奕棋，尙有何政治可言。不過在世界上暴露中國人無政治能力，公道心爲營私心掩蓋也。地學會爲重要學術機關，在西洋東洋皆重要人物，時常蒞臨，國家例有補助費。而中國視如贅瘤，等於冗員。宜乎本國邊疆何至，沿海島嶼若干，全國之人竟皆茫然也。

是年內務部依地方紳士之請，改桃源縣爲泗陽縣。晉邑最初與宿遷同治，秦時之下相及淩也。漢武帝時，置泗陽縣。晉改宿預縣，歷宋齊梁陳隋唐皆仍之。五代石晉天福四年，改爲宿遷。金宣宗興定二年，以桃園鎮改爲淮濱縣。元世祖至元十四年改爲桃園縣。明改桃源，清因之。至是復用漢朝舊名。

民國三年甲寅　年四十九歲

春，三月，擬爲西北之遊。先由洛陽而西，泝渭水　達蘭州，涉青海，探黃河源，再沿黃河東下。農商部總長張季直先生因以調查西北農田水利相囑，部給旅費。方欲成行，適白狼亂河南，隴海道阻。遂延久之，乃改由北道而行。出居庸關，經張家口至大同。由大同用騾車經右玉（舊朔平府）至殺虎口。出口至涼城縣，由涼城至薩必捺爾，由薩必捺爾至青塚，由青塚至歸化城。歸化城爲明萬曆時三娘子所築。綏遠城在歸化城東北五里，清乾隆四年所築，有將軍駐守。見張敬輿（名紹曾）將軍。將軍以西方荒落，孤行不便，命副官派馬兵數人，護送至寧夏。甚感謝其盛意。敬輿將軍爲北洋派遣日本士官學校第一批留學生，能詩文，書法尤佳，軍人中罕見其匹。清末，在天津北洋時，曾與之有舊。灤東革命時，曾與之秘密通信。至是把晤於綏遠，暢談地方應興應革之事。敬輿將軍欲在綏遠立一皮革廠。

言語間亦甚不滿意於袁世凱。不久，被代。復由歸化西行至畢克齊，唐之武川也。由畢克齊至察素齊，由察素齊至薩拉齊縣，地臨黃河。由薩拉齊至達拉特王府，由達拉特王府至包頭鎮，由包頭鎮西至土旱馬腦。更經達木蘇至蘇布岡。由蘇布岡至哈喇烏蘇，由此至五原縣。在此認識其縣農會會長王同春。由五原西南行至慢格素，再西南行至哈不特，張家油坊，再西南行至豐社，由是更至大中灘，國阿拉善旗地。得悉豫匪白狼入甘肅，甯夏戒嚴，不可前行，乃乘舟下至包頭東歸。歸後翌年，有塞北紀行之作，又有王同春小傳，以記套中開闢偉人。本年作長城考，見民國三年九月地學雜誌；河套與治河之關係，見同年地學雜誌第十期第十一期。

四月，長孫女蘭芬生。後一月，由塞外歸京寓，見之喜極。

本年夏前，地學會編輯事務，仍委之陶卓如先生，夏後委之章嶔先生（字厥生），杭人也。

秋，冬，與張季直謇劃開墾河套事務。致書五原縣請王同春來京，共商進行方法，由部給以顧問名義。季直先生並請王派兩子至南通師範學校肄業。至冬，王由五原東來，至綏遠謁見新將軍潘矩楹。時有欲向之綁票者，在潘將軍前搆陷之，將王拘留下獄。先君在京聞之，先求張敬輿致函潘將軍緩頰，請釋王，無效。農商部致電亦無效。季直先生爲此特進

總統府謁袁，用袁大總統命令，電其即刻釋放，始有效。王抵京云，在綏遠已定讞，大總統令若遲到一日，即遭槍斃矣。同春在河套開墾鑿渠，功績甚大，有類神禹。套中又有稱之為王善人者。壯年起業時，不無有得罪人之處。年老多財而無勢力，即為其所至獲罪之由也。清末將軍貽穀訛詐其錢財土地甚多，曾下之獄。至此又遭下獄。因之萬事灰心矣。民國二十年冬，各報記後套匪首王英有兵兩師之衆，兵敗被械至北平，以後不知下落：英即同春長子也。據前山西國會議員景太昭（名耀月）及前江蘇省長王鐵珊（名瑚）云，王英並非土匪，而報章別有政治作用，宣傳之為土匪，實甚冤枉。此眞所謂『以亂政為政，枉法為法』矣。王同春及其二子抵北京後，寓西單牌樓舊刑部街中國地學會，約三月之久。與先君及張季直商量河套開墾事宜，組織西通墾牧公司，立案於農商部。王撥五原縣烏蘭腦包地方附近地十萬八千畝作公司基址，季直先生與先君各出銀二千元為活動資本。定明年春四月開凍時至河套試辦。袁世凱當時聞之，亦欲在口外大舉發馬，為擴張軍隊之用。但不久亟亟謀稱帝，不暇再及此矣。同春回至山西應州。其二子往南通留學不久，以不慣南方生活，回後套。

民國四年乙卯　年五十歲

春，三月，在泗陽縣招集農人十名，往五原縣開墾。每人給旅費三十元，由泗陽步行至五原。並約地墾熟後，每人給地一百畝。約族叔化鵬來京，同往五原縣照料工人。化叔年已六十餘矣，但精神甚佳，飲食甚健。其子相禹亦隨工人同往。春，夏，秋，皆在五原親自照料一切。此時五原地曠人稀，物產極少，即青菜豆腐，欲求一飽，亦不可得。常以買一斤豆腐，幾根白菜，走至二十里外，始能得之。泗陽在江北已為窮苦，而五原縣較之泗陽更苦。泗陽農人至五原後不堪其苦，加以公司前途無大希望，二年後即俱回泗。初至烏蘭腦包，第一事即建二十餘間房屋，以便棲止。次即種菜買磨，以便飲食。後套天氣乾燥，時常全年不雨，種植全恃河渠灌溉。五原河渠頗多，皆為王同春壯年時所鑿。以後悉被沒收，政府設水利局專管放水，每畝征水租若干。規定以外，局中委員無不額外苛索，要求納賄。不納賄者不給水。地近渠邊者，每屆秋季，黃河水漲，自然泛濫，不需納賄，次年春末下種，無不豐收。地距渠遠者，為自然泛濫所不及，無渠水斷不能下種。公司地基距渠稍遠，某次為爭執賄賂多少之故，怒極，欲率工人搗毀水利局。繼思此事不可為乃止。五原水利局隸屬綏遠將軍，中央權力所不達。天高皇帝遠，無可如何也。此時鐵路僅至豐鎮，尚未至綏遠。五原一帶農產無從輸出。即能得水，專辦墾植，亦未必有利。於是乃專

注意於畜牧，買犢三百頭，小羊五百頭，猪若干蓄之。墾則兼辦，求以自給足矣。秋末，自五原歸北京。留化叔及張霖溥在五原照料渡冬。

本年夏間，袁世凱欲爲帝，立籌安會勸進。張季直辭農商部總長職南下。五原墾牧事，更無後援矣。

作成吉思汗園寢之發見，見地學雜誌第五十七號；塞北紀行，見地學雜誌第六十號及六十一號。本年地學會編輯事務仍委之杭縣章厥生君。

十一月，二孫女蔭芬生。

十二月底，總統府通知警察廳，將灰廠（今府右街）一帶居民盡行驅逐，將其處房地給官價收買，以便改築營房，備北禁衛軍駐屯。不得已乃於十二月三十一日自灰廠遷居府前石碑胡同馮神廟某號房。袁氏作惡稱帝，不以行德政得民心爲務，乃專閣擁兵自衛，在居處前後駐兵防守。豈知倒之者卽爲其心腹大將馮國璋段祺瑞諸人乎！昔吳起對魏武侯曰「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豈不然歟？

國五年丙辰　年五十一歲

春，各省反袁者日多，民黨議員多秘密來約南下。袁氏偵探密佈車站，防阻敵黨離京。乃

於四月間，化裝老農，將鬚染黑，戴笠騎驢，出永定門至豐台，買票上車抵津。託劉牧師（字俊卿）在津法租界老西開恒安里租房，防袁氏退位以後，北京秩序不能維持，移家至津也。辭馬神廟房屋，將書籍傢具，悉移之地學會內存儲。抵滬後，寓青年會，以賣卜度日，假名張半仙。革命黨來寓商協國政者，踵相接也。泗陽同鄉韓惔（字復琰）者，清末南京第九鎮統制徐紹楨（字固卿）之部下也。嘗充兵士，後退伍，入同盟會，奔走革命。預南關，老河口，黃花岡諸役，皆躬親其事，與黃興共禍難，出入槍林彈雨者數次。惜其人不學無文，作事亦無遠大計劃。興等功成名就，而惔於齊燮元督江蘇時，竟以盜匪案被殺。辛亥革命時，惔在南京，困居旅舍，致書其同族韓懷禮（字介和）借錢十圓。時懷禮教書天津北洋女子高等學校，素惜錢，且不直惔，故不肯借。先君知之，以其因革命而致困居，慨然解囊，由郵匯寄與之。因此惔得知先君。辛亥冬，先君至滬，惔來相會。謂眞正革命黨多年冒險，捧頭奔走，至此乃一無所得，竟至衣食且無！而投機份子，亡清官吏，反皆盤據要津。約先君同至江北，驅逐江北都督蔣雁行。事成，彼管軍事，先君管民事。蔣，北人，清末統兵江北。南京政府成立，望風降附。受南京政府任命為江北都督，駐清江浦，實即清代之江北提督改名也。先君以蔣雁行已投降民國，而驅逐之，是即與民國政府為難矣，勸阻之。

慨不聽而去。此後數年不通信。民國二年夏，二次革命起，黃興遁逃。慨往南京稱都督。與何海鳴糾合數千散兵守城，與張勳馮國璋數萬之兵，血戰十餘日，功績彰彰。張勳兵既入城，慨一時不得去，攀藏督署院中樹頂上竟日，夜半始下，賂守後門兵數回得逃出。至今年反袁稱帝舉國一致，慨在上海又大活動，其部下有七八百人，皆居上海。衣服襤褸，渡日維艱。慨自己皮鞋底已穿，無資修補。而仍終日奔走，爲部下謀衣食。迫不得已，常至人家強借。先君既抵滬，慨又來晤，道及情形，先君亦極爲之設法。陶卓如君適由福州來滬，攜款數萬元，代福建督軍李厚基（字培之）採買材料。因與陶商量，通融數千元給慨，以鈕永建（字惕生）名義出條借貸。陶至福州，不敢告李也。夏，袁氏死，國會恢復，由滬回京。韓慨遣代表至京見先君及其他議員，欲爲設法謀一鎮守使位置。先君等以北方爲北洋系地盤，難爲設法，勸慨在南方別圖之。慨始終不忘情於江北。常遣人至泗陽，漣水，淮陰各地暴動，欲推翻馬玉仁而代之。先君常阻之，以江北土語「兎子不吃窩前草」喻之，慨終不聽。致桑梓被蹂躪，鄉人甚多怨恨。民國八年，在廣州又晤之，仍以前語勸之，復不納也。民國十一年，慨在上海，被齊燮元偵探所騙，解至南京，被槍斃。先君聞而嘆惜曰，不聽吾言，路走錯矣。十七年後，國民政府成立，與革命前輩爲之請卹，贈韓以上將銜。

夏，由滬回津，復由津攜眷回京，寓於西單達智營。入秋，國會恢復，舊同志多來京。時黎元洪依法由副總統補升大總統，副總統位缺無人，馮國璋謀之甚極。派人拉攏議員。廣西議員馬君武等，以陸榮廷擁護共和之功甚偉。袁氏倒而彼絕口不言功，不派人運動議員爭求選舉。議員應當崇德報功，選舉陸氏。先君亦以陸氏有功不居，又絕不派人運動，道德甚高，故附和馬氏之言。明知參衆兩院，已多傾向馮氏，而特為陸投一票以勵社會道德。陸既不運動，故僅得票二百餘，卒歸失敗。又銅山徐樹錚字又錚時充段祺瑞國務院秘書長，鋒鋩四射，見者多畏之，以為不世出之才，尤以江北同鄉為甚。而先君見之數次後，獨以為不能成大事。兒輩嘗問其故，則云，徐在北洋系軍人中，舊學確較他人為優。然斤斤自喜，藐視同輩。同輩多不悅之。科員為之擬稿，而徐輒如國文教師之為學生改作文者，批評數百言，以此自高，洋洋得意，故下屬亦多不悅。既不見悅於同僚及下屬，僅得寵段氏一人。段死將何所恃。以文字驕人，尚能成大事乎？以後徐卒失敗。

秋，章厥生君就高等師範學校教授職，辭地學會編輯事務，乃延滄縣劉仲仁字敬虎繼其任，劉為前在天津北洋師範學校時受業生，與今代地理名家白眉初為同學。

夏，作成吉思汗陵寢辨證書，答屠寄字敬山先生，見本年地學雜誌第十七期。又有徐海鐵

路質問書，見本年地學雜誌第七十七期。

秋，新內閣成立。范源濂爲教育部總長，袁希濤（觀瀾）爲次長。北京大學校長闕人。范袁等商求一適當人選，先君極言蔡子民先生中西兼通爲最宜。教部乃電法國請蔡先生回國，主持北大。自是凡十餘年，影響中國學界最大。

秋，後套開墾之泗陽縣農人十名，不耐後套之苦生活，俱回泗陽。有二名，經北京而回。僅張霖溥一人留套中照料本地工人畜牧事業。

是年冬，女兒乃煩自英國留學歸。

民國六年丁巳　年五十二歲

春，總統與總理意見日深，總統將總理免職。而總理勾結北洋系軍閥，宣布對中央獨立。

夏，總統引張勳率兵入京調解，勳乃勾結前清遺老復辟。此時先君俱在京。復辟之日，適與蔡子民先生遊香山閒，參觀英斂之先生所辦之靜宜小學。城中忽來電話，告已復辟。乃急回城中，倉促往津。待張勳失敗，乃回京。

秋，國會解散。蔡先生聘請爲北京大學國史館編纂，兼北大講師，授中國地理沿革史。高材生有廣西藤縣蘇甲榮（字演存）、襄城姚士鰲（字存吾）、鹽城蔡鳴績（字作賓）等。

秋後，劉仲仁辭地學會編輯他就，乃延蕪湖黃昌壽（字介之）繼任。冬，十二月，會所遷地安門內黃化門慈慧殿東口。

作再答屠敬山成吉思汗陵寢辨證書，見本年地學雜誌第八九合期；又作成吉思汗陵寢之旁證，見本年地學雜誌第十期。

入秋，移居後門外後鼓樓苑。

秋，十月十日，三孫女蓀芬生。

民國七年戊午　年五十三歲

全年任職北京大學。

冬，十二月，地學會會所移至東華門北池子盔頭作。

冬，以八百元資金，購買鼓樓東寶鈔胡同五十五號今住宅。

本年，茹素，研究佛學，拜浙江黃岩縣高僧諦閑爲師，受法號曰顯鑑。

蘇甲榮中國地理沿革圖序，熊子眞心書序作于此年之冬。

民國八年己未　年五十四歲

國會同事，約往廣州護憲。經上海時，順道遊普陀山。

自幼不喜治家人生產。至是，老友劉馬可牧師（字俊卿）謂君年已垂老，終有不能做事一日，當思年老退隱時生活問題，曷不購置房產，以備將來生利度日。於是乃以積蓄三千元託劉牧師代購以前達智營所賃瑞姓房。以後復加修改，租與他人。月收租金，最旺時月達一百餘元。政府南遷以後，月僅收六七十元。待臨終最後三年，既得中風病，步履維艱，神經錯亂，各事皆不能為時，租金乃為唯一收入。

七月，四孫女蕙芬生於黃岩。

校正閻古古集，預備明年新刊本。

民國九年庚申　年五十五歲

辭北京大學事。

著帝賊譜。

冬，十月，長孫明德生於黃岩。

四月，為地學會向京兆尹公署募捐一百元。黃昌壽因病辭職，歸蕪湖，不久即卒。地學會編輯事委之余誠武，蔣鳴籟，姚士鰲。四月，地學會移至後門內馬神廟西老胡同。年底復移至後門外方磚廠南下窪十八號。

冬，十一月，張霖溥自後套經北京回泗陽。霖溥在五原數年，照料墾牧事業，費盡心力，經閱萬難。屢來書求接濟，並呼援助。而套中政治情形日壞，土匪猖獗，官兵搔擾。招新股則無人再肯出貲，欲援助則恨鞭長莫及。所畜牧之牛羊，不爲土匪所搶而去，即爲官兵强奪屠食。其餘東藏西匿所剩留百餘頭牛羊，至是出賣結束。河套開墾，起於民國四年，至是凡六年，完全失敗。損失活動資本四千餘圓。此事可爲現今大聲急呼開發西北者之殷鑑也。西通公司之失敗，一由於水利局委員貪污索賄，無法應付，不得不罷墾務。二由於軍隊之强取，所有牛羊，盡被屠食，數年畜牧工作，付之流水。三由於土匪擾亂，使人生命財產，全無保障，辦事人求一日安枕而不可得。以後欲開發西北，而不先澄清吏治，懲貪污，禁苞苴，及約束軍隊，皆可視作紙上談兵，欺人之舉也。至若土匪則緣政治不良而產生者也。民國初年，套中並無大股土匪。以後國政日益崩潰，土匪乃應運而生矣。

民國十年辛酉　年五十六歲

春，四月，吳北轅（字成諧）爲地學會編輯。校印閻古古集並帝賊譜。

夏，避暑於房山縣之上方山。

民國十一年壬戌　年五十七歲

春，吳其穉辭地學會編輯回里。夏，甯鳴籟，陳捷（字嘯仙）復任編輯，姚士鰲赴德留學。

夏，國會重行恢復，以前同志又多來京。

閻古古全集出版。自序以外，有東吳張一麐序，江甯鄧之誠跋。

民國十二年癸亥　年五十八歲。

春，三月，地學會購置後海北河沿十一號新會址價洋二千四百五十元。內有黎大總統捐洋四百元，江蘇督軍齊燮元（字撫萬）捐洋三百元，又經先君募洋九百元，自捐二百元，加以舊存一千餘元，及朋友捐助三百元。步軍統領聶憲藩（字煒臣）將西面官有空地，東西寬一丈五尺，南北長九丈七尺，劃歸會有。黎大總統賜題門額。南房三楹改作白雅雨烈士祠堂。白烈士為地學會創辦人之一，曾任編輯部長。辛亥革命時，殉難灤州。祠額為陸軍檢閱使馮玉祥（字煥章）親題。在白祠刻二石以記之，一為陶懋立所撰白烈士祠堂記，一為先君所撰中國地學會新置會所記。書字者為銅山張伯英。顧會址雖有，而活動經費仍極支絀。本年六月中旬第十四年第五六合期雜誌出版後，竟至停刊一年有餘。

地學編輯由陳嘯仙及甯鳴籟二君擔任。

曹錕運動選舉總統，以每人五千元賄賂餌議員。先君欲為地學會籌基金，初應之。繼見其

嗾使部下逼宮索印，凶横殘賊，不成事體，乃走上海拒之。

民國十三年甲子　年五十九歲

佛學地理志三卷編成。佛教通史稿尚未竣。

二月十八日，次孫新民生於青島。

三月，得農商部總長顏惠慶許可，每月由農商部繼續補助中國地學會一百元，會務又稍活動。六月，將會務交付陳援庵先生(名垣)全權處理。七月，復得教育部允可補助。八月，公推衆議院議員廣西來賓縣翟富文(字麗軒)擔任編輯，純盡義務，不支薪水。又開會議決，雜誌出版改爲季刊，每年四期。公推黃攻素爲本會對外代表。九月間，與傅增湘，袁希濤，陶懋立，陳垣，黃攻素，翟富文六人爲地學會訂公約五條：

(一)會長不支薪俸。

(二)會長有全權處理會務。

(三)會中所有房屋書物等，不得典賣或抵押。

(四)會所內不得住女眷。

(五)此約分呈內務教育農商部備案，永遠遵守。

十月中旬，第十五年秋期雜誌出版。不久國政益壞，內戰復起，陳垣辭地學會會長職，交還先君。會中經費復支絀，不得不再停版。至十七年秋再恢復。

民國十四年乙丑　年六十歲

泗陽淮陰等縣大饑，北京淮屬銀行界領袖談荔孫（字丹崖）等籌欵救濟，先君代表泗邑請得欵三千元，在泗邑設因利局，以低利借貸與貧民，救濟其困難，機關永遠存在。陶卓如君今總董其事。

泗陽縣志修成。自民國九年庚申回邑倡修志，中得老友同邑人王聿望（字獻亭）陶懋立（字卓如）二人理纂集成。至是六年乃蕆事。前志初作於清康熙二十六年，再修於乾隆三年，此爲第三次矣。體例皆出自先君。爲綱四：曰圖，曰表，曰志，曰傳。爲目二十：曰疆域沿革，曰大事，曰職官，曰科第，曰人物，曰地理，曰古蹟，曰河渠，曰鄉鎮，曰建置，曰經政，曰田賦，曰敎育，曰實業，曰交通，曰民族，曰名宦，曰鄉賢，曰流寓，曰烈女。分二十五卷，都五十萬言。

佛學地理志初版見世。有釋太虛題字，下邳劉仁航序，武進莊蘊寬書字。

秋，英斂之先生與美國神父奧圖爾等創立輔仁社，請先君在社中教課數月。輔仁社於明年

改輔仁大學。

民國十五年丙寅　年六十一歲

夏，寓東直門內柏林寺。

二月二十八日，三孫至善生於青島。

冬，山東悍匪張宗昌有爲江蘇省軍政長官消息。旅京江蘇紳士沙彥楷（字武伯）等以張宗昌治魯三年，種種苛政，擢髮難數，使魯人呻吟痛苦，呼籲無門，不忍再使蘇人受其蹂躪。乃聯合同鄉，通電阻止，以莊蘊寬（字思緘）領銜。宗昌見電大怒，竟派警察至莊寓，欲架莊至其司令部收押。以張作霖阻，乃止。先君曾列名電內，宗昌亦派警至寓所及地學會搜索。事先有友人通知，乃避居德勝門外華嚴寺內數日，得免於難。家中一時頗爲驚惶。

夏，兒率諸孫自青島來北京。

編炙輠簿及沌谷筆談。

民國十六年丁卯　年六十二歲

春，夏，居拈花寺。挑選以前地學雜誌中佳作，編地學叢書。以爲地學會必從此結束，無再興希望。舊雜誌全份僅二三部，不易得。編叢書便於保存其中佳作也。但印叢書工程亦

浩大，無三千元印刷費不能辦也。後三年，地學會得北平研究院資助，將以前舊雜誌所缺二十餘期，悉行補印。各省來購全份者頗多。而叢書之稿，至今尚包存會中也。

秋冬，每日以教長孫明德讀書爲樂。十二月中旬，明德忽得皮下腿紅熱（中名白痧），十日而殤。年八歲矣。悲傷萬分，常於夜中哭之。家母慰之，以二孫不久可以長大，仍可教之爲樂。則答云，至彼時，吾身體或衰朽，不堪再教矣。豈知僅隔二年而竟成讖語矣。明德死於後海北河沿地學會內。以觸物傷心之故，自是足跡不欲再至後海地學會矣。

民國十七年戊辰　年六十三歲

春，以心中煩悶，乃與鹽城人李龍閣（字民範）同往南方一遊。道經青島上海而至南京。復由南京往淮陰同泗陽原籍省父。過淮陰時，淮陰中學校長李宏增（字國唐）請演講。對於現在政黨之滿街貼打倒帝國主義標語，有所指摘。謂環我爲鄰之帝國主義者，無不較我爲強。有謀人之心，而使人知之，危道也。竟有泗陽同邑無知無識之青年某君，指謂爲反革命。一時喧哮至南京最高機關，經蔡孑民等證明爲無理取鬧。

夏，在南京充訓政人員養成所地理教員數星期。後往鎮江，住焦山避暑。至冬回北京。

秋，地學會得中華文化基金董事會每月補助三百元，得以復活。此事經過甚久。以前本會

曾請基金會補助未成。今年春，會員蘇莘（字少衡）沈之洮（字幼青）等，復請補助。同時並請教育部補助一百圓，俾助本會派會員姚士熙出席德國柏林地學會百年紀念大會。基金會董事翁文灝（字詠霓）爲當今地學大家，對於本會亦極熱心，在會中極力幫忙，因得此補助金而地學會復活。十月二十八日，假西城兵馬司九號地質調查所圖書館開復活紀念，到會者十八人，編輯事務委之張崇岐（字崚山）。先君此時在鎮江，聞會復活，心中甚喜。冬間，回北京。十二月九日，復假地質調查所開會，將會長一席讓之翁君，翁君固辭。復讓陳援菴，陳亦辭。乃仍由先君擔任。

泗陽城內居民飲水，多取自城河，極不衛生。乃與興國寺住持宏悟和尚捐資七百元，鑿洋井一口於寺前。由是城中人民始有潔水可飲，每日取水者皆擁擠不堪。可見其心關懷鄉里之深切，有造於鄉人也。

民國十八年己巳　年六十四歲

春，應江蘇省政府之聘，充江蘇省通志局編纂。非績熙（字思誠）充總編纂。將行，訪拈花寺和尚省元。省元曰，「君已念佛而名利心尚不絕，江蘇通志預汝何事，而必參加其役耶！」不從其言。至鎮江協商後，設局於焦山松寥閣，被選爲常務辦事員，擔任水利宗教二門。

初期以三年成書，而卒以各種稿皆未完成停止。

秋，地學會同人因不悉中華文化基金董事會章程，三月二十前請款書未到，十八年秋季至十九年夏季補助費，暫停一年。

冬，南園叢稿前四册出版。

民國十九年庚午　年六十五歲

一月十九日，在地安門外後海北河沿十一號地學會會所開會。蒞會者本會職員以外，有李石曾，李潤章，張溥泉，吳稚暉，陳援菴，王嶧山，王獻芻，劉敬虒，沈翰青，蘇少卿等二十人。議決中國地學會與北平研究院合作辦法，由研究院每月補助四百圓，會長事務，以後由張溥泉先生負責。陰曆年後，復往鎮江焦山通志局。

孟夏，在焦山。山在江中，空氣潮濕，加以天氣炎熱，常患不眠，猶時刻不忘通志稿，故得中風病（即腦溢血），行動不靈。臥病數月，思緘先生代爲電致家母南下照料。時南北大戰，津浦鐵路阻隔不通。乃由海道往滬轉鎮。在鎮曾延淮陰名醫朱漢槎爲之針治，頗見功效。靜養數月，至秋能起床後，乃辭鎮至滬，尚能乘車出門，往弔老友袁希濤觀瀾之喪，拜訪寓滬朋友。由滬乘船至津，再轉京。回北京後，調養數月，日有起色。能自扶杖散步

院中。唯常患失眠，血壓甚高。自回北京至藥發，中西醫未嘗斷。中風病爲不治之疾，明知其然，延醫亦僅希望其能多延歲月耳。

民國二十年辛未　年六十六歲

孟夏，發病於西山溫泉一月，頗見功效。繼以其地熱，且蒼蠅蚊虫多，乃回北平，居德勝門內拈花寺之東院。陰歷七月十五日，爲始遷祖少棫公（諱琛）二世祖起凡公（諱鵬）曾祖聚穠公（諱庠斆）祖子蕃公（諱錫圖），母劉氏，舉放燄口於拈花寺。七月杪，外甥王傑三（名適讚）自泗陽來平。傑三亦曾爲江蘇通志局分纂，擔任調查全省農產農具等。相見後，深以通志未能完工爲恨。謂非思純常對人言，陳石遺作福建通志，材料蕪雜，被人議論，江蘇通志不如不成爲是，甚成必遭人批評長短也。甚不以此言爲然。作事怕人議論，將一事無成；欲吹毛求疵，雖經典亦不無可議也。淮安人周中怡（字少廉）清末江北師範學堂學生也，來謁於寺中，相見甚歡。探問以前同學諸人狀況，聞淮陰人夏建鈺（字國樑）得中風病暴卒，不覺泫然淚下。秋末，仍回寶鈔胡同木宅寓居，常苦失眠。

民國二十一年壬申　年六十七歲

春，清明時，老友鈕永建自南京來北平相訪，相見甚歡。

孟夏，發病於拈花寺。精神日衰，不如去年矣。尤不勝熱，稍熱即昏迷。雖起家畎畝，然素不以錢財多寡介於懷，平生不以儲錢治產爲然。至是忽改常態患貧，時欲託人謀事，出外教書，時欲往後套再辦開墾，時欲開油鹽店。神經全失常矣。

夏，拈花寺和尚省元圓寂，年八十五。和尚，山東登州人，居拈花寺凡四十年。年高，道湛，通文學。卒時室中有香氣，數日不散。素欽其人，命人扶持往弔。讚嘆之曰，「好和尚！吾三年前不從君言，而竟得此不治之疾也！」

民國二十二年癸酉　年六十八歲

正月九日(陰歷十二月十四日)忽受寒，不思飲食。加以不能安眠，病勢日趨沈重。至十二日竟無一分鐘安靜，或起或坐。請大夫沈衡書(字麟伯)及德國醫院大夫克禮診治打針，稍安。血壓二百二十米力。克禮命往醫院，俾便醫治。次日移往醫院，亦無效。自己不慣住居醫院，十四日晨仍回家。至家，已不能言語矣。目尚能開。要閱世界日報。留心國事，直至張目最後一分鐘。家中預備後事。寶鈔胡同住宅太狹，乃遷往方磚廠。仍請沈麟伯繼續醫治。並由美國同仁醫院專請一男護士照料。十六日(陰曆二十一日)晨，以西藥無效，乃請祝由科趙衣谷醫治以冀萬一，亦無效。以曾充民國議員，乃衣以民國大禮服。生平信佛，故請拈花寺方丈和尚七人環之念佛送行。至下午一點一刻，在此塵世最後呼吸停止，駕昇西天極樂世界矣。二月十日，軀蛻葬於北平安定門外外館關帝廟之東南，黃寺之東北，自置之塋地。老友劉牧師爲之經營窀穸。生時爲之料理老時事，死後復爲料理坟墓。如牧師者，眞可謂之仁人良友矣。

漢百三郡國建置之始攷

譚其驤

班固漢書地理志述西漢一代疆理區畫之制，而以平帝元始二年之冊籍爲據。是時天下郡國合共百有三，志末敍其增置之序云：

本秦京師爲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漢興，以其郡太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武帝開廣三邊。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訖於孝平，凡郡國一百三。

按之諸郡國下所注沿革，則著稱秦所舊有者實三十七，（三十六郡並內史）高祖所增置者實二十六，文帝所增置者實六，景帝所增置者但有四，武帝所增置者但有二十五，昭帝所增置者實一，前後共計九十九，外未明言何時所增置者四：較之志敍云云，未能盡合。

河東　太原　上黨　東郡　潁川　南陽　南郡　九江　鉅鹿　齊郡　琅邪　會稽　漢中

蜀郡　巴郡　隴西　北地　上郡　雲中　雁門　代郡　上谷　漁陽　右北平　遼西　遼東　南海（以上稱秦置）

河南（故秦三川）　沛郡（故秦泗水）　五原（秦九原）　鬱林（故秦桂林）　日南（故秦象郡）　趙國（故秦邯鄲）　梁國（故秦碭郡）

魯國（故秦薛郡　以上稱故秦某郡）　長沙（以上稱秦郡）　京兆（以上稱故秦內史）

右秦舊有郡三十六，合內史爲三十七。

馮翊元年屬塞國，二年更名河上郡　扶風元年屬雍國，二年更爲中地郡。　河內元年爲殷國，二年更名。以上稱高帝更名　汝南　江夏　魏郡　常山

清河　涿郡　勃海　平原　千乘　泰山　東萊　東海　豫章　桂陽　武陵　廣漢　定襄

淮陽十一年置　楚國以上稱高帝置　中山以上稱高帝郡　廣陽高帝燕國。以上稱高帝某國　膠東故齊，元年別爲國　六安故楚，元年別爲衡山國。以上稱高帝別

右高祖所增置郡國二十六。

廬江故淮南，十六年別爲國　濟南故齊，十六年別爲國　河間故趙，二年別爲國　菑川故齊，十八年別爲國　高密故齊，十六年別爲膠西國　城陽故齊，二年別爲國。以上俱稱文帝別

右文帝所增置郡國六。

山陽故梁，中六年別爲國　濟陰故梁，中六年別爲國　東平故梁，中六年別爲濟東國。以上稱景帝別　北海中二年置。以上稱景帝置

右景帝所增置郡國四。

弘農元鼎四年置　陳留元狩元年置　臨淮元狩六年置　零陵元鼎六年置　武都元鼎六年置　天水元鼎三年置　敦煌後元年分酒泉置

安定元鼎三年置　西河元朔四年置　眞定元鼎四年置。以上稱武帝置　犍爲建元六年開　越嶲元鼎六年開　益州元封二年開　牂柯元鼎六年開

武威太初四年開　張掖太初元年開　酒泉太初元年開　朔方元朔二年開　玄菟元封四年開　樂浪元封三年開　蒼梧元鼎六年開

交趾元鼎六年開　合浦元鼎六年開　九眞元鼎六年開。以上稱武帝開。　泗水故東海郡，元鼎四年別爲國。以上稱武帝別

右武帝所增置郡國二十五。

金城 始元六年置。以上稱昭帝置

右昭帝所增置郡一。

丹陽 故鄣郡。故字義無專指。 廣平 武帝征和二年置爲平干國，宣帝五鳳二年復故。據詞意，則廣平設於武帝前也，而不明指何時。 信都 景帝二年爲廣川國，宣帝甘露三年復故。據詞意則信都設於景帝前也，而不明指何時。 廣陵 高帝六年屬荆州(註)，十一年更屬吳，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狩二年更爲廣陵。詞意含糊，似謂高帝置之以屬荆，景帝更名，又似謂高帝時地屬荆，景帝置郡，不能確指。

(註) 分州武帝而後之制，此州字衍也。當云屬荆，荆與吳同爲國名。

右未明言何時所置郡國四。

後人演述漢志之說，又各有異同，約舉之則有五說：

甲 續漢書郡國志以武陵爲秦黔中郡之更名，鄣郡爲秦所舊有，信都爲高祖所置，又遂以左馮翊右扶風爲武帝所別，遂以廣陵爲景帝所置，蓋稱仍於秦者三十九，高二十四，景五，武二十七，合文六，昭一及廣平 東漢廢 共得百三郡國。

乙 晉書地理志前敘：始皇初并天下，懲忿戰國，削罷列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 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鴈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五郡，與內史爲三十六郡也。 於是興師踰江，平取百越，又置閩中，南海，桂林，象郡，凡四十郡。漢祖龍興，革秦之弊，分內史爲三部，更置郡國二十有三； 桂陽江夏豫章河內魏郡東海楚國平原梁國定襄泰山故有淮陽千乘東萊燕國清河信都常山中山勃海廣漢涿郡合二十三也，三內史者，河上，渭南，中地也。地理志

曰，高祖增二十六，武帝改河上渭南中地以爲京兆馮翊扶風是爲三輔也。文增厥九，廣平城陽淄川濟南膠西膠東河間廬江衡山。武帝改衡山曰六安。景加其四，濟北(註一)濟南(註二)山陽北海也。宣改濟北曰東平。武帝開越攘胡，初置十七；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眞日南珠崖儋耳九郡，平西南夷置牂柯越嶲沈黎汶山犍爲益州六郡；西置武都郡；又分立零陵郡，合十七郡。拓土分疆，又增十四；弘農臨淮西河朔方酒泉陳留安定天水玄菟樂浪廣陵敦煌武威張掖昭帝少事，又增其一；金城也至平帝元始二年凡新置郡國七十有一，與秦四十合一百一十有一。

註一　楚漢之際有濟北郡，武帝時並入泰山（詳見下文），至東京和帝永元中，始又分泰山置，是濟北非元始時所有也。漢志景帝置濟東，宣爲東平，此志言宣改濟北曰東平，則濟北明係濟東之誤。特不知此是晉志原誤，抑後來刊誤。

註二　濟陰之誤也。舊本有作濟陰者。

丙　通典稱漢新置六十三，與秦四十合爲百三郡國。

以上三說並不合於班志所紀各朝增置之數。

丁　錢大昕漢百三郡國攷見潛研堂文集卷十六數秦郡之三十六同於志，數高祖之二十六不取河上中地而易之以鄣郡內史，廿二史考異復以志稱文帝所置之濟南城陽易膠東衡山。數文帝之六同於志，數景帝之六於四郡外復足以江都廣川，數武帝之二十八於二十五郡外復足以馮翊扶風廣平，數昭帝之一同於志。王先謙漢書補注大略同此說，惟數高帝所置郡有梁國無內史，又小有差異。

戊　金榜地理志分置秦國攷（見禮箋卷一附）數秦郡之三十六去南海桂林象郡而足之以鄣郡黔中內郡（漢東海郡），數高祖之二十六去武陵東海而足之以信都京兆，文帝之六同於志，景帝之六於四郡外復足以陳留（據應劭）廣平（據水經濟水注）武帝之二十八於二十四郡（二十五減去陳留一郡）外復足以南海，鬱林，日南，（金氏不以此三郡列入秦郡三十二之內，故以爲武帝所增置）廣陵（據武帝紀以意改）昭帝之一同於志。

以上二說並合於班志所紀各朝增置之數，而諸郡國之位置前後則有不同。晉志之說妄矣。按所謂新置七十一郡國之中，渭南即秦之內史，梁國即秦之碭郡，南海鬱林日南即秦之南海桂林象郡，是百十一但得百又六矣；又珠崖儋耳沈黎汶山四郡置而復罷，秦閩中郡漢併入會稽，是所謂百十一郡國之中，實際眞爲孝平元始中所有者，百另一而已。較之漢志所載，且失去眞定泗水二國。（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曰：晉志云郡國一百一十一，今致之則漢初未定兩粵，仍於秦者實三十六，刪除南海桂林象郡閩中；又除已罷之儋耳珠崖沈黎汶山，共八郡，正合漢志百三之數。蓋欲爲晉志彌縫而未暇深究其失也。晉志誤增渭南梁國而失去泗水眞定，王氏其將何以爲之解乎？又畢沅晉書地理志新補正曰：一百一十一郡國於秦去閩中桂林象郡，於漢省沈黎汶山儋耳珠崖，又濟北王勃傳武帝時國入泰山郡，共去八郡正一百三。說尤荒謬可哂。知閩中桂林象郡之應去矣，何以既有漢南海，不去秦南海，濟北若係濟東之列誤則不必去，若係原誤則晉志于失泗水眞定之外更失濟東矣，但得一百郡國，何百三之有？畢氏謂伯厚蓋未深考，嗚呼，烏知公之不致更有甚於伯厚乎？又畢氏一一强解高文景武所增置，其荒謬皆如此類。）通典以閩中列入秦四十郡而稱漢仍之，亦錯誤之大者；而於六十三不細列各朝增置之序，蓋亦知分言之不易，不若合言之之爲便妥也。續志及錢大昕並以馮翊扶風數入武帝所增置郡中，然此二郡實即高帝所置之河上中地也。既置

而罷，至是復置吏名耳，不得謂為新置。又錢氏以秦故有之內史視為高帝所增置，金榜從之，王先謙以故為秦碭郡之梁國視為漢所新置，說皆於理不可通，然凡此猶不過小過已耳。錢氏以下諸家並皆以班氏之說為信而不可易，有所論列，必求合於志所云云，是則其謬誤之甚大而不可以不辨者也。蓋班氏本志一篇之中，既已前後未能相合，若更證以紀傳，則不特後序所云不合於史實，卽郡國下分注之文，亦往往而誤，是其說果無一語為信而不可易也。今特盡置班志及諸家之說，但據史漢所載，並參證於水經酈注，作漢百三郡國建之始攷。

志稱秦舊有郡，覈實為秦所舊有者三十六，並內史為三十七。

上郡　秦本紀，惠文君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河水注作秦昭王三年置。意者地入秦後郡廢，至是復置耳。

漢中　秦本紀，惠文君後十三年，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楚世家懷王十七年，秦大敗我軍，遂取漢中之郡。河水注周赧王二年，秦惠王置漢中郡。按六國表，赧王二年，當惠文王後十二年，楚懷王十六年，酈注誤。

蜀郡　江水注，秦惠王二十七年，遣張儀司馬錯等滅蜀，遂置蜀郡焉。按秦紀，惠文君後九年，司馬錯伐蜀滅之。王氏國維（秦郡考見觀堂集林）以為秦之有蜀郡在是年。又，後十四年丹犁臣蜀，相壯殺蜀侯來降。全氏祖望（漢書地理志稽疑）以為秦之有蜀郡在是年。今證以酈注，則二十七年卽後十四年，全說是。

巴郡　江水注，秦惠王遣張儀等救苴侯於巴，儀貪巴苴之富，因執其王以歸，而置巴郡焉，全氏以為亦後十四年所置。

右惠文君始置，或故六國所置，惠文君時地入秦，四郡。

河東　秦本紀，昭襄王二十一年，錯攻魏河內，魏獻安邑。按安邑，河東郡所治也。全氏祖望楊氏守敬皆以爲郡即置於是年。涑水注乃謂秦始皇使左更白起取安邑，置河東郡。竊意上黨太原三川皆昭莊王置，河東在其中，不應至始皇時始置郡也。

隴西　北地　匈奴傳，秦昭王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河水注，隴西郡，秦昭王二十八年置。

南郡　秦本紀，昭襄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爲南郡。

南陽　秦本紀，昭襄王三十五年，初置南陽郡。

上黨　秦本紀，昭襄王四十七年，秦攻韓上黨，四十八年，謂有韓上黨；正月兵罷，復守上黨。莊襄王四年，王齕攻上黨。蓋昭襄王四十八年始有之，旣而失，莊襄王四年復有之也。

右昭襄王始置，故六國所置，昭襄王時地入秦，六郡。

三川　秦本紀，莊襄王元年，初置三川郡。

太原　秦本紀，莊襄王四年，初置太原郡。六國表，汾水注，皆作莊襄王三年立。

右莊襄王始置，二郡。

雲中　雁門　代郡　匈奴傳，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竝

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河水注，秦始皇十三年立雲中郡。（蓋在是年地入秦。）㶟水注，秦始皇二十五年虜代王嘉以國爲郡。（本爲郡，自代王居之而爲國，至是復爲郡也。）

上谷　漁陽　右北平　遼西　遼東　匈奴傳，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㶟水注，始皇二十三年置上谷郡。鮑邱水注，始皇二十二年滅燕置右北平郡。又，漁陽郡，始皇二十二年置。濡水注，始皇二十二年分燕置遼西郡。大遼水注，始皇二十二年滅燕置遼東郡。（凡此言置者，皆仍燕而置也。）

東郡　始皇本紀，五年，初置東郡。

潁川　始皇本紀，十七年，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以其地爲郡，命曰潁川。

邯鄲郡　始皇本紀，十九年，王翦羌瘣盡定取趙地。王翦傳，始皇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爲郡。

碭郡　睢水注，睢陽，秦始皇二十二年以爲碭郡。

泗水　睢水注，相縣，秦始皇二十三年以爲泗水郡。

薛郡　泗水注，魯縣，秦始皇二十三年以爲薛郡。（當爲二十四年滅楚後所置。）

九江　淮水注，秦始皇立九江郡。

長沙　湘水注，臨湘縣，故楚南境之地也，秦滅楚立長沙郡。

鉅鹿　濁漳水注，秦始皇二十五年，滅趙以爲鉅鹿郡。

會稽　始皇本紀，二十五年，王翦遂定荊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

右始皇二十六年前始置，或故六國所置，始皇二十六年前地入秦，十八郡。

齊郡　淄水注，臨淄，秦始皇二十六年滅齊爲郡。

琅邪　濰水注，琅邪，秦始皇二十六年滅齊以爲郡。

右始皇二十六年始置，二郡。

南海　桂林　象郡　始皇本紀，三十三年，發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

九原　始皇本紀，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雲陽，九原之名始見。考之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歸巡北邊，自上郡入，不言九原；至三十七年，始皇崩於沙邱，其喪乃從井陘抵九原，從直道至咸陽：明始皇三十二年以前，未有九原郡。又考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三十四縣，（匈奴列傳作四十四縣）以地理準之，此三十四縣實即漢志九原郡之地也。是九原亦置於三十三年。（王國維說）

右始皇三十三年始置，四郡。

內史　百官表，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

右內史一。

志稱高帝置，覈實爲秦所舊有者四。

黔中（漢武陵）　秦本紀，昭王三十年，伐取巫郡及江南，爲黔中郡。楚世家，懷王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黔中郡。郡國志，秦昭王置黔中郡，高帝五年更名武陵。後書南蠻傳，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蠻夷始置黔中郡。沅水注，秦昭王三十年伐楚巫黔及江南地以爲黔中郡。

楚郡（漢淮陽）　楚世家，王負芻五年，秦將王翦蒙武遂破楚國，虜王負芻，滅楚，名爲楚郡云。陳涉世家，攻陳，陳守令皆不在。（全祖望曰：治陳故亦稱陳郡。）

廣陽（漢廣陽）　㶟水注，始皇二十三年滅燕，以爲廣陽郡。全祖望曰：燕之五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皆燕所舊置以防邊也，漁陽四郡在東，上谷在西，而其國都不豫焉。自薊至涿三十餘城，始皇無不置郡之理，亦無反幷內地於邊郡之理。且始皇之幷六王也，其國都如趙之邯鄲，魏之碭，楚之江陵，陳之九江，齊之臨淄，無不置郡者，何以獨燕無之？知酈道元之言可

信，班氏殆攷之未詳。

東海（東海漢海）陳涉世家，秦嘉等圍東海守慶於郯。絳侯世家，因東定楚地泗川東海郡。高紀，六年，正月，以碭郡薛郡郯郡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為楚王。（治郯，故亦稱郯郡。）

總上仍秦舊郡共四十，并內史為四十一。（秦又有閩中郡，見東越列傳，漢以并入會稽郡。）

志稱高帝置，覈實為高帝所置，或楚漢之際諸侯王所置而高帝仍之者八。

河上　高紀，二年六月置河上郡。異姓諸侯王表，元年八月屬漢為河上郡。據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元年八月司馬欣董翳降漢，九月屬漢為郡，則知以表為近是。功臣表敬市侯閻澤赤以二年四月由河上守遷殷相，更可確證紀文之誤。

中地　高紀，二年六月置中地郡。異姓表，二年五月屬漢為中地郡。據月表則知表誤。又史記高紀以為二年正月之前所置，亦誤，其時漢猶未定雍地也。

河內　高紀，二年三月，下河內，虜殷王置河內郡。月表，異姓表，二年二月司馬卬降漢，三月屬漢為河內郡。

常山　項羽紀，漢之元年，立張耳為常山王，都襄國。高紀，三年十月獲趙王歇，置常山代郡。

清河　樊噲傳，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

豫章　灌嬰傳，渡江，破吳郡長吳下，遂定吳豫章會稽郡。英布傳，布遂剖符爲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焉。高紀，五年二月，立故衡山王吳芮爲長沙王，王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

膠東　項羽紀，漢之元年，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都即墨。高紀，六年正月，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子肥爲齊王。

衡山　項羽紀，漢之元年，立番君吳芮爲衡山王，都邾。

志稱文帝置，蓋實爲高帝所置，或楚漢之際諸侯王所置而高帝仍之者五。

廬江　英布傳，布立爲淮南王有此郡。揚雄傳雄自序云，楚漢之興，楊季官至廬江太守。

博陽（志濟南）　楚漢之際地屬濟北國，田安都之，見項羽紀。高帝初分置，六年子肥立爲齊王有此郡，見高紀。末年更名濟南，呂后元年割以爲呂王奉邑，見悼惠王傳。王子侯表齊孝王子博陽頃侯就下曰在濟南，以是知博陽即濟南也。故文帝分王悼惠王諸子，有濟南而無博陽。史記田儋傳田橫走博陽，漢書作田橫走博，是博陽即博縣；博縣，班志屬泰山郡，則又中葉改隸而後之制也。全氏祖望謂泰山即博陽，高帝時並有濟南博陽二郡，非

是。

河間　樊噲傳，破河間守軍於杠里。功臣表，東陽武侯張相如，須昌侯趙衍，高祖時並爲河間守。

膠西　高紀六年子肥立爲齊王有此郡。

城陽　高紀六年子肥立爲齊王有此郡。悼惠王傳孝惠二年獻城陽郡以爲魯元公主湯沐邑。

志稱高帝置，無由證其爲是，亦無由證其爲非是，應仍志之說者四。

汝南　汝水注，高帝四年置。

魏郡　濁漳水注，高帝十二年置。

廣漢　江水注，高帝六年置。

中山

志未明言，覈實爲楚漢之際諸侯王所置而高帝仍之者二。

鄣郡　高紀六年正月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爲荊王。吳王濞傳吳有豫章郡，豫章當是鄣之刊誤。

東陽（志廣陵）　高紀，六年劉賈立爲荊王有此郡。初治東陽，故名東陽，及吳王濞都廣陵，乃曰廣

陵。廣陵後分爲臨淮，故晉志云漢武帝分沛東陽置臨淮郡也。文穎曰，東陽今下邳也，乃以專指臨淮，誤。志云高帝六年屬荊，則高帝時有郡屬於荊，特不知其名耳。考之紀傳，則東陽是矣。

總上高帝時郡國之增於秦郡者一十九。楚漢之際又有吳郡，見灌嬰傳，功臣表周聚，高紀以封荊王。伍被傳稱吳有四郡，考之濞傳，則四郡者，東陽鄣會稽吳也，是郡至武帝以後始省。又有濟北國，見項羽紀以封田安，及曹參傳，田安都博陽，是其時國境實兼有濟南北之地也。高帝初年姑分濟南境之一部置博陽，孝景之世又分濟北境置平原(說見後)，自是濟北國反居濟水之南，境土彌蹙，武帝世又分置泰山(說見後)，後元二年王寬謀反自殺，乃卑以幷入泰山焉。

志稱文帝置，覈實爲文帝所置者一。

菑川　諸侯王表十六年四月以齊悼惠王子武成侯賢，立爲菑川王。高五王傳，齊濟北菑川膠東膠西濟南，孝文十六年同日立。志作十八年誤。

總上文帝時增置郡國一。

志稱高帝更秦郡名，覈實爲景帝所新置者一。

沛郡　秦之泗水於楚漢之際移治彭城，故曰彭城郡。高帝五年屬漢以封韓信，則爲楚之內史。六年更封弟交。其時有彭城而尚無沛郡，故高帝十二年春吳濞猶爲沛侯。郡當是孝景世始削楚地置，三年，王戊反誅；四年，文王禮以元王子紹封。治沛，地大於楚，於秦得泗水郡之故治。故以地

望準之，沛郡之得於泗水者多，楚國之得於泗水者少；然以沿革言之，則楚國固舊郡而非新置，沛郡固泗水之分郡而非更名也。參王國維說

志稱高帝置，殆實為景帝所置者四。

桂陽　項羽紀漢元年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高紀五年詔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為長沙王；南越傳高帝十一年立趙佗為南粵王，與長沙接境；又文帝賜佗書曰，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此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是高帝時長沙與南粵之間未嘗有桂陽郡也。南越傳高后五年佗發兵攻長沙邊，敗數縣；后紀七年南越侵盜長沙：是至高后時猶未嘗有也。南越傳文帝賜佗書曰，乃者王諭罷長沙兩將軍，又曰，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又佗上文帝書曰，竊疑長沙王讒臣，故敢興兵以伐其邊；又曰，且南方卑溼蠻夷中，西有西甌，東有閩粵，皆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是至文帝時長沙猶與南越界，中間未嘗有郡也。文帝之後七年，長沙靖王吳產薨，無子國除；其年六月，帝崩，景帝卽位；景帝之二年封子發為長沙王：則郡蓋置於此更封之時也。南越傳武帝元鼎四年將兵屯桂陽，桂陽始見史文。

涿郡　**勃海**　漢初置燕國當仍秦廣陽之舊，其地有漢志之廣陽國四縣及涿郡勃海二郡之半。

而涿郡之地介居漢志之廣陽河間二國間，中葉以後，廣陽河間各得四縣，故中間得有涿郡之二十九縣，若高帝時燕之內史與趙之河間郡決非迫隘如此，則已無置郡之餘地。故史記酈商傳破燕王臧荼軍，食邑涿五千戶，號曰涿侯，至高帝十二年以破英布功改封曲周，若當時已置涿郡，決無以郡治爲侯國之理。是歲盧綰稱亂，子建受封，燕地未平而高皇宴駕，其於疆域當無變革，是高帝時不得有涿郡勃海二郡也。（王國維說）今按史記諸侯年表序吳楚時前後頗削燕代邊地，則二郡之分置當在孝景世。

平原　平原於漢初實齊濟北郡之地。景武以後濟北國境反居濟水之南，其在漢初實跨濟水南北。史記曹相國世家云，還定濟北郡，攻著漯陰平原鬲盧。著於漢志爲濟南縣，盧爲泰山縣，漯陰平原鬲皆平原屬縣；故徐廣云，濟北分平原泰山二郡。高帝齊已有濟北郡，則不得有平原郡也。（王國維說）今按孝景四年濟北王志徙王菑川，更以衡山王勃王濟北，則平原之分置當在北更徙之時。

志稱景帝置，覈實爲景帝所置者三。

山陽　諸侯王表中六年五月以梁孝王子定立爲山陽王。

濟陰　以梁孝王子不識立爲濟陰王。

濟東　以梁孝王子彭離立爲濟東王。

志稱景帝置，應仍志之說者一。

北海

志稱武帝置，覈實爲景帝所置者一。

濟川 志陳留　諸侯王表孝景中六年五月以梁孝王子桓邑侯明立爲濟川王。濟水注引應劭語曰，濟川國都濟陽，而濟陽實漢志陳留之屬縣，以是知陳留即濟川也。孝武建元三年濟川王以罪廢國除爲郡，元狩初特移治改名耳。

高后以濟南爲呂國，又改呂國曰濟川，不久即廢，非梁之濟川也。顧氏祖禹方輿紀要謂陳留郡本梁地，呂后七年分立濟川國，乃誤以爲一。

志未明言，覈實爲景帝所置者二。

廣平　酷吏傳王溫舒爲廣平都尉事在元朔元狩之間。志言五鳳二年復故者，以舊有廣平郡，征和二年更爲平干國，至是復故也。濁漳水注秦鉅鹿郡景帝中元年爲廣平郡，以廣平爲鉅鹿之故名雖誤，至言廣平始置之年月則可據也。

廣川　諸侯王表，景帝二年三月，立子彭祖爲廣川王，四年徙趙；中二年復以廣川王子越爲王，宣帝本始四年越孫去以罪廢國除；地節四年復以紹封越孫文，甘露四年文子汝陽以

畀廢國除；元帝建昭二年更名信都以封子興，成帝陽朔二年徙中山；哀帝建平二年復以王楚孝王孫故定陶王景。志言甘露三年復故者，三年乃四年之誤，以廣川前曾二次爲郡王是復爲郡也。續志晉志並以信都爲高帝置，於史傳無足徵。全氏祖望以爲信都郡治信都縣，蓋縣是高帝置，郡則景帝置也，其說於理可通。志稱高帝置，毀實爲景帝或武帝所置者二。

千乘　史記諸侯王表，文帝十五年分齊爲膠西國，都宛。徐廣曰，樂安有宛縣。按漢志齊地無宛縣，據水經瓠子河注所引則作高苑。高苑，千乘縣也，案史記功臣侯表有高苑侯丙倩，高祖六年封，武帝建元三年國除，膠西之都似不應與侯國同處。然水經注實有東西二高苑，其所謂東高苑城者，膠西之都也，所謂西高苑城者，丙倩之邑也。東高苑城以今地望準之，當在樂安高苑之間，是漢初千乘之地屬於膠西，不得有千乘郡也。（王國維說）

東萊　東萊一郡處膠東膠西之北，漢志之膠東國僅得八縣，高密國（本膠西國）僅得五縣，故其北得置十七縣之東萊郡。漢初膠西實有千乘之地，史記吳王濞傳言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漢書膠西于王端傳亦言有司比再請削其國去太半，則高密國五縣當因膠西既削之餘，膠東八縣恐亦非漢初舊域，東萊一郡當置於二國削地後，非高帝之所置也。

王國維說　今按膠西王卬以賣爵事被削縣事在孝景初；三年卬從吳楚反，兵敗自殺，更立子端爲膠西王，端數犯法，削其國，去大半，事在景武之世；則千乘東萊二郡之分置，當並在此四五十年之間。

志稱高帝置，疑實爲武帝所置者三。

江夏　江夏屬縣半爲衡山故郡。吳芮之王衡山，實都邾縣，及芮徙長沙而衡山爲淮南別郡，英布劉長迭有其地，至文帝分王淮南三子而衡山復爲一國。武帝初，伍被爲淮南王畫策云：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尋陽爲廬江屬縣，則下雉此時亦當屬衡山，此四語者實分指廬江衡山九江豫章四郡，皆屬王時故地也。又云：彊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則淮南所慮，僅漢南郡之兵，不言江夏；武帝之初，似尚無江夏郡。逮元狩元年衡山國除，次年於其地置六安國，僅得衡山五縣；江夏十四縣當以衡山餘縣及南郡東邊數縣置之，則高帝時不得有江夏郡也。王國維說

定襄　定襄一郡若爲高帝所置，則其時當屬代國。按高帝封兄仲於代，王雲中代雁門三郡；後封子恒王太原代雁門三郡，皆無定襄。史記舉淡郡亦但計雲中以西而定襄則在其東，則定襄非高帝郡也。王國維說　今按高紀十一年詔以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爲雲

中郡，則代與雲中接，中間未嘗有定襄郡也。又按諸紀及匈奴傳記高帝以來孝武初年以前匈奴入寇漢將出塞之事屢矣，雲中雁門代郡隴西北地漁陽等郡名或四五見或六七見獨不一見定襄，足證其時尚未置郡。匈奴傳元朔二年之再明年匈奴大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定襄始見。自是而後，言北邊之患者，定襄轉多於雲中，則郡蓋置於孝武世，本雲中郡地之近於匈奴者也。

泰山　封禪書云，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則泰山郡之置在武帝時非高帝所置也。（王國維說）志稱武帝置，覈實爲武帝所置者一十八。

武都　武紀及西南夷傳，元鼎六年，定廣漢西白馬氐以爲武都郡。

武威　酒泉　武紀，元狩二年，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並將其衆合四萬餘人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以其地爲武威酒泉郡。志作太初四年元年開誤也。匈奴傳是時漢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相通之路；西域傳驃破降渾邪休屠王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四郡；張騫傳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霍去病傳開河西酒泉之地：據此則酒泉於河西四郡爲最先開，武威稍後之。

張掖　敦煌　武紀，元鼎六年，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志作太初元年開後元年分置誤也。張掖乃武威所分而志以張掖爲元年，武威爲四年，其誤甚顯。又武紀太初元年蝗從東方飛至敦煌，則敦煌之不置自後元年亦顯甚。

犍爲　西南夷傳，建元六年，降夜郎侯多同；以其他爲犍爲郡。

越巂　牂柯　武紀及西南夷傳，元鼎六年，平南夷爲牂柯郡，以邛都爲越巂郡。

益州　武紀及西南夷傳，元封二年，平西南夷未服者滇以爲益州郡。

朔方　武紀，匈奴傳，及衛青傳，元朔二年，取河南地於胡之樓煩白羊王，置朔方五原郡。

蒼梧　合浦　交趾　九眞　武紀及南粤傳，元鼎六年，定越地以爲儋耳珠厓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眞日南郡。

玄菟　樂浪　武紀及朝鮮傳，元封三年降朝鮮，遂以其地爲樂浪臨屯玄菟眞番郡。志作玄菟元封四年開誤也。

眞定　泗水　諸侯王表，元鼎三年紹封常山憲王子平以爲眞定王，商以爲泗水王。泗水王或本作二年立。武紀，元鼎四年立常山憲王子商爲泗水王。按紀表常山憲王勃之廢在三年，據其十三王傳則勃廢月餘同時封平商，眞定泗水二郡當並是三年所置，志作四年置誤也。

志稱武帝置，應仍志之說者六。

弘農　武紀，元鼎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爲弘農縣。疑縣係三年置，郡則四年所置。

臨淮　武紀及諸侯王表，元狩二年，江都王建有罪自殺，六年，立子胥爲廣陵王。臨淮之分置，當即在此時。

零陵　武紀及南粵傳，元鼎五年，遣歸義越侯嚴爲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是志作元鼎六年置誤也。然要爲武帝置則可信。

天水　安定　武紀，元鼎六年，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征西羌，天水安定始見史文。

西河　武紀，元狩四年，有司言關東貧民徙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西河始見史文。按紀稱元朔四年匈奴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數千人，蓋郡置於匈奴撤退之後。

總上景帝武帝時增置郡國四十一。武帝元朔元年又以降東夷置爲蒼海郡，三年春罷，見武紀。元鼎六年定越，地與南海等郡同時置有珠厓儋耳二郡。儋耳昭帝始元五年罷，珠厓元帝初元三年罷，見各紀。元鼎六年定西南夷，以莋都爲沈黎郡，冉駹爲文山郡，見武紀。沈黎天漢四年罷，見後漢書西南夷傳，華陽國志，青衣水注；文山地節三年罷，見宣紀。元封三年平朝鮮，與樂浪玄菟郡同時置有臨屯眞番二郡，見武紀。眞番始元五年罷，見昭紀；臨屯亦始元五年罷，見後漢書東夷傳。

志稱昭帝置，覈實爲昭帝所置者一。

金城　昭紀，始元六年，取天水隴西張掖郡各二縣置金城郡。

總上昭帝時增置郡國一。昭紀，元鳳五年罷象郡分屬鬱林牂柯，其建置之始不可考。

右綴實秦舊有郡四十一，楚漢之際及高帝時增置郡國一十九，文帝時增置郡國一，景帝及武帝時增置郡國四十一，昭帝時增置郡國一，合共百三郡國。

明代北方邊防圖籍錄（續完）

王以中

（三）各邊鎮別志

王祥遼東志 九卷

見千頃堂目及明史藝文志。據李輔全遼志卷首修志姓氏，知此書在正統八年始修，修志者尚有畢恭一人。

陳寬遼東志

見千頃堂目。據李志，修志姓氏，此志爲弘治元年修，同修者尚有韓斌。

徐文華全遼志

見千頃堂目。李志修志姓氏謂嘉靖八年修，同修者更有劉琦等三人。

任洛遼東志 九卷 附圖 一卷

謝國楨淸開國史料考卷三，述此書及前列三志，幷附序文，凡例，目錄，可參考，茲不贅述。惟謝氏謂此爲第二次重修本，未將陳寬所修者計算在內，實則已第三次矣。千頃堂目稱「全遼志」。

李輔全遼志 六卷 北平圖書館藏明嘉靖間刻本

詳見清開國史料考卷三。明史藝文志稱「李輔重修遼東志十二卷。」

遼東鎮考

舊天一閣目（玉簡齋叢書本）著錄一本，抄本，蛀。

遼東全鎮圖說 一卷

見述古堂目及也是園目。

張鼐遼籌 四卷

見澹生堂目，並入禁書目。

遼東全鎮圖說

龔立本全遼圖說

二書俱見千頃堂目。

仙克謹全遼考

入禁書目。仙氏事蹟參下仙克謹中邊圖制考條。

薊州鎮考

天一閣目著錄，「二册，綿紙，藍絲闌鈔本，不著撰人名氏。」

陳第薊門兵事

郭造卿薊昌圖說

二書俱道光福建通志經籍志著錄。薊門兵事亦見世善堂書目。

薊昌鎮圖說

脈望館目著錄。未知是否即薊昌兩鎮邊關圖說之簡稱。如另為一書，則此圖說當為薊昌兩鎮合併後所作，又恐為兩鎮邊關圖說之修改本。

薊鎮圖

見脈望館目。

孫世芳宣府鎮志 四十二卷 北平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康熙宣化縣志卷二十四人物志云，「孫世芳，字克誠，宣人也。嘉靖丁未（二十六年）會試……擬元後置第六人，選館試……明世宗欽擢第一，改翰林院庶吉士，陞檢討，分校會試，所取多知名士。侍穆宗講讀於潛邸，撰進講義，多有起沃，晉右中允，纂修實錄，有良史才。轉國子司業……甲子（四十三年）偕汪翰林鏜主試應天……以先期卒於場……。平生於典籍無所不窺，最喜讀左國諸書……至於地方關說利弊，不避權貴，蓋以文章為經濟者

也。有孫太史遺稿，宣府鎮志行於世。」由此可見此書作者爲一普通士宦，非與邊務有官職上之關係。書中分類項目雖以「考」爲題，而大體與普通方志相似，如王士翹之西關志。孫氏自序署嘉靖辛酉，知此書刊於嘉靖四十年。惟北平圖書館藏本之卷末，附刊萬曆二年上谷書院貯籍記一篇；職官表中多列隆慶及萬曆初年職官，而卷二十九闘幕文臣欄中記至萬曆五年。且此等篇頁，刻板字體顯然與其他不同。由是可知此本至早爲萬曆五年以後增刊之印本。又卷三十五第五十頁及卷三十六第六頁等字體亦特異，大抵因舊板損壞而重刊者。

全書體裁於凡例中說明云「志所紀事，多自二十一史中攷用。若二十一史外，則漢唐以來諸簡册，國朝諸制書，歷代儒賢諸文集，以及稗官所述，殘碑所遺，亦皆取可傳信者補闕焉。如或考索未明，則寧略不備，非敢臆度懸斷，失本眞也。」至於材料之去取凡例中亦有簡約之聲明云「凡關係我土邊務，與他邊事體相同者書，專爲他邊者不書；關繫我土大政致，與內郡邑相同者書，專爲內郡邑者不書。」即此可見此書性質，關係歷史方志者較多，而繫於邊防者稍少矣。

全書凡考二十六卷，表七卷，傳九卷，共四十二卷。卷首有宣鎮疆域圖一頁，山水圖

一頁，各路分圖三頁，鎮城圖一頁。北平圖書館藏本中有數册紙張不同，不知是否爲配合之本。

馬中錫宣府鎮志 十卷

千頃堂目明史藝文志及萬卷堂目俱著錄。孫世芳宣府鎮志序云「憲孝之朝，御史中丞崑山葉公盛故城馬公中錫，撫監於茲。丕烈訏猷，亦既奠我邦土。復以其暇攬一方文獻，彙萃成編，以備省戒。然就中而論，則方輿僅述，法度未詳；甲賦僅存，經措未及；所謂大政號令，且遺逸失真。又將何取藉備省戒世世邪。」由此不但可見此志內志之大體並可知其創始於葉盛而完成有馬中錫。孫志職官表葉氏於天順八年至成化(憲宗)三年爲宣鎮巡撫。而馬氏云任宣撫在弘治（孝宗）九年至十一年前後相去蓋三十年之久。殆葉氏草創於前而馬氏修補於後，非全志繼纂如是之久也。

王崇獻宣府鎮志

天一閣書目著錄刊本十卷，「王崇猷修，劉健序」；而傳是樓目著錄王崇獻宣府考志十卷，二書當即一書，惟「崇猷」「崇獻」二名未知孰是。按雍正山東通志有王崇獻略傳，謂曹州人，弘治丙辰(九年)進士，曾任禮部及兵部主事，累官左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如崇獻即

爲修宣府志者，則時期與馬中錫大略相同，王氏嘗與馬氏合署修志者，而非另修一志。姑存之以待後證。

宣鎭圖 一卷

見述古堂目，也是園目及千頃堂目。

張孟濬偵宣鎭記

見千頃堂目。

楊一葵雲中邊略 四卷

明史藝文志及澹生堂目著錄。據雍正山西通志職官表，知楊氏爲福建漳浦人，進士。萬曆間，曾任戶部督餉郎中。此書殆亦萬曆時所著。

大同圖 一卷

見述古堂目及也是園目。

閔視大同錄 一卷

見傳是樓目及千頃堂目。

楊時寧大同分營地方圖 一卷

千頃堂目，明史藝文志，及內閣藏書目俱著錄。疑卽大同鎭圖說之圖，或另爲大同鎭軍政上之區域圖。內閣書目作「大同分管地方圖」，未知孰是。

閱視大同專錄

見傳是樓目，不知是否卽閱視大同錄。

大同戰車同操法 一卷

見傳是樓目。

王士琦三雲籌俎考 四卷

千頃堂目，明史藝文志，及澹生堂目俱著錄。乾隆臨海縣志人物志云，「王士琦；字圭叔，號豐裕。……萬曆丙子舉順天鄉試。癸未(十一年)與兄士崧同登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丁亥，轉職方員外，陞郎中。……四十一年陞山西右布政，兼按察司副使，分巡冀北。至雲中，移駐弘賜堡……。丙辰(四十四年)，二品考滿，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曾輯三雲籌俎考：一曰安攘，二曰封貢，三曰軍實，四曰險要。」澹生堂目亦註謂「安攘，封貢，軍實，險要」。大抵每類一卷，共成四卷。

蘇祐三關紀要 三卷

千頃堂目，明史藝文志及萬卷堂目俱著錄。雍正山西通志名宦傳云，「蘇祐字允吉，號舜澤，濮人，嘉靖丙戌(五年)進士……。癸巳(十二年)，以御史出按宣大，平亂軍。丁酉，按山西。……壬寅擢山西參政，分理鴈門三關。丁未(二十六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協守及營田，奏功晉秩一等，成寧武關城。己酉(二十八年)，以兵部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癸丑，進右都御史。寇二十萬衆，夾大同南下，將入內關。祐提兵馳赴永安堡遇戰，奏捷；祭告郊廟，榜示九邊。晉兵部尚書(明史藝文志七卿年表「兵部尚書」欄無蘇氏名)致仕歸。」由此以推三關紀要之著作時期，與九邊考及邊政考相差不久而蘇氏境況亦與張雨大致相似。惟蘇氏與山西三關之關係較張氏之於陝西爲尤密耳。雍正山西通志經籍志未錄此書，但記其雲中記(一卷)及撫晉奏議二書，(紀錄彙編中有蘇祐雲中事記一卷，當即雲中記)。

近古堂目及絳雲樓目有三關紀要一書，不著撰人名氏及卷數，疑即蘇氏此書。

三關紀要

見近古堂目及絳雲樓目。疑即蘇祐所著。

李茂春三關圖說

棟亭書目著錄三册，註稱「明山西提刑李茂春撰」。乾隆杞縣志人物謂「李茂春字蔚元，萬曆庚辰（八年）會試中式，……出爲陝西僉憲，備兵雁門。」此書大抵爲萬曆中葉所著。

叢蘭三關遏截編 一卷

見濟生堂目及千頃堂目。濟生目註爲徵信叢錄本。千頃目稱三關遏截論。

寥希賢三關志 十卷

內閣藏書目著錄三册，嘉靖乙巳（二十四年）年修。千頃堂目著錄十卷。

三關志 十三卷

傳是樓目著錄三本。此書殆爲前寥志之增修本。

康丕揚三關志

雍正山西通志經籍志著錄，康丕揚爲山東陵縣人，萬曆二十年進士，曾任巡撫山西御史。（山西通志職官志誤作「臨縣人」。）事蹟詳道光濟南府志及陵縣志。但兩志中藝文志均著錄康氏他著，而未及三關志，疑因康氏非實際修志人之故。

康丕揚三關圖說 三卷

見傳是樓目。不知是否則康氏三關志。否則疑爲李茂春三關圖說之續修本。、

蔡懋德三關政紀

見光緒昆新兩縣志著述。

閱視山西錄　一卷

見千頃堂書目。

劉敏寬延鎮圖說　二卷

康熙陝西通志名宦傳云，「劉敏寬，山西安邑人，進士。以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再起延綏尚書，總制陝西三邊軍務。所至簡兵蒐乘，備儲糈，繕城堡，而料敵又先見如神，自撫至督，共計捷三十有奇。爲人慷慨有大概，與諸將吏推心置腹。更喜與諸生談道論文，愉人感德，立生祠以祀之。」乾隆解州志安邑運城人物志言敏寬爲萬歷丁丑(五年)進士，歷官兵部尚書，總督三邊，加太子太保。」

清康熙間譚吉璁修延綏鎮志有劉氏延鎮圖說自序云「……乃合鎮之大勢，爲圖一，各城堡分勢爲圖三十六；絜其說而著其論於後，彙爲一册，名曰延鎮圖說。帙簡而所輒者繁，辭約而所該者博，所謂道路，地里，城郭，墩垣，將吏，士馬，器械，錢穀，戍行，部落，燦然備列，宛在掌中。……是編也，經始於辛亥小春，告竣於壬子(萬曆四十年)秋

杪。」惟序末所記年期爲「萬曆三十五年丁未孟夏，」疑有錯誤。

千頃堂目及明史藝文志俱錄是書，（千頃目訛「敏寬」爲「故寬」。）

劉敏延鎮圖記 一卷

見傳是樓目。疑卽劉敏寬延鎮圖說之誤。

延鎮邊圖

見述古堂目，及也是園目。

鄭汝璧延綏鎮志 六卷

千頃堂目著錄六卷。明史藝文志作「八卷」。雍正浙江通志經籍志引尤氏藝文志亦作八卷。今依清譚吉璁重修延綏鎮志作爲六卷，惟譚志或有改組，不能斷定鄭志之必非八卷。譚志卷首附有涂宗濬舊序云：「括蒼崑巖鄭公，萬曆癸卯（三十一年）奉命來撫玆鎮，以舊志多闕文，謀之觀察，使千乘劉君餘澤採摭搜剔輯而成之，視前志爲加詳焉。不佞以丙午（三十四年）代鄭公受事，時火落赤報警，欲稽往牒，以察敵情，得新志伏而讀之，若歷代建置沿革之由，水川險易阨塞之處，兵馬收集選充之實，餽餉儲積田賦登耗之數，力役徵調支應之煩，祲祥賑卹補救之方，風俗學校興廢之法，文武經歷建樹久近之蹟，河套侵犯要

挾之情，元老經略條奏籌劃安攘之策，靡不犂然備具，一展卷瞭在目中。」由此以推鄭志之內容性質，亦有一部分與普通方志同，與劉氏延鎭圖說之爲邊鎭專著者異。其後譚氏重修之志，則幾與普通方志無大差別矣。又據涂序與此書實際纂修人爲劉餘澤，且譚志所志舊志姓氏固有鄭涂二氏爲總裁，餘澤爲纂修也。至此書纂修時期則據涂氏序當在萬曆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間，較延鎭圖說之成（萬曆四十年）爲早。但按劉敏寬所記作序之年，（萬曆三十五年，參前延鎭圖說條。）如無錯誤，則較此鎭志之成約後一二年。在此短時間中作此兩種性質圍範相似之書，似屬奇異。但其內容一重圖，而一重志；一供實用稽查，一作地方掌故，固可并行而不悖也。又譚志自序言「吾觀舊志，創之於巡撫王公汝梅，而涂公宗濬繼之，始爲完書。」涂序亦有「舊志多闕文」之言；可知延鎭尚有更早之志，但疑爲稿本，未曾刊行耳。

馮舜謙榆林全鎭圖說　一卷

讀書敏求記，述古堂目及千頃堂目俱著錄。敏求記云「前有總圖，後分極衝次衝諸圖。榆林乃九邊保障之首，總轄三十六堡，邊墻一千二百里：余肅敏建設於前，文巡撫增修於後。隆慶三年，蒲坂馮舜漁著此圖說。」

楡林全鎭圖 一卷

脉望館目及也是園目俱著錄。疑即馮舜漁所著圖。

馬希龍楡林鎭志

內閣藏書目及千頃堂目俱著錄。

楡鎭防守事宜

陝西鎭戰守圖略，北平圖書館輿圖部藏明繪。

見北平圖書館特藏淸內閣大庫輿圖目錄。

楡鎭諸堡考

二書俱見脉望館目。

余肅敏公經畧邊修 二卷

天一閣書目著錄，刊本，並錄嘉靖五年張縉序云「余肅敏公巡撫時刊示者也。歷歲旣遠，刊版弗行，人猶思而道之。予求得善本，命工重刊以申諭群屬。邊修則計地自淸水抵定邊，二千里有奇，計城堡營砦二十九，計崖砦墩臺三百三十有奇，公署，壇廟，與夫軍火器械之數，水石柴塘之設，爲條凡四十有六。邊儲則自分管放收以至禁約雜行，爲目凡六十

有九。」據此，則此書殆分爲邊修與邊儲二卷，且曾刊行二次。此爲邊修，所述範圍以楡林鎭轄地爲主，故列此「各邊鎭別志」欄中。

胡汝勵寧夏鎭志 八卷

見千頃堂目。明史藝文志稱「寧夏新志」。

管律寧夏新志 嘉靖間修

石茂華寧夏志 萬曆間修

二志俱見千頃堂目。

寧夏圖 一卷

見述古堂目及也是園目。

寧夏鎭戰守圖略 北平圖書館輿圖部藏明繪本

見北平圖書館特藏清內閣大庫輿圖目錄。

李應魁肅鎭華夷志 四卷　北平圖書館藏萬曆間刻殘本一卷(卷三)　又藏清順治十五年重刻本。

長洲章氏振綺堂書目著錄。注云：「明萬曆四十四年肅州兵備李應魁撰，汲古閣藏本。」

今按北平圖書館藏清刻本卷首有萬曆四十四年肅州兵備副使李應魁自序；但版脊刊有「丁

西重刊肅鎭志」字樣，知爲順治十四年刊本。自序之末又有「肅州監牧臨洮府通判高瀏高重刊字樣，是則重刊之主辦人亦可知矣。以萬曆刻殘本與清本比觀，內容大抵相同，惟行款及「皇明」等擡頭字樣略有差異。但清刊本草率，遠不如明本也。

李氏自序云「爰因暇晷，進父老而詢之曰：汝列亭章玉門酒泉，屬我職方，從來久矣。籙圖所不及載姑置勿問。漢武以後亦可縷陳梗概，勒諸方策乎？因得抄錄遺本，傳係天津張公愚草創舊稿。嗣緣陞任未竟，而隆慶以後，則又述自鄉者之口，披閱再四總之不離行都司志（按即包涵陝西行都司志，明史藝文志著錄十二卷）者近是。彼合此分，年久率無倫次，乃名曰肅鎭華夷志。則以內附羌回，惟肅最夥，……遡源窮委，因以名篇，意良可繹。於是名仍其舊，實核其眞」。由此可見李氏之作，已有舊志稿爲依據。且其書名亦仍舊貫。至順治間重刊，始簡稱肅鎭志。今按其內容編制，固亦方志性質，如宣府鎭志等書。

張公愚肅鎭華夷志

見前李志自序；稿本。

周一敬甘肅鎭考見略 一卷

見八千卷樓書目　原刊本。亦見章氏振綺堂目，註謂，「崇禎丁丑（十年）以使事歷其地成書」云。

甘肅鎮戰守圖略　北平圖書館藏明抄本

見北平圖書館特藏清內閣大庫輿圖目錄。

甘肅鎮圖　一卷

見述古堂目及也是園目。

甘鎮圖說　一卷

見千頃堂目。

固鎮分屬圖　一卷

全鎮邊夷圖說　一卷

二種見述古堂目及也是園目。全鎮邊夷圖說未知是否記北邊之一鎮存考。

（四）　**各路關衛區分說**（凡非各鎮之別志或合志，而有區域範圍者，皆歸此類）。

錢嶫西關圖蹟

天一閣目著錄，「一册，刊本，明錢嶫撰，并序。」按王士翹西關志居庸志卷三官司志知

錢嶫爲揚州人，於嘉靖十八年任巡按西關御史，圖蹟當亦著於此時。

王士翹西關志 三十二卷 北平圖書館藏天一閣舊藏明嘉靖刻本 又萬歷間修補本（存一冊）

順治吉安府志卷二十列傳云，「王士翹字民瞻，安福人。嘉靖戊戌（十七年）進士。……爲御史，出視居庸三關。……至則首輯關志，已又嚴中斥堠，申要約，及條陳增築城堡諸事，威望大震。按廣西諸猺，至相戒斂跡。……著慎刑錄，列示所屬，俾司刑者準式。……擢太僕大理少卿，晉總理河道右僉都御史。……遷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

所謂「西關」，乃指居庸，紫荊，倒馬，及故關而言。蓋四關皆在北京之西或西北此與山海諸關之在東方者遙對。（參下列東關諸圖）據北平圖書館藏嘉靖本西關志全書計居庸關十卷，紫荊關八卷，倒馬關及故關各七卷，共三十二卷。各關所記有多寡之不同，而分類項目大略相同。其內容體裁除軍馬，墩臺，邊情，撫撥，草場，教場，屯堡，章疏等類爲邊鎮特別事實外，其他諸項，與普通方志相似。每卷首有圖論各一。圖不甚詳明；但因其地域不過薊鎮西部（昌鎮）與保定，範圍甚小，則雖簡亦詳矣。

嘉靖本卷首歐陽德刻西關志序及卷末黃洪毗後序均署嘉靖戊申年，知此書於嘉靖二十七年刊行。但其居庸關志卷三官司類巡按西關御史，列王士翹之名，又註明王氏在「嘉靖

一〇一

二十六年差（較錢溱之差後八年，）後更列記王氏以後之巡按西關御史，至嘉靖三十九年爲止；又本卷所記巡撫都御史名，列記至嘉靖三十六年爲止，而昌平兵備事記至三十九年爲止；又居庸關志卷七及紫荊關志卷六各載陳學夔在嘉靖三十二年奏疏；凡此皆較序文所記之二十六年晚數年至十餘年，差誤至多。惟按此等列有二十六年以後官司之各頁，有「又十三」，「又十四」「又十五」等複頁，知其爲全書刊成後續行增刊者。故此種藏本，疑非嘉靖間初印本，而爲嘉靖末年或萬曆初年增刊後之印本。

至於本館更藏萬曆刊本，僅存居庸志第一册。卷首較嘉靖本多萬曆壬子（四十年）張紹魁序一篇；並刊有重修居庸志銜名及張紹魁附言數行。而嘉靖本之附錄，在居庸志末者，此本訂在卷首。其他除增刊數頁外，皆與嘉靖本同，刻板亦大部未改。

阮元天一閣目作「西關志十卷，」殆因此書目錄分編於各關志之卷首，而首編居庸關志適爲九卷；編目者遂誤以居庸志之卷數爲全書之卷數耳。

歐陽德序謂「王君士翹始考史集，翻案牘，萃四關之故，著西關志。」可見其取材與其他同類之作大略相似。且按其各關志卷首之圖論所言，知王氏固亦親歷四關，見其實地之形勢，非全以載籍爲依據。惟此志亦非全由王氏創編，已有一部分舊志稿本先此而作。

觀其居庸志卷末附錄舊居庸關志敘及讀居庸志書事後跋語可知：

「士翹將閱修關志，獲居庸志草一帙於指揮張開政，爲前庠生王倖所錄者，亦紀載頗悉，乃取而擇之，集衆見，作居庸志。復採紫荊倒馬故關典實，合爲西關志。志成，而關役適竣，因檢舊牘，又得居庸志草二帙，乃舊臺長平厓錢君巡關時所修，因代去而未及刻者，其書創於陳君，藏於張君，潤色於顧君。所作野評三十條，皆名言確論，切當關務。惜梓工已畢，不及纂收。然亦不敢沒其善，故特錄其序文二篇，附於居庸志後；用見平厓諸君所嘗經略而究心者。其志草則藏於疊翠書館，以俟後之君子云」

是則舊志稿固爲王志所據，但亦尚有未經採錄者。至於錢璞之西關圖說在王志前，當亦在參考之列。

錢平厓居庸志

見前引王士翹西關志之居庸志附錄跋。該志附錄存顧存仁序及居倫讀居庸志書事各一篇。據萬曆本居庸志卷首修志銜名後附言，知張紹魁修志時，(萬曆四十年)此志已佚。乾隆江南通志藝文志著錄顧存仁居庸關志，當即此志。

居庸志草

見西關志附錄跋，爲王倖所錄，西關志之居庸志依之所據。

劉廷臣上谷須知　上谷圖考　南山圖考

雍正山西通志經籍志著錄。該志人物志云「劉廷臣號白石，洪洞人。通判棨子。嘉靖丁酉(十六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戌進士，授裕州知州。……遷辰沅兵備副使。……擢僉都御史巡撫宣府，遏邊警，督諸軍捍禦之，以大捷聞，加副都御史。嘗以其暇編上谷須知，上谷圖說，南山圖考，中間山川險阨士馬糧儲咸在。以勞遘疾疏乞致仕歸。由是可知三著皆爲劉氏撫宣府時經驗之作。其時期約在嘉靖中葉或中葉以後。

萬卷堂目有劉廷臣南山圖考

劉兌新安考 二卷 保定府新安人，隆慶中舉人，陝西臨州兵備參議

李文察磁州保障錄 一卷

陳昌明寧武徵存錄 一卷 浙江恩治子崇禎壬申自序

以上三種俱千頃堂目著錄

楊守謙大寧考 一卷　**紫荊考** 一卷　**花馬池考** 一卷

明史卷二百四有楊守謙傳。雍正山西通志名宦傳云「楊守謙字允亨，志學子，嘉靖八年進

士，練習兵計，爲右僉監御史，巡撫山西。與舉偏頭老營堡營田。爲副使張鎬爲提調。營田大興，穀價減十五。移撫延綏。以山西邊功增俸一級，賜金幣有加。二十九年，移保定，以勤王獲罪。邊陲吏士胥流涕。著有大寧考紫荊考花馬池考。隆慶初贈兵部尚書，謚恪愍。」據楊氏經歷，其花馬池考大抵爲撫延綏時所著，而大寧考及紫荊考則爲撫保定時所作。傳是樓目及培林堂目所列寧攘前編目中，皆有大寧考及紫荊考，而無花馬池考。濟生堂目卷三國朝史時務門中僅紫荊考一種，註明爲寧攘前編本，另有大寧考兩種一註「郎閱」一註「瞿九思」著；但在該書目同卷中風土門又複記瞿九思大甯考一卷，亦註寧攘前編本。疑瞿著與楊著即是一書，著錄者有錯誤耳。劉效祖四鎮三關志卷二有引大寧考者。

郎閱大寧考 一卷

見濟生堂目，國朝史，時務門。

瞿九思大寧考 一卷

見濟生堂目。疑即楊守謙之大甯考。瞿氏事略見明史文苑傳，萬曆初曾因縣令張維翰被毆事坐罪，流塞下；亦有著此書之可能。

詹榮山海關志 八卷

山海關志創始於詹榮，其後繼續增修者不一。康熙山海關志佘一元自序言之甚明：

「山海舊無志，有之自德平葛公始，蓋明嘉靖乙未（十四年）也。葛公屬筆於鄉先達詹角山（榮之別號）先生。公雅重先生，不復更訂，隨付剞劂。越六十三年，萬曆丁酉，（二十五年）南城張公述舊編而增定之，一一出自手裁，視昔加詳矣。又曆十三年，商州邵公從而續之，不過補其所未及，匪云修也。至崇禎辛巳，（十四年）虞城范公任關道，合所屬而重加纂輯，名曰山石誌，其距邵公志又三十年矣。」

明史卷二百詹榮傳云「詹榮字仁甫，嘉靖五年進士。授戶部主事，陞郎中。督餉大同，值兵變。……錄功擢光祿寺少卿，再遷太常寺少卿。二十二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是詹氏之編關志至遲當在遷大常寺少卿而尚未巡撫甘肅之際（嘉靖十四年至二十二年。）

徐氏家藏書目（徐𤊹）傳是樓目千頃堂目及明史藝文志俱著錄。上海涵芬樓藏有此書，殆爲海內孤本，今當不免犧牲於日本兵火之中矣！原書目錄見存於謝國楨清開國史料考卷三。天一閣目著錄山海關志八卷註稱「御史張敕撰并序」似另爲一書。但據清史料考所記知詹志爲監察御史張敕及兵部主事葛守禮仝刊並有嘉靖十四年張敕跋。可見張敕非另著關志者，天一閣目著錄錯誤耳。

張時顯山海關志

康熙山海關志名宦傳云「張時顯江西南城人，由進士以兵部主事任。公長於治材，精嚴整肅。重修關志，俱出親筆主裁。學識贍雅。」前引余一元序所謂萬曆二十五年增修膺志之南城張公，即張時顯無疑。

邵可立山海關志

康熙山海關志名宦傳云「邵可立陝西商州人，由進士萬曆三十六年以兵部主事任，加陞員外。公廉直剛斷，道學入閫奧。加意人文，創文昌書院，購古今遺書充之。」是蓋余序所謂商州邵公於萬曆三十七年（萬曆丁酉後十三年）補修關志者。

范志完山石志

康熙山海關志名宦傳云「范志完，河南虞城人，由進士崇禎十二年任山石道。公多材藝，優幹辦。任事三年，百廢俱舉。後遷山西巡撫，陞總督。時不可爲，未得以功名終，士論惜之。」此當即余序所謂崇禎十四年纂修山石志之虞城范公也。

尙綱山海關志

千頃堂目及萬卷堂目俱著錄。余序未言及此，而余志中藝文志中錄有尙綱詩數首，知尙氏

爲山海關士著。但不知其曾否纂修關志。疑尙氏爲與前述四家中之一合纂關志，或作序跋者，書目著錄有誤耳。

聞人詮東關圖 一卷

四庫地理類存目四著錄浙江巡撫採進本。提要云「明聞人詮（餘姚人）輯詮有南畿志已著錄。是編乃嘉靖壬辰（十一年）詮爲監察御史時巡視山海等關，以涖任例取地圖，而繪畫不免勞費，乃取平原張祿舊時所繪諸圖，重加校正，刊以備閱。所載關塞二百一十有二，紀其道里遠近形勢險易頗詳。」浙江採集遺書錄著錄山海等關地形圖一册，刊本，聞人詮輯當即東關圖也。

張祿東關圖

據前引四庫提要，是爲聞人詮之東關圖所依據者。

東關地理圖 二卷

百川書志著錄，並云「不著作者，凡載關塞堡州縣里路，合二百七十三處，爲圖四十。」此圖似較聞人詮東關圖爲詳，不知是一是二。設使後出者較先出者爲詳，則此圖疑爲關圖之續修本，且在嘉靖以後。千頃堂目亦著錄。

盧龍塞略 四卷

述古堂目及也是園目俱著錄。山陰周星詒書鈔閣行篋書目註明爲明刻本，六本。

郭應龍盧龍塞略 二十卷

傳是樓書目著錄四本。（原目「盧龍」誤作「羅龍」）未知即述古目等所錄者否？如係同書，則非述古也是二目誤以四本爲四卷，即傳是目之「二十卷」有誤耳。

郭造卿盧龍塞略 四卷

姜鴻緒榆關志

二書俱見千頃堂書目。造卿盧龍略疑即郭應龍之盧龍塞略。

薊東圖說 一卷

見千頃堂目及也是園目。

麻承訓薊鎮東路圖册 一卷

讀書敏求記，述古堂目及千頃堂目俱著錄。敏求記云「萬曆三十二年二月，副總兵麻承訓（按明史卷二百三十八麻貴傳承訓爲貴兄麻錦子大同右衛人，任薊鎮副總兵。）將所屬山石谿建四路，自山海關南海口靖邊一號臺起，至建昌路白道子地方交界，白草窪一百四

十五號臺止，邊牆丈尺，臺墩烽堠，一一畫圖貼說開報。誠聚米畫笏之心事也。

太喜松馬四路邊圖

居庸關圖　一卷

南山圖　一卷

以上三種俱見述古堂目及也是園目。第一種千頃堂目稱「太喜松馬四路形勢山險圖」內容大抵相似。居庸關圖亦見千頃堂目。

張最岷州衛志　一卷

李璣洮州衛志　五卷

郭仲甘州衛志　十卷

王崇古莊浪漫記　八卷

以上四種俱見千頃堂目及明史藝文志。萬卷堂目有郭仲甘肅衛志。

寧夏衛志　二卷

見徐氏家藏書目。寧夏為九邊之一鎮，此仍稱「衛志」，疑為未立鎮以前所修。

惠登甲慶防紀畧　二卷

見光緒甘肅通志，藝文志，著書目錄。

詹洲懷延二衛志

內閣藏書目著錄：萬曆庚寅修，鈔本。千頃堂目著錄著者爲「蔚州」。

史道大同五堡考 一卷

見濟生堂書目。雍正山西通志關隘志（卷十一）得勝堡條下引有巡撫史道創立五堡疏。

兩河邊政考

見脈望館目。

高策太僕口馬四路邊圖 一卷

見傳是樓目。

（五） 邊務雜著（凡無確定區域之著述，皆屬此類。）

尹耕塞語 一卷 畿輔叢書本

尹耕事蹟參前尹耕兩鎮三關志條。四庫著錄，天一閣藏本。提要云：「是書作於嘉靖庚戌（二十九年）。皆言捍禦塞北諸部之術。一曰邊情，二曰形勢，三曰城塞，四曰乘塞，五曰出塞，六曰抽丁，七曰官軍戶，八曰練習，九曰保馬，十曰民堡，十一日番幾。耕以邊才

自負，其言頗縱横博辨，然亦書生紙上之談也。」今按畿輔叢書本內容與提要所言合。文字與九邊圖論相似，有類策論體裁。卷首有嘉靖庚戌郝銘序，提要所言著作之年，當即據此。更有薊遼總督劉應節序。故由劉氏任總督之年期（隆慶四年，參上劉效祖四鎮三關志條）則此書之刊行，大抵在隆慶萬曆之際。

范守己籌邊圖記 三卷

千頃堂目及明史藝文志著錄。康熙洧川縣志人物志云：「范守己字介儒……萬曆甲戌（二年）進士，入館選，緣論張江陵，出爲雲間司理……歷南戶曹，提學山西。參議秦中時孛寇爲亂，公條支家疏請於朝云……適四川馬湖告警，以公有文武才，遷建昌兵備。……川撫嫉其功不己出，中以他故，左遷茶陵太守。尋轉兵部職方郎，仕至少司馬卒。時歷法失度，以公克表正之。遷太僕正卿，總理欽天，欽命下而公已捐館。奉旨表其門曰，學貫天人。崇祀鄉賢。所著有御龍子集，參兩通極天官舉正等書行於世。」惟未言及籌邊圖記。光緒山西通志經籍記史部附目有范守己晉談。傳是樓目有范守己建昌疆場考四卷。由范氏經歷以推，其晉談當爲官山西時所著，建昌疆場考爲任建昌兵兵備後所作。而籌邊圖記則大抵任兵部職方時之著述也。

王緝防邊紀畧

雍正山西通志經籍志著錄。本志人物志（卷一百十四）云「王緝，汾陽人，緯子，嘉靖己未（三十八年）進士。……歷陞職方司郎中。辛未聘禮闈校士，所收多碩彥，擢太僕卿。旋陞僉都御史，巡撫貴州。……進副都御史，巡撫南贛。後陞戶部侍郎。緝敭歷中外三十餘年，勛績燗然。所著有防邊紀略等書。」此書不知為王氏任職方郎中時所作，抑為撫貴州等處所作。如非任職方郎中時之作品，則疑其所紀非必為北方邊防，又恐所記多為歷史事情，照例不能列此目中；但今未能確定，姑記之以待續考。

徐日久邊海

見徐氏家藏書目。

徐日久五邊典則 二十四卷

見禁書目傳是樓目及徐氏家藏書目。卷數據傳是目。

施邦曜五邊典則 二十四卷

培林堂書目著錄。疑即徐日久之五邊典則，而施氏與之合編或續修者。

邊事備考 一卷

見也是園目。

鄭大郁邊塞考 六卷

鄭廷祚邊政紀略

周文郁邊事小紀 六卷

龐尚鴻安邊書

以上四種，俱見禁書目。邊塞攷詳參請開國史科攷卷三。（卷數據此）邊事小紀亦見明史藝文志故事類。（卷數據此）安邊書著者，違礙書目（咫進齋叢書本）作「龐尚鴻」，而禁書目作「龐鳴書，」應以「尚鴻」爲正。蒼萬歷南海縣志書目著錄此書，且據該志人物傳，尚鳴爲龐尚鵬之弟，而尚鵬久歷邊塞，著有行邊漫記等書，尚鴻此著，疑即據乃兄之述作而成也。

胡思紳邊垣闡蹟記

見違礙書目。乾隆江南通志藝文志著錄胡思伸邊垣圖記。

籌邊策略

見脉望館目

次村邊務

近古堂目及絳雲樓目俱著錄。

馬汝驥諸邊考議 五卷

天一閣目著錄「鈔本，嘉靖庚寅馬汝驥撰。」

易文諸邊一得

天一閣目著錄云：「藍絲闌鈔本，明嘉靖乙亥古松易文著，卷首有左綿高第序文，又鄖陽林應采後序。」八千卷樓書目著錄姚舜咨手鈔本。千頃堂目不著撰人名氏。

何鏜備口通考 六卷

趙仲諸邊錄 一卷

二書俱見傳是樓目。諸邊錄著者千頃堂目作「趙坤」，傳是目未記卷數。

何宜諸邊錄 二卷

見道光福建通志經籍志。

蔡鼎邊務要略 十卷

見千頃堂目及明史藝文志故事類。

叢蘭邊關邊截編 一卷

見濟生堂書目，「徵信叢錄本。」

蔣德璟御覽備邊册　諸邊撫賞册　御覽簡明册

俱見道光福建通志經籍志，並云：「崇禎十六年進御覽備邊册，凡九邊十六鎮，新舊兵食之數，及屯鹽民運漕糧馬價，悉志焉。又進諸邊撫賞册，御覽簡明册，帝深嘉之。

李熙邊務要略

黃景昉御覽備邊略 十卷

二書俱見道光福建通志經籍志。

張景華禦邊迂說 九卷

見山東通志藝文志引舊志。

劉應節沿邊軍籌

見山東通志藝文志引府志。

王學書籌邊要略

山東通志藝文志著錄，並云：「學書字惟忠，濱州人，隆慶辛未進士。歷官巡撫宣府。是

書見州志。」

耿鳴雷備邊書

山東通志藝文志著錄，並云：「鳴雷有西塞奏議見詔令奏議類。是書見府志。」

周永春籌邊大略

山東通志藝文志著錄，並云：「永春有政紀纂要，見別史類。是編見州志。」

張福臻籌邊末議 一卷

山東通志藝文志著錄。並云：「福臻有奏疏，見詔令奏議類。是編見汪起蛟張尚書傳。縣志云，一卷。」

仙克謹中邊閫制考 籌勝必覽

中邊閫制攷見禁書目。康熙甯國府志人物志云，「仙克謹字幼恆，……萬曆丁未進士，知隆平縣。……尋擢部曹，歷兵部職方司郎中，轉山西兵備副使，駐陽和。適邊事孔棘，克謹親登陣指揮，防禦無遺力。敵氣爲奪。自是五載不犯境。天子以爲能。崇禎初，下璽書特昇巡撫山西副都御史，提督雁門偏頭寧武三關。條防邊策，洞悉機宜，語具三晉奏議集中。庚午，引疾乞歸。……所著有籌勝必覽，中邊閫制，磐溪藥言等書。按「中邊」二字之

意，疑此書兼述邊制與「腹裏」之制。但今內容究竟，尚未可知，且仙氏多任邊防事，即有講及腹裏者當以邊事爲主，故亦列此以待續攷。

童軒籌邊錄

宋滄籌邊圖說　任丘人，嘉靖中四川巡撫都御史

龐尚鵬行邊漫記

趙彥籌邊畧

陳仁錫籌邊圖說

劉免靖邊說　二卷

李愼靖邊一經　二冊　萬曆中遼東苑馬寺卿

鄭洛計寨答問　一卷

鄭洛撫馭貢夷記略　保定人，總督宣大山西，兵部左侍郎

徐舟備邊須知　字楊之，曹縣人，成化□□進士，兵部侍郎

備邊淺說

備邊會題

禦戎論

防邊事宜

以上十四種俱見千頃堂書目。李愼靖邊經亦見道光福建通志經籍志。萬歷南海縣志書目及人物傳俱著錄龐尚鵬行邊漫記。

朱克敬邊防橥鈔

朱克敬邊防續鈔

孔文鏞防邊輯要

以上三種俱見光緒甘肅通志藝文志著書目錄。

車純備邊五論

見雍正浙江通志經籍志引分省人物考。

蔡汝楠籌邊要略

見仝上引萬曆湖州府志。

沈堯中籌邊七略

見仝上引檇李詩繫。

徐綱邊防兵政十六事

見仝上引嘉興府圖記。此書疑係奏疏，姑存之以待續考。

(附)本文前半篇補正

是錄草成於去年(民國二十一年)之初，而上半篇之發表，乃在今年春間，今此下半公布之時，當又在秋末之初。計自初稿寫畢，至全篇刊行，爲時蓋一年有半而有餘。在此時期中，雖因他事阻礙，此種記注工作，未遑繼續進行。而偶翻簿錄志，乘間常發現舊稿疏漏錯誤之處。茲於下半篇校印之際，除將舊稿疏漏處略加增改外；其前半篇已經印行，不及校改，只得將已發現之缺誤，擇要附記於下。其他尙須補正之點，定必不少。仍希海內宏博，不吝教正爲幸！

(一)篇首略例(二)述及「王恭晋漢敷奏。」按「王恭」係「王珙」之誤。王氏謚恭懿，天一閣書目因之而誤。

(二)第二類「邊鎭合誌」中之劉昌兩鎭邊關圖說亦見乾隆江南通志藝文志並註劉氏爲長洲人；但查康熙長洲縣志人物志，未見此人，而各吳縣志及蘇州府志人物志中有之，皆以爲吳縣人，未知是否卽著兩鎭邊關圖說者。但此劉昌僅預纂宋元史，陞河南提學僉事，並擢

廣東左參政；雖以豐於文辭見稱，而與邊防職事無甚因緣，是否有編輯此圖說之可能，尙屬疑問。又康熙江西志經籍志有鄱陽劉昌著鎭邊關圖說二卷（鎭字上疑脫「兩」字）但檢鄱陽縣志及饒州府志人物志均不見「劉昌」其人，惟同治饒州府志，書目著錄鄱陽劉昌祺邊關圖說二卷。此是否各著錄有誤，抑有兩劉昌者或劉昌與劉昌祺爲兩人而其中有一人爲著邊關圖說者，均未可知，尙待續考。

（三）「九總邊說」類尙有無錫尤瑛之九邊圖論三十篇，歙縣汪瓘之九邊論，但見乾隆江南通志藝文志；魏時用九邊考注見湖南通志藝文志；吳樸九邊圖本見道光福建通志經籍志。

（四）申用懋九邊圖說，陳組綬職方地圖採錄其本，且在該圖中薊州邊鎭表後之小註有云：「考略以下，並崇禎二年本部左侍郎太倉州人申用懋所註，後九邊倣此。」由是可知申氏此著之確實時期。

（五）「邊鎭合誌」中有呂經兩邊圖，初不知「兩邊」爲何。今考明史中有呂經傳附在潘塤傳後，言經於「嘉靖十三年，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可無所謂兩邊，殆即薊遼，而其作此圖時，當在嘉靖十三年後也。

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六日作者校後附記

燕下都遺跡考附圖(續完)

傅振倫

II 土臺

甲 古台之現狀

(1) 總述

易州土台，見於著錄之最古者，爲水經注之第十一卷，後世志乘多載之。今詳細調查燕都及其附近土台遺址，共七十座；玆列表於下：

(子)城內之土台共四十六，

(a)武陽台村及故安城一帶(土崗坡一段不在此內)……十四

(b)斗城村至百福村一帶……二十三

(c)運糧河故道之西……九

(丑)城外附近之土台共十一，

(a)故城之北……七

(b)故城之東……四

(寅)城址上之土台共十三，

(a)東垣上……………………………………二

(b)西垣上……………………………………二

(c)南垣上……………………………………二

(d)北垣上……………………………………七

諸台之中，以故城內東部之武陽台最為廣大，佔地數十畝；以故城北之老姆台為最高，高可七丈；二者均巍然獨立。女兒，狐狸，九女諸台，則均高三四丈，聚於城內北偏；且參互錯綜，星羅棋布，故俗有「星星臺」之稱。唯以上諸台，初無一定名稱；故水經注曰：「冢垣城側，則水塘也；四周禁域深廣，有若城焉。其水側有數陵墳，高壯，望若青邱。詢之古老者，詢之史籍，並無文徵。」觀夫：武陽台，以城得名；九女台，以九數得名；平台，以台上平正得名；馬王台，以台上馬王廟得名。他若朱爺台，楊家台子，台上，……皆不過為指稱便利計，而後加之名目，初無深意存乎其間也。故水經注之金台，太平寰宇記稱西金台，今日武陽台；釣台，今稱楊家台子；小金台，今稱張公台。寰宇記之東金台，今呼黃金台。則台無定名，可斷言也（下頁附圖為燕下都城土台）。

(2)分述

武陽臺　故城內東部土台，以武陽台爲最大。其台在武陽台村之西北隅，高十四米。台之東，有級可登。台上南北十餘丈，東西稍減。據耆老言：昔日台址廣大，佔地一頃二十畝，今其上可種田十一畝（考古組測量實得十畝又五分；）蓋因歷代居民伐土，故日就削減也。台上舊有興善寺，寺前有古柏數株，及明嘉靖七年，清雍正十一年，道光丁酉（十七年）諸歲重修碑記。嘉靖七年碑記曰：「……州東南十五里許高陌社，村曰武陽台。……武陽台上梵王宮，幾經兵火，有興有廢。推考石幢，大唐天寶十年重記。斯寺五百餘年。……我朝天順間，其地荒蕪，有法公諱相貫，……重修殿宇。彫彩刻絵，內塑聖像。（按易境明代碑文，詞何難通，又多別體字。）……非礙礎磨。……地五十餘畝。……」今寺爲學



王殿所在，卽俗呼佛爺殿者也。舊有唐造像三尊，今存其一，頭亦亡去。明代鐵鐘，礎磨，破屋尙存。雍正十一年碑記，不言唐石幢，蓋亡之久矣。其台址中，去地平三四丈之處，皆有瓦礫一層，雜以焦土，炭燼，瓦片，殘豆，巨骨……，豈宮殿遺址之燬於火者歟？台東北面瓦層之上丈餘，又有殘瓦一層，是殆後世建築之遺物也。其殘瓦圖案，有錢紋，繩紋，蟬翼紋（案此種圖案，老姆台亦有之。）。十八年冬，北大考古學會所得此台之瓦片，特殊圖案凡三種，兩面俱有花紋者一種。台土中，又有平正之厚瓦發現，厚可二寸，俗呼爲「欄干磚」，此物老姥台北面台土瓦層中多有之。然台址中，有瓦而無磚，是足證明當時宮殿之墻垣，亦皆版築也。武陽台西北三百步，有土阜高丈餘，上有馬王廟。又北里餘爲張公台。

張公台　張公台，俗呼張姑台；或謂卽晾馬台，非也。相傳此乃張公趕子休止之處，豈三公台之遺歟？（按雍正畿輔通志卷五十四古蹟門曰：『三公台（或作王公台，非也。）在易州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築；樂毅劇辛鄒衍日遊於此，因名。（案此說本太平寰宇記卷六十七。）台基南北長十丈，東西倍之，高三丈。頂上南北東西各二丈。去地二丈餘之處，卽有文化層。瓦片圖案，以直虛線交叉之斜方格式者最多。台下東北數武，有石灰石一塊，長七尺，察其質紋，殆水成岩。傳爲隕石，非是。台北百餘步，卽逝河故道；又北爲老姥台。

老姥台　老姥台一名拉馬台，又稱練馬台，或曰亮馬台，即水經注之蘭馬台也。台南臨燕都故城，北爲沙河，即濡水也，東至練台二里，西至北董村一里，西北至易縣城十五里。台基佔地二十畝（今稱其地者爲薛姓，云地十八畝。），高五丈餘。台上墻垣尙存，有版築之痕，唯槧板繩孔之迹不顯；有門居西北隅。中間土阜直立，高一丈六尺；上平正，全體爲截頭圓椎形，下周二十步，殆塔之遺址也。台之北，爲甃塼，東北多石灰石。石久埋土中，因化學作用，表面漸變黃色粉末。台之南面，分爲三級；各高二丈，廣一丈至三丈不等。其他諸面爲坡，不甚規則，蓋農民耕作時，多修平之也。北側東坡，去台上三尺之處，有瓦片一層，自東而西。本台瓦片，圖案樣式甚多，頗形複雜，花紋亦大。出土處多在台之北面。

九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三十一日，燕下都考古團，曾作一度之發掘。

老姥台東二里，爲練台村。其間地勢高亢，大道之北，土阜二三，隱約可覩。台東百八十步之處，地忽低窪，民國三年舊歷四月初四日鄉民掘土發現銅龍（注八）之處也。其東南數十步，地又隆起；其西側面去坡上三尺之處，雜有殘瓦，陶片甚多，豆盌亦夥。其北多古井殘迹，相去各三十步。循其迹向下探求，有陶製井圈之發現；每節高米許，徑米餘。十九年五月，考古團曾發掘其地。

注八：銅龍，俗稱小金牛，形似馬，銅製；長二尺，重三十六斤。三年夏，薛某掘土得之。出土時，尾在上而頭在下，下聯銅座。後經易縣中高村民馮化南介紹，以四百元售於保定某君，旋落美國某人手；其尾獨爲姚桂芳所得。燕下都考古團就易縣天壽堂照像而翻印之。

練臺　練台村南里許有二台，相去四十步，俗呼練台，或作煉台。西台高三丈，上有送子觀音廟，台下東側爲老祖孫眞人（孫臏）廟，均爲清同治二年所修建。東台高五丈，台上南北四丈，東西較廣。明建觀音寺已倒塌。前有弘治十三年重修煉台觀音寺碑記，其文曰：『易水東南去十五里煉台，東近北城，南眺于坻，西有二郎廟，北靠夫子祠。……其台孤高，古燕之故城也。……古跡金田不知剏自何朝？……古比有古塔。……永樂年間廢，天順二年重修；弘治九年……修葺；十二年又修。……』古代瓦片，多埋藏土中；有陰紋者。而台上瓦片，則多明代製。其西南數十步，有台平正，俗呼平台；高八尺，東西五丈，南北三丈。瓦片甚多，古拙而小。

武陽台一帶之土台，武陽台村東一里，有土阜曰朱爺台，高丈餘。又東三里，有土邱；其東即下都東垣，俗呼爲大崗者也。垣之內外，多陶作之發見，十九年夏，考古團發現古代

甓棺，卽在是處也。

武陽台之南爲水塘，其西南十數伍爲楊家台子。高三丈餘，上有關帝廟；其南面距地一丈之處，土質極堅，有版築痕。又南爲土壘二，各高丈餘；側下有靑石。其西有土阜相連，土質極堅，均有版築之痕，似爲墻垣之遺蹟；其中又有馬齒骨之發見。又西南，卽高陌村也。

武陽台南一里，有村曰郞井，其西南四里爲故安城村（俗曰東貫城村）。東故安城村之東南，有土台一，高五丈，其上有塔（十七年已拆毀）。其前爲開元寺，南樹潘文經幢。村之西北，亦有土台，高二丈餘。村西十數伍爲西故安城村，村東北土阜，上建孔子廟。村西二里，易水之北有鼓樓台，傳爲燕都鼓樓故址，以愚意測之，此殆西漢故安縣城鼓樓舊址也。

武陽台村西南十里有燕子村。村西四十步有高阜，觀音寺卽建其上。易水在其南里許，塔西南四十步土阜起伏，卽燕城南垣也。

運河北端諸台　下都故城北垣內，有台二十餘，聚於一處；其中以狐狸台爲最大：高十五米四十糎，面積四畝三分，較練台爲小而大於女兒台。是台東南至武陽台八里，西南至城角村十里，東北至練台五里，西北至縣治十里，東至揚武城村九里。台上有貝(古錢幣)之發

見（常維鈞先生檢得二枚）。台上及其附近，瓦片甚多，其特別圖案，北大考古學會採得八種。其南爲九女台。

狐狸台之西南有土台五座，頗高大。其南有土台九座，排列頗整齊，俗曰九女台；高十一米至十三米不等，面積亦爲二畝至二畝七分不一。其東有似城址者，其西南則百福村也。

狐狸台之北，有土台九座，俗呼女兒台，綜錯排列。高三丈，四丈，五丈不等；其形亦圓，方，長方不一。古代瓦片多堆積台上，惟層次不甚顯明耳。西北之台，多貝類之發現。其東一台最小，高祇丈餘，廣袤四丈耳。

女兒台之西北，爲東斗城村；村北城址上有台，上建圓覺寺。東斗城之西里餘，有村曰西斗城，村北爲土台，高數丈，上有天眞觀。其東城迹顯然，自北而南，又東折，俗呼「土龍，」一蓋土隴也。附近發現物品，銅類最多。

將台　古燕城北，有樊村；村外有台，或曰將台。或謂樊於期館故址，殆不足信。

金台　練台村東南十里，爲定興縣之金台陳村。村中有台高可十丈，方圓數畝，俗稱黃金台。台上有隆興寺（元代創建），東爲燕昭王廟，內有明代塑像：中爲昭王，東爲郭隗，

西爲樂毅。其後院東廡有荆軻塑像，神情逼眞。廟前爲明萬曆二十七年廬陵劉日昇撰黃金台燕昭王祠碑，其文曰：『易故有黃金台，其說由燕昭王有感於黃金駿骨之言，築宮師郭先生隗，而士爭趨。燕昌國君樂毅，自魏至。其後，卒賴昌國破齊，而台名至今存。……』金台陳村東南三里，爲台上村（在定興縣城西三十里）。村西有台，台較金台爲大，上建泰山行宮及七十二司祠；東則龍興寺也。寺前有故金承安四年那殑撰涿州定興縣金台院舍利塔記，文曰：『……夫黃金台者，乃燕昭王築宮尊師郭隗之所也。後世之人，遂然而築其地：因其高而建口佛宇於其上。然始基之歲月，不可得而詳也。……』台西南十餘伍有小台，高丈許。金台陳村及台上村二台，俗指爲燕昭王置金延天下士處，順治易州志亦云：『金台在州東南二十五里，相傳昭王所築，以居郭隗。』其說非也。（參考本節之乙項）

古燕將台　易州城東十里，有土阜高數丈，俗呼爲昭王陵；雍正畿輔通志卷首輿圖定爲古將台。（雍正通志古蹟門又稱在州南二十五里，非是。）而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攷古蹟考卷七十七云：『登台，一名祭台，又名拜台，在州東十里；相傳后妃登此台望昭王靈祭之。』蓋此乃登台，非將台也。

候台　易縣城內西北隅，有五華台，台高三丈。其上有古井，陶作，井圈猶存，瓦片亦

多。按，五華台俗作五花台，即燕之候台（或作後台，非。）相傳周武王叛建以占天象者，其上舊有五樓：東曰增明，西曰晚翠，南曰觀日，北曰臥遊，中曰萃秀，故有五華之稱。唐梁裕有候台記，其碑已亡。居民每取土其上，故日趨削減焉。

乙　臺址之考證

燕下都故城內外土台，共七十座，其內容爲何，自非一一發掘，難以判定。本地土人之推測約有三說：（a）處糧台；（b）古塚；（c）狐洞。以愚測之，殆古代宮殿之遺址也。茲姑就籍牍以考其沿革。

（1）諸台總考

水經注易水篇曰：「易水東逕武陽城南，左得濡水枝津故瀆。」濡水篇曰：「濡水又東逕武陽城西北舊堨。濡水枝流南入城，逕栢冢西，冢垣城側，即水塘也。四周塋域深廣，有若城焉。其水側，有數陵墳高壯，望若青邱。詢之古老，訪之史籍，並無文證。以私意求之，當是燕都之前故墳也。或言燕之墳塋，斯不然矣！」又曰：「其水之故瀆南出，屈而東轉，又分爲二瀆：一水逕故安城西，側城南注易水。夾塘崇竣，邃岸高深。左右百步，有二釣台。參差交峙，迢遞相望，更爲佳觀矣。其一水東出注金台陂；東西亦七里，南北五里。

側陂西北有釣台，高丈餘（太平御覽引此云：高十丈），方可四十步。陂北十餘步有金台，台上東西八十許步，南北如減。北有小金台，台北有闌馬台。並悉高數丈，秀峙相對。翼台左右，水流徑通。長廡廣宇，周旋被浦。棟宇咸淪，柱礎尚存。是其基構，可得而尋。訪諸耆舊，咸言：昭王禮賓，廣延方士；至如郭隗樂毅之徒，鄒衍劇辛之儔，宦遊歷說之民，自遠而居者，多矣；不欲令諸侯之客，伺隙燕邦，故修連下都，館之南陲。言燕昭創之於前，子丹踵之於後；故雕墉敗館，尚存雕刻之石。雖無經紀可憑，察其古跡，似符宿傳矣。』記載易境古台此爲最古而最詳者也。考之今日地理，亦均相合。案武陽城舊址，即今固村西南之下都故城址也。故安城，即今東西故安城二村是也。濡水枝流南入城，逕故安城，西注易水者，即俗指爲「銅幫鐵底運糧河」者也。柏冢，即狐狸台也。（或云：柏冢即今北董村，音相近也；其說非是，詳前注七中。）有若城者，指下都北垣，運糧河東岸高阜，及狐狸台東南之土垣，形似東南城角者而言也。水側陵墳，謂女兒九女等二十三土台也。夾塘崇峻，邃岸高深者，指運糧河兩岸崗邱也。左右二百步，參差交峙，超遐相望之釣台，指女兒台南之高台與百福村西之土台，或指故安城村西之鼓樓台與運糧河西城上之高阜而言也。武陽台村西，有大「窩垙」（易州人之稱「窩垙」，猶河北省南部之稱「水坑」，均指水塘而言也。）即

金台陂也。陂側西北高丈餘方四十步之釣台，即今楊家台子也。陂北金台，即武陽台也。小金台，即今張公台也。閑馬台，即今老姆台也。今老姆台，北有濡水南爲運糧河故道，酈氏所謂「覆台左右，水流徑通」者，此也。

又太平寰宇記卷六十七曰：『金台，在縣東南三十里，燕昭王所造：置金其上，以招賢士。又有西金台，俗呼此爲東金台。西金台，在縣東南二十里，即燕王以金招賢士之所。小金台，在縣東南十五里，燕昭王所造，即郭隗台也。按春秋後語云：「郭隗謂燕王禮賢，先從隗始。乃爲碣石，館之台前。」閑馬台，在縣東南十五里，水經注云：「小金台，北有闌馬台。」三公台，在易縣東南十八里；其台相去十六步，並高大，燕昭王所立，樂毅鄒衍劇辛所遊之處，故曰三公台。』按之道里：今定興縣金台陳村之黃金台，即東金台；易縣城東南之武陽台，即西金台也；馬王廟台，張公台等，即三公台。三公（或曰「王公」，非也。）謂樂毅，劇辛，鄒衍也。寰宇記謂小金台，即郭隗台，即指三公台之一而言。老姆台，即闌馬台也。惟三公台，今祇存其二。未悉本爲二台，輒籍附益而爲三；抑歷年久遠，其一已剷平無踪耶？

諸台沿革，已略如上述。至其內容，則難確定。水經注曰：「…濡水枝流，南入城。…

其水側，有數陵墳高壯，望若青邱。……以私意求之，當是燕都之前故墳也。」以台址爲古塚之說，初見於此。而易縣士人亦有「老姆台（一作老姆台）爲燕昭王母塚；九女台爲昭王九女塚」等傳說。是與冀縣士台之傳說（注九）相同。水經注稱水側墳陵者，即指女兒，九女，狐狸諸台而言也。然依各台側面文化層中發現之物品觀察之，則又似非古冢遺址矣。（說詳是節本項第二目）

注九：民國十八年，胡子振王晉卿諸先生所纂冀縣志卷七，曰：「東路順民屯官村，轄大小村莊二十一，曰：（一）劉家塚（距城六里），村西有古塚；……（四）郝家塚（距城五里，）村北有古塚……（八）臧家塚（距城六里），村東有古塚，村北有漢四孝女墳；（九）張家塚（距城六里）。……」劉家塚下注云：「范志（按即清乾隆十二年范清曠所修之冀州志）云：州城西北三里許，土阜纍纍，大小二十餘，俗呼爲蓄粮塚；舊志遂以爲，「昔曹操攻冀時所築，假爲露積以誑敵。」其實非也！以今度之，蓋王侯塚耳。考漢書景帝中二年下令：諸侯薨，大鴻臚等奏請謚誄，遣官視喪事；及葬，國得發民挽喪，穿土治墳。又考廣川王嗣國凡七世，樂成安平二國，亦各七世；其子孫爲列侯，見於史者，二十餘人。生居其國，歿即葬焉，又何疑乎？且其阜間，有爲水所齧，其壙甓

皆堅厚，修闊不類近時物。前人有盜發藏器，率多金寶。又其西北附近一塚俗呼爲老娘墓（按：在西路元頭官村之鄭家莊—距城三里，村南），謂爲袁紹之妻母塚。（按鄉人呼外祖母爲「老娘」。）稍遠五里，一連四塚，謂是紹之四女。即此，益知他阜皆古塚墓，信矣。」

（2）各台分考

（A）武陽臺　燕下都故城以在武水之陽，故曰武陽城；武陽台之得名，亦由於此。其台之廣大爲諸台之冠；文化府又甚顯著，蓋古代宮殿之遺址也。按水經注引王隱晉書云：「段匹磾討石勒，進屯故安縣故太子丹黃金台。」文選注引上谷圖經云：「黃金台，在易水（案易水謂易州也，故清修易州志曰易水志。）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台上，以延天下之士。」今武陽台在故安城東北數里，西北去縣治十八里：則此台乃黃金台之故址也明矣。且以水經注證之，亦合。（詳本節前項之第（一）目）台址文化府中多陶作瓦片殘豆骨類之發現，雜以焦土灰炭，是尤足證明爲宮殿舊址而焚於火者也。

（B）金台　定興縣城西金台陳村及台上村，均有大台，俗指爲古燕黃金台。故台上村龍興寺內涿州定興縣金台院舍利塔記曰：「夫黃金台者，乃燕昭王築宮館師郭隗之所也。」陳

村黃金台燕昭王祠碑亦云：『易故有黃金台，其說由燕昭王有感於黃金駿骨之言，築宮師郭先生隗而士爭趨。…而台名至今存。』然之二台者，論其高則不及老姆台，論其廣則又不及武陽台，文化層既不顯明，燕瓦陶作，一無有之，而又遠在下都之外；其非古黃金台也無疑矣。

（○）老姆台　十九年夏，燕下都考古團在此台上作第一期之發掘。據發掘之結果觀察：老姆台者古代宮殿之遺址也。其剏建之時代，殆始於殷。殷代土台之高度，至少應為六米，燕台高度，當為七米。蓋台側焦土層，瓦片層，至平地六米，台近地下一米之處，仍有燕代瓦層之埋藏；而燕代文化層下有黃沙土層，其中出土物品形制古樸，似為殷代物，而二層相距約一米半也。

是台北面，深半米至一米之間，發現瓦片，焦土，灰燼最多。銅鏃及瓦當之發現亦夥，（內陰文圖案者一件）陶片亦有之。又炭渣焦土多有葦席紋理之痕跡。西端闌干磚（俗名），出土亦多；其上間有劃刻陰文花紋。其東端更有銅柱殘片及塗彩闌干專之發見；雕作外凸，尤為精美。其旁有栽狀墻垣一道，其旁有形似柱迹者。柱已焚化為炭，充滿柱迹中。由遺跡推測之，各柱相去各二米半。其墻自西北而東南，上端均稍北傾，斜度為二十度。同

時出土物品，皆燕代物，則柱迹亦燕代物無疑矣。案短長書趙策曰：『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狄蒿苫楚廧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箘簬之勁不能過也。君曰：「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由此證之，蓋當時建築之法，燕與晉殆相同也。然則，老姆台者，實宮殿之基礎，又爲可信者矣。台址燕文化層之下，有黃沙土層厚數十糎。此下絕無焦土之發現；瓦片之圖案，亦較簡單，多繩紋，質地亦與黃沙層以上者迥異。且制作簡陋，瓦皆單層；非若燕瓦之外，復貼以較精之圖案一層者。此殆殷代之遺物也。

由上觀之：老姆台之建，殆始於殷。其上有黃沙一層，似受洪水之沖溢者。其後燕代復建台其上，又燬於兵燹。故銅器陶作，多歸殘碎，而室柱牆垣，亦化爲炭燼焦土也。其中有半兩錢范及五銖之發見，均漢代物；蓋台至漢代復有建築也。沿至隋唐，又建廟宇其上。今台上土阜，殆其時所造浮圖之遺址。又：台上南面，深半米之處，即有殘斷專瓦之發現。其東端又發現殘鐵爐二大片。其西端發見磚（一面繩紋，與在北平清鄭王舊邸之中國大學十八年十月十八日出土之隋仵欽墓中專相同。）（瓦一面布紋），土灰，陶盌，農家用具（鉗，

斤，鏟，權，鏃……均鐵製。）兵器（鐵刀，鐵鉞，銅鏃……均殘。）有孔之柱頂石，陶筒（高五十糎，徑四十八糎，共七節，橫臥土中。）等物。又發現帶釉小陶罐一件，內有隋五銖十餘枚又小銅鎖數件；蓋皆隋唐物也。

由上文觀察之，老姆台之沿革，班班可考。至若台上土阜之北，始則土質堅硬，繼而發現漢墓專，繼又發現近代磚類。又下爲沙土層，黑土層；中雜陶片鬲豆之屬。層次混亂，難以考究。攷古團發掘其地時，發現獸穴三處。然則，阜北地層定爲人力奠定塔基時所混亂，或則獸力使然也。

又乾隆易水志卷九古蹟門曰：『亮馬台在州東十三里北董村台之南古燕城。北臨沙河，即古燕運糧河舊跡也。台基周圍約二千餘畝，高約五丈餘。四圍墻垣現存，門居西北隅。中間土阜直立，底形方，圍二千餘步，高約二丈。俗言：上有殿宇，當操練之時，燕王登殿簡閱兵馬云。』蓋台名閑馬，老姆，晾馬（或作亮馬），拉馬，皆爲練馬之訛音，故老姆台，又或燕王檢閱兵馬處也。且古者農隙講武，皆在曠野苑囿，而是台又在城外，其爲講武之地更足以證明矣。更據北董村者老李姓言：『台之東北隅，昔有馬糞堆積，可數十車，俗言此爲燕代養馬之所。』因有謂此閑馬之處：言亦近理。

(D)百福村東北諸台　斗城東南，百福村東北，有台址二十餘，曰女兒台，狐狸台，九女台，水經注指為古代陵寢。然各台之上均有文化層，且在同一高度之壘土中，頗有同樣物品之發現。以余觀之，亦宮殿之遺址；是猶北平三殿，明清故宮，景山，團城，北海白塔，倘遭兵燹，宮殿被焚，亦必祇有台基，可以留傳於後世也。

(E)練台　練台，明人所撰碑記作「煉台」，今其上有佛道寺觀。蓋謂煉丹之處，故名煉台；非練台也：亦猶唐縣西北之天風台，傳為晉葛洪隱居修煉之所也。(見雍正畿輔通志卷五十三古蹟門)竊考燕王好仙，故今南易水(俗呼雹河)上遊，其所築僊台至今仍存。(亦見水經注)故以煉台為燕王煉丹之處，非無據也。

諸台築考，概如上述。其已見本節甲項者，則從略焉。

四　故河道

燕下都故城，在武水(即今中易水)之陽，故一名武陽城。其後，河道漸次北徙。至北魏時，易水入城，已浸壞城之東南隅。(見水經注濡水篇及本文本章第一節總論及丙項)今故安城村于坻村沈村燕子村軍營村(均在故城南東垣之內)之村內，猶皆白沙鋪地；蓋皆易水故道所經之處也。今之易水(俗稱沙河；)在城角軍營燕子三村村南之故城垣外，由燕子村

南二里許之處，東入城，逕沈村之南。又東南行，由鼓樓台之西南，曲折東南，始破燕城南垣而去。易水河道古今之不同也，如此！

東斗城村外眞武廟之東，及北沈村西沈村之間，有自南而北之故河道一條。北至濡水，南止易水北岸，廣可十丈。兩岸隆起，似爲堤埝之遺址（按事語趙策有「殺守堤之吏」一語，蓋其時已知隄埝之建築矣）。俗名其地曰銅帮鐵底運糧河（見本章第一節之甲項），傳爲燕代運河故道。而狐狸台九女台之間，及女兒台，狐狸台，九女台之東，均有運糧故道，此殆濡水之枝流。水經注云：「濡水又東逕武陽城西北舊堨。濡水枝流，南入城，逕柏家西。……其水之故瀆，一水逕故安城西側，城南注易水。」即指此也。

又古燕城北垣及老姆台之間，其地特形低窪，有淡水蚌殼之發現，似爲河之故道，自西而東，闊約十丈，即濡水故道也。或云：是乃濡水枝流舊瀆之一枝東出而注金台陂者。然此河道在故城外，非在城內，其說誤矣。又案：今北董村，練台村，北城村，揚威城村等地，村中道上及其附近，均有沙蹟，蓋均濡水之故道也。今濡水在此諸村之北一二里之處，則河道又北遷矣。

廿一年七月稿于東皐城根廿八號

山西地理考察(續完)

許桂馨

地理

一、槪論

山西地質研究較詳，先後有德人李希霍芬(V. Richthofen)，美人維理士(B. B. Willis)，山西大學教授新常富(E. T. Nyström)，及北平地質調查所所員王竹泉諸君。此外如那林(E. Norin)之山西太原地層詳考，孫建初之五台山地質報告。皆與此項考察有關者也。故地層構造，悉已相當明瞭。其涉於地理者，雖不若地質之富；中以維王二氏之地文期(Physiographical Stages)較爲具體。玆將二氏期之要點，記錄於左，以資比較。

A　維氏期之要點：

北台期　以北台之圓形寬平山嶺，用以代表一近乎平原之老年地形，而名北台地面。其最要之關鍵，卽北台期以前，所有由褶皺而突起之山嶺，至北台期之終，皆已被消滅無存矣。

唐縣期：　唐縣期生成之地面，爲壯年地形，每現寬闊之谷，及孤綏之低山。而山之高出谷底約由九十至三百公尺。

忻州期　忻州期僅爲一部黃土積聚之期，蓋黃土自從忻州期之始，直至現今，仍在繼續積聚，而忻州期則僅因下述汾河期內之地面撓屈而終止也。

汾河期　汾河期爲重要山脈造成之期，含有地面撓屈與斷層兩種作用。其地形爲高山及深峽，完全爲幼年現象，爲中國西北部最近之地文期，，其活動力現今或仍在進行，或已息止，尚不能定。

B　王氏期之要點：

呂梁期　以由大背斜層生成之低緩脊阜，（如太行山霍山及呂梁山等），及由大內斜層生成之寬闊淺谷，（如沁水高原陝北高原石前峰高原及寧武高原等）之老年地形，爲呂梁期地面。其與維氏北台期重要不同之點，則爲北台期後並非無褶皺山形，且地形發育與地質構造實具有密切之關係。維氏謂北台期以前，所有由褶皺而突起之山嶺，至北台期之終，皆已被消滅無存，事實理論均有未可也。

唐縣期　此與維氏略同。惟往往因被他期之侵蝕，分割程度太深，以至呂梁期之脊阜與淺谷不易辨認。但脊脈經後期地動變成之大山脈內峻峽之上，谷形恆驟爲寬緩，如行經太行山，此現象最易爲考察，蓋亦唐縣期地形之表示也。

隰州期　其範圍較維氏忻州期爲廣，原成黃土積聚之外，包括紅土淤積與侵蝕。蓋維氏之忻州期，僅表明爲一部黃土積聚之期，於忻州期之終及汾河期之先，黃土積聚之程度若何及積聚後所現之地形奚似，維氏一無言及，王氏特改如此。

汾河期　汾河期內所橫成之峽谷，不惟穿割於各山脈內，且將各高原破裂。其無唐縣期谷形之關係尤爲清晰。蓋汾河期之溝谷在第三紀與四紀之黃土內（此所謂黃土實兼紅土），雖因其抵抗侵蝕力甚弱，有時構成闊谷緩坡之壯年地形，失其幼年形態。但僅生於黃土之內，與唐縣期之壯年地形，生於石層內者，自易區別。

黃河期　其谷形比汾河期溝谷，尤爲幼稚，往往成V字形。其與汾河期溝谷之區別，不難以谷形之大小定之。蓋汾河期溝谷，可深至百數十公尺，同時寬亦如之，其谷床每爲行人之路徑，黃河期細峽則反是。汾河期谷床，多覆蓋漂石，而爲沉積現象，黃河期細峽內，則少積石，而呈侵蝕現象。又汾河期溝谷在石層內，雖恆構成深峽，在黃谷內，則時現壯年形之寬谷，而黃河期之溝谷，無論經石層與黃河，則統現爲細峽。

此外安特生氏在西山地質誌中，亦曾發表其關於地文之意見，謂繼汾河期之後，爲汾河期谷內馬蘭期梯地之造成；該梯地之組織，係爲礫石與原生黃土，現則復爲板橋期之侵蝕破

壞。

此次考察所見

北台期，呂梁期：維氏謂北台期以前，所有由摺縐而突起之山嶺，至北台期之終，皆已被消滅無存。揆諸地質構造與地形之關係，事實理論或有商酌處，或謂如爲準平原，則維氏之說似可存在，余仍從王。蓋構造以外岩層本身與地形關係亦極密切也。

唐縣期：此代表一嶺低谷廣之壯年地形，殆無疑問。

忻州期隰州期：維氏忻州期僅爲一部黃土積聚之期，於紅土積聚之程度及其被侵蝕後之情形未嘗言及。王氏謂黃土之下實兼有紅土，而紅土與黃土之接觸，乃係一侵蝕面。此次在屠龍坡前後所見與此相同；且紅土之上層黃土往往被侵蝕淨盡而露出參差狀者。

汾河期：代表一幼年期地形，自少疑問，惟谷形有時亦較和緩，或因岩層不同所致，如太原西山同一汾河期地形之內，與陶灰岩所成者則陡峻，煤系所成者則較緩。東山之奧陶灰岩及二疊中生界砂頁岩所成之山嶺亦峻緩有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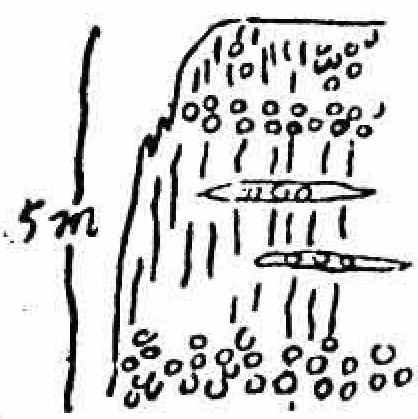
馬蘭期與三門期：維氏於汾河期以後之地形演化未嘗涉及；王氏則以黃河期代表比汾河期溝谷尤爲幼稚之V字形細峽；而安氏謂繼汾河期之後，爲汾河期谷內馬蘭期梯地之造成，

該梯地之組織，係爲礫石與原生黃土。今則以原成黃土爲馬蘭期，而以夾礫石之黃土或次生黃土爲三門期矣。惟此次在太原東山瓜底溝一路所見之情形頗有可疑者，即於原成黃土與次生黃土之間尚有一層厚可四五米之黃土。謂其在馬蘭期積聚則無標木化石且其粒亦較原成黃土爲粗；歸之于三門期，則礫石極少且間有極大者。普通劃解作原成黃土之基礫石 basalgravel，歸之于馬蘭期；但基礫石能否如此之厚，則屬疑問。此種礫石之分佈，在望景岡左近往往成鏡狀礫石之質料，有灰岩，有板岩不一；又顯係來自谷之兩旁山嶺者。由此言之，或與原成黃土同時造成。蓋當黃土積聚之時，河流亦同時生侵蝕作用，如此交相錯雜而有此現象。其粒所以粗者，或係河流夾帶物衝雜之故。只以高下之地位不同，燥濕之時期有別，故多少亦不無差異，果如是乎？



瓜地溝西行數十武之黃土剖面

板橋期　此代表華北最近之地文期，谷形較汾河期爲幼稚，是否與王氏黃河期相當，自難臆斷。其分割程度亦隨岩質而不同；大概黃土侵蝕較易，灰岩片岩板岩較難，故在五台山谷形陡峻者，在黃土盆地或高



原中谷形則甚寬廣。此次所見無有與黃河期相吻合者。然則王氏黃河期是否只限於黃河沿岸各縣而為局部現象歟？

二　地質與地形

1　構造與地形

地質構造影響于地形者至大。蓋地形之構成以山岳為骨幹。其在山岳之間者或為平原，或為河谷，或為盆地。然山岳之成因雖各不同，大多基於地質構造。吾人習知山西地形為一拔海千米左右之高原。其形成莫非因於太行呂梁等背斜之崛起。即當太行褶曲之際，其鄰地亦隨之高昇，河北未受其影響者或由斷層脫落所致。褶曲至相當劇烈時，則斷層必然發生。盆以氣候潮濕河流侵蝕較盛，遂形成許多廣谷與盆地。其後氣候轉燥，黃土積聚其中而成今日之黃土盆地。如壽陽太原忻州定襄等是。太原山西之礫岩帶 Brecciazone 東山灰岩之斷層擦面 Slicken Side 皆斷層之明證也。兩山夾峙，一谷中陷，而成地塹 Graben。若汾河者，呂梁霍山東峙西聳，則謂之陷落谷 Rift valley，皆兄弟也。反之，若磴山者，介乎兩盆之間，謂之地壘 horst。太原盆地之積聚物有可異者，即西山黃土極少而東山則甚富。何以同一盆地之中有此差異？其說有二：

一，風向：就學理言，上風 Wind ward 山坡沉積多，下風 leeward 山坡沉積少，今風從西北來，則西山應多于東山而實際不然者，可否將此原理倒轉引用，即上風沉積少而下風沉積多歟？

二，侵蝕：構造直接固能影響地形，間接亦限制侵蝕。大概坡峻流急而侵蝕易，坡緩流慢而侵蝕銳。西山既較東山陡峻，理應侵蝕較盛。如此事實理論不相背而相合。黃土之一富一貧，或以此說爲可信。

黃土盆地之成因除構造外，河谷變廣或數谷相會亦能成爲谷盆 Valloy Basin ，惟規模較小耳。如東冶小盆，南大賢小盆以及西峽村小盆等或由此成。然亦多少與構造有關也。

斷層作用 Faulting 之在五台山遠不及褶曲作用 Folding 之盛。故所成地形多龐博洪大，其勢大致緩和，不若繁州山及東西山之峭壁懸崖不可攀登。

2 岩層與地形

地質之影響地形者不僅構造爲要，地層亦頗有關。蓋各層各具特性，而發生之地形亦自有多少不同。如西山奧陶灰岩所成之山坡每甚陡峻，而煤系所成者則較和緩。東山之奧陶灰岩與二疊中生界砂岩之關係亦約略相同。此於旅狀章已稍涉及。五台山之岩層露頭甚多，有

五台系，滹沱系，震旦系（維理士分法）以及上石炭紅煤系。而五台系之中包有南台西台石嘴等層；滹沱系又分晉村板岩層及東冶灰岩層。各層岩石雖仍有出入，大致可視爲一體。統言之，五台山質以變質岩爲主。請分論之：

a. 五台片岩片麻岩所成之山形，大致坡度緩和，略成圓滑狀，規模極其龐大。南台岩石與西台所含者稍有不同，故所成地形似較陡，但不甚顯，仍不失爲一體。

b. 晉村板岩所成者，以岩石性質與片岩片麻岩相差不遠，故山形與西台所成者，其緩和圓滑亦大致相似，只範圍較小耳。十二日離迴龍梁經過之山谷卽是。

c. 東冶灰岩所成之山形，與南口山脈，宣化雞鳴山等頗相似。雖骨瘦如柴，筋肋畢露，但仍不失其偉大高昂；橫看則扇形多而交相補綴；側視則鋒芒銳利。此在華北地文上殆成定例。劉丁寺左近所見者大致從同。孫建初所疑不能決之劉丁寺層，迄已相當解決。據地質足以想像地形，就地形亦足以推論地質，此其適例也。

d. 寒武奧陶灰岩（卽維氏之震旦紀）包括實廣；所生地形亦微有差異。大概奧陶灰岩所成者，山形高峻而洶湧重叠，攀登不易，東西山所見如此；殊勝寺山嶽之東延亦復如是。寒武下部紅色砂岩頁岩經侵蝕之後，每成峻坂叡谷，此孤峪溝之所以險要歟？

o. 石炭紀煤系所成山谷較奧陶灰岩所成者爲緩和，太原西山，平定以次之山嶺皆是也。五台山較少，故從略。

1. 黃土在中國西北部往往成爲高原梯地。經分割之後，每成壁立峽谷。遠視則高原一片，不見谷形；谷旁俯瞰，如臨深淵；而谷中仰望則有土崩之處，其懸直之狀可以想見。此殆由於垂直節理所致。黃土所以具有此種構造者，有以下之解說：

甲　引力地面上各種物質現象，莫不受地心吸力之影響，故有下垂之勢。樹枝往往直立，人畜越嶺氣喘，其例證也。但亦視物質之抗力如何而有不同。堅緻者抗力大，疏鬆者抵力小；力小者自易被吸：同時又無旁力牽制誘引，只受一方吸力，如此屢屢積聚，垂直節理以成；黃土之有此種構造者以此。

乙　巴博爾 Barbour 謂黃土垂直節理植物亦有相當關係。蓋在草原之中，雖因氣燥植物不多，但矮草短根之存在，當毫無疑問。此種草根具有棲息黃土之力；每遇潮溼水份順草下透，因此發生垂直節理。但就此次觀察所得，實際並不見然，一般皆無有此種草根；有亦極少。此外風成積聚物之性質亦頗有關。

夫黃土富罅隙，性質疏鬆，加以垂直節理，故每至含水過多，必致坍塌而成土崩，此乃

黃土高原中至尋常之現象也。此次自瓜底溝歸途中耳聞目覩者二次。其他或崩解不久，痕跡可考；或危象顯著，正待分裂者，不一而足；此於居民極不利也。容再申論。

三　氣候與地形

地形足以影響氣候，氣候尤能影響地形；前者時間短而顯，人易覺察，後者時期長而靜，難于置信。吾人深知習居江南者遷往河北之始，感覺溫度太小；鼻孔發火，皮膚開裂。作者初來清華卽有此感覺。久之亦若無事然。蓋適應性也。此次旅行山西，不數日，上述現象較諸初由江南來河北時更爲劇烈。鼻涕帶血，膚痕今猶未消，可見山西氣候較河北更爲乾燥矣。每年平均雨量時在二吋以下。三週之中大小風不下十次，幾每二日必有一次；類皆西北乾風也。以是塵灰飛揚，呼吸不靈，誠旅途中之苦事。此種風河北則較少。揆厥原由，不外太行高阻耳。蓋夏季東南海澤，山西沾被無由，河北反受重惠；冬季漠風東下，聲勢浩大，溫度自益減少；河北則以太行之障，風及于高原者不必皆達於平原，卽不然，及至河北殆成强弩之末。是河北之有太行得其兩益，而山西之有太行受其兩害，其影響有如此者！五台山氣候寒冷者，雖由地勢，亦關地形，只程度差別耳。蓋氣溫變化每昇三〇〇呎降低一度。北台頂拔海萬餘呎，五台山平均二千餘米。然則每於谷濱山旁，或積雪未消，或冰礫一

閒者，何所怪耶？此在太原東西山谷之間者亦然。他如每至盆中則覺暖，盆邊則較寒，此地形影響氣候之變一端也。故曰短而顯人易覺察。反之，氣候之於地形則何如？是則非將時間延長，殊難置信。因與地文期有關，茲將維王二氏推定地文各期之時代記錄如左：

維氏地文期時代

(一)北台期之侵蝕作用，係發生於中侏羅紀褶皺息止之後，中經白堊紀甚至於第三紀，其所包含時間甚長。

(二)唐縣期侵蝕之時間，應屬於下中第三紀，或者一部至上新統。

(三)忻州期內爲氣候變遷，及黃土積聚，大約屬於上上新統。

(四)汾河期屬於第四紀。

王氏地文期時代

(一)呂梁期起於中白堊紀褶皺之後，將褶皺之山嶺，夷近老年地形。其侵蝕時間，約爲上白堊紀及始新統。

(二)唐縣期似應包有漸新統之褶皺，因褶皺而地面隆起，火山噴發，侵蝕力驟强，至中新統之末，遂蝕成半老之壯年地形。

(三)隰州期時代起於中新統之末，經上新統及中下洪積統。

(四)汾河期地形，發育於洪積統。

(五)黃河期時代屆於近世。

觀二氏地文期時代，於氣候與地形之關係不難推見。通常總以地層上昇侵蝕隨之；然其程度亦視氣候而定。華北自燕山運動以後（白堊紀）河流侵蝕即盛：是時氣候必非乾燥可知。直至始新統褶皺已被夷爲平原。至漸新統，因皺而地面隆起，至中新統蝕成半老之壯年地形。此期間氣候當亦非乾燥。至中新統之末及洪積統，氣候已漸轉乾燥；故有紅土黃土之積聚。其後氣候潮濕，雨量豐多侵蝕漸盛。故三門礫石及馬蘭黃土之後，而有板橋分割，此最近期事也。經如許演化，始有今日之地形；可見地形之生成，雖曰地質構造地層，亦賴氣候生物。凡此憑空揣想，似難置信；但據今推昔，亦自豁然以明。故曰時期長而靜不易置信。

四　地形與交通

言交通者必知地形。蓋無論水陸設施悉以地形爲基盤，即交通亦無往不受地形限制也。此次所經有平原，有邱陵地，有高原，有盆地，有山岳。中以邱陵地爲最少，其次平原，高

原，盆地，山嶽。因此交通用具亦隨地不一。憶自北平出發直抵石莊，皆行黃壤平原中，火車之外，汽車亦四達少阻；騾車自亦往來如梭。石莊抵太原，地勢逐漸高昇，險峻如娘子，厄要如井陘。正太路線沿汾河期谷道蜿蜒而進；或鑿灰岩，或穿黃土，仰望太行，脊阜寬緩；俯視綿河，蜿蜒深陷；代表再次侵蝕循環也；正太之不能寬軌者其以此歟？雖然若非人事，即此一綫細道，高原對外交通至今殆少辦法。盆地一如平原騾車絡繹；而盆邊谷道不能方軌但見騾騾而已。此吾等乘騾車抵西銘村不得不步行者也。太原至晉祠之汽車道有長數百米之木棧一，所以防汾水氾濫也。至河邊之長途汽車道寬約四米，係就黃土鑿成。由臨頭至東冶騾車尚可通行；東冶以上已感不便；再上騾車已完全失效；惟騾驢堪以代替。越浚勝寺不二十里已入山地不復再見黃土盆矣。谷中石子錯雜，殊不良于行。每至谷道源頭，山坡則稍陡峻，繼則翻山越嶺。十日馮師與余行至清涼寺，谷窮道盡，且喘且行。旋過清涼寺山口抵金閣寺始稍舒。以爲如此山嶺當不致再遇矣；殊不知此僅其開端也。在此叢山中，任何交通利器亦將失其效用。火車也，汽車也，騾車也，固無論已。即匹馬隻身亦不若步行之利便安穩。其困難有如此者。或謂提倡航空尚不失爲補救辦法，但如此高原山地是否無礙？地形影響交通可謂大矣。

五、地形與民性

山西既係一分割高原 dissected plateau 不但對外交通極其阻塞，對內交通除盆地外亦異常困難。井陘山間長數哩地勢險要，娘子關壁立高聳形勝天然。在昔對外水洩不通另成一天地，一切難見進步。羅素謂「世界文化新潮流一抵娘子關即被衝回」，亦以此也。今雖藉綿河之力衝壞太行，形成井陘狹谷，正太得以敷設成功；從此內外稍通聲氣；然如此例相差太遠何？

a.其保守自若也　吾人在石莊太原所見旅客之衣履裝飾，猶新舊參半。就一般言男則雙頭鞋，小頂帽；長袍，馬褂，騎褲，紮腿，女則十九纏足。此種風尚愈進愈純，直至五台山中已絕少例外。其勤懇樸質之美德固甚可嘉，然所謂歐風美雨之沾被無從，幸耶否耶？殆有難以言者！此其一。道旁村落中白壁所見之標語往往古意極濃，如「自古以來公理勝於強權……」之類是。太原圖書館中先賢先聖之格言甚多。示以智仁勇三達德及節義仁愛種種。語雖陳舊用意至善也。五台城，節義匾額立在十字街頭者比比，所以誌不忘也。此其二。房屋仍多宮殿式至少亦係此式之變形，河邊五台無論已；即太原府無民房衙署莫不如斯。此其三。小學課程表中列有經學（四書五經）一門。此雖足敦厚青年品德，矯正社會頹風，然

為歐化風行都市學校之所禁止而在山西學校獨能保存者果何故耶？此其四。十五日過東冶於鳳河之中途見沱陽小學左近有臨時劇台一座，觀者不下千百人；男女老幼擁擠異常，蓋所謂「逢集演戲」也。集者日中爲市之遺風由來已久矣。是日各地鄉民挾其當地特產成販貨品羣聚一鎮互相收售以通有無。所不同者，一則以物易物謂之「交換」；一則以錢幣易物謂之「貿易」。此風在交通便捷之地已不多見。猶記作者六七齡時家鄉亦有此俗，今已不復再見，而山西猶得保守若此完善者，地形使然也。此其五。途聞晉省當局曾有禁止纏足之議；此令傳檄各地，全省民衆無軍民貧富一致反對，且有於倡議人鳴鼓而攻之者，此議遂寢，天足不知何日得見。此其六。

b. 其迷信甚篤也　迷信心理亦與地形發生密切關係。蓋人每至安樂之極，必望長生不老此漢武秦皇所以求仙也。其次靖逸之民則求延年益壽，閉塞之民則祈福祓禍，此亦必然之勢也。高原以對外交阻塞，素少兵禍；人民性情懦弱，匪亂亦鮮。在昔雁門關外，地接邊徼，匈奴尙時來臨；然及於台山之中者蓋亦寡矣。東冶自來即少兵戎，甚有不知干戈爲何物者。民國以來，除馮玉祥部一度經此外，則熙來攘往安逸如故。馮氏失意後高臥之大建安村即在東冶之對山旁。地方靖逸有如此者。此其一。入娘子關見嶺缺谷旁有宮殿式之小建築無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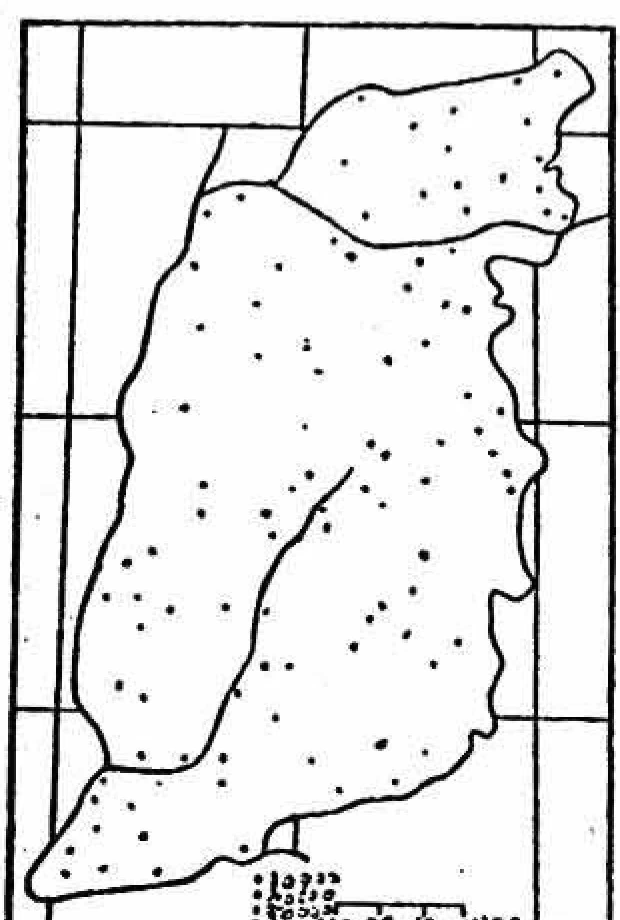
蓋土地廟也。及至壽陽盆地此種小廟幾觸目皆是，聚散不一；或謂聚者係義塚，所以求佛慰幽靈也。此其二。道旁村落中較高之樹木上，往往披掛絹綢並繡以「有求必應」等字樣，又有佛燭羅列于前，進香痕跡清晰可辨。蓋以此等樹年高德劭諒必神明，拜之可以得福也。作者祖宅之前曾有老椿一棵大可三人圍，高數十丈，似具神靈。間亦有來拜謁者，今已無存；蓋交通線便新潮衝入之結果。此其三。晉省驢騾較多，爲交通惟一利器；人民愛敬之心當必篤摯。其首部往往飾以紅綠各色花朶及絹綢者殆亦佛前賜領也，其多少不一，所以示等差也。吾等所覩之五騾中花朶最多者七枚，其次三五，亦有全無者，神所不喜歟？抑猶未見佛歟？此其四。五台山爲我國四大佛山之一。廟宇多至三百餘；和尚勢力較喇嘛爲大，歷史亦各不同。有最古者如顯通寺；有新建築如普化寺；有舊殿重構者如殊勝寺；有謀擴充者如南山寺；亦有欲擴充而無以遂願者如普濟寺；其在計劃中而未實現者多矣！其鈎心鬥角方興未艾之象可以想見。若輩日，三遍經外無所事。和尚列隊拜唱，口中喃喃；喇嘛循亭追逐或默讀微笑或沿欄轉經。轉經者所以代默念也。法以銅質圓柱，中藏心經，以手轉之即等拜唱。吾等至塔院寺時，楊威伯君及高約德(Köhber)教授曾參加徵逐轉經，蓋亦有所求也。顯通寺且專僱喇嘛六人從事念經；彼等赤首垢面，伏額閉目喃喃如數珠。尚有貧兒若干囚暗室內

旁，一人傳以蒙藏文，勤懇幾不知時刻；蓋爲預修佛經計也。

。其忠厚可風也　就一般言，晋民比較忠厚老成，尤以平民未變質者爲然。吾等在太原所僱之騾車夫，其語默動靜之本眞，余不禁一時起「歸眞反樸」之同情。長期騾夫二人，雖途中小有風波，亦極誠實可敬。七日汽車變化，吾等初疑車夫作狡，實則行規固如斯也。至其行動之笨劣或因變質未完所致。九日宿倗院牛馬大店，屋內陰森可懼，吾等睡前咸具戒心，殊不知如此民性絕無意外也。或謂晉人貪吝寗能忠厚，此則又當別論矣。考其忠厚原由，莫非地形所影響。吾人嘗聞「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老」言其狡猾也。蓋鄂省交通便利，漢口乃國內商埠，宜其狡也。若山西者如何？中國地理學家有言「山性使人塞，水性使人通」，亦非無自。

六　人口分佈

人口分佈既爲地形限制，亦受產業影響。而產業源于地層，是其分別只一間耳。平漢車上窗外瞭望，則見大塊黃厚之上房屋



山西人口分佈圖

星羅棋布，樹木聚散均勻；田畝畦畦，土井纍纍；其分佈絕少濃淡太懸殊者。一入高原，景象頓殊。或則數里不見一屋，或則片瓦鱗鱗聚於谷口嶺旁。盆地雖稍見疏開，但亦集中山麓平原上，而不積結盆中者，所以惜田畝也。其分佈之不規則如此。故比較言之，平原人口密度均平，山地則疏密不等。然而言山西人口密度者，多謂其甚和調。此其故約有二端：

(一)地形　山西地形極爲簡單；黃土盆地之外，則爲山嶺。而山嶺之被分割亦稱均等。即河流侵蝕狀況大致相差不遠。村鎮每沿此等谷道分佈。每岡數里或數十里即見民屋一叢，如東冶去望景岡約十五里，望景岡去黃土坡約二十里，黃土坡去五台縣約三十里。五台縣去南大賢約十里，南大賢去蘇子坡約二里(以同在一谷盆中)，去龍王堂約十五里；龍王堂去西峽村約十里，西峽村至上燕村約十里，上燕村至上柳院約二十里。上柳院至西窪村約十里，西窪村至台懷鎮楊柱街約五十里(中經寺院甚多，所走皆山路)沿台山河之村落亦後如是。白頭庵至石嘴約三十里中，經寺院亦甚多。古佛寺至窪裏約二十里(穿馬蹄溝)；窪裏至劉定寺鎮約十里，劉定寺至迴龍梁約二十里。迴龍梁至大峪村約十里，大峪村至西峽村約二十里。可見即在山他亦因分割情形，人口分佈大致齊整，況密度又取其平均數目？

(二)產業　產業所以養人。產業發達之區，人烟必然稠密，其關係之顯著有如腥膻之於

蜩蚋。平定境內鐵鑛極多，尤以東北爲最。鐵路以北共有煉鐵爐九百七十二座，以陰營爲中心；路南共有百二十七座，以東溝爲中心。每爐以二三十人計，已不下三四萬人？煤鑛則平定壽陽榆次太原以及忻定五台各縣幾皆有。途中每見騾騾成行，盛載煤塊石灰。蓋灰岩之在山西分佈亦極其廣大也。東大窰煤礦共兩槽厚約二丈四尺係烟煤；工人十餘。瓜地溝煤鑛情形約略相同。類此者不一其數。石灰岩可供燒灰，可以製水門泥，其分佈既隨在皆是，故每見灰窰林立，石中生烟。太原西山如是，東山更如是：平定如是，五台亦如是也。山西最普遍之地質當推黃土。黃土固也宜農，而燒製磚瓦，亦至尋常；故此次所過磚窰亦觸目可見；其分佈狀況及數目多寡想與灰窰相同。因此人口密度執中以言自亦覺其均勻；然而較諸平原者實有未同也。

七　地理與民生

人類惟一目的是在生存。其生存之基礎厥爲大地。人不能食土衣泥而泥土可以生五穀桑麻以飽暖之。煤鐵石灰不能爲人食，但開之採之雅足以决民生。水氣雖爲尋常之物，其繫于民生者亦至深鉅；多之則舒，少之則阻，有之可生，無之必死。他如山脈之阻礙交通，平原盆地之易於種植，尤爲人之所知也。然則地勢影響人生，不亦大哉。綜合言之，不外地形氣候

與土壤三者。就地形言，自以平原爲宜于人生之發展。其次當推盆地。但地勢太高，氣候乾寒，土壤磽瘠，雖平亦無用也。就氣候言，通常全年雨量在四十吋左右者可以種稻。三十吋以下二十吋可以上宜於種麥；加以灌溉仍可插禾。二十吋以下只高粱燕麥耐旱之植物尚能生存。若雨量適足，而地形不整或地勢太高或土壤貧薄亦屬無益。就土壤言，大概以壤土爲最肥，其次爲砂壤土砂土粘土，最壞者則爲沖積礫土。黃土雖肥，雨量不足亦失其美。此次所經合此三條件者可說無有。勉强言之，則推汾河氾濫平原，拔海七八七米，砂壤土，水份尚稱適足，可以種稻。但亦只堪稱灘田，蓄水漲無定，豐歉難測也。其次壽陽太原忻州定襄等黃土盆及東冶南大賢等谷盆，可以植甆高粱小麥。黃土梯田可以種植燕麥；是地形土壤受雨量限制也。五台山平均拔海二千米，氣候乾寒，元古界片岩片麻岩板岩等風化所成之原剩土Residual Soil，異常貧瘠，燕麥之外，其他穀物概難生長，此所謂山田是也。外此尚有谷口之沖積扇 alluvial Fan，此種地形若在大河之口，每成肥美良田，如楊子三角洲是。在較低山麓之旁亦能形成可耕之山脚平原，如晉祠後山平原是。但在台山因地勢太高，侵蝕極烈，風碎岩不悉成沖積礫土。土人就此稍加耡耨，播種燕麥；亦不得已也。當地蔬植尚盛，往往見有谷中積水束束者，皆俗所謂腐蕨也。居民因地理環境關係，農業之外，概以牧畜爲副業。

沿途數見羊羣覓食山旁；因此森林大受影響。是以山中除羊羣所不能及之山坂稍見森林外，絕少佳木葱蘢，叢積密著者；雖然，氣候亦有關也。如忻州定襄盆地之中，森林較多，或以水份較多氣候較暖所致。食料燃料之來源如此。至於飲料香料則如何？山中食鹽欠缺，交通又極遲滯，故菜蔬多淡而寡味，此不僅寺院爲然，居民亦皆如斯。飲水盆地則有土井，其水面深淺不一：太原西山之西漠村者深約四米，東山黃土台者約十二米，晉祠村者約十米。山地則有雪水，雨季則有山水。無雪之山；有井而甚深，如淳務寺者十四丈，地勢使然也。居民衣服極稱簡樸，大半爲土產，蓋棉麻爲當地特產。棉能紡紗可以成布；麻絲腐爛可以製葛。冬纊而夏葛固亦適也。若夫居往，花樣各異，要皆就地取材。貧者就山鑿洞藉避風寒，所謂黃土穴是也。較裕者土穴之外搭以木架，用作堂奧。小康之家以黃土燒成磚瓦，灰岩燒製石灰，白壁鱗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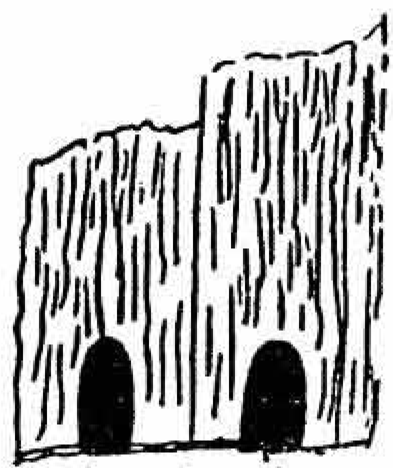


羊羣



森林

亦未嘗不雅緻也。五台山片岩隨地皆有，俯首可拾，居民用作天然瓦片，其色斑爛，復有絳色顆粒點綴其間，日光反照，輝煌可觀。至木料山中雖少，但頗足當地之用；顯通寺且有林業促進會辦事處，可見提倡甚力矣。



黃土穴

八　意見

1 五台縣地位之重要

竊爲開發山西，首在交通，開化五台山，尤捨此莫由。而交通設施既受地形限制，卽同成或西同路線得一實現，亦難直達台山內部；勢必間接感導，徐圖進行；於是五台縣之地位將見重要矣。夫台山之待研究者厥爲寺院，待促進者爲森林，待開發者爲鑛產，可提倡者則爲牧畜。凡此皆山中人所無由知而必賴外來文化或勢力啟迪振興者。台山寺院有三百餘，且近年來有方興未艾之勢；一寺之築動數十萬或數百萬，固皆我國內募來者；以之辦教育與實業，則其利害爲何如？雖然，山中若無寺院又將成何景象？考寺院之生存，在心理上，不外迷信心安逸心及厭世心種種。自民國以來，山中舊寺破廟幾多煥然一新；而平地構建者又屬比比；其主持類多東省人士，果何故耶？在物質上，請以顯通寺爲例。該寺年收油麥四〇〇擔，或製麵條，或製麵包。僧侶或飲稀

粥，或食油麥，亦有來自代縣之大米。山中森林雖不見多，建築寺院，供給無虞。燒磚則有黃土，粉壁則有石灰。每至春季，萬方信徒來此進香者何止千萬；香資之外又有所謂許願者，佛衣若干，僧裝幾套。此等僧人自備馬匹，無事寺中修養，有事跨馬優遊，心境上痛苦當可減少。亂世之民誰不樂為？

五台城高約一〇九二米，周約數里，南門至北門最多不過二〇〇米；居戶至多不過數百；其小也可知。小則小矣，其地位固異常重要也。論形勢則一垣高踞，深谷四陷；言地則東北去台山約三日程，西南至橋頭約二日程，橋頭太原間汽車可達。地位適中，外能吸收太原外來之文化，內有倡興實業之權衡；而於台山寺院雖不必驟加斧斤，甚可大為利用也。蓋台山乃佛之中心，每年蒙藏人民來此進香者不下數十萬。若能將本部文化藉此灌溉彼等，轉而傳及蒙藏，豈但於文化上有所貢獻，即於種族間感情上亦有莫大影響也。將來同成路完成，五台西北通崞縣亦只二三日程。現在太原已有汽車至雁門關，與平綏取聯絡矣。況晉省平民教育尚稱普及完善，東冶有小學四所，五台有男女高級小學各一，他如柳院，南坪及其他各村鎮，皆有完美之校舍。因勢利用，責在五台，五台縣城人士想早致意于此乎？

參考書

一、山西太原地層詳攷　那林 E. Norin　地質彙報第四號　民國十一年十月

二、中國地質圖說明書　太原楊林幅　王竹泉編　民國十五年十二月　地質調查所測製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三、China, Bailey Willis

四、地學雜誌第十一年第十期及第七年第二期

五、謝季華 馮淮西　兩位教授意見

六、李君慶遠及系中攝製之照片

福州區經濟地理述略

林觀得

壹　導言

關於中國南部之地理資料，本已甚少，而論及福州者，尤爲罕見。卽偶有一二，亦屬旅行家浪漫式之記述，於研究上無大補助也。

作者生長於福州。迨負笈遠游，暑假回里時，又每爲實地之調査。爰將所得材料，就福州區自然環境與經濟發展之關係，作一有系統之報告。匡謬指瑕，謹俟通人。

貳　位置及地勢

福州位福建省東北部，居閩江下游，距海凡三十四英里，約在上海與香港之中點，當北緯二十六度二十分，東經一百十九度二十分。面積約三百英里，人口約七十餘萬。

福建多山，惜少林木。山脈約與海岸線平行。南嶺山脈爲福建與江西之天然分界，亦卽閩江與贛江之分水界，閩北諸山均分支於此。其沿閩江之支脈，終止爲福州之旗山與鼓山。

所謂『福州區』者，卽衆山環抱之盆地或沖積平原也。福州城在平原中央。閩江自西向東，橫貫平原。南台島分閩江爲南北兩支：南支合大漳溪之水（大漳溪發源於德化大田間之戴雲山，向東北流會於閩江之南支）起自洪山橋（爲南台島之西端）與北支東會於馬尾之羅

星塔。羅星塔距福州凡九英里，爲福州對外交通之中心，外來大輪船皆停泊於此。進出口貨物均於此起卸或裝置。起卸後，復由小輪船或帆船轉運於福州。洪山橋爲上游與省垣交通中樞，小汽船及河船皆匯於此。此二地者，實福州區之要隘，亦即其東西之限界。至大漳溪則爲福州通西南一帶之要道焉。其四面環抱之高山，平均高度約爲海拔一千二百至二千九百英尺之間。福州區平原約爲海拔六十六英尺。平原與南台島間，有二石橋，洪山橋即其一，在島之西端，隣洪山橋鎮。其一爲萬壽橋，在島之中部，與福州城相接。

叁　氣候

福州區乃亞熱帶氣候。全年平均溫度在華氏表五十四度與七十度之間：冬季最低在華氏表四十二度左右；夏季最高爲九十五度左右。其雨量約在六十吋左右。五，六，七，八等月爲大雨季亦大風（Typhoon）侵入之時期，即夏季節風（Summer Monsoon）是也。大風後每繼以大雨。二，三，四等月間，時有雨與霧，地頗濕，居位多感不快。春夏多熱風，來自南方；冬季多北風。全年平均溼度（Humidity）約在百分之八十二。夏季平均溼度約在百分之七十八。

肆　福州區之自然區域

福州區盆地，按自然地勢及經濟發展能力，可分為三部：曰沖積平原區，曰島區，曰山地區。

甲　沖積平原區

本區土壤大部份為河水停積之灰色細土。此類沖積層，在沿閩江兩岸有十尺至二十尺之厚，而沿山則漸薄。沖積層上為細土，下為沙石，地味肥沃，頗適耕種。

平原中有岩石小山，最著者為烏石山，于山，及越王山，均在城內。山上有廟宇或望海樓，為軍事時必爭之地，風景亦佳。又有無數小運河橫貫其中，各小河皆能通至閩江。運河除作交通外，亦可供灌溉及市民之飲源。有溫泉數處，城東門附近之湯門及黃莊均有著名溫泉澡堂，營業者不下數十家。

平原更可分為三部：一曰福州城，週七里。相傳漢時無諸建城於屏山（即越王山）南麓，曰冶城。晉時復由冶城擴築為晉子城。後經各朝添築，遂成今日之形勢。

細察福州城位置，實具有數種地理要素。城位盆地中央，土壤肥沃，氣候溫和；禾稼收割年可二三次，農產頗足自給。城距閩江約三英里，藉之可以通內外，而高山環抱成卵圓形，又為天然之屏蔽焉。

城內爲政治，教育，宗教之中心。黨政機關，省立學校，教堂寺廟均在焉。城內白塔寺，石塔寺，皆本區佛教之名地也。

二曰南台，（即福州南臨閩江之平地），與其新塡之地（福建建設廳及閩江局爲建築福州碼頭與浚河方便計，於沿閩江北岸築堤，以堤內餘地劃作碼頭），乃福州之商工業及娛樂中心，商會，上游商民之公幇，貨站，大商店，電燈廠，製造局，公園，戲園，體育場，以及計畫中之大貨倉公司等皆在焉。其地與中壽島及南台島之觀音井泛船浦相對，萬壽橋及帆船（俗名曲蹄婆船）爲交通工具。

三曰福州邊地，即城之北，東，西及沿閩江兩岸之平地。此地專爲農業用途，除果類外，多產米穀蔬菜。農產約佔全區百分之七十。

乙　島區

閩江在洪山橋與羅星塔間有小島頗多，最大者曰南台島。其次曰中壽（俗名中洲），青洲，三縣，加洲，鴨姆洲（即南台一部，因築堤後遂連於南台）等。除南台島及中壽島爲岩石島外，其餘皆江水冲積所成，上爲細土，下爲沙石。

南台島北部及中壽島爲通商及外交中心。各國領事舘，教會學校，洋行等均在焉。閩海

關與郵務總局均在南台島之泛船浦。

南台島上有數小山，多植松柏。島上冲積平地，除種稻外，皆果園也（如橘，荔枝，龍眼等。）

三縣島則爲曲蹄人民中心。其他小島亦多墾爲農田，土壤既肥，灌溉復便，甚適種稻。

丙　山地區

山地有鼓山，旗山，鼓嶺等山。皆花崗岩及其分化之土壤構成。山地爲本區佛教中心，亦爲避暑勝境，與農業要地。鼓山高出海面約一千二百至二千九百餘尺。最高峯曰日觀，因遊客多於晨曦前觀日出故也。山中大佛寺曰湧泉；僧侶五百餘人，種稻田數千畝。鼓嶺在鼓山之西，高出海面在一千八百至二千四百餘尺，嶺上溫度比福州約低十度，故避暑者儕聚焉。各山之巔及山麓，墾植爲稻田山田者甚多。遠望之如梯狀，故稱梯田，山地供給大量甘薯，菜類及燃料。

伍　閩江

閩江爲閩北交通之要道，福州出入之衝途，上溯延平，邵武，下由大海以達上海，香港，台灣，天津。水雖低淺，但能通小汽船，惟上行每須用人力拉拽之耳。江底多岩石沙

礫，每當水勢大時，恆挾沙石下流，冲積於福州區閩江之兩支流，遂成沙灘。閩江全綫之瀨灘急湍甚多，溪谷多三角形，仍一青年河（youthful river）也。沿江青山障蔽，岩石構造堅弱不等，江流因之而成羊腸形，勢頗險峻。江流穿鑿岩石成爲各種奇狀，故沿岸風景絕佳，較之浙江之錢塘，初無愧色。

延平在閩江中區，距海約一百六十英里，爲閩北吸收及分散貨物之中心。閩北之茶，紙，筍，竹，木料等皆先集中於此，而後轉運至福州出口。舶來品如棉織品，煤油等亦先至此而後分散各地。延平不僅在商業佔重要地位，卽在軍事上亦爲閩北天險（俗稱銅延平）。蓋以其地，當閩江西北兩大支流彙合之點，四面高岩壁立，形勢雄壯，爲古今兵家必爭之地也。延平失，則福州危，故歷來欲保福州者，莫不注意於延平焉。

閩江下游，海輪可以直達羅星塔。此段有二要鎮，曰金牌，曰閩安。岩石壁立，江身狹隘，航行者稍不當心，卽有危險。江口有五虎山，以狀如五虎，故名。俗傳五虎爲防守江口之五大將。事無佐證，齊東野語，不足信也。江口現有砲台，以資防守。

閩江自上游挾沙石下洩，而羅星塔以下，復受海水阻遏，不易出口，致沙石均冲積於閩江之南北支，航行乃大不易。現閩江局（卽濬河局）築長堤於江之兩旁，使水道狹直流急，

俾沙石隨流而下，直達於海；停滯之害，或可免矣。

陸　福州區經濟地理

研究經濟地理者，不能忽略地理之要素。福州區之位置，土壤，地勢，氣候，交通等等所給與福州之經濟發展有何特殊關係，吾人應明瞭之。

福州以位於閩江下游，故交通較便；以有肥沃土地，故宜於種植稻米，果類；以有亞熱帶氣候，故有亞熱帶之產物；以內地多山，故有特殊產品以供出口。茲分別敘述之：

甲　農業

福州區地勢平闊，土壤肥美，雨量豐足，在非雨季時，以池沼河流，隨在多是，灌溉亦便。稻米最少有夏秋二季收成。上等田尚能種冬稻；不適種冬稻之田，於冬春微雨之際，可種蔬菜。梯田除種稻外，亦種甘薯，故農品頗足供給本區人民之用。有史以來，福州未遭饑荒，可證其土地產量之厚也。

稻米爲福州區平原最大宗產品，年產量約近二十六萬石。近因人口驟增，產米頗感不足，每需購買船來之米。惟從自然環境觀察，福州區實有自給之能力。如能開墾未耕之地，闢閩江兩旁之新塡地爲稻田，減輕田稅，鼓勵人民務農，設立農事試驗場，研究擇種，改良

肥料，使每畝產量增加，整理河道，以便灌溉，濬閩江以免氾濫，則定能使產量倍增也。

乙　果類

橘，橄欖，荔枝，龍眼，李等為本區名產，在商業上亦佔重要地位。橘為本區最重要之果類。橘樹皆種植於南台島及平原上。一九零七年出口在六萬五千擔左右，多運往上海及北方各埠。橘除鮮食外，亦有製橘餅為冬季食料或供藥材之用者。橘本不易收存，而運往他地，尤易損壞。近年來，因交通不便，出口之橘，以在途中耽擱日多，損失頗鉅。橘商為顧成本計，不能不抬高市價，致有時較舶來品為貴（美國加利佛尼亞運來之桔），而銷路乃愈不振，虧折愈多。故欲發展橘業，亟宜整頓交通，使轉運方便，且用科學方法，防護腐壞，俾能暢銷行全國，奪回美國所侵佔之市場也。橄欖有檀香，丁香，蜜果等種。一九二八年出口約達三萬八千擔。荔枝龍眼因不能久存，故不易出口。李分為芙蓉李與胭脂李兩種。未出口先製成李乾，李片。上等者曰嘉應子，多暢銷中國南部各地。

丙　福州區的內地 (Hinterland)

福州區除手工業（如漆器，紙傘等）及果類外，出口貨物均來自內地。本區雖有其他出品，但於商業上不能佔重要地位。簡言之，福州區乃商賈中之公正人 (Commercial Middle-

man)或商品通過地(Place of Transit)。福建進口貨約百分之七十由福州運往閩江上游各地，出口貨則約百分之八十五由福州轉運外埠或外國。閩江上游產物有木材(杉，松，樟，楠等)紙，茶，笋，藥材，米，燃料，糖，香菰等，皆能出口行銷各處也。

丁　工業

福州新工業不甚發達。除電氣公司，電氣鋸木廠，電氣磨米廠，陸軍造械及製幣廠，海軍製造廠外，別無重要者。唯手工業頗為重要，茲略述於下：

(一)　茶業　　福州為茶業重要地點。一八七四年出口為六十六萬餘擔(Piculs)。自日本及印度茶盛興後，福州茶業乃一落千丈，不能復振，至一九一四年，出口竟跌至十二萬擔。茲將各年出口量作簡表臚列於左：

年份	運往外國量數	運往本國各埠量數	總數
一八六一	一七一、五二四擔	一一、九一九擔	一八三、四四三擔
一八六四	四八四、四三三擔	二〇、三七〇擔	五〇四、八〇三擔
一八七四	六三二、八四四擔	三一、八〇三擔	六六四、六四七擔
一八八四	五九二、七八三擔	二六、三九二擔	

一八九四	三五一、一六五擔	四六、〇三〇擔
一九〇四	一七九、九〇〇擔	七六、四〇〇擔
一九一四	六〇、五八〇擔	六五、一〇八擔
一九二四		一四、〇三七、七三二磅

茶亦來自上游各地，就地採製，運至福州。經福州茶行承辦，復加選擇，或雜以茉莉，珠蘭等花，名曰香片。裝置完妥，然後出口。

茶分四種：青茶，綠茶，紅茶，白茶是也。此外尚有磚茶，茶末等。春茶量多質佳，初秋茶質最佳而量少。中午所採之茶最好，雨天所採者最劣。

（二）紙業　福建以紙名中國。福州出口紙類均爲竹製。相傳以竹製紙，最初發現於閩江流域。惜製法仍用舊規，未甚改良。圖振興實業者，幸勿忘福建紙業也。查我國每年進口紙量數目實堪驚人。非改良紙業，無以挽回利權。閩紙種類凡數十，約分爲三大類：曰白料紙，曰毛邊紙，曰粗紙。一八六四年出口爲五十八萬餘海關兩。

（三）漆器業　福州所產爲綸畫漆器(Painted Lacquer)。在外洋商業上頗佔重要位置。沈紹安所出漆器爲最佳，相傳沈家有祖傳秘法。國內外展覽會，福建漆器，每蒙特獎。

（四）紙傘業　福州向以傘業馳名，非徒歷史久，技亦佳也。製傘原料皆國貨，以竹爲骨。油綿紙多來自上游。傘柄有骨製，有竹製，有漆畫，不一。傘面油畫美麗。福州從事傘業者，約五百餘家。傘在出口品上漸成重要，每年約有二百萬枝。

柒　結論

經濟發展，端賴農工商業之振興，而茲數者，又與交通有密切關係。福州雖有閩江舟船之便，然江口淤積，大輪不易駛入，此則急宜設法疏濬以利運輸者也。至國道鐵道，爲溝通全省當急之務。苟福州延平間，福州廈門間及福州三都澳間之國道，早日完成，則非徒於分配及聚集貨物方面多增便利，即政治上，亦有莫大之之裨助也。近年來鐵道部有測量南昌至福州路綫以備建築鐵道之舉，而福州馬尾間之鐵路，提議又非一日，倘得尅日興工，限期蕆事，則福州經濟地位之將蒸蒸日上，可斷言也。若夫農工業之宜改良，則尤爲有志實業救國者之急圖矣。

洛陽與長安（續完）

白眉初

肆　長安十一代建都史畧

長安位陝西之奧區，踞關中之平野，佔內陸第一形勢之地，爲歷史第一著名之城，上中古時代國都之淵藪也。

一　姬周　黃農唐夏之都，萃於山東西河南間，唯姬周崛興關中，后稷封於有邰，故城在今陝西武功縣南八里。稷子不窋失官，竄於戎狄，即北豳，今甘肅慶陽縣。公劉遷豳，是勤稼穡，詩詠豳風，歷歷入給，即今陝西邠縣。太王遷於岐山之陽，國於周原之上，東部古名東原，西部古名西原，通謂維原。大雅所詠「周原膴膴，堇荼如飴」者是也。其地在今陝西武功縣境。迨王季作都於程，（一作郢），在今陝西咸陽縣東二十里。文王遷於鄷，大雅云「既伐于崇，作邑于鄷。」地居鄷水之阼，其城郭基礎，今猶可辨，在陝西鄠縣城東三十五里秦渡鎮之北，靈臺遺址存焉。至武王又遷於鎬，大雅云，「考卜維王，宅是鎬京。」其都城地點，東距今長安城十八里，瀕鎬水之側，西去鄷亦約十八里。後懿王，一度還於犬邱，（淡謂之槐里，秦謂之廢邱），其地點，在陝西興平縣西十里。以上所述姬周盛時之都，凡七遷，皆在關中。

二　嬴秦　嬴秦爲伯益之後。初，非子居於犬邱，周孝王使之蕃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因封於秦，爲附庸邑。其所封之地，即今甘肅淸水縣境之故秦城，是爲初遷。迨秦莊公復居犬邱，是爲再遷。秦襄公居汧，今陝西隴縣南三里之汧城，是爲三遷。未幾，周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以岐西之地，秦於是始爲大國。文公卜居汧渭之間。括地志，「陝西郿縣東北十五里，故郿城，即文公卜遷處，」是爲四遷。寧公徙平陽，今陝西郿縣西四十六里，有平陽故城，是爲五遷。德公徙居雍，今陝西鳳翔縣城南七里，故雍城是也，爲第六遷。獻公徙櫟陽，其地點，在今陝西臨潼縣北境，渭水之北，是爲七遷。孝公作咸陽而徙都之，今陝西咸陽縣城東三十里，有咸陽故城是。自孝公至子嬰，十世皆居咸陽，是爲八遷，皆居關中。

三　前漢　漢高帝元年，始爲漢中王，都南鄭，今陝西南鄭縣是。二年，都櫟陽。五年二月，即帝位於氾水之陽，（今山東定陶西北），將都洛陽。婁敬諫曰：

「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自后稷，積善累德，十有餘世，至於文武，諸侯自歸之，遂滅殷爲天子。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以此爲天下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諸侯四夷，莫不賓服，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惟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成皋間，大戰

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哭聲未絕，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猝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也。夫與人鬬，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據秦之故，此亦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問張良，良曰：

「洛陽雖有成皋崤澠，倍河向洛之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崤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劉敬說是也。」

於是上卽日西都關中，始置長安縣。長安本秦咸陽離宮，在今長安城西北三十里。初高帝入關中，仍居櫟陽。七年二月，蕭何治未央宮成，始自櫟陽徙都之。其城狹小，惠帝元年，更增廣之，周六十五里，五年始成。迄於莽篡，皆居於此。

四　西晉愍帝　司馬篡魏，初爲西晉，仍都洛陽。歷武帝惠帝懷帝，八王亂作，五胡雲擾，懷帝爲劉聰所執。愍帝係懷帝兄吳王宴之子，西都長安，僅閱四年，劉曜陷長安，帝被執而西晉亡。

五　前趙劉曜　劉曜係劉淵族子，劉淵本匈奴冒頓之後，自稱漢甥，冒姓劉氏。初都山

西離石，繼徙山西平陽。其子劉聰擄晉懷帝。聰卒，子粲立，爲臣靳準所弑，且殺劉氏殆盡。於是淵族子劉曜，誅靳準，滅其族，改國號曰趙，是爲前趙，遷都長安。凡傳二君，滅於石勒。

六　前秦苻健　苻健乃氐種，其父蒲洪，因信讖文草付，改姓苻。至健稱帝。奠都長安。健卒，子生立。二年，爲苻堅所弑。堅係健姪，任用王猛，削平諸國，淝水戰敗，而亡。（後遷晉陽，又傳丕登崇三世，十年，又滅於西秦）

七　後秦姚萇　姚萇乃羌種，父弋仲，兄襄，皆事晉。襄叛，歸慕容皝。苻堅攻殺之，萇以衆降。堅優待之，授龍驤將軍，未幾，苻堅有淝水之敗。萇乘勢滅之，仍都長安，是曰後秦。傳子興孫泓，凡四十四年。爲劉裕所滅。

八　西魏　後魏拓拔，種出鮮卑。晉懷帝時，始封於代，至道武帝時，始稱魏，歷十傳至廢帝朗，國分裂爲東魏西魏，西魏都長安，歷孝武帝文帝廢帝恭帝，而傳位於北周。

九　北周　北周宇文氏，代人。其先世有名普回者，得玉璽。其俗謂天子爲宇文，因以爲氏。至十三世，生泰。泰生覺，遂篡西魏，仍都長安。歷五傳，爲楊堅所篡。

十　隋　隋文帝楊堅，周封隨公，後建國號，改隨爲隋，卒篡北周，統一寰宇。開皇二

中華古代文化之發展及其地理背景（續完）

張印堂

土著學說　有許多歷史家，相信最初漢族文化的發展，是獨立的。這種見解，自然未免稍偏。但人類多半都有自大性：相信本國是世界的中心，本族是天地間的選民，本國或本族的文化，是由「神」「聖」流傳下來，然後慢慢地發展的。換句話說，這種偏見，在任何國家都有，而在未開化的民族間，尤爲特甚。所以在已往閉關自守的中國有這種偏見，是毫不足怪的。不過，以爲漢族文化是獨立的見解，雖似稍偏，可是在中國的神話或上古的紀述中，從來沒有提到外來的傳說，所以這種稍偏的見解，又似不無少許至理。而根據中國的地理環境，漢族文化獨立的發展，又實在不是不可能的事。因爲：（一），中國的自然地勢，東有汪洋大海，在上古的時代，不便航行；其北，西，南三面，均繞有結連不斷的高山，很難通行：所以在那時候，中國很容易形成孤立。（二），中國本部自然環境，具有地大物博，土性肥沃，交通便利，氣候適宜，食物充足等等優點，能使中國的上古文化，像個小的世界一般，不需要和外族交接。近來「北京人」(Peking man)的發見，證明在舊石器時代，中國已有人跡，這雖不能確定農耕用鐵用銅等事非由外國而來，但也頗足與土著學說以有力的證據。至於中國上古文化和巴比侖埃及諸國雖不無相同之點，但這種的類似，不能就說中國和

他們來自一源；因爲適應環境的需要而有類似的文化發展，並不是不可能的事！

中國先秦文化的發展　我們要想明瞭中國上古的自然地理概況，最好根據一個現代二百公尺等高綫的中國自然地勢圖，與古書中之地理的敍述（最好是禹貢），直接或間接去推測比較。這樣，並可以解釋漢族文化的發展情況。照禹貢所說，中國在先秦時代，凡現在拔海二百公尺以下的地方（見附圖）如兩湖盆地，長江下流，淮河下流，與東北平原，沼澤隨處都是，有名的像冀州的大陸（今河北省甯晉泊及附近低地），揚州的具區（太湖及附近低地），彭蠡（鄱陽湖及附近低地）；荆州的雲夢（湖北中部沿江兩岸的低地），豫州的圃田孟諸（河南省潁淮兩水及渦河附近低地）青州的海陽（山東省膠州灣附近低地）等，全是在這範圍之內的。在這些地方，多是草木叢生，禽獸繁息，土地泥濘，人們當然不容易居住。那時，不但沼澤比現在多，比現在大，就是動物也不僅有溫帶的，所以「周公相武王，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並且「驅虎豹」和亞熱帶的動物「犀象而遠之」了。當時的雨量，比現在也要大，並且能達到西北內地，以致「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龍蛇居之」弄得「民無定所：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那時江淮一帶在拔海二百公尺以下的地方，雖時被水災，幸而附近尚有在拔海二百公尺以上的高地，可爲人居，這帶高地，橫貫現今河南省，爲江河的總分

水嶺。它的東部分爲兩段；一段緣嵩山山脈向東北之山東高原延長，作黃淮之分水嶺；其他一段緣伏牛山脈向東南之大別山脈延長爲淮漢之分水嶺。那時山東高原或者尚爲一島，與河南高地間隔一狹淺的海峽，聯絡黃海渤海。這海峽的痕跡，現在還依稀可以指出，就是山東半島西端湖泊（見附圖）如微山湖南陽湖獨山湖雷澤菏澤等等。中國古代常稱山東高原土人爲『島夷』，或「東夷島人，」此中似不無綫索可尋。當三代和三代以前的時候，山東高原與河南分水嶺一帶地勢稍高，沒有氾濫危險，土壤很好，頗適於人生，便於耕種，這由禹貢所記就可知道。

以上所述，是先秦時代的自然地勢。就當時城市分佈的情形觀察，其主要鎮市一組在渭汾兩河流域，一組四散於江河分水嶺的河南高原上；一小部分在漢淮分水嶺的伏牛山旁。一小部分在河淮之分水嶺的嵩山一帶，和山東高原的西端，幾乎沒有一個鎮市是位于現在拔海二百公尺以下的地方。這是因爲現在拔海二百公尺以下的地方，在那時常被洪水淹潦的緣故。渭汾洛諸河與黃河相會之處，即今河南山西陝西三省接壤的地方，因其地勢高峻，無氾濫之患，天氣溫和，雨量霑足，土壤肥沃，很適於農耕和農業文化的發展，所以當時的渭河流域，成爲我國上古農業文化的重心。這個經濟與文化的重心，後來漸向東移。其移動的原

因，不祇是因渭河的環境變劣，也是因爲漢族在我國北部平原與長江一帶利用人工經營的結果。如森林的砍伐，藪澤的開闢等等，因各地之自然環境的變更和文化之發展的不同，我們的都市重心，也就隨之而遷徙了。

中國上古九族的分佈與其文化的特徵　中國古代文化的發展，一部分是漢族同化其他諸族的歷史。當漢族在現今河南總分水嶺一帶（指黃河長江間之高地，西起甘肅東部經陝西山西南部，與河南北部至山東半島高原）發展的時候，在中國自然邊界內居住的人，至少還有其他八個民族，即東夷族，巴蜀族，東胡族，蒙古族，閩粵族，苗蠻族，氐羌族，與西藏族，每族各有特徵。

（一）東夷族　即東方島人，在山東高原與長江下流以北的低地森林中。他們多以漁獵爲生，大約有的也事農耕。禹貢記兗州青州（山東高原）貢物說：「兗州，厥貢漆，絲，厥篚織文」。「青州，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記徐州荊州揚州一帶低地（即長江下流以北四地）貢物說：「荊州，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九江納錫大龜，……」「揚州，厥貢惟金三品，……齒革羽毛，……厥篚織貝。」東夷和漢族的關係，發生最早，也首先被漢族同化。他們對於中國的上古文化，有極大的貢獻。如舜

為東夷人，孔孟俱生於此。東夷人之所以首先與漢族同化的原因，與其地理環境頗有關係。因為最初漢族與東夷族所居的地方，其間僅隔一道淺狹的海峽（見附圖），很容易渡過；而與其他諸族所居之地，其間不是重山峻嶺，便是池沼森林，交通很覺不便。況且當時山東高原，極為空曠，地乾氣溫，宜於居住；而其他低地平原，草木稠密，地氣潮濕，對於人生極不適宜。所以東夷族人所住地方，文化自然要會稍高一點。

(二)巴蜀族　原居陝西南部與四川一隅，介乎漢藏兩族之間。巴蜀族多以狩獵為生，也會開採玉石銀鐵等物，禹貢說，「梁州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這族人從前與漢族交通不很多，到了戰國，秦把他們的國家全給滅了，並行「移民實邊」的政策，逐去好些人家，因此就開化起來。那裏的氣候很溫和，地土很肥美，物產也很富饒。不過因四面高山阻隔，交通不十分容易。那裏通「向化」的大道，陸路是由今陝西南部，經漢中等地，水路是順長江東下。巴蜀族因受漢族征服最早，所以同化也快，到現在四川省中，似乎不容易說誰是古巴蜀之遺胄了。

(三)東胡族　以滿州盆地為根據地，大部以畜牧為業，常為中國邊患，而北部受其害尤甚。但這些戰勝的外族，最後還是為漢族所同化。例如戰國時代的東胡，漢時代的烏桓鮮

畢，隋宋以來的契丹女眞，以及明末入關入主「中原」的滿清，有多少不被漢化的？到後來，就是他們原有根據地滿洲東蒙，也都成了漢族的移殖地（近來成了日本的了！）這種原因，一是因爲他們文化低，人口少，自然要被文化較高人口較多的漢族所同化；一方面是因爲中國北部人煙稠密，需要向外發展，可巧有滿洲一塊空曠的地方，與中國北部平原之間，陸海路皆容易往來，所以就漸成了漢族殖民地，並且浸浸地以賓奪主了。

（四）蒙古族　蒙古族和中國關係，與東胡族和中國關係，大致相同。蒙古人原居蒙古高原，以牧畜爲業，常爲中國邊患，終且征服中國，坐起大皇帝來。不過終沒有坐的久長，就被漢族赶走。到了近代，他們牧場的一部，也和滿洲遭同一的命運了。不過，漠北的地方，漢族文化勢力終不易侵入，而蒙人得多少保其本眞。這個緣故是：（甲）因爲蒙古在自然的生產上，本爲一窮苦區域（A Region of Difficulty and Poverty），不像滿洲的富庶，不易惹外族的垂涎；（乙）從北部去到外蒙，當中經過崇山峻嶺，沙漠廣野，交通很是不便，不像滿洲之無大阻隔，所以移民自然要發生困難。結果，漠南漠北，遂受了不同的影響。

（五）閩粵族　原居中國東南沿岸之山嶺森林中，以漁獵爲生。這些山嶺，多東北西南向，間有無數橫斷河谷，流入長江，如贛江湘江等是；也有入東海或南海的，如錢塘江閩江

韓江珠江等是。這些河谷中間的分水嶺，是幾道狹長的山嶺，就是所謂南嶺山系的五嶺山脉。山嶺重重疊疊，交通自然不便，因之中原與閩粵之間，遲到秦漢，才發生關係。在自然形勢上，這是勢所必然的。粵之開發，始自秦始皇帝。他發戍卒四十萬開五嶺，實在可以說是歷史上很大規模的移民運動。到漢武帝平南越，又將東甌閩粵之民內徙，而于其地設立郡縣。漢族文化，遂大爲深入。三國時候，孫吳很注意往南發展，經南朝的逐漸開發，唐宋以後，文化上就更揚起頭來。其土著人民，一部被漢族同化，一部份保守本來面目的，多躲在深山中，不足與征服者——漢族——抗衡了。

（六）苗蠻族　原居長江中部兩湖盆地中。後來因爲漢族的發展，被迫向西南退却，直至雲貴廣西一帶山地區域。他們原來也是以漁獵爲生的。禹貢說『荆及衡陽惟荆州……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自苗蠻族退居西南山地以來，漢族文化，進展很慢，直到近百年間，才大活動。這大半都是由以下三個人口過剩區域而來的：

（甲）自四川盆地由金沙江入雲南

（乙）自兩湖盆地由湘沅二江入廣西貴州；

(丙)自珠江下流由西江入廣西。

(七)氐羌族　居中國西北高原甘肅青海一帶，生活以牧畜為主，也有農業。他們雖在漢武帝時已被征服，但後來未十分着力經營。所以文化不高，漢族勢力也小，直到現在此地人民多為土著，這種現象，和他的位置大有關係。因為那裏地勢高峻，與外界交通不易。並且因為中國大部之位置關係，由西向大陸轉為東向海洋以來，對西北一隅，既不留意又無暇顧及，因此就成了一個閉塞的地方了。

(八)西藏族　居住在一個世界上最高的高原上，和外界的交往，非常的困難，所以西藏在名義上雖為中國藩屬之一，並和中國為鄰，實在他們所受漢族的影響，是微而又微。並且西藏有它的特殊環境，外來人也不易生活，這也是難受漢族文化同化的原因。

漢族發展與其文化傳播的主要因子　漢族發展，與其文化傳播的原因，大別分為兩種：(甲)，自然的；(乙)，人為的。

(甲)自然發展的原因有四

(一)環境的變化　氣候的變化，如雨量的增減；地勢的變遷，如溝渠的開通，森林的砍伐，沼澤之乾涸等。

（二）人口的繁殖　人口的生殖率，若日漸增加，所需要的食糧，也要愈多。爲人口過剩的壓迫，和食糧的急需，解決這個問題的捷便辦法，就是開墾。所以森林等等的自然物，全都要改舊觀了。

（三）無意識的摹倣　漢族比其他諸族開化較早，文化較優。人類向上和對優良事物的摹倣，是自然的趨勢，所以別的民族日漸開化，漢族文化日漸傳播。

（四）天災饑荒，如水旱等災，往往迫人遷移。

（乙）人爲發展的原因也有四種：

（一）戰爭　一個種族的文化，藉著戰爭也可傳播。戰爭往往可以把一個民族的文化，完全改變，或與其他民族的文化互相混合，如漢武帝唐太宗之東西征討，結果文化上兩方多受了影響。

（二）屯墾　以戍卒屯墾戍邊，爲各國所常有。戰後可以遣散兵士，平時還能鞏固邊防，同時又能啟發荒野。所以屯墾實在是一種好的方法。屯墾也能爲傳播種族和文化的媒介。如秦始皇以戍卒開五嶺，結果嶺南就爲漢族文化所波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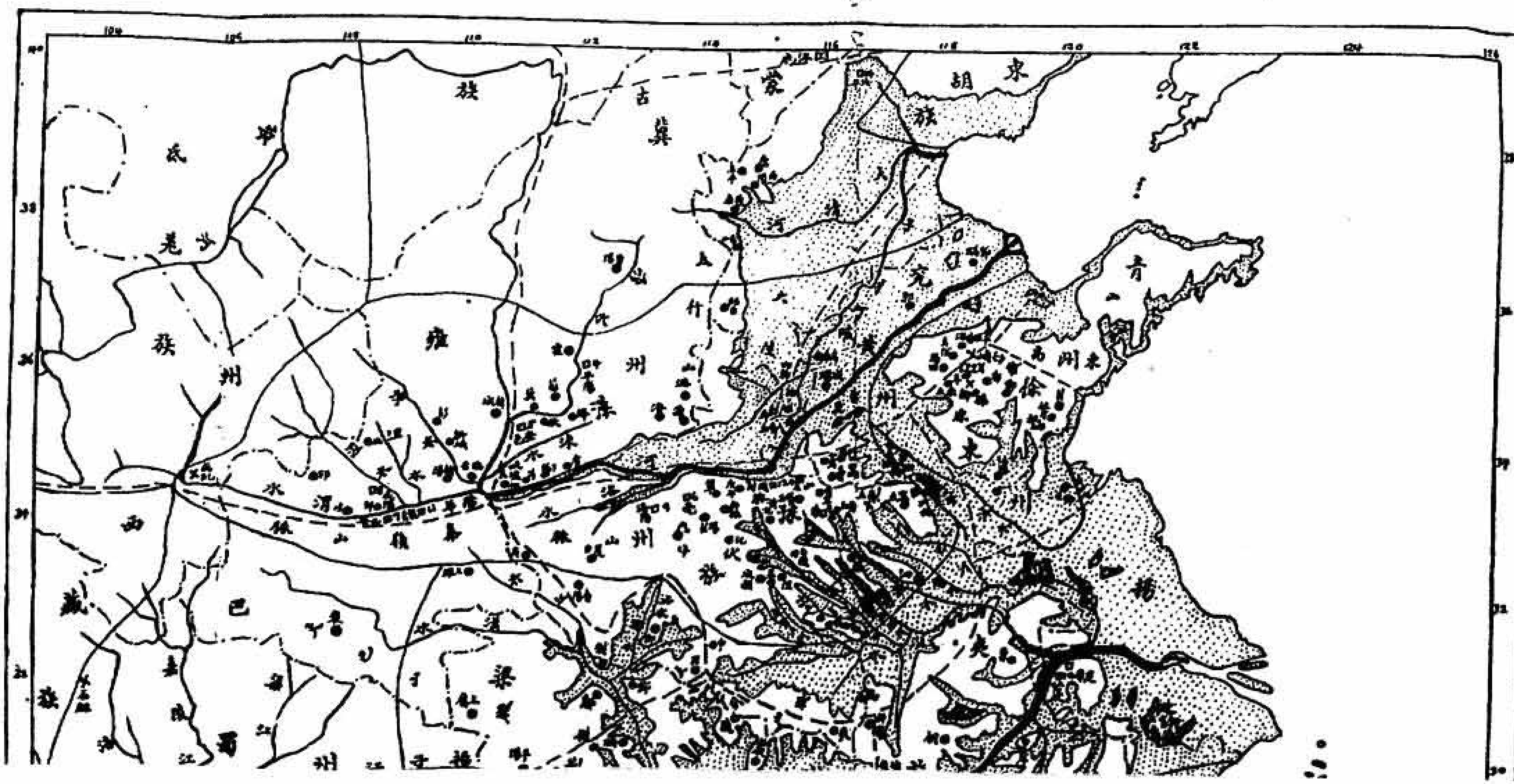
（三）有組織的殖民　戰國時，秦遣萬家移殖巴蜀；漢武帝平南粵後，使東甌等民移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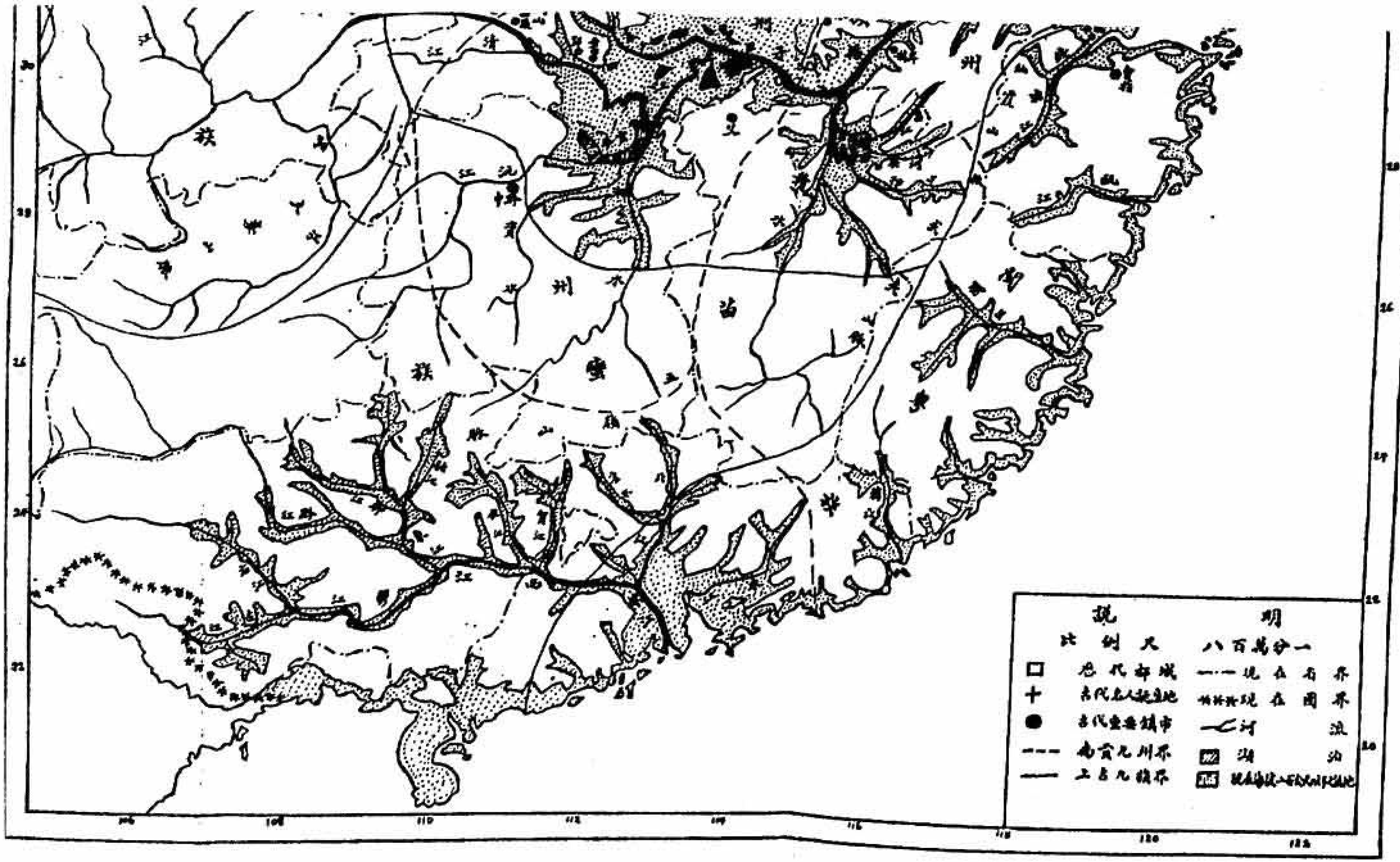
淮上，這都是傳播文化的好機會。

（四）因擾亂而遷徙　晉之胡亂，唐末之中原擾攘，北宋末之金人侵伐，全都使中原百姓捨家逃難，遷往南方。兩晉以來，南方文化日漸增高；北方文化日益低落，就是受擾亂的影響。

除以上所舉之主要原因外，民族與其文化的發展，也有莫大的關係。漢族信實用，好新奇，善摹倣，例如他們自其西北兩方之牧人（東胡蒙古氐羌）習用車馬，自其東南兩方以漁獵爲生之東夷閩粵苗猺等族學造船，因之能以他人之利器而征服諸異族。所以漢族日漸發展，而他族則日漸同化。此外，歷來的水旱蟲蝗等天災，按優勝劣敗的原理，把一切的衰弱分子盡都淘汰，祇有那健强的分子才能生存。不僅天災有這樣的力，即戰爭也有減除弱小選擇健全的效力。況外族之侵入雖於漢族文化上時有打擊，但於種族上則有莫大的裨益，因爲血統的混合，往往能輸入一種新的精力，對於優生上是不可缺少的。爲此種種原因，不但是漢族文化得以廣播，即中國人民因之也磨煉成世界上最强健的種族之一。所以中國能保持其在世界上最古之位置並其最老的文化。

中國地形攷古圖




說明
比例尺 八百萬分一
歷代都城
古代重要城市
現在省界
現在國界
河流
湖泊

中國土爾其斯坦地下的寶藏

勒哥克著
陶謙譯

肆　我們在哈喇和卓的生活和工作(下)

關於我們在哈喇和卓的生活，我必加入下面的解釋。

我們的房子很寬大，沿牆有泥作成的長凳（這是波斯的風俗）。有些地方它們中間是空的，可以從外面燒火。不過因爲炭煙很多，我們不用這種熱，我們把炭放在火盆裏取暖。在吐魯番，煤在不深的地面以下，就可以掘得，土耳其人叫它爲鐵煤（tash komur）。但是哈密的煤田更爲豐富；那兒的人常常帶着鏟子和煤筐，夜裏到煤田去盜取露出地面的煤；煤是屬于王的，不過所有的哈密人夜間都去偷。

雖然有火，冬季還是極冷。

我在城牆中的古道內佈置我的洗像暗室。當碎紙堆積很多的時候，我常聽見一種可疑的沙沙之聲。我很小心地躡足而入，發現蝟正在那兒作巢。我把它們都捉住了帶回柏林，Matkohio 教授認識它們是別處已絕的一種蝟。

還有一種可愛的拜訪者是飛兎，行動好像袋鼠，當它從角中出現時，常睜開它的奇怪而大的黑眼，十分誠懇地望着我們。

某一晚正當我在院裏看病的時候——那必是四月——我們聽見一種大的急轉的聲音，幾乎像一羣鷓鴣飛來，轉瞬間劇烈的重的櫻黑色的雹塊，很大力量地向我們打來——一種有生命的雹！不久把院裏塡滿，於是房東的全家和所有的病人，都齊向此種可惡的侵襲者加以攻擊，它們的碎塊立刻成百的滿佈于院中的粘土上。

農人對此種可惡的昆虫的努力撲滅，是不足奇的；它們是大的掘土蟋蟀，有四寸到六寸長，它們的習慣，成爲損害農人的仇敵。

管理家務是很困難的；有一時期我們只有茶，麵包，palo 和各種果子。不過天氣漸熱，羊油很快的就腐臭，如是我們把食單中的此項主要食物(指羊油)取消，果子，特別是黃杏，也証明不好，並且常爲致病之源。

我因爲要和土人連絡，所以努力學習他們的語言。對于 Osmanli 語，我懂的一些，這證明對于我很有用，因爲我在出發探險之前，在 M. Hortmann 教授指導之下，已使我對較易的東土耳其土語的普通規則很快的嫺熟了。

在哈喇和卓，我約請了一個能夠寫字的農人，他的名字是 Obul Makhdi (Abul Mandi)，在每天晚飯後來教我一課。主要的是記他所口述的兩種文的(中國文和土耳其文)政府佈告

(人民從牆上扯下，雖然這是嚴行禁止的)的原文和所有來的土耳其語的信件。不久，我又從魯克沁王處得着一本中國刑律的土耳其文譯本所謂 Li kitabi ，和從醫生得來的一本醫學參考書；我費了很多時間，把這兩本書譯成德文。

後來我要我的先生口述歌曲，我發覺中間關於勇武方面的頗少。只有幾首是關于阿古柏時失敗的領袖的。其它完全是關於愛，這自然是佔這些人民生活的重要部分的事。

我的耳慢慢地對于語音熟習了，我繼續努力學說和比較難的去學懂。

Bartus 記的很多重要的字，並且他用北德的土語和工人說話，因為他走的地方很多，能使人都懂的他的說話。當我們在八月中旬離開這城時，所有的青年人，都能說一種特別但十分明白的北德土語。

在二月尾，天氣立刻就熱起來了。小孩子把塞棉的外衣脫了，滿地的跑，男孩沒有一件衣裳，只有塵垢——他們是不洗澡的，用作一種防護不祥的東西——女孩子穿一點紅衣裳，剪裁取法我們的游衣袴。

這時我能看見很多小孩有雪白樣的皮膚，有的則成穀色，還有一些小孩子，幾乎是朱果律色；白的是歐羅巴種，黑的是東亞種。

我們常常和小孩子們開玩笑。我的袋裏充滿了葡萄乾和糖塊，無論我到那裏，我總被可愛的小東西們所包圍，強索糖果。我拿柏林報紙紮成一頂高頂帽，上面插一根雄雞毛，戴在我最愛的一個小孩子的頭上，於是其他的也來作同一的要求，要那樣帽子戴，我告其中的一個小孩以作的方法，馬上所有的男小孩和女小孩都戴着這種帽子，趾高氣揚地滿處跑。

當我們住此稍久以後，一天，Kasi 和「大Achund」一個宗教的紳士，同我作下面的談話：「先生，你們兩人單住不好。你們應該結婚」。我們答說：『我們已經結婚』。『是的，不過你們的妻子們都在數千里以外；你們必須在此娶妻。Kasi和我的女兒都準備和你們結婚。』這眞是一件不好辦的事情。我們要如何才能避免這事，而又不傷此地有地位的人對我們的感情咧？自然我開始用話感謝他們，我對他們說：『朋友們，你們要知道中國人有偵探在這兒，每禮拜都有報告到北京給我們的大使，他把這報告又轉呈于柏林的大皇帝。依照我們的法律，我們每人只可以娶一個妻子。如果我們的大皇帝知道我們在這兒又結婚，你們能想像的到我們將受若何處罰麼？』他們手撫着鬍鬚，說他們自然不知道。我解釋說我們每人將打二十五大棍。他們聽了這樣野蠻的刑罰，很爲惶恐，於是表示一種代爲可憐和友誼的態度而別去。在哈喇利卓，我們的行動像一種高級的回教徒，我們常被阿刺伯的問候語「祝君平安」

所致候。同時，我們也時時注意免除任何比較嚴重的法律的破壞。

土人關於他們先知的教訓知道很少，他們對中國人要比對於他同教的東干人好。所以他可以准許他的女兒嫁給中國人，但從不給一個東干人；他們也從不到東干人的祈禱寺裏去。相互輕視的態度，毫無例外的存在於土耳其人和東干人的中間。他們的宗教雖然許可多妻，但在土耳其斯坦的回教徒，很不容易娶幾個妻子。

正當這個時候，魯克泌的 Mirab, Mamasit（穆汗默德王子）從喀什噶爾回來，在那兒因為王的要求，和和卓木族——東土耳其斯坦以前的王子——的最後的苗裔 Abdu-s-Said 同來。這好勝民族的後裔囚犯似的生長於北京。他不懂土耳其語。他能夠說中國話，不過他能背可蘭經。政府知道他不足為害，准許他在他先人之邦作一次捐募。據說他從他的臣得着二萬 Sar（約合三千五百磅）。當他返家時，我在哈喇和卓遇見他，沿途由 Mirab 保護。

Mirab 在喀什噶爾因為風俗允許，娶了二個妻子，當他離喀什噶爾時，他和她們分開。在他到他的家鄉地，哈喇和卓他的妻子 Ai-en-Nissa（妻子們的月）不許他到他自己的家。并且拿鞭打他，她說：『上你那喀什噶爾的女人那兒去！』當他的面把門砰然的關了。那天夜間，他很憂戚地來到我那兒，告訴我們他的痛苦的經過。我對他說：『朋友，你從安集延

（Andijan）和和闐買了很多綢緞，可愛的洋紗，美麗的紅布和其他的好看的東西，這些給她送去就行了。」這法子很有奇效，第二天就平安無事了。

這事件很可表現此地女子對于丈夫所具有的勢力，她們並且能夠在公家地方不帶面紗。

我們以前就曾經說過 Bartus 是到處受人歡迎的人。他的自然的歡喜，他的孔武有力和他的被人愛的性情，我們在一塊兒時，有很多笑話。

一天，我對他說：「Bartus，這兒有一罐乾小桑子，那是帶來治痢疾的，但是中間已有甲虫進去，你可以把它拋棄，不過那罐要保存，可以包藏寫本和其它的物件，」

第二天，Bartus 帶了一包美麗的很古的寫本回來，我問他從那兒得來這些 Kagiz（卽寫本，）他說：博士，我昨天正去拋棄小桑子時，幾個年老的人問我上這兒作什麼，於是我告訴他們這是一種返老還童的藥，那時他們都想要一些。不過我要他們拿美麗的紙（指寫本）來換。他們立刻給我一包。於是我給了他們一些，今天他們又來要換。他們把小桑子甲虫等都吃了，並且還說它效力很大。」

另外一件可笑的事是在我們離開哈密的前一天，那時我正坐在房裏計算帳目去報告我的上級財政委員會。這是一件很麻煩的工作，因為我的前面有紙的，金的和銀的俄國錢，中國

錢，國家貨幣和本地貨幣。鈔票（中文：ti-za帖子？）是長六吋寬四吋的油綢印的小塊。政府的硃砂印蓋在上面。我還有碎銀子，要砝碼去稱。貨幣的交換率是每日變動的。

我正在因工作忙碌腦筋昏亂，Bartus 也在院中忙着釘裝各物，那時一些城裏的貴族，有地位的紳士，來拜訪我們。他們自己說：『先生，你們快要離開此地，你們在此很久，並且我們都因為你們的居留而很富裕了，你們替我們無代價的醫病；不幸的是你們不願娶我們的女兒。不過我們深知你們是有好心腸的人們。你的去，我們是很難過的，我們現在只有一個希望，即是再有顯貴的人從你們的大皇帝 Gillehalling——他們對威廉的諧音——朝廷再到此地時，我們很願像偉大的柏林朝廷的禮節一樣的迎歡他們。』我有一點不高興，但是我還是用好話回復他們，謝謝他們的厚意，並且我說現在很忙，我急於要動身。至於歡迎禮節，我的『英雄』(batur)能教他們皇帝和貴族致敬的儀式。

我送他們出去，叫 Batus 說：Herr Bartus, 這些紳士願意知道柏林的致敬儀式。』Bartus 答說，『我立刻教他們』。於是我繼續我的工作，當我的工作完畢時，我仍然從外面聽得各種命令語，如注目和喊之類。Bartus 把十五個紳士分作三列，每列五人，那兒教他們行禮，最初向右，『早安，old fat-head,』向左，再行禮，『早安，old tipper』

這幕喜劇頁使我忍不住發笑。但是他們很高興地告辭走了。當格倫威戴爾六年以後來到這兒時，他們向他行禮，用柏林朝廷的儀式歡迎他。

我們在古城中搜索了很多的廢墟．就中有偉大的高塔，它位置於東門的西南。它前部有二十碼以上，在古代那很多的壁龕，必充滿了大的佛像，或是給畫的或是包金的。包金是用厚的金葉，即是在面積有很多平方碼的牆上，也用它來鑲嵌，凡毀壞此種建築物刮去這些貴重的金片當殺，不過有很多地方，是他們注意所不及的。另外有一個相似的墓誌碑，不過沒有那樣尖塔高，這碑在阿斯塔納(Astana)的附近可以找着。這或許是此地叫着『休息地或外地，』也叫着栗墓的原因，因爲波斯字 Astana 含有此意。另外還有一個相似建築，沒有建高墩，近於魯克沁的東北的 Syrkyp。在墓誌碑的壁龕處，仍然還有給的佛像的淺痕保存着。

在 Syrkyp 有一種特別的容器，是用黑山沙作成的。

在古城的其它廢址中，我們找着很多的淺破的印度文件，它們都已撕裂，每頁幾乎沒有一個以上的印度的 Nagari 字，這破壞的文件，無論若何，主要的是對于佛教的。

在此必須提及的，就是此地奉行的所有四種宗教的文件，皆在同一神座的裏面發現，據此則佛教徒，基督教徒，摩尼教徒和孤立的祆教徒似都曾用同一的地方禮拜——倘若我們的

假設是不錯，這事實指示回鶻土耳其的君主們的大容忍和大的政治的力量。

格倫威戴爾定名爲 Gamma 的禮拜堂的廢址是很動人的。高的浮屠和它的奇怪的形式，仍然還能很好地存在，裏面或許藏着還顯的文字，也是很可能的。但我們決定去拆毀這美麗的建築。其它的廢址，表現高而狹的拱門，那和 Ctesiphon 的大的薩山王朝的王宮相似。我對于這拱門的目的，仍然不懂。

但是——這陳述不能過於加重——所有存在的建築，不是波斯的就是印度的，而中國式的痕跡則沒有，即中國人曾很久的作過統治者的火州也見不到。

我們在城外廟內也曾得着一些有價值的發現物。在大河的東岸，橋的南，小河的北，一個騎在馬上，拿着一枝給有十字架的 labarum (Constantine 帝歸依基督教所用的軍旗或羅馬教儀仗的前導旗）的水彩肖像，面部因時間氣候的關係，已經損壞，這引起了我們的好奇心。輪廓是完全的，但它的基本已經大殘缺，不能得一點觀念。牆的建築，表現一個特徵，即是內面的牆，只有一塊石頭厚，而原有的牆的外面，包着另一層牆，遮着舊的壁畫。這種奇怪的更革的樣式——我們本國是在舊畫上加一層顏色塗蓋着——的應用，似乎不僅是當一個廟宇另外供一個回教的另一神，但也許是當另一教派的信徒用作摩尼教或基督教的教

堂。

我們已經敘述如何地一個摩尼的像被此種方法遮被，這個另外的小廟，很清楚的是基督教禮拜地，景教派的所隸室，或此一類的建築，它是因爲新的內牆建立，把基督的本質失却。不過當新牆崩毀，舊壁上的繪畫遺跡，乃隱隱可見，但是因爲雪從牆罅隙中吹入，乃使壁畫大大地損毀。這像無論若何保存着一個顯着的希臘教（Byzantine）教士特點，拿着一杯聖水和一個香爐。他站在三人一列的前面，他們畫的比他小些，手中都拿着綠葉的樹枝。

在這羣人的後面，可以看見有一個馬的前蹄，很明顯的，這騎者當教士正在執役時，已經走近了。

這個教士既不是一個佛教和尚，也不是一個摩尼教士，因爲這可以從他穿的法衣上辨別的出。這或許是復活前主日（Palm Sunday）的慶祝圖。總而言之：這畫的形式表示它的西方影響，要比犍陀羅的藝術的時期晚。

在到 Tuyoq 的路上，有兩個緊着的廢址。格倫威戴爾名它們爲以俄字母 Z和B 。

第一個殘廢址中有幾個有佛像的禮拜寺，有幾個還很大。一美麗的回紇式的壁畫仍然在壁上存在，不過那是後來的變革，爲中國人所摹仿的。

從禮拜寺向東，我們發現一個毀壞了的涅槃佛的像座。

這座的前面，有一層薄的石灰糊着，以隱藏在那上面的舊畫。把石灰除去，那繪畫就可以出現，保存完好；它們都是和尙的肖像，其繪畫的形式，可決定是羅馬建築藝術的回憶。

在俄字母B的廢址裏面，我們有一個重要的發現。此處的繪畫等物，也被後來的牆飾所蔽，這很淸楚的是在晚喇嘛期的（大約在十三世紀？），不過這變革的工作，比回紇人威權鼎盛時的要粗些。

牆的東邊有門。入口的右方，我們發現牆的後面有一個比較晚近的建築物，這是一個壁龕，有一個高幾五尺，壯麗的無頭無肢的石像。

像的上部，因爲木釘把它和牆鈎連着，使它受很大的損壞，不但頭和肩不見，並且因爲大雪的時降或雨——很少下雨，不過下雨時則雨勢必極猛——的下流，把土和水的液體，從它上部流下，把它衣服上的彩色損毀了很多。

這像站在一個蓮花形成的半圓寶座之上。它的葉或許是紅而帶着白邊。果托或給作綠色，不過現在只表現白的膠沙——現在葉下的邊緣是脊的——痕跡，這是一個特點，它曾作建立此像的一個要素。足部做的不很好，並且受圍牆的損害；未經火的磚簡直壓在它的上

面，足指出出像座之外，也是一個難看的特徵。

這像的木身，即是犍陀羅藝術的回憶的形式。披衣紋的深深地凹下，現在已經沒有；曾經峰起有如說教似的從肩或從下臂下垂的重厚的邊摺，也是很特別的。它們（指邊摺）表現出很緣的彩色的痕跡，並且很清楚的是外衣的一部分。大彩形成非嚴的摺紋，下附於身體。彩色的損壞，一直達到膝部，所以這作品所用的樓色，在此可以看見。從膝直到美麗的邊摺處，很濃厚富麗的彩色依然存在，穿二件襯衣——第一件是從大衣的摺縫間看見一紅三角塊，第二件藍襯衣的窄條，只紅尖之下看見。

這美麗的彫像，幾乎是純粹的犍陀羅式的佛，對于我們是一個謎；因爲我們很奇怪，古的藝術的模型能在彫刻上存在，同時在繪畫方面，希臘的原素也表現出東亞影響的記號。這像無疑地是保存希臘本質的唯一的彫刻。第一次的探險隊也曾發現相同的希臘式的頭，並且此種彫刻的全數，也通爲我們所獲得。在所有壁畫上的佛像已經指示披衣摺的同一的誤會，和晚中國時期的東亞面部。這種彫刻可以相信和繪畫同屬於一個時期——但何以不和繪畫一樣也受影響呢？

當發現時，我們還不知東土耳其斯坦的彫刻是一種範鑄藝術，它們是用模型作所有的

像。

如果不是等到第三次探險隊，我們在 Kyzyl 的僧院工場發現白雲石灰製成的模型模本和 Herr Bartus 在碩爾楚克(Shorchuk 今屬焉耆縣) 從類似的工場中發掘得三十個此種模型時，我們是不明白的。

這個發現，解決了我們的葫蘆，因爲老的式子正是從此種模型鑄出。如果一個模型打破或壞了，於是用機械的方法，從原形另製，新的像又同以前一樣地去造作。

當土耳其人的時代，因爲外國血統的混合的增加，民族的美的觀念，也隨着發生變化，一些頭已經很明白的指示，在比較短的時期以後，大約是第九世紀，範鑄已很審慎地變成較東亞式些了。眼已較爲凸出些，眉毛和上下眼皮的線也漸斜傾，鼻也短小了，希臘的髮的特殊佈置，也被誤會而固定。最後藝術家把他的模型變爲東亞式的粗而硬的髮。希臘藝術的頭部也變成中國的了。繪畫的形式的不易永存不變是很容易知道的。即使薩山王朝阻止向希臘東方的出路，並且從伊蘭和印度去的人很少，其中除富商大賈外，不過一些守獨身的和尚。但是向東亞的出路是常開着的，東亞細亞人，土耳其人和中國人到此的人數增加，而外國血統的混合乃日以顯著了。

如果一個先生收一個混種學生，他因此把非本地的眼，手和形狀變更介紹到他的工作室來，並且這種進行在繪畫上要比彫刻快。繪畫也和彫刻一樣，不輕視機械工具。我們曾經發現紙作的鏤花模板，還有用厚紙作成以便印在亞麻綢，夏布和紙的上面，還有一種印壁畫的厚紙板。繪畫的輪廓，先畫在印花板紙上，此後把線雕空，把印花板放在光滑而白的或上述的美麗的物質之上。用一個盛滿細木炭末的多孔的袋在上面經過，不很清白的草圖以之產生了。於是畫線，最後上色。繪畫人因為極嫻熟的緣故，他們很少需要標本——這可以從很多畫指示出來——幷且也不很正確的依照它。似乎他們已經很熟記下，每個神聖等，正中和中國人寫他們複雜的字，它們每個的本身，就是藝術。

這兩個廟（俄字母Z和B）的南方，有兩個墓碑。這些是波斯的建築，仍然用波斯名 Gumbaz 名它們。這些建築上，有四頂屋上包含有兩個圓頂，一個修在另一個的上面。

在這些墓中，我們發現一頂小帽，似乎很像在東土耳其斯坦一帶的女孩所戴的帽子。它上面浸透了血，這很明顯的必定帽主曾隱藏於此墳中，而被人所殺。從那上面的刺繡，帽是屬于佛教期的，因為它繡出佛教神話中的人物。

伍　Sangim Aghyz - Bazaklik - Chikkan Kol 和 Tuyoq 的廟宇地帶

在火州古城的幾個廟內，我們發現壁上繪畫，Bartus 不避冷熱和塵土，以他熟練的手藝，從牆上把它們鋸解下來。

每天都發現錢——大部分是中國唐朝時的，不過也有還古的薩山王朝和較晚的，也有喀什噶爾叛逆王子時的回教的。此外，有可錢貴的絲的，亞麻的和麻的織物，以及大量的寫本殘片。字體共計有二十四種，這都是在此地發現的。

無論若何，這結果並未達到我的期望，加以火州古城的發現似乎窮盡，天氣也漸漸的熱了（在吐魯番二月底就熱起來了。）於是我們把我們活動轉移到位於哈喇和卓地的黑暗的 Sangim 谷去。在土耳其語是 Sangim 口，這是依照位於北端的小地而命名。

哈喇和卓的河流迫着它的幾條紛亂的河道在這谷的黃土山岩上經過，谷很黑暗，峻峻的山帶着神秘的鳥道，高矗於河的西岸。當谷雪溶解時，岩石的流轉和泥塊的下滾，都在這些羊腸小道上打打碎。當地的風景，因為崖岸過高，不容易看見，不過谷的左岸或西岸，有一座廟宇同時左邊的山岡上，有很多印度的塔，有些是立於河的岸沿。

這些塔的裏面包含火葬餘燼，人造的花，還願的供物——紙上的聖像——和很多寫本。

在這些紀念物之一的中間，河的曲處，有一本幾乎完整的摩尼教的書，在很多佛教的印度的

寫本的殘片中發現。這事實很爲可疑。爲什麼到這兒咧？

在河的左岸，有十二個建築物，佛教僧院的殘址和古代的廟宇（第八世紀到十世紀）。大部分是用坯建築的。它們都有堅固而巨大的門和有礮台的城堡。谷的形狀，就它的全長來說，是最奇怪的，因爲山中的荒野的小徑，對于地方風景，形成它的神秘的性質。

在這些廟宇以內，我們發現兩個藏書處，一個是 Bartus 在一個大廟裏和尚住的小屋中。發現物很多，可以裝滿幾穀袋。它們幾乎通是用土耳其文和回紇文寫的，它們的內容，大半是宗教的，描寫佛教救主 Maitreya，和信徒及不信宗教者的集合的劇本的殘篇。在各章的 colophon（書籍末尾之題署）上面，指明這是從吐火羅文譯成爲土耳其語的，著者的名字也還有。

後來在另一地方，我們發現所謂吐火羅寫本的殘篇，在它的尾飾上，也陳明這是由印度文翻譯來的。

第二次係由我的幸運，在一個奇怪的建築，即第十個廟壇上的小廟附屬屋中所發現。其中大部分是佛教上神怪的故事的土耳其譯本。

我們也隨地發現摩尼教和印度的寫本，但下面的一場事件，是值得我們不快意的。我們

二一〇

在位於谷口的『星宿』洞中努力從事發掘，但毫無所獲。同時在我們的對面，有兩個老年婦人，也在溪流的另一邊的無涼蔭的土坡中工作。有些不過是偶爾的黃土堆，但有一個是有希望的，因爲那是一個傾廢的塔，我們眼看見這兩個掘寶的婦人發現一些很奇怪的魔鬼頭和很多不同印度字體的吐火羅和印度的寫本。我們沒有法子，只有拿重價從這兩個女人手中買得，一百頁精美的寫本，大約是九個先令。

到此時止，我們在哈喇和卓古城和 Sangim 谷中所得的淨的獲得物，不是不十分重要的，但這不能滿足委任我們來此工作者的希望。Pischel 領事常常有信來，他表示很相信我們已得着巨量的寫本彫刻和壁畫。並且他常常很高興地尋問我們探險無疑地已得着豐富的結果。但我們發覺這是不能滿足的過誇的期望。

格倫威戴爾曾要求我在穆爾圖克(Murtuk 今屬吐魯番縣)的大廟中勿加發掘，留着等他來作。關於他來的消息，每一封信裏說的各不相同；有時信中說他正動身，有時又說他不能決定是否起程。所以我的一切計劃，都受防礙。當我接到他說決定不來的信時，我爲探險隊獲得大的成功計，決定進行這地帶的發掘，並且卸除無數廟宇中之一切圖畫。因此我們決定到穆爾克圖去工作。

到穆爾闊克去，旅行者必沿 Sangim 谷向北，一直到穆爾闊克的水道在壁立的絕岸中流到向 Sangim 谷的地方止。於是他必須爬右岸的高壁，走纏繞高山的山頂的險徑直到 Bazaklik 的僧院地帶。這位置近於穆爾闊克而微南。拜訪Bazaklik僧院的人，一直到最近的地方，尚不能看見這大的僧院。這僅有一地可得一瞥，但老和尚們建了一層牆——這有一部分還存在——遮蔽着，使往來的人不能看見內部。這自然是僧院的主人蓄意想與此忙碌的世界和它的事業隔絕的緣故。

道路猝然闊大，在一寬而多沙的平地上終止，這後面有高而形狀奇瑰的山。就是從此也不能看見僧院，因爲它位於一座高墩的上面，高距河床十碼，距上面的平坡邊，也相等，它位于高而馬蹄鐵似的彎曲的河岸中。只有旅行者十分相近這邊處時，才能看見這墩上的建築。

有二個圓頂建築仍竪立於此——一個在上，一個在一厰房屋的下端。不過只有上端的仍然存在，雖然在一個滾下的情況之下，不過還可以親臨。它有峭峻而窄的階級——也很傾毀了——由此降到墩。這兩個不同的小建築，在古代或許是由此以走入僧院地帶的道路。

主要的墩是位於一厰建築的北，在它的北端，有一大的僧院，裏面有僧徒的小屋。和這

連接的，沿河道向南的，是一列廟宇，它們都被位於背後的山脈上的沙和此一帶極多的黃土臨所蓋覆，它們能被人看見的只有牆的角，或廟從沙堆中凸出的圓頂。

這些建築——古時它們必定互相用木的建築物所連接——或者是石的屋宇，或者是從軟的石頭和黏土掘成的洞廟；其他的也和 Sangim 一樣，是兩種制度的合併，前部是坯砌的廳，後部有洞。

這兒總共還有幾百個存在的廟宇，南方的一些廟，大約曾爲牧山羊的居住過，裏面的繪畫也被他們的火煙燻壞，我們只有希望從那些完全埋在沙下的廟中得一些收獲。我們攷核了這一點以後，我們決定把曾被牧山羊人毀壞了的廟宇，加以掃除，我們住在那裏面。

於是我們開始工作。

一個從吐魯番中國政府來的信差，送來一封信，這是 Pischel 給我的，裏面表示他最歡喜的希望，但我們發現沒有可陳述的事情。有一天，幸運降臨了我們。我開始在一個大廟中工作，並且得了內殿的前面的入廳。不幸是廳中的壁畫已經完全毀壞，只能看見一些不分明的輪廓。

窄狹的走廊，在這些廟裏常常圍繞着內殿，此地也有，不過牆從地面到頂，充滿了很密

結着的山沙。上左廊的沙堆是有些困難的，當我爬上去時，因爲體重的原故，又滑下來了，因此當我不斷地向上爬，以求得一立足點時，我把很重的沙堆都移動了。

猝然的，像受魔術一樣，我看見在我的左右的牆上，顯出富麗的繪畫，那顏色的新鮮，好像一個畫家剛畫完似的。

我是何等的喜悅啊！我搖動我的帕子，並且喊 Bartus，他那時正在另一面工作；他上來了，我們很歡喜地握手。如果我們能够得着這些畫，探險隊的成功，可以保險了。我們慢慢地擠上去，掃除了沙堆，結果我們看見在走廊的入口的二邊，繪着比人還大的三個和尚。

它們都是畫像，並且在左廊的二邊，有黃衣的印度和尚的繪畫，他們的印度名字，是用中亞的 Brahmi 字寫的。至於右廊的右邊，有一張紫色的三個東亞和尚的繪畫，左邊畫着三個穿黃衣的印度和尚。

這些人們的頭上，也有他們的小的名牌，並且印度人的名是印度文，東亞人則是中國文和回紇文。

很有趣味的是注意建這些廟宇的土耳其人，當他們極盛時（第九世紀），對于面部用印花版印的工作，並不滿意。還有顯明的証據，證明他們曾企圖把所要畫的人物的面部，加以區

別——換句話說，就是寫眞。

這企圖在以前的 Indo. Aryan 工作中，從未作過；一個印版用於一切面孔，再題字于其上，說他是甲，乙或丙武士。

關於肖像的平凡是顯明的，因爲古時的繪畫，比後期的有良好的性質，後來値得注意的，是它比較有混合技術明白的徵象。

我們繼續開發走廊，在十三尺高的牆上發現十五幅巨大各期不同的佛的繪畫，——在走廊每個長的外牆上，各有三幅，每個短的內牆上有二幅。在這些佛像前面，有印度神話中穿着衣服的王子，或穿虎皮和綁腿套的婆羅門人 (Brahmans)，或穿本地衣服的——這增加了這畫的寶貴——手持着供物跪着。

可以看見十分不同的樣式（人的），有些人是戴着鷹翼羽的帽。奇怪的冠或頭巾的波斯人，他們有像鈎的鼻子，黑的或者有時紅的頭髮，在這裏他們的衣服是繪成青色或藍色。

更顯明的是紅髮藍服人的肖像，他們的面部，分明是歐羅巴式的。我們把此種人和阿利安語人相連接。我們在這些地方發現很多寫本，後來證明是吐火羅語的。這些紅頭髮的人從帶上纍着吊褲以接着他們的高統皮鞋，這是一件人種學上的特徵，就我所知道的，只有

在南俄利克里米亞裴壙於西塞提亞（Scythian）的墳堆的石像發現過，並且這完全相同的形式．在所有沿天山一直深入蒙古的無數的墳墓上，可以看見。

這些墳堆完全屬於青銅期，那和南俄的墳堆是同樣的。我的意思是這些南西伯利亞和蒙古墳堆，劃出了印歐人在基督先期入中國所取的道路。

另一形式，這只見一次；它很顯著的是塞姆人的特質，並且它必是表現一個屬於敘利亞的人，他們大半都是景教徒，曾在吐魯番的中國城的北部山脈的橫嶺上，建築他們的修道院，這繪畫的人，必定是一個佛教的叛徒。

已掃除過的廟的內殿，大約有二又四分之一平方碼大。此處颶風時常捲起沙石，不過在這裏僅有一碼半高，因爲這是風力不能到的地方，停頓的沙屑，把繪畫保存着。

它們都是非凡的畫。對着門有一副池沼的圖，池中長出一株倒照的樹，它被龍圍繞着，曾爲一個觀世音的法座。

法座久已沒有了，不過池的二邊，還有兩個可怖的魔鬼，他們各有六手，正用猪頭和象頭恐嚇那跪在他們脚旁的二個小鬼。近池的左方，有一個形狀像婆羅門的人，拿一根拐杖，怒目而視，他的門徒穿着虎皮衣，站在他的身旁。

這圖畫是表示外道婆羅門人和這神的爭端，他戰敗了。

一行奇怪的印度神在頂上跟着，但在這些婆羅門神上面的圖已全被毀壞。在內殿的左邊，可以看見一個君主，騎一匹白馬去打獵，跟在後面的是穿甲冑的武士和侍臣。在角處站一個拿硯和筆的書記。

在內殿的右邊，我們看見一個很奇的景象，即 Garudas —— 無稽的動物，人身，有爪，翼，鳥的頭 —— 的追逐。Garudas 已經獲得一個小孩。一個已被獲去的小孩是得着安全了；所以有弓手，持套索的和捕逐者在它們後追趕。

我們有理由地相信我們現在所討論的是東亞譯本中關于 Leochares 的 Ganymede (Phrygia 地方的美麗牧羊童子，被 Zeus 化爲鷹形携至 Olympus 山作神祇司神者) 神話的最後的擴大。

在角的地方，站着四個世界的守衛者，全身甲冑，還有隨從着的魔鬼。

在牆上內殿門的右邊和左邊，有幾行像，一層層地上去，那都是回紇突厥的施主們的寫眞；一邊是男子，一邊是女，他們都是皇族或貴族，少數人的姓名的回紇字，還可以從名牌上辨識得出。原先此處有像三排，一排高于另一排，在最下一層是半人體大的，給一個王子在門的上面，另一門上給一個公主，他們的上面，又各有兩個男的和兩個女的，上面又各有

三個男的和三個女的。包含男子的頂上的一排，僅有三個像存在，中行只看二女像。經過長久而勤苦的工作，我們很成功地割開這些畫，在二十月的旅行以後，它們安抵柏林，在博物院中它們充滿可一間屋。這是少數廟宇中之一，它們的繪畫的全數被我們帶回柏林的。

這兒山間的空氣，沒有吐魯番那樣難受。並且我們從早到晚的工作，沒有拜訪者的麻煩。不過我們仍然有二次不高興的事，這我們後來再說。

山矗立在院址地的背後，色雪白，但是有規則地在日出和日入時的日光下滿佈着紫紅色。山前堆積一些界線分明的黑山沙；在這以下，平原開展，像廢址的本身一樣，上面蓋着黃土的金彩色。

當我們看見月很大的懸在天空時，山和黃土的顏色，變成很可驚奇的樣子。山頂成為紫藍，黑沙青而帶金影。但是黃土裝出最偉大而帶魔術的顏色，它和所愛的光明或陰影而變化；此處為紫紅，那裏是藍色，不久又變成深黑——總之，我們在每個月明之夜，從沒有看見這樣奇異而和諧的景色。

並且在此等夜當我們去睡時，不是極疲倦時，不能入寐，因為日間的印像太強，使我們的腦筋不能立刻得到休息。

在死一般的沉寂時常統治此地情狀之下，溪水向山下的羊腸小徑飛濺，那聲音像一種由輕視而發的大笑。風景雖優美，但此種鬼魅似的流水聲給我們以奇怪和不安。而牆上所現出的惡魔(指牆上的畫)，更使人感覺難過。

在某一天夜裏，一切都似乎已經死了，忽然一個大的聲音發生，那像鬼門關開放一樣。我們從床上跳起來，拿着來福槍，跑到一個土堆的上面。很可怕的，在馬蹄鐵似的羊腸道中，充滿了豺狼，豎着頭，對月長號。

我們的僕人也起來了，他們壯我們的膽，說：『先生！先生！你們可不要怕，它們是不傷你們的。』這也是真的，當我們放了幾槍之後，有一槍打中了一個。它們吃了那死了的同伴以後，就離開了我們。這情形曾再一度的發生，不過第三次後就不使們感覺不安了。

狼，像此地北部和西部有居民地的虎一樣，特別是近 Shikho 和綏來縣 (Manas) 及近瑪喇爾巴什 (Maralbashi) 和羅布淖爾 (Lop nor)，是一種比較不害人的動物。

我僅僅聽見一個人被狼傷害的事。這是一件年只十二歲的一個美麗女子的慘史，她是哈喇和卓的人。她結了婚，但不願意嫁給一個年已六十的老翁。她經過沙漠跑回魯克沁，但在半道中，她坐在一個溪邊楡林中休息，她睡覺時，被狼所襲擊。後來找着她的衣裳血漬的殘

塊和她那仍在長統鞋中的腿。

在 Bazaklik 的工作末了時，我被我的馬在膝上猛烈地踢了一下，傷勢很重，我有十天不能騎馬，那時我拿着拐杖行走，但是在夜裏，當讀完了土耳其語時，我常用阿剌伯語，波斯語，德語，拉丁語，希臘語和我完全嫻熟的他種歐羅巴語的格言和韻文寫在牆上作為裝飾，並且在門口寫了兩個大字『匪窟』。

魯克沁王聽見我受了傷，他要把我那馬給他，我的馬本來強壯而美，他用去駕他的華麗的車子，他另用一匹好馬相換。我很想不要我那大馬，正計劃到闢展縣（Pi-Chang）的馬場去換，如是我同意他的提議。他送我一匹很大的馬——它後來成為本地最大的馬——櫻色，走路的樣子很莊嚴。它是一個溜蹄馬，走的很快。試跑以後我很滿意。如是我開始享受長途騎行。我停留土耳其斯坦時，我每次騎它。曾騎它過喜馬拉雅，最後在克什米爾賣價得一百五十盧布。

東土耳其斯坦馬的飼養和我們的不同。當到了驛站時，馬在院中由一個小孩子牽着，慢慢地走一小時，于是馬鞍稍為舒適，把馬頭繫在屋樑上，使它不能下垂。在半夜時給它以水和一些乾草，然後給穀，其中主要的是黑黍。我覺得這種飼養方法是可笑的，不過在這環

境之下，我也只有隨他們。據說如果馬飲水過早，它的蹄必定脹腫而成廢物。當馬過于疲乏而不能走動時，土人把它鼻中的軟骨割去一塊。這方是法否有效，或係由于經驗，我不知道。

穆爾闘克的附近，Bazaklik 和 Sangim 谷的上部之間，一直到小山嶺之西，另有一個小的地帶名叫 Chikkan Kol 。在我們第一次探險隊到穆爾闘克來時，已經發現了它，並且在極冷天氣之下，曾工作數日。這地帶中有些洞廟在近湖的谷內。並且在這裏，湖的岸上和淺水中的島，我們發現佛教的廢址。發掘的結果，證明水已釀成了一個大損毀，不過我們依然得着一些秀美的頭(Kwannow 式的，)寫本和織物。在廟外的谷中也得了一些圖畫和壁畫，它們雖然損壞不少，不過還能指示我們那大約是第七世紀的地帶。它們的形式和 Tuyoq 壁上的繪畫相似，此外還有從吐魯番水草地中得的最古的繪畫。在圓屋頂中，我們發現有趣的『燈籠頂，不是像 Kyzyl 和 Korish 一樣從岩石中開出，而是繪在圓屋頂上的；同樣的燈籠頂在帆延(Bamian)(阿富汗)的宗教的基石上發現。並且在喀什米爾的美麗的岩石廟宇中，很明顯的表示受希臘的影響。

燈籠頂起源于木樑建築時代，這在亞美尼亞 (Armenia)，阿富汗，喀什米爾和西藏的

農夫中，仍然用這形式。由土耳其斯坦到中國和高麗而轉變於岩廟；在亞美尼亞阿富汗已變爲綺的裝飾，但土耳其斯坦和中國等處的廟中，仍是從岩石刻出的。

Tuyoq

在哈喇和卓以東，大約距古城十三英里，有個奇怪的山谷，其下部很寬，不過慢慢窄狹，直達到一可怖的岩石的荒地，它位置於赤裸裸和可怖的山崗中——一到山崗，眞是可怕，地勢崎嶇而荒凉。這小谷向北折入山中，復急折而向西，于是又再轉地，終致路極窄，不能引車，就是溪底也不能驅車前進。

這地方被叫爲Tuyoq（彎曲的意思），眞是一個極適當的名稱。在谷的遺處，小溪分成無數的溝渠，那水使黃土變爲極肥。Tuyoq 的小村，以種植葡萄爲業，吐魯番葡萄，卽產於此。其形橢圓，無子。味極甘美，乾後卽爲世界最良的葡萄乾了。距這兒一百一十五日路程的北京，也重視它。

葡萄而外，此地又產杏梅和桃，西瓜也多，有非常硬的梨，當乾熱了時才可吃，味道極好。

溪的右岸，有一個新式的回敎堂，名『七臥者廟』，我曾到過，據說後面有一古廟，從岩

石塋成的。

這兒也和其他地方一樣，我們知道當回教來此地時，如何的取得土人的聖地。在這個情況中，對于回教徒是很容易的，因為他們對於七臥者的傳說，都很熟悉。不過很不幸的，當我們想入洞時，那門已被很多旗幟蓋着，它們是阿古柏的軍隊從東干人取得的。

這聖地到現在還有很多從全境來的香客禮拜，也有遠從印度和阿剌伯來的；一個印度香客，時常麻煩我，他要我請魯克沁王把他送走。

『七臥者』回教堂位近於哈喇和卓，Ephesus 的阿比文 Apsus 乃用以名這古城。

沿溪而上有很多洞廟，右岸有幾個大的塔，在同一端的一個土台的極高處，曾有一個很大的僧院，那和西藏的建築一樣，是建築在垂直線似的小山坡上，很像燕巢。在一九一六年，此院因地震而傾倒，故完全消滅。

在回教寺對面的左岸，有一峭峻的山，那上面有二三廢址，但在山腳，我們發現很多房屋，其中一間是曬葡萄的。那牆上有很多窗，使空氣流通，把葡萄掛在固定的橫杆上，因為室內空氣全無水分，天氣又熱，所以乾的極快；也並不失却它原有的風味。

沿溪更上，廟更多，但不幸，它們都傾毀了。主要的建築在谷頂。山和溪到此處突然向

西轉去。

我在 Sangim 谷，曾經付託 Bartus 一發掘的事。這裏既無希望，如果我同『七臥者』回教寺的教師（Imaum）同居，去拜訪一個有代價的廢址。

這代價我是在谷轉的大建築中發現的。一塊極大的岩石從上而降到和尙的屋中，把牆打缺一大塊，現已成爲房子的固定的塞子似的了。我努力地爬了上去，掃除碎石，很驚奇的發現整個小室。它是依照伊蘭的樣子作的，中間充滿了大堆寫本，它們大約是堆着準備去燒的，因爲當着火較難，所以僅有邊處燒焦，特別是中國文的捲派寫本。我們大約發現兩捆第八和第九世紀的寫本，其中還有較晚的。

正當我忙于掃除這寶藏時，Bartus 也騎馬來了，他自然也非常歡喜。稀奇的刺繡，也初發現。有一個小的東木匣，形圓而有蓋，上面給的有紅黃藍各色。回教士是我在土耳其斯坦遇着的有數人物，他不僅能讀和背誦阿刺伯文，並且還懂得。我帶着一本埃及版的天方夜譚，我覺得沒有一個人能值得享有此書。但是在現在我送給我的屋主，他很歡喜這禮物。

每晚我舉行一個大的歡迎會，當這小地方的重要人物來拜訪我時，我預備茶，並且和他

們很隨便地作短時間的談話。

這谷中所給可喜的發息是從寺下山崖流下的極佳的清泉。附近很熱，這種凉飲，眞是賽過他種愉快。

沒有多久，Bartus 也移到我居的地方來，我們搜索其餘的廟宇，但結果很壞，僅在近回敎寺的塔中，偶然找着連同死屍埋着的奇怪的葬儀，其中還有一大捲白的東西，那我想是亞麻，但過細視察以後，證明那是 boehmeria nivea 纖維作成的。

在吐魯番水草地中，下雨是極稀少的，而傾盆的雨更少見，土人也絕不希望它。當雨來，大半都很猛，五穀損毀，溪渠泛濫，水災極廣，黴和菌類也發生在果和穀上。

當我們住在 Tuyoq 時，一天下午天猝黑，發生一陣可怖的颶風，接着就是傾盆大雨，沒有幾分鐘之後，溪水大漲，半小時後溪岸淹沒。一小時後，一種櫻紅色的水怒號般地在溪岸上流過。

我們已經把寫本捆在箱裏。不過猝然的，我們的房頂開始漏雨，所有的污穢泥水，流滿一屋。我們不斷地把東西移動，那兒不受雨的侵犯就移去。同時回敎士的兒子們和他的工人，竭力地修補屋上的漏處，不過還是無濟。倘若雨的停止不是和牠的到來一樣的痛快，那

我們必定受損失！

雨雖下的不久，但它所發生的惡果却很大。溪水衝壞了很多地方，凡被洪水浸過的田土，上面都滿佈一層沙石頭。

哈喇和卓的南方約十英里，有兩個僧院地帶——Chong（大的）和 Kichik（小的）Hasar Shahri（砲台城；hasar＝阿剌伯的 hisar），在一個很荒野的沙阜地帶，據說可以找到野馬和駱駝。

一個年老的尋寶人，名 Radil，是比我們屋主還大的流氓，滑稽而聰明，不過他們的笑話中，又粗鄙些罷了。他曾經告訴我們他在荒野地所得的寶貴的發掘物的故事。

雖然那是六月，我們還是領帶一個工人，經過移動的沙漠而捲幕于古廟中，不幸有很多蝎子也住在那兒。

水必須從很遠的 kariz 中取來（用木桶搭在驢背上鞍子的兩邊），Mirab 的兒子擔任這工作。

大約我們工作半天，發現佛敎在比較不久的過去曾爲此地人奉信。一點鐘時，起了一陣可怕的颶風，天氣也極熱。我們沒有水喝，因爲這小孩子剛剛動身取水不久。颶風止時，我

們不能繼續工作，因爲我們遭受極大的痛苦。風勢雖然並不很大，並且爲時不久，但取水人回來時，驢已折了一支脚了。

工人們立刻救他。他們把驢殺了，並且我們准許他們在家中吃。失道的馬的馬肉，是很少回來的，除非它是屬于一個著名的人物的。

Bartus 跟着軍隊到魯克沁，同時我騎馬經沙漠而回哈喇和卓

Little Hasar 的廢址，包含有波斯的圓頂建築和印度的塔，還有一些傾毀的牆。Great Hasar 我們沒有到，這地方宜于冬天去，因爲水已結冰，便于携帶。

Bartus 後來曾替格倫威戴爾在此發掘得着一點成功，但絕沒有像所希望的那樣大。

在六月裏，我又有很多箱子準備運發。不過爲旅行的安全計，我被迫地信託那迪化的俄領事。以他的中間關係去請總督給我們一個可靠的車隊頭。至於我們在塞米巴拉玫斯克（Semipalatinsk）所雇的德俄混種工人，因在哈喇和卓的粗草的情形之下，用他不着，所以沒帶在身邊。Mirab 和我在一塊兒。

到了 Kindik 站時，我們因爲車皆須修理，稍停一下，我在附近地方遊玩，在 Sarai（店的意思）的鄰近看見很多小羚羊，但轉眼間，牠們就跳的不見了。在一陡險的牆上我看見幾

個可愛的鳥，黑中帶紅白點，長喙——牠們是 Wall-runners。

在這站上，我們印象極壞，因爲我們遇着一件最不高興的事。我注意一個俊美的而高的少年，他穿的很修美，由他的語言知他是一個安集延人。他不斷地用手撫摩我那掛在一個柱上的馬槍和鑲銀的短刀。因爲他如此行動，我要我的工人去警告他離開了我，也不要臨近那些東西。

在達坂城 (Dabancheng) 的店裏，我們有三個房間，二個給工人住，第三個小些我自己住。我把一個小箱放在枕下，裏面有六千金盧布，我計劃到迪化去換中國錢。在夜間當我睡的很安靜時，我被青年的德國人 Iwan 用力推醒，他手裏拿一個蠟燈，很戰慄地站在床邊。口吃地說：『放槍，先生！放槍，先生！强盜，强盜！』

我立刻跳起來，拿着手槍跟 Iwan 到工人的房裏，那兒的一切都使人興奮，鞭子，鞍轡，我們的衣服等都不見了！我們不知强盜由什麼地方入房，如是我喚醒店主，那大門還好好地鎖着，我們的馬也站在廐裏沒失，並看不見進屋的痕跡。外人的馬匹，也沒有一匹失落的。

不過當我們回到工人房子時，看見臨街的牆上一個大洞，强盜是從那兒入來的，所以沒

有絲毫阻攔。當他們偷取地上的馬鞍時，因踏鐙的響聲驚醒了Mirab，但强盜跑的很快，不久就沒影子，誰都沒有看見他們，我由洞爬到街中，立刻找着了硬紙箱和我的陸軍首鎧。沒有幾步遠，我的 Khaki 制服的小包也找着了。他們不要這些東西是因爲對他們無用。此外沒有一點痕跡了。

如果我們找他們的時候他們再回頭來，則我的小錢箱必定偷走，那小箱是他們此次舉動的最大目的。我們立刻用中國桌子把洞遮着，命一個人守着，加以主人的幫助，我滿屋加以搜索。此種普通是四週有大牆，前面有一大門，日落時關門，門上有大木閂。對着大門的一長條客房，其中有的是有門的單間，有的是幾個人同住而共有一門的大間；門都向大門開着。大門旁邊是廐和喂牲口的槽。

那時大門很嚴密地關着，旅客們都起來幫我們找賊。不久在一個房裏發現婦女們用的各種銀飾，珊瑚，不大很值錢的玉器和很貴的綢緞等。這些東西都是上等婦女或高貴的人們的穿戴物。這間房是我上面提過的那青年人所租。他的兩匹馬，一個很好的棕色馬還在，但人則不見了。店主說他是下午離店，無問題的那少年是一個强盜，他計劃着偷竊，找一個朋友隱藏他，當事情完畢以後再回來。我們把那些東西用同一的封條封着，交給本地的Amban，由

他們保管。他們盡力找賊，但毫無結果。

Amban 把馬和其它的東西到送迪化，交給總督，他給我中國錢五十元——大約八九磅——用作賠償工人的損失，那對工人們是沒有吃虧的。

我們很快地得着帶回程中的馬匹，于是我動身。

近達坂城的小礅台的河已漲了水。我們過河時都很安全。但有一個土耳其婦人帶她的嬰孩騎一匹驢，過河她已走到河的深處，必被溺斃，倘非我們的長腿的東干人去救，那就難言了。她救起以後，嬰孩還在背上，不過驢子是一分鐘以後被水衝去了。

這裏近達坂城，阿古柏的軍隊在一八七七年四月在此戰敗。不久此偉人死於庫爾勒(Korla)。從一個跳舞者而成為此地的王，也不是容易事，據說他是被和闐的官吏所毒死，但又說是死於中風的。

我曾要 Bartus 在我不在時去到我們曾經去過的 Shui-Pen; 的古地帶去工作，它近 Bulayki 的小村落，在吐魯番淡城之北。他實行了我的要求，並且從極毀壞的牆中，掘出極多基督教的寫本。中間有第五世 Pahlavi 刻字的聖詩全本。有中土耳其語 Georgios 聖徒傳的譯本，還有關於三聖對初年耶穌拜訪的一本基督教的偽經。特別重要的是很多用一種不同的景教的

Estrangelo 字的寫本。此種字，後來在柏林被 F. C. Andreas 和 F. W. K. Müller 審定爲康居(Sogdian)字。就中也有關於 Nicene 敎條的殘片，聖馬太的一部分，Helena 女皇發現聖十字架的傳說和其它基督經文。在這些希臘的經文中，有一行是希臘字，就 U.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 的意見，它是屬於第九世紀的。所以中國西部，第九世紀時已有希臘文了。最後 Bartus 發現無數的叙利亞 (Syria) 語和字體的譯文和他種景敎文件。

我沒有遲延地趕快回到遼坂城，第三日的黎明再回到哈喇和卓，Bartus 至這裏的時間幾乎和我相同。他很急忙地將他的發現物用一輛大的二輪車從 Shui-Pang 運到哈喇和卓，當時他的馬病了。我們雖然很疲倦，但我們不急急地去睡，我們一直把那貴重的發現物加以分類，過數，打捆。

古代歐亞大陸交通考

三吉米吉著
姚載元譯

第一章　上古時代中國與亞洲西部之交通

中國北部黃河沿岸之地，早見開化之端倪，亦猶印度之恆河流域，敘利亞，巴比侖之梯格里斯，由夫拉梯斯（Tigris, Euphrates）兩河流域。自唐虞以迄殷周，皆奠都黃河附近。至春秋戰國時代，列國猶大半在黃河流域；而長江流域，則僅上流之巴蜀，中流之荊楚，下流之吳越，漸次加入而已。由是，此長江沿岸諸地，遂離黃河流域而別開文化之端緒矣。嬴秦雖併六國，而黃河長江兩流域外，仍為蠻夷之巢穴。迄乎兩漢，疆域稍廣；經三國六朝而至李唐，始漸併四方焉。

最初占領黃河流域為中國開化之先導者，究係何種民族而來自何方耶？或謂來自亞洲西部。蓋就中國太古之風俗制度類似加爾低亞（Chaldea）處而解其關係者也。（T. de Lacouperie之說，其大要見史學雜志第七編第八號中。）是雖未可遽信；然商周兩代，其初皆為與自西方之民族；（Lacouperie之說。商當與西戎有關，周則為 Kirgiz 種族，所謂亞利安族之混血種也。）其他西戎侵入之事，數見古史，後世復多見五胡建國於中土；何以知堯舜之民非自西方遷來者耶？然此開化之先導者外，全國尚多他種民族，徵諸古代方言，可想像其大略也。（據爾雅揚子方言之類可知。）故中國民族，成自多數原種，而其中似有與亞洲西部諸國之人民，同

其起原者。

玉之一物，中國人自古珍視，史籍亦多記載，其主要產地，則在崑崙山下之于闐附近。（于闐在今和闐西南，說詳下。）是地之玉，自古東輸中國，西輸亞洲西部諸國。禹貢：「黑水西河爲雍州，弱水既西，……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叙。」所謂球琳琅玕，崑崙之產也。爾雅：「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註云：「山海經云：『崑崙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仞』。按其山在中國之外西境。璆琳，美玉；琅玕，珠樹。」竹書紀年云，「西王母來朝，獻白環玉玦」。穆天子傳記周穆王西征，至崑崙山外之西王母國，並多稱崑崙虛之玉石（西王母，或爲古代西方之女王，後世該地有女國之名。然稱西王母者極多，其傳亦漸荒唐，遂成仙女之稱。西王母之談，每與玉有關係。）史記大宛傳曰：「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漢書張騫傳同。）

玉之產地，在歐亞大陸中，實僅于闐一地。高加索（Caucasus）山脈，及雅布諾威（Yablonoi）山脈之中，雖亦產之，惟其量不著，又非自古卽有採掘，不足道也。故在巴比侖，叙利亞古址發現之器物所用之玉，及自中亞以至歐洲諸國間發現之石器時代器物所用之玉，

皆當係于闐之產物，以該地之玉色澤精潤，而產量又多故也。今舉西域見聞錄（清乾隆四十二年椿園著。）以示一斑：

「葉爾羌，回疆一大城也。……其地河產玉石子，大者如盤如斗，小者如拳如栗，有重三四百觔者。各色不同，如雪之白，翠之青，蠟之黃，丹之赤，墨之黑者，皆上品。一種羊脂朱斑，一種碧如波斯菜，而金片透溼者尤難得。河底大小石，錯落平鋪，石子雜生其間。採之之法，遠岸官一員守之，近河岸營官一員守之，派熟練回子，或三十人一行，或二十人一行，截河並肩，赤脚踏石而步，遇有玉子，回子即脚踏知之，鞠躬拾起，岸上兵擊鑼一棒，官即過珠一點，回子出水，按點索其石子。去葉爾羌二百卅里，有山曰米爾台搭班，徧山皆玉，五色不同。然石夾玉，玉夾石，欲求純玉無瑕，大至千萬斤者，則在絕高峻峰之上，人不能到。土產犛牛，慣於登陟，回子携具乘牛，攀援鑿鏨，任其自落而收取焉。俗謂之磉石子，又曰山石。每歲春秋二季，葉爾羌貢玉七八千觔至萬觔不等。葉爾羌，和闐，玉瓏哈什，哈琅圭塔克，河中所產之玉，無一定之額，儘數入貢。山台站差送至京。私玉之禁甚嚴，台下例應稽查，然而奸回私採，奸商私帶，涉險作巧，又有不能盡除其弊者。南七百里，為和闐回城，……所屬回城六：曰和闐，曰玉瓏哈什，曰哈拉哈什，曰齊喇，曰哈爾

雖，曰他賀卜伊六城。……稱之曰和闐，總名也，……皆出玉子，多於葉爾羌。……」

此雖爲晚近之記事，然米爾塔陀，斯塔什諸山，哈拉哈什，玉瓏哈什諸河。所產之玉石，固自古甚多，且極著稱。太古時，此地之玉，東輸至中國，西至亞洲西部，足徵是時東西之商路，已直接或間接貫通矣。又周書載西域獻火浣布事。按火浣布，爲石綿所製，產於巴達克山(Badakshan)。（在阿富汗北部，其地產石綿，見馬可孛羅遊記中。）又周時西戎獻馬，後世「大宛馬」之名最高，漢武帝爲求宛馬，遠征西域。（大宛者，巴達克山以北之亞薩脫斯河流域，說詳後。）此亦太古西域交通之一證也。

蠶原產中國，而絹則早播西域。猶太經典，希臘古籍，均嘗載其邦人贊美絹布事。太古于闐人，自中國得絹，復轉運至西方諸國。(據Biruwood's The Industrial Arts of India) 拔底延(Bactria)人直通中國，在漢代以後，亦專事絹布之交易。據『Periplus maris Erytheraei』（著者不詳，西曆一世紀內出版，有英譯本。）書中，謂自名「支那」之一大都，輸出繭絲織絹，其商路自Bactria，出Barutigaza, (or Bharoch) 或自恆河而至Limurike。其後波斯人與，繼紹此項通商。大食人（即阿拉伯人）又從海道傳播之云。

中國與西域之交通，其主要路線：自黃河上流，出今甘肅省之玉門關，經流沙，沿崑崙山北麓而至于闐；或沿天山南麓至疏勒，越葱嶺，至大夏大宛，是也。此太古西戎入寇之所

由，亦即玉絹輸出之道也。自張騫通西域後，僧賈之往來，悉循此道，中西交通，乃益頻繁矣。蓋自中國開化最早之黃河流域，西通西域，以此道為最近，今通稱西北路。中國西境，崎嶇峻嶺，人跡罕至。且山間為諸蠻割據，欲求通路，殆不可能。惟長江上流之蜀地，早經開化，商賈四達。蓋自西南山道與印度往來之道有二：一經雲南，緬甸，一經吐蕃，尼波羅是也。

中國與西域之交通，非僅西北西南兩陸路幹線而已，海道亦盛。東南海岸，及交趾諸港，與印度，波斯，阿拉伯諸港之間，常有商賈舟子之往來。以下數章，先略述此等交通之路線，然後詳敘西域學術技藝等之傳入焉。

第二章　西北路

西北路者，自黃河上流，出祁連山北，沿沙漠，至蔥嶺之道也。自古為商賈往來之東西交通要道；然其間戎胡錯居，道時為塞。及秦築長城，界中國，其西不過臨洮。（今甘肅省蘭州臨南洮水之地。漢時屬隴西郡。）至漢，益征匈奴。武帝聞遊牧於祁連山北之月氏族與匈奴有怨，欲誘之共擊匈奴，乃遣張騫使月氏。騫行經匈奴，被執，留居十餘歲，始逃向月氏。是時月氏方西徙，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張騫往大宛，康居，而至月氏，傳使命，月氏不

應，遂不得要領而還。歸途復爲匈奴所得，居歲餘，亡歸。騫歸後，盛道西域可通；惟匈奴中梗，貫行非易；欲求自西南通天竺之道，亦爲昆明夷所閉，終莫得通。後霍去病破匈奴右地，降渾邪（甘州之北，居延海附近。）休屠王。金城（蘭州之地）河西鹽澤（羅布泊）之間，無匈奴跡；於是始築令居（屬金城郡）以西，初置酒泉郡，（肅州之地）後稍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涼州之地）張掖，（甘州之地）燉煌，（沙州之地）列四郡，據玉門陽關焉。武帝好宛馬，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諸國，使者相望於道。凡使外國者，一輩大者數百人，少者百餘人。一歲之中，多者十餘輩，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返。既而破樓蘭，姑師，烏孫納款，賜翁主。時宛有善馬，漢王求之，宛人不肯予，漢王怒，遣李廣利等伐之。初漢軍兵少食乏，遮於道；更大舉，遂降宛之貳師城，（今撒馬兒罕 Samarkand 之東有 Usrushna 者，即是。）得馬歸。（西元前一〇二年）自是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以上見史記）於是自燉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輪台，渠犁，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至宣帝時，遣使護鄯善以西數國。初僅南道諸國，及日逐王叛匈奴降漢，地兼護北道。西域都護自是始（西元前五九年）。都護治烏壘城。（在庫車附近）至元帝時，屯田車師前王庭，（今吐魯番）置戊己校尉。自是匈奴衰弱，西域諸部落屬漢者益多。新莽之亂，中原紛擾，西域諸國多獨立，互相攻伐。至後漢明帝，取伊吾盧（今哈密）之地，再通西域于闐諸國。明

帝崩後，西域復亂。至和帝時，班超遂定西域，任都尉，鎮龜茲。（今庫車）後敦煌以外，復爲匈奴所奪。安帝時，超子班勇，又一度併西域諸國。（前後漢書）厥後三國六朝，西域諸國，或通或絕，以迄於唐。其始末今未遑細述。然商賈旅人之往來，固未嘗絕也。

漢時出西域，有二道焉。西域云者，西域之地遠包羅馬之總稱也。然就狹義言之，則葱嶺之東，天山崑崙兩山間之新疆省，及東部土耳其斯坦之稱也。其地，大半爲沙漠。惟南北近山之地，土壤肥沃，西域諸國，咸割居焉。

沙漠之中有大河，今稱塔里木河。其源一出葱嶺而東流，一發自于闐以南之山間而北流，合葱嶺河而東注於羅布泊。羅布泊，古稱蒲昌海，又曰鹽澤。

二道者：一爲南道，經羅布泊而至鄯善，沿南山之麓西行（沙漠中每有沃野）至于闐莎車是也。一爲北道，自玉門西北行至車師前王庭，隨北山西行至疏勒是也。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

南道：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婼羌，惟不當孔道。鄯善（唐書地理志曰：自沙州壽昌縣西十里至陽關故城，又西至蒲昌海南岸千里；自蒲昌海南岸西經七屯城，漢伊修城也又西八十里至石城鎮，漢樓蘭國也，亦名鄯善，在蒲昌河南三百里。今所謂車爾成 Cherchen 者是也。）本名樓蘭，在羅布泊之南，地沙鹵，少田，民隨畜牧，逐水草，多橐它。西經且末（南至小宛），（唐書地理志曰：紵支城，西渡且末河五百里，至播仙鎮故且末城也。高宗

上元中更名。）精絕（南至戎盧），扜彌（南至渠勒）（後漢書作拘彌）于闐（玉石之產地），皮山（西南至烏秅）魏書作蒲山，而至西夜子合。（北接沙車魏書渠沙國居故沙車城西北接蒲犁，依耐，無雷。無雷之西，接大月氏。後漢書：西夜國，一名漂沙。西夜子合，今各自有主。魏書：悉居半故西夜國也。一名子合。唐書：朱俱波，亦名朱俱槃，漢子合也。）

北道：由陽關越沙漠，至車師前王庭，高昌今之吐魯番。復西行，經焉耆，今哈喇沙爾危須，尉犁，渠犁（屯田之所），烏壘，（都護所居之地）龜茲，溫宿，今阿克蘇姑墨，（西北接烏孫）尉頭，而至疏勒。

魏略謂北道分二路：「從玉關西出，發都護井，回三隴沙北頭，經居盧倉，從沙西井，轉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轉西詣龜茲，至葱嶺，爲中道。從玉門關西北出，經橫坑，辟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北，到車師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轉西，與中道合龜茲，爲新道。」又謂南道行經婼羌。魏書云：「自玉門關渡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爲一道。自玉門關渡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車師，爲一道。」沙漠中道路，時有變遷，市城亦時淹埋入沙中。故古代道路，今難悉指矣。南道變遷蓋尤多。唐時此道尙存，玄奘歸唐，卽取此道，惟地名多變易，非復漢時之舊矣。元初，意大利人馬可孛羅（Maropolo）覲元帝忽必烈，亦由此路。然西域都護府常設於北道；故有自北道至于闐之路線。據唐書，卽阿克蘇而南，有沿河橫越沙

漢而至于闐之道。此道今猶存在，凡自和闐東行者，多取此路出北道焉。

第三章　南北兩道

自前述南北兩道，越葱嶺而西，各有大道二。北道之二道：一爲自溫宿，姑墨越天山，出清池之西、繞葱嶺之北，而至柘支，康居。此道爲漢元帝建昭三年，（西元前三七年）陳湯征康居，郅支城時，木軍所經之道；與唐玄奘至印度取經之道，大略一致。一爲自疏勒（西域古語所記之Shulik是也）（今之喀什噶爾）越鐵列克山道，而西至費爾干（Ferghana），通大宛，康居之道也。張騫使月氏時，當取此道；貳師將軍李廣利之征大宛，應亦由此道西進。

第一節　天山道

玄奘自高昌，經阿耆尼，（焉耆，今之哈拉沙爾）屈支，（即龜茲，今之庫車）至跋祿迦，再西北行入凌山。跋祿迦，即漢代之姑墨，今之阿克蘇也。陳湯出發地之溫宿，在姑墨之西數十里，後合併於姑墨，今之烏什，殆其故址。唐書地理志曰：「安西（安西都督府當時設在龜茲即今庫車）西出柘厥關，渡白馬河，（西域聞見錄之渭子河，當即今之木扎喇特河）百八十里，西入俱毗羅磧。經苦井，百二十里，至俱毗羅城。又六十里，至阿悉言城。又六十里，至撥換城，一曰威戎城，曰姑墨州。南臨思渾河。乃西北渡撥換河，中河，距思渾河百二十里，至小石城。又二十里至于闐境之胡蘆河。又六十里至

大石城，一曰于祝，曰溫肅州。」撥換即姑墨州，今之阿克蘇。于祝即溫肅州，溫肅同溫宿，或即今之烏什。自姑墨州至溫肅州距離二百里，與西域聞見錄所記烏什，阿克蘇間之里數相同。（二百里以中國里數）

玄奘西域記：「西北行三百餘里，度石磧至凌山。此則葱嶺北原，水多東流矣。」所記自跋祿迦（即姑墨）西北行三百餘里入凌山，雖未言經烏什，然度必經之。凌山，天山，冰山之意也。今所謂穆肅爾山，其意亦同。唐書地理志，自大石城「西北三十里，至粟樓烽，又四十里度拔達嶺。」「拔達嶺」又曰「勃達嶺，」今所謂拜達爾(Bedal)山道者是也。西域記述山道冰雪之險難曰：「山谷積雪，春夏合凍，雖時消泮，尋復結冰。經途險阻，寒風慘烈。多暴龍難，陵犯行人。由此路者，不得赭衣，持瓠，大聲呼。微有違犯，災禍目覩。暴風奮發，飛沙雨石，遇者喪沒，難以全生。」慈恩玄奘傳云：「其山險峭，峻極於天。自開闢以來，冰雪所聚，積而爲凌，春夏不解。凝沍汗漫，與雲連屬。仰之皚然，莫覩其際。其凌峯摧落橫路側者，或高百尺，或廣數丈。由是蹊徑崎嶇，登陟艱阻；加以風雪雜飛，雖復履重裘，不免寒戰。將欲眠食，復無燥處可停，唯知懸釜而炊，席冰而寢。七日之後，方始出山。徒侶之中，餧凍死者，十有三四。牛馬逾甚。」山上冰雪不絕，溪谷冰閉，行路多度冰流。巖石

隆落，橫梗路上，加以寒風暴烈，其艱難可想見。玄奘傳所記，絕無虛構。近來歐洲人越天山者不少，皆証實玄奘傳所記之事。然多自阿克蘇之東北，越穆肅爾達阪，或自喀什噶爾之北，渡闊咎阿提達阪，（達坂者山也。）而未聞有度勃達嶺者。穆肅爾達板，即冰山之意。從來多以玄奘所越之山道，係肅穆爾達阪。是乃不知唐書有勃達嶺記事之誤也。

唐書地理志，自拔達嶺「五十里至頓多城，烏孫所治赤山城也，又三十里度眞珠河。」赤山城者，赤谷，納林河之溪谷也。以烏孫之居著聞。眞珠河，即納林河，(Naryn) 藥殺河 (Jaxartes of Syr Darya) 之上流也。唐書云：「藥殺河入中國，謂之眞珠河。」

西域記云：（以下簡稱記）「山行四百里，至大清池。」玄奘傳（以下簡稱傳）云：「七日之後，方始出山……出山後，至一清池。」自淩山直至大清池，（即伊色克庫爾湖 Issyk Kul 亦稱熱海。）其間地名宋泉。唐書地理志，（以下簡稱志）則詳記其行程，即自上引之赤山城眞珠河之次，續云，自眞河「西北度乏驛嶺，五十里度雪海，」又三十里至碎卜戍。傍碎卜水。五十里至熱海。」雪海當爲熱海之誤寫。記中清池下注云：「或名熱海，又謂鹹海。」傳亦曰：「亦云熱海，見其對淩山不凍，故得此名，其水未必溫也。」今名伊色克庫爾，亦即熱海之意也。陳湯傳云：「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所謂闐池，或即熱海。唐

書西域傳中云：」勃達嶺，……北三日行度雪海春夏常雨雪。繇勃達嶺，北行嬴千里，得細葉川。東曰熱海，地寒不凍。西有碎葉城，……西屬怛邏斯城。」是又背塔爾山道至伊色克庫爾湖之途程也。然記謂山行四百餘里，(傳稱七日行程，)志則合數二百十里。所記里數，各不相符。

記中述大淸池之地位景狀曰：「周千餘里，東西長，南北狹，四面負山，衆流交湊。色帶靑黑，味兼鹹苦。洪濤浩汗，驚波汩淴。龍魚雜處，靈怪間起，所以往來行旅，禱以祈福，水族雖多，莫敢漁捕。」記中所述，除龍靈二句外，今猶無改。伊色克庫爾湖之廣袤，東西二百十哩南北三十三哩。近湖岸之水中，每有市邑之古址。天氣晴朗之日，水澄現底之時，可窺見瓦壁之相連，陶器碎片之散傳云。傳云：「循海西北行五百餘里至素葉城。」(記稱素葉水城)故玄奘當沿伊色克庫爾湖南岸西進，再自湖西轉向西北而至素葉城。志記其道程云：「至熱海，又四十里至凍城。又百一十里至賀獵城。又三十里至葉支城。出谷，至碎葉川口。八十里至裴羅將軍城。又西二十里至碎葉城。城北有碎葉水。水北四十里，有羯丹山。十姓可汗，每立君長於此。」據此，則碎葉水即素葉水，亦即細葉川，今之吹河(Chu)也。(亦譯楚河)素葉城，當在今駃馬克(Tokmak)近處一市城。「出谷」之谷，即伊色克庫爾湖

西之Burn山道。碎葉川口，或即開賓河與吹河相會之處。此類地名，今難一一確指矣。

玄奘自素葉城西行四百餘里而至屏聿。（即千泉）又西行百五十里，至呾邏斯城。屏聿突厥語「千泉」之意。記有云：「千泉者，地方二百餘里，南面雪山，三陲平陸。水土沃潤，林樹扶疎。暮春之月，雜花若綺，泉池千所，故以名焉。突厥可汗，每來避暑。」自駄馬克(Tokmak)西行經闢溪佩克，(Pischpek)阿克蘇，(Ak-su)而至美爾克。(Merke)千泉，蓋在美爾克之西。呾邏斯城或即在塔拉斯(Talas)河畔峨立阿塔城(Aulie-Ata)之附近。自駄馬克(Tokmak)至峨立阿塔城間，南有亞歷山大山脈(Alexander Mts.)綿延，此則一面平原。自亞歷山大山脈發出無數溪流，北入吹河，及其支流庫拉加脫河。(Kuragaty)美爾克近傍，溪流特多千泉之名，蓋由是也。徐樓氏(Schuyler)之土耳其斯坦遊記一八七五年出版曰：「沿道之右方，有美妙之亞歷山大山脈。山嶺尚多載雪。每一舉步，取渡小溪，古稱千泉，此其證歟。以道夷馬壯之故，自峨立阿塔至阿克蘇百五十哩之距離，僅費二十四小時耳。」今土語所謂「明布拉克」(Myn-bulak)在峨立阿塔之西。明布拉克，亦千泉之意也。故論者多以玄奘所述之千泉，在峨立阿塔之西，退爾斯(Ters)之北。然而千泉之名，不必限于一所。凡多泉池，富水草，適於放牧之所，每有此稱。玄奘記中之「千泉」，自其所述前後諸城之距離，及地勢觀

之，不得不謂爲在峨立阿塔城之東也。唐書地理志，雖詳記自碎葉城至呾邏斯城之行程，而千泉之名未見。且諸邑之名，今皆不詳矣。

呾邏斯城，當係塔拉斯河畔之城市。記有云：「城周八九里，諸國商胡雜居也。土宜氣序，大同素葉。」玄奘由是南折，更西南向，而至赭時；則此處不得不謂爲在亞歷山大山脈之西端矣。今所謂峨立阿塔城，在退爾斯河畔，適當此路之孔道。此地或其附近，當卽古呾邏斯城之所在也。峨立阿塔之北數里，沙漠中有古城之遺址，土人謂之秦干，(Chimkent)或卽古呾邏斯城之遺址也。(徐樓氏 Schuyler 之土耳其斯坦遊記)

玄奘自是地經白水城，恭御城，赤建國而至赭時。此等地名，今不可考。赤建卽秦干（Chimkent)歟？赭時，卽塔什干，(Tashkent)或作拓克，亦譯石國，乃中央亞細亞北部之古都，今俄領土耳其坦之首府也。

第二節　疏勒西道

前漢書有云，「疏勒國……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自疏勒(卽喀什哈爾)西入衍敎谷，經捐毒國，上葱嶺，自休循國，沿藥殺河而下，至大宛，康居。此前漢書所舉諸國之次第也。

衍敦谷，卽捐毒國。前漢書云：「捐毒國，王治衍敦谷。……東……至疏勒，南與葱嶺屬。無人民。西上葱嶺，則休循也。西北至大宛，……北與烏孫接。衣服類烏孫。隨水草，依葱嶺，本塞種也。」捐毒音「ㄟㄣㄉㄨ」與「衍敦」近似，爲同一地名，蓋今之喀什哈爾河上流之溪谷也。沿此河上溯，山岔高峻，至葱嶺北部（今稱阿賴山脈 Alai 之連山。橫貫此山脈，有數山道；就中鐵列克達坂，迄今猶爲衆人往來之孔道。越之出估爾加河（Gulcha）之上流。沿河而下，有估爾加城。自此西北有阿什城 Osh，東北有烏仔根城，（Uzgent）皆在費爾干州（Fergana）內之藥殺河流域。唐書「怖扞，」卽係以費爾干東部而置之「寧遠州」。州內有渴塞城，唐高宗以爲休循州。「渴塞」音近「估爾加」，Gulcha 故疑渴塞卽估爾加之地。前漢書云：「休循國，王治鳥飛谷，在葱嶺西。……東至捐毒衍敦谷，……西北至大宛國，……西至大月氏，……民族衣服類烏孫，因畜隨水草，本故塞種也。」

右二道外，尚多支道，今僅舉其主要者而已。以下敘述當葱嶺北道以西之諸國。

大宛

據史記所記，大宛北（又作西北）接康居，西接大月氏，西南接大夏，東北接烏孫，東（應作南東）接扜罙，（前漢書作扜彌在于闐東）于闐。前漢書謂其西南（又南）有大月氏，其王治貴山城。魏

書則云：「破洛那國，（原作「洛那」，參考本書他處，補「破」字。）故大宛國也，都貴山城。」唐書以柘支（即石國，今塔什干。）為大宛之北部，以蘇都沙那為李廣利所攻之貳師城故地。

破洛那，唐書云：「寧遠者，本拔汗那，或潑汗，元魏時謂破洛那。居西鞬城，在眞珠河之北。」（寧遠之名，乃唐天寶三年附屬版圖後所改。）又云：「怖捍在石國之東南，山四環之，地膏腴，多馬羊。西千里為堵利瑟那。」又隋書云：「鏺汗國，都葱嶺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王姓昭武，……東統勒，西蘇對沙那，西北石國。多朱沙金鐵。」（渠搜內。禹貢云：「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按所謂析支，或即赭時，石國也。）然則。怖捍，拔汗那，破洛那，皆即費爾克那。（Verkhna）今豪罕，（Khokand）安集延（Andijon）瑪拉噶朗，（Margilan）奈曼，（Namangan）（所譯漢字據西域聞見錄）四大城所在之費爾干（Ferghana）州也。

貴山城不詳。或云即係奈曼西北之小邑名「迦孫」（Kasan）者。為昔時費爾干之首府。據亞拉伯人之記錄，貴山應即為「迦孫」。（據Bretschneider及Lacouperie說）然頗可疑。費爾干之西有苛戰得城，（Klojend）唐書所記「俱戰提」者是也。亞歷山大大王遠征此地時，所建之極北亞歷山椎亞（Alexbndria）殆即此城。總之苛戰得既為古代城市，或即係貴山城，亦未可知。

唐書舉寧遠三城：曰西鞬，曰呼悶，曰渴塞。渴塞或係佔爾加，前已言之。呼悶不詳。

西犍謂在眞珠河之北。眞珠河者，據唐書石國條，「藥殺水入中國，謂之眞珠河，亦曰質河。」即藥殺河之上流也。質河即錫爾河(Syr)，今亦名錫爾達利亞河(Syr Darya)。又云藥河。西域記云：「素時臨葉河，」又云「窣諸利瑟那，臨葉河。葉河出葱嶺北原，西北向流，浩汗渾濁，汨淴漂急。」眞珠河北之城市，今自那木干(Namangan)即西域聞見錄中之奈曼以至迦孫，(Kasan)大小凡數十。然孰爲西犍之故址，不能明也。那木干之西南，臨河有阿克錫城，(Akhsi)爲巴伯(Babar)帝時之首都。附近有小邑名曳干，(Shagant)音近西犍。然是否即係該城之故址，未可知也。

「蘇都沙那，」唐書云，「東曹，或曰率都沙那，蘇對沙那，劫布呾那，蘇都識匿，凡四名。居波悉山之陰，漢貳師城地也。東北距俱戰提，……」西域記作「窣堵利瑟那，」是即Ustrushna，昔戰得城(khojend)西南，今所謂 Uratube 城之所在也。東北界藥殺河，西北連沙磧。玄奘自拓支經此地而西向颯秣建(今撒馬兒罕)。西域記曰：「從此西北入大沙磧，絕無水草，途路彌漫，疆境難測。望大山，尋遺骨，以知所指，以記經途。行五百餘里，至颯秣建國，」然謂此大沙磧在窣堵利瑟那與颯秣建之間者，非也。蓋克茲庫穆沙漠(Kizyl Kum Desert)自窣堵利瑟那西北，遠擴至鹹海(Sea of Aral)之濱；至颯秣建之經途，不過其南方一

部份耳。又窣堵利瑟那，率都沙那，蘇對沙那，蘇都識那皆「Urtrushna」一音之轉。獨「劫布呾那」之音全異，當為他處地名誤插入者，宜删除之。波悉山，或即阿賴（Alai）山脈中之高山，其最高峯今名 Abdu Baisher 峯。

貳師城者，漢武帝太初三年將軍李廣利所下之城也。大宛之馬，號汗血天馬。武帝欲得之，遣使求之，大宛不肯予，遂命李廣利率大軍討之。馬在貳師城，李廣利攻之，期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史記大宛傳，前漢書李廣利傳）貳師城，是否即係蘇都利瑟那，（Ustrushna）雖不可知；然姑據唐書而言，可作此論也。

Lacoperie 氏以貳師之馬，為波斯尼撒（Nisa）所產之名馬。彼不以貳師城為大宛之地名，而以為馬之產地，（在波斯之 Dahistan 附近）而李廣利所攻下者，乃貳山城也。

李廣利軍支隊所攻之郁成城，在大宛東境，惟其位置不詳。

拓支者，土語，石也。故譯石國。唐書云：「石，或曰拓支，曰拓折，曰赭時，漢大宛北鄙也。……東北距西突厥，西北波臘。南二百里所，抵俱戰提。西南五百里，康也。周千餘里。右涯素葉河。……故康居小王窳匿城地。西南有藥殺水。……以瞰羯為大宛都督府。」西域記云：「赭時……西臨葉河東西狹，南北長。即塔什干也。（Tashkent 中古稱 Tash, Chash,

Shash Djadj等：）但今之塔什干，與古之塔什干，位置不同。古之塔什干，在今之塔什干之西南赤爾恰河（Chirchik）與藥殺河之間。（歐洲之位置不詳）柘支，既謂為大宛北鄙，又云係康居小王蘇薤城地。是初屬大宛，繼為康居所奪也。魏書云：「者舌，故康居國，在破洛那西北。」者舌，當亦為赭時。又謂匈奴郅支單于投歸康居，陳湯等征之，陷其郅支城，誅郅支單于。郅支城，亦似為柘支，或其附近之地。

前漢書匈奴傳曰：「郅支既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為烏孫所困，與諸翕侯計，以為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今郅支單于困阨在外，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以立之，長無匈奴憂。……郅支素恐，又怨烏孫，聞康居計大悅。遂與相結，引兵而西。康居亦遣貴人，橐它，驢馬數千匹迎郅支。」又陳湯傳曰：「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敺畜產。（師古註：敺與驅同，下皆類此。）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又遣使責闔蘇大宛諸國歲遺，闔蘇者奄蔡也……建昭三年副校尉陳湯與都護甘延壽謀曰……引軍分行別為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經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

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敺畜產甚多。從後與漢相及，頗寇盜後重。湯縱胡兵擊之，……入康居東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傅陣。……單于被創死。」此乃李廣利遠征貳師後六十七年之役也。漢軍分二支：一支經大宛，一支自天山道，出伊色克庫爾湖之西。郅支城之故址，雖不可明。然既爲二軍（一自費爾干前進，一自伊色克庫爾湖之西前進。）會合之所，故必在塔什干近傍無疑。既謂其城都在賴水上，則吾人如得知該河之位置，即可知郅支城之所在。然究爲何河，又不可明。自康居，大宛，闔蘇，匈奴，烏孫等國之關係考之，若拓支者，當在秦干（Chinkent）稍北之地矣。

大宛故址，主部爲費爾干，西方並包括蘇都沙那，拓支之地。拓支與蘇都沙那，因接康居，當早爲所併。

張騫初至大宛歸而述其風俗曰：「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有城郭屋室。」又曰：「宛左右以蒲陶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深眼，多鬚頯，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

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鐵器。」云云。

據 Lacouperie 之說，宛，古音作「ㄧㄨㄢ」，又「ㄨㄢ」，爲西域人呼希臘人「Iaon」「Yavan」等音之轉化。（據 Edkins 說）大宛者，即大希臘國之意。蓋此地早爲拔底延 Bactria 之希臘人所蔓延也。就史記觀之，「蒲陶」爲「Botrus」之音譯，苜蓿爲「Medikai」之音譯，皆取希臘語。（據 Kingsmill 說）其俗亦似希臘人。蓋大宛者，中國人與希臘人種，初次交通之所也。

康居

康居在大宛之西北，月氏安息之北。史記謂康居與月氏同俗而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漢書則僅謂其羈事匈奴。其戶口勝兵，却多於月氏。史記：「康居控弦者八九萬人。大月氏控弦者可二十萬。」漢書：「大月氏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萬人。康居戶十三萬，口六十萬，勝兵十二萬人。」史記與漢書之記載，所以如此懸殊者，因張騫至康居時，康居未盛，土地狹小；其後凡百年間，漸次擴張，戶口勝兵，亦漸增加之故也。

所謂「康居」者，非地名，乃與月氏，安息等同爲民族之名也。史記謂康居爲「行國」，故其始疆土不足。史記謂在大宛之西北，漢書又謂大宛北接康居。然張騫自大宛至月氏，而經康居，則康居領地，當已含役爾干西方之撒馬爾干地矣。史記漢書皆謂康居與月氏同俗，應

即爲同種。希臘人所謂 Schytai 一種民族也。其原來自東北。自烏孫從大宛之北，徙往西方後，此民族即南下侵大宛，並襲月氏之後。漢書云：「康居國，王冬治樂越匿地，到卑闐城。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都護。至越匿地，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越匿地，卑闐城，不審何地。漢書稱康居有小王五：一曰蘇䪥，王治蘇䪥城；二曰附墨，王治附墨城；三曰窳匿，王治窳匿城；四曰罽，王治罽城；五曰奧鞬，王治奧鞬城。隋書：「康國，康居之後也。遷徙無常，其王本姓溫，月氏人也。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故康國左右，諸國，並以昭武爲姓。王字世夫畢，其妻突厥達度可汗女。都於薩寶水上阿祿迪城。西域諸國多歸之。」唐書：「康者，一曰薩末鞬，亦曰颯秣建，元魏所謂悉萬斤。……君姓溫，本月氏人。……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曰尋，曰戊地，曰史：世謂九姓，皆氏昭武。」但薩馬兒罕在亞歷大山王時，已以馬拉康答 (Marakanda) 之名著稱爲大都。其後久受希臘人之支配。康居漸南進，遂占領之。然薩馬兒罕是否曾爲康居之首都，則不能明。今薩馬兒罕之土人，以其建都，歸諸阿甫拉歇王。(Afrasyab) 波斯古史著稱之吐蘭王 (Turan) 也。而在今城之西郊，有舊都之故址，土人稱之爲 Kalai Afrasyab 按即阿甫拉歇王城之意。據波斯古史，阿甫拉歇之都城，名「ㄎㄤ」Kang。因康或康居之音，同 Kang, Kangku。度「康居」爲薩馬兒罕之古

名。然亞歷山大時，已以馬拉康答（Marakanda）之名著稱，則康居初時所都之卑闐城等，當在撒馬兒罕之北。以康居爲薩馬兒罕之古名，不如以之爲人種之名，較爲有理。雖然，此兩名稱偶爾一致，抑亦奇矣。

蘇薤：隋書云：「史國，都獨莫水南十里，舊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俗同康國。北康國，南吐火羅，西那色波，東北米國。」唐書云：「史，或佉沙，曰羯霜那。居獨莫水南，康居小王蘇薤城故地。南四百里吐火羅也。有鐵門山，左右巉峭，石色如鐵，爲關以限二國。……國有城五百。隋大業中，其君狄遮始通中國。號最强盛，築乞史城，地方數千里。……顯慶時，以其地爲佉沙州。」羯霜那者，Karsan 也；佉沙者，Kesha 也。越薩馬爾罕之南山，今有所謂「Shehri-Sebz」都城，爲著名之帖木兒大王之生地。該處原名喝石 Kesh 豈即佉沙耶？（乞史城之乞史二字，與喝石二字音最近。）抑爲其西所謂「迦西」Karshi 者耶？羯霜那與佉沙未必同一語原。迦西之西北，有大邑名迦孫 Karsan，即羯霜那耶？是等地互相接近，皆在史國境內。獨莫水，今名伽西伽河（Kashka R.）。當 Shehri-Sebz 之南，近 Darband 處，有鐵山門。魏書：「伽色尼」（悉萬斤南）出赤鹽，多五果。」今迦西之南，約五里，有山産紅色山鹽。迦西之以赤鹽著名，又與迦孫同矣。

附墨城。隋書云：「何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地也。……東去曹國百五十里，西去小安國三百里。」唐書云：「何國，或曰屈霜你迦，曰貴霜匿，即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按那密水，今謂之撒拉夫鄉 Zarafshan 河。屈霜你迦，不知爲今何地。要在薩馬兒罕西，北撒拉夫鄉河南畔。此地有所謂「Kusanija」見阿拉伯人記錄中，與屈霜你迦之音頗近。疑即是者，即唐書石國，今塔什干其故址也。漢書所謂康之冬都越匿，與此音近，或即一地。

尉城，隋書云「安國，漢時安息國也。……都在那密水南，城有五重，環以流水，……國之西百餘里有畢國，可千餘家，其國無君長，安國統之。」唐書云：「安者，一曰布豁，又曰捕喝，元魏謂忸密者，東北至東安，西南至畢，皆百里所。西瀕烏滸河，治阿濫謐城，即康居小君長罽王故地。」按布豁又捕喝，即今布哈拉（Bukhara）在西部撒拉夫鄉河之南。忸密，爲捕喝之古名。烏滸河，即阿母河，（Amu Daria 又名奧克索河 Oxus）。謂安國境擴至於烏滸水也。阿濫謐城，蓋亦即捕喝。東安，唐書云：「小國（案當小安國脫安字）曰喝汗，在那密水之陽東距河（案河爲何之誤）二百里許，西南至大安，（即布豁）四百里，治喝汗城亦曰碨斤。」喝汗，今失其所在，或在窣幹錫（Vagnanai）之近傍。畢同戊地，當即阿母河畔之拜帖克（Betik），在

Charjui 之對岸。

奧鞬城，唐書云：「火尋，或曰貨利習彌，曰過利，居烏滸水之陽，東南六百里距戍地，西南波斯，西北突厥曷薩，乃康居小王奧鞬城故地，其君治急多颶遮城。」貨利習彌，今之基發(Khiva)也。急多颶遮城，不詳。

如此漢書所記五小王，各分占最廣之地。然唐書果何據而得指定此等故址，不能無疑。今無其他明證，姑舉唐書所記而已。

康居之西北，有奄蔡國，與康居同俗，亦爲行國，臨大洋，大澤即鹹海(See of Aral)也。(史記漢書) 至後漢時名阿蘭聊（魏略作阿蘭）屬康居國，三國時不復屬康居。其北有嚴國（魏略作嚴國）亦屬康居。粟弋國亦屬康居。魏書云：「粟特國在葱嶺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溫那沙，居於大澤。」此外有北烏伊別柳，呼得，堅昆，丁令等在康居之東北至西北之間，皆遷徙無定地。

第三節　葱嶺南道

葱嶺南道，大別爲二：一至印度，一至中央亞細亞。又復各分數道。茲先述漢書所記：自于闐（今和闐）西行至皮山，折而西南至烏秅，經縣度而至罽賓之一道。晉釋法顯佛國記：自皮山更西至子合，自是南行，經於麾，竭叉而至陀歷，烏萇。與漢書所記相近。北魏時宋雲等

至北天竺之道，係由子合經渋盤陀，越葱嶺，自鉢和轉南在烏萇。（洛陽伽藍記）以上至印度之道也。漢書又載自子合更北至莎車，再轉西經蒲黎，依耐，無雷等而至大月氏之一道。此道亦通罽賓。魏書又記自莎車西南至波路之一道。又莎車之北，有自疏勒（即喀什噶爾）西南行，至渴盤陀，西折至鉢鐸創那之道。玄奘，馬可孛羅等所經（逆行）之道也。以下就各道詳記之。

烏秅道　皮山國，在于闐之西，王治皮山城。去長安萬五千里。戶五百，口三千五百，勝兵五百人。西南至烏秅國千三百四十里。西北通莎車三百八十里。（以上前漢）在于闐之西，莎車（即葉爾羌）之東南，同距離之處，今稱三珠，（又名薩納珠）當即是地。（魏書：蒲山國，故皮山國也，居皮城，其西南三里有國凍凌山。）自是西南至烏秅，千三百四十里。（此里數恐誤，因皮山與烏秅，距都護治所之距離，差為六百里。）烏秅，師古注：「烏，音一加反。急言之，聲如『鷃拏』耳。」係今何地，不明。前漢書云：「烏秅國，……北與子合，蒲犂，西與難兜接。山居。田石間有白草。累石為室。……其西則有縣度。」據此等記載，則烏秅當為今巴爾的斯坦（Baltistan）境內印度河（Indus R.）上流之地。

據法顯紀行，自于闐同行之一人名僧紹者，隨胡道人，向罽賓。此時稱罽賓者，乃克什米爾，（Kashmir）與漢代之罽賓不同。蓋自于闐直至克什米爾之道路也。

法顯等進向子合國，在道二十五日，便到其國。自是南行四日入葱嶺山，到於麾國安居。安居已止，行二十五日，到竭叉國。

子合，漢書云：「西夜國，王號子合王，治呼犍谷。去長安萬二百五十里。戶三百五十，口四千，勝兵千人，……東與皮山，西南與烏秅，北與莎車，西與蒲犂接。蒲犂及依耐，無雷國，皆西夜類也。西夜與胡異，其種類羌氐。行國。隨畜逐水草往來。而子合土地出玉石。」是西夜子合為一國，而後漢書則分為二。曰：「西夜國，一名漂沙，去洛陽萬四千四百里。戶二千五百，口萬餘，勝兵三千人。地生白草，有毒。國人煎以為藥，傅箭鏃，所中即死。漢書中誤云西夜子合是一國，今各自有王。子合國，居呼犍谷，去疏勒千里。領戶三百五十，口四千，勝兵千人。」魏略有西夜國而不見子合。魏書：「悉居半國，故西夜國也。一名子合，其王號子合王，治呼犍，在于闐西。」唐書：「朱俱波，一名朱俱槃。漢子合國也。並有西夜，蒲犂，依耐，得若四種。地在于闐西千里，葱嶺北三百里，西距喝盤陀，北九百里屬疏勒，南三千里女國也。」朱褧紀行，作朱駒波，

子合，悉居半，朱俱波，朱駒波，朱俱槃，皆同音之轉。西夜，在皮山之西二百里，以自長安之距離比較得之，去于闐五百八十里。唐書謂在于闐之西千里，概舉大數而已 法顯自于闐行至子合費二十五日，則西夜

當在三珠之西北奇勒陽（Kilian）與具拉（Bora）之間。蓋西夜爲行國，逐水草往來，其地遷徙靡定；然子合之名，至唐，猶存，則其地必有定所。云治呼犍谷，則其地當爲山間谿谷。具拉之西南入谿谷有所謂庫克雅爾（Kokyar, Kogiar）者，或卽係呼犍谷其地，古子合之遺址也。紀謂法顯自子合南行四日入葱嶺山，到於麾國。子合既在山間，則四日者，非自子合入山所費之日數，乃自子合至於麾所費之日數也。宋雲紀行有云：「神龜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入朱駒波國，人民山居，五果甚豐。……風俗言音，與于闐相似，文字與婆羅門同。其國疆界，可五日行遍。八月初，入漢盤陀國界，西行六日登葱嶺山。」朱駒波人民，明爲山居。宋雲自是西行至漢盤陀，（今之塔什庫爾罕 Tash Kurghan）而法顯則係南行，其所至之於麾者，究何地耶？魏書謂「權于摩」爲故烏秅國。縱令權字衍，摩爲麾之誤，于摩卽於麾，於麾卽昔之烏秅；然烏秅在皮山西南六百里，而於麾在皮山西二百里，合以自子合南行四日之路約百里計之，亦僅三百里，未見爲同地也。謂法顯等自於麾更進，行二十五日到竭叉國。其國當在葱嶺之中云。書中未記自於麾至竭叉之方向，可見仍係繼續南行。次記自竭叉西行向北天竺之道二十五日之行程約六百里，自庫克雅爾而南，約七百里之地，卽當巴爾的斯坦 Baltistan 卽 Bolar 之 Skardo 一帶。故竭叉在 Skardo 附近。以竭叉爲 Karcha 與漢盤陀同者，方向誤也。又如謂爲卽 Lasdak

者亦誤也。Ladak 則過偏於東矣。亦有以爲即 Kashmir 者則又偏於南矣。

法顯自庫克雅樹而南，取稍偏西之方向，越 Mustagh 嶺，入 Baltistan 而至印度河畔。則竭叉非地名，其爲種族之名歟？

以上記前漢書罽賓道（至烏秅）及法顯佛國記葱嶺山道（至竭叉）之途程。以下將各求其前途，而證明雙方爲同一之徑路。

前漢書云：「烏秅國，其西則有縣度。……縣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云。」師古注：「懸繩而度也。」縣度者，乃「懸繩索相引而度」之謂，非地名也。漢書罽賓條：杜欽說大將軍王鳳，詳言其道路危險狀況曰：「……縣度之阸，非罽賓所能越也。……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狹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未半阬谷盡靡碎，人墮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唐書謂「渴盤陀（今之薩里庫 Sarikol 說詳後）南距縣度，治葱嶺中，西南即頭痛山。」位置雖稍異；然葱嶺之南與都庫什山脈，連亘於東方崑崙山脈。自中國西境至印度必經之大小頭痛山，當必在此連亘山脈中。蓋高山之頂，空氣稀薄，行人往往感覺頭痛。此雖不必限於一二山嶺之現象，然罽

險道之大頭痛山，當係指彼山脈中穆斯塔哈山道而言，則在烏秏之東北，去縣度遠。下云：「二千餘里乃到縣度，」可知頭痛山與縣度相距甚遠也。杜欽就皮山罽賓間全程，舉其艱險之著者而已。關於縣度，魏書亦云：「阿鉤羌國（莎車西南），……西有縣度山。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下臨不測之淵。人行以繩索相持而度，因以名之。」蓋縣度乃信頭河（即印度河也）上流之溪谷，自烏秏西至罽賓所必經之險道也。

法顯雖未用「縣度」之稱，然其自竭叉西行入北天竺，在陀歷烏萇之間，經過之所，必古之縣度也。茲引佛國記所記以證之。

法顯「自竭叉西行向北天竺，在道一月得度葱嶺。」一条：所謂在道一月者，自子合南行入葱嶺而抵北天竺費時一月之謂，非謂自竭叉越葱嶺需時一月也。（從來注釋者多誤）因自子合至於麾四日，自於麾至竭叉二十五日，合費二十九日；故自竭叉至北天竺，不過費數日耳。（所謂在道一月舉大數也。）

自於麾至竭叉二十五日間，無道路之記載；至是始記葱嶺之景況，曰：「葱嶺冬夏有雪，又有毒龍。若失其意，則吐毒風，雨雪飛沙礫石。過此難者，萬無一全。」「度葱嶺已，到北天竺，始入其境，有一小國名陀歷。……於此順嶺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艱阻，崖岸險絕。其山唯石，壁立千仞。臨之目眩。欲進則投足無所。下有水名新頭河。昔人有鑿石通路

施傍梯者，凡度七百度。梯巳躡，懸絙過河。河兩岸相去，減八十步。……渡河便到烏萇國。烏萇國，是正北天竺也。……南下到宿阿多國。……從此東下，五日行到犍陀衛國。……從犍陀衛國，南行四日，到弗樓沙國。」此等地方皆明晰可知，玄奘亦曾巡歷此等地方，詳記於西域記中。

犍陀衛，亦作健馱邏，（乾陀衛 乾陀羅）即 Gandhara。弗樓沙即布路沙布邏，Purushapabura（後稱 Parashawar，又云 Peshawar）。西域記云：「健馱邏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八百餘里。東臨信度河。國大都城，號布路沙布邏。周四十餘里。王族絕嗣，役屬迦畢試國。」Purushapura 原為犍陀邏 Gandhura 之都城，在法顯時，已各自成國。犍陀邏之都，當時為布色羯邏伐底城 Pushkalavati 其位置在 Swat 河下游之東岸。

據西域記，自布路沙布邏東北五十餘里，渡大河至布色羯邏伐底城。今所謂 Hashtnagar 者當即其故址也。希臘古記中所稱之「Peukelaotis」即係布色羯邏伐底 Pushkalavati 之轉訛也。（Cuningham 之古代印度地誌。）宋雲紀行云：「正光元年四月中旬入乾陀羅國。……本名業波羅國，為嚈噠（詳下文）所滅。遂立敕懃為王。治國以來，已經二世。……與罽賓（此指今克什米爾地）爭境。連兵戰鬥，已歷三年。……王常停境山，終日不歸。……宋雲詣軍通詔書。…西行五日至如來捨頭施人處。

案：竺殺尸羅 Takshasira 希臘古記作 Taxila，在今 Shahdheri 近傍。……後西行三日至辛頭大河。……復西行三日至佛沙伏城案即 Pushkalavati。川原沃壤，城郭端直，民戶殷多。林泉茂盛，土饒珍寶。風俗淳善。……復西行一日，乘船渡一深水，三百餘步。復西南行六十里至乾陀羅城。」乾陀羅城即布路沙布邏，在宋雲時，乃乾陀羅國之都城也。法顯不云布色羯邏伐底，而云犍陀衛國，又別舉弗樓沙國；宋雲不云布路沙布邏，而云乾陀羅國城，又別舉佛沙伏城。（徵元案：即當法顯時犍陀衛之都為布色羯伐底城。而布路沙布邏（即弗樓沙）係另一國。當宋雲時，犍陀衛之都為布路沙布邏城。而布色羯伐底（即佛沙伏城）係另一城。）

宿阿多國：西域記有蘇婆伐窣堵河 Subavastu，河名之轉略為 Swat。「宿阿多」或係自河名而得之國名，乃烏萇之一部。

烏萇：西域記作烏仗那，宋雲紀行作烏場。為乾陀羅之北，Swat 河畔之地，其都名瞢揭釐城（即今 Manglaur 城也）西域記述其土地曰：「山谷相屬，川澤連原，穀稼雖播，地利不滋。多蒲萄，少甘蔗。土產金鐵。宜鬱金香。林樹蓊鬱，花果茂盛。寒暑和暢，風雨順序。」

陀歷國：西域記云：「達麗羅川即烏仗那國舊都也」應同達麗羅。Darel 者，印度河上

流之地，今爲撻粗民族所占居。西域記云：「瞢揭釐城東北，踰山越谷，逆上信度河，途路危險。山谷杳冥。或履絙索，或牽鐵鎖，棧道虛臨，飛梁危構。椽杙躡蹬，行千餘里，至達麗羅川。」法顯所記自陀歷至烏萇間之紀載全同。西域記又云：「後此東行，踰嶺越谷。逆上信度河，飛棧履危涉險，經五百餘里至鉢露羅國北印度境鉢露羅國周四千里。在大雪山間。東西長，南北狹。多麥豆，出金銀。時惟寒烈，人惟獷暴。」

鉢露羅者，所謂 Palolo 或 Bolor 是也。以 Bolor 之名稱地域雖屢不定，然其中心點（卽西域記所云之地）卽今之巴爾的斯坦 Baltistan 又稱小西藏之地也。唐書有大勃律小勃律之稱。勃律，吐蕃，卽西藏之西，烏萇之東，亦卽之Bolor. 法顯雖未記 Bolor 之名，然其所謂「竭叉」者，必在 Bolor 境內也。疑宋雲取道於波謎羅而入烏場。其紀行中記鉢露羅之風說曰：「一道從鉢露勒國向烏場。鐵鎖爲橋，懸虛爲度，下不見底，旁無挽捉，倏忽之間，投軀萬仞。是以行者望語謝路。」是亦述陀歷烏萇間之艱險者也。諸高僧紀行中，雖未見「縣度」之名；然其所謂「懸絙過河，」「履絙索牽鐵鎖。」及所謂「飛梁棧道，」「懸虛爲度」者，皆表懸度之意。可知漢書中之「懸度，」卽陀歷烏萇間之信度河谿谷之險道也。

第四節　羯盤陀道

羯盤陀道者，越帕米爾高原之大道也。羯盤陀者，在葱嶺山中，入帕米爾之要地也。自中國西境，至羯盤陀，有數道。其要者自子合，自子合北面之莎車（葉爾羌，）自莎車北之疏勒（喀什噶爾）之三道也。漢代自莎車入葱嶺，未聞「羯盤陀」之名。後漢書曰：「莎車國，西經蒲犂，無雷，至大月氏。」

然漢代多自疏勒越葱嶺北部，經大宛康居而通月氏安息等國。又經南縣度至罽賓之道程雖稍詳，然其中關於帕米爾之路程乏於紀載甚不明也。

莎車，在子合之北，疏勒之南五百六十里；而子合又在疏勒之南千里，故莎車殆在疏勒與子合之間。自其位置考之，相當於今之葉爾羌。其勝兵較疏勒稍多。後漢初最盛，雄視西域。

蒲犂，漢書云：「蒲犂國，王治蒲犂谷……戶六百五十，口五千……東至莎車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五百五十里，南與西夜子合接。西至無雷五百四十里。……寄田莎車。種俗與子合同。」莎車蒲犂間，蒲犂疏勒間，疏勒莎車間，距離殆皆相等，此三地殆成一三角形。蒲犂之位置，大略可得指定。當即爲葉爾羌之西，疏勒之南托布倫河（葉爾羌河之支流）上流之地。自Cheile Gombaz 之古砦，托布倫河沿岸之地，土地丰饒住民不少，蒲犂谷當即此地也。

接蒲犂者有依耐小國，漢書謂其戶一百二十五，口六百七十。其距莎車及無雷與蒲犂同，距疏勒六百五十里，是在蒲犂之南百里也。南與子合接，俗相與同。少穀，寄田疏勒莎車云。

無雷，漢書云：「無雷國，王治盧城。……戶千，口七千，……。南至蒲犂五百四十里南為東之誤南與烏秅，北與捐毒，西與大月氏接。衣服類烏孫。俗與子合同。」及葱嶺山中之國，今之薩里庫，其都會為塔什庫爾罕（即Tash Kurgan）所謂「北與捐毒，南與烏秅，西與大月氏接」者，指其大體之方向而言，非即接境之意也。

漢書於無雷之次，又舉難兜國曰：「難兜國……戶五千，口三萬一千。……西至無西東之誤雷三百四十里。西南至罽賓三百三十里罽賓國條下云：「東北至難兜國九日行。」南與婼羌北與休循，西與大月氏接。種五穀葡萄諸果，有銀銅鐵，作兵與諸國同，屬罽賓。」既謂種五穀葡萄諸果，則必不在葱嶺山中，帕米爾高原上，而在葱嶺之南矣。且又謂屬於罽賓，當尤接近罽賓，當今Chitral一帶。所謂北與休循接者，僅指示其大體之方向而已。休循與捐毒，皆為在喀什噶爾之西，葱嶺北部之小部落。謂南與婼羌接，恐誤。

魏略云：「楨中國後漢書「建寧三年孟陀遣任涉對疏勒攻楨中城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莎車國，竭石國，不詳渠莎國，魏書：「渠沙國居故莎

車城，在子合西北」然此處與莎車並舉蓋另係一地。西夜國，依耐國，滿（蒲之誤）犂國，億（德之誤）若國（後漢書：「德若國戶百餘口六百七十與子合相接其俗皆同，」）槍令國，（不詳）捐毒國，休修（循之誤）國，琴國，（不詳）皆屬疏勒。」

無雷難兜之名，僅見於漢書，其後未聞。然漢代之帕米爾道，僅言經蒲犂，無雷而至大月氏而已。帕米爾以西之道程不明。要有自無雷經難兜而至罽賓之道也。

當時王於罽賓（Gandhara 地方）之塞種（波斯人稱 Sake 希臘人亦稱 Sacae）故居於葱嶺之東北部。月氏西徙時，逐之分散。其王至罽賓為王。其他留葱嶺中為休循捐毒等部落，亦有殘留於烏孫之中者，漢書云：「烏孫國……本塞種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又云：「罽賓國……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塞種如此散居於葱嶺南北，可知其有交通往來之道矣。

朅盤陀之名，自北魏始聞。宋雲紀行曰：（自朱駒波（漢之子合）前進）「八月初，入漢盤陀國界。西行六日，登葱嶺山。復西行三日，至鉢盂（又作城猛）三日至不可依山，其處甚寒，冬夏積雪。山中有地，毒龍居之。……自此以西，山路欹側，危險千里。懸崖萬仞，極天之阻，實在於斯，太行孟門，匹茲匪險。崤關隴坂，對此則夷。自發葱嶺，步步漸高。…依約中夏，

實半天矣。漢盤陀國，正在山嶺，自葱嶺以西水皆西流入西海，世人云：是天地之中，人民決水而種。……城東有孟津河，東北流白沙勒。葱嶺高峻，不生草木。是時八月，天氣已寒。北風驅雁，飛雪千里。九月中旬入鉢和國。」

由是觀之，宋雲自朱駒波西行十六日而至漢盤陀。其間山路懸崖，險阻尤甚。而葱嶺重疊愈進愈高，夏時尚有積雪。以現在地圖對照之，朱駒波已如前言爲庫克雅爾地方，而漢盤陀，卽漢代之無雷，今薩雷庫之都塔什庫爾罕也。魏書云：「渴盤陀國，在葱嶺東，朱駒波西，河經其國東北流。有高山，夏積霜雪。附於嚈噠。」玄奘西域記云：「朅盤陀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基大石嶺。背徙多河，周二十里。山嶺連屬，川原隘狹。穀稼儉少，菽麥豐多。林樹稀，華果少。原隰丘墟，城邑空曠。」唐書西域傳云：「喝盤陀，或曰漢陀，（疑脫盤字）曰渴館檀，亦謂渴羅陀。由疏勒西南，入劍末谷不忍嶺六百里，其國也。直朱俱波西。南距縣度山。北抵疏勒。西護密。西北判汗國也。治葱嶺中，都城負徙多河勝兵千人。其王本疏勒人，世相承爲之。西南卽頭痛山也。葱嶺俗號極疑山，環其國。」此等記載，適合於今之薩雷庫，徙多河者，宋雲紀行謂之孟津河，葉爾羌河上流之一也。流於塔什庫爾罕之城東，謂東北流向沙勒，沙勒不明，若爲疏勒則誤矣。朅盤陀，亦作漢盤國，渴盤陀，朅盤陀

等，皆皆應讀作 Kharhand。Tash Kurgan 爲石城之意，古名 Varshiad。宋雲自朱駒波至漢盤陀之道程，當係自庫克雅爾西經 Maumn, Langar, Hindu, 西至塔什庫爾罕，此乃近刊地圖中兩地間最直捷之路線也。

自疏勒，即喀什噶爾，至渴盤陀之道，前已引唐書西域傳所紀，自疏勒西南入劍末谷不忍嶺六百里即其國。同書地理志亦云：「自疏勒西南入劍末谷，青嶺，不忍嶺，皆不明。然薩里庫與喀什噶爾間之交通，僅有二道。薩里庫之北有 Tagharma (Kungur) 及 Mustagh Ata 二大山。Tagharma 稱帕米爾山系中之最高山（高二萬五千三百英尺）（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帕米爾境界決定委員報告）此兩山在帕米爾高原之東端，自薩里庫山脈，隔薩里庫溪谷名喀什噶爾山脈（又稱克基河得山脈）者之中。兩山皆南北走。薩里庫溪谷，其中間之地也。其南部名塔墩巴什 Taghdumbash Pawir 者，以塔什庫爾罕爲都會。葉爾羌河之一源，發自其西南隅，東流又北流經塔什庫爾罕，至其稍北之 Chusman 山而東向，北方 Tagharma 山西麓有哈拉蘇河，南流而與塔什庫爾罕河相會合。哈拉蘇河畔有小邑名塔哈爾滿 Tagharma, 自是溯哈拉蘇溪谷越一嶺，有哈拉庫爾，布隆庫爾等湖。改子河自此發源，繞 Mustagh Ata 山之北而東北流。改子河溪谷懸崖之間通一道，經塔什米利而至喀什噶爾。此即疏勒羯盤陀間之一道也。自布隆庫爾西越阿哈比

爾山道，可直至帕米爾高原。

又自塔什庫爾罕及塔哈爾滿東北越塔哈爾滿山南之齊齊克（Chichiplik）山道而至其里工伯什之地。由是而北沿坎庫里河經英吉沙爾（Yangi Hisar）而向喀什噶爾。是亦疏勒朅盤陀間之一道也。此外蓋尚有支道；自哈拉庫爾東越 Togharma 及 Mustagh Ata 兩山之間，沿哈拉塔什河而至英吉沙爾者，其一也。

以上二道，多見於近世旅行遊紀中。惟疏勒朅盤陀間之旅行，唐代以前未聞，西域記初見之。後有歐人馬可孛羅 Benedict Goes 等之遊記。近時歐人至此地探險者，頗不乏人。馬可孛羅遊記中，記帕米爾之事甚詳；惟未記其自帕米爾至喀什噶爾之道程。Goes 自薩里庫直往葉爾羌，（即莎車）雖未經喀什噶爾，（即疏勒）然其所記道程較詳，且有人以為其經路半取道喀什噶爾，爰述其紀行之大要而解釋之。

Goes 氏自 Badascian 即巴達克山進至 Sarcil 即薩里庫在此有數村相接。留此間二日，藉以憩馬。更行二日而至所謂 Ciecialith（即齊齊克山）山之麓。雪深，登山，時多凍死者，在雪中行六日，乃至 Tanghetar，其地屬 Cascar（即喀什噶爾）國。在此有亞美尼亞人墮 Isaac 大河，幾溺死。又十五日到 Jakonich 道路險惡，馱馬因疲勞而死者六匹。自此又五日，到所謂 Hiarchan（即葉爾羌）

都府，時一千六百零三年十一月也。

此文中之「Sareil」,「Ciecialith」,是否即係（Sarikol）Chichiklik 雖屬可疑；然文中「Tan-ghetan」自 Yule 氏以爲係英吉沙爾者而行程更大爲淆混矣。（見氏著之 "Cathay and thither"）氏以爲英吉沙爾者，謂由齊齊克（Chichiklih）至其里工伯什自是經北坎庫里而至英吉沙爾也。然據本文謂在雪地六日間遂至 Tanghetar, 其行甚短。且自英吉沙爾不至喀什噶爾而直向葉爾羌，則又何其迂迴，甚不可解。蓋 Tanghetar 者，非英吉沙爾之誤，實爲在齊齊克山東之地也。今地圖（Danmor 伯伯米附遊記中附圖）齊齊克與其里工伯什之間，有一葉爾羌河之支流，名 Tangitar。若 Tanghetar 之位置即在此河（指 Tangitar R.）之畔，則與所記行程符合矣。

玄奘自朅盤陀向疏勒，其經路稍迂迴。西域記云：朅盤陀「城東南行三百餘里，至大石崖。有二石室，各一羅漢，於中入滅盡定……大崖東北，踰嶺履險，行二百里，至奔穰舍羅（唐言福舍）葱嶺東岡，四山之中，地方百餘頃，正中墊下，冬夏積雪。風寒飄勁，疇壠舄鹵，稼穡不滋，既無林樹，唯有細草。時雖暑熱，而多風雪，人徒纔入，雲霧已興。商侶往來，苦斯艱難。……構立館舍，……以賑往來。故今行人商侶，咸蒙周給。從此東下葱嶺東岡，登危嶺，越洞谷，谿徑險阻，風雪相繼。行八百里，出葱嶺，臨烏鎩國。」

（全文完）

民十七年以來中國縣名更置表

葛啟揚

(一)縣名增置一覽表以奉准日期之先後為序

數	省名	新設縣名	設治地點	位置	奉准日期	參考材料
1	福建	華安	華封	118/25	民十七年五月	內政公報一卷五期
2	甘肅	永康（今已改名康縣）	白馬關	106/34	仝右	仝右
3	新疆	乾德	乾德城	89/44	仝右	仝右
4	綏遠	臨河	臨河	107/41	十八，一，十六	內政公報二卷二期
5	新疆	策勒	策勒村	82/37	十八，一，二十六	國民政府公報一二〇號
6	陝西	平民	大慶關	111/35	民十八年二月	民十八年二月六日大公報第四版
7	寧夏	磴口	磴口	107/40	十八，二，九	內政公報二卷二期
8	甘肅	永靖	蓮花城	104/36	十八，四，二十三	內政公報二卷五期
9	江蘇	啟東	崇明外沙	122/32	十八，七，十八	內政公報二卷七期
10	遼寧	清原	八家鎮	126/43	十八，七，二十三	仝右
11	遼寧	金川	小金川	127/43	仝右	仝右

12	河南	博愛	清化鎮	114/36	十八，七，二十三	內政公報二卷七期
13	河南	平等	苹替	113/35	十八，七，二十九	仝右
14	河南	自由	白沙鎮	133/35	仝右	仝右
15	河南	民權	李壩集	116/35	仝右	仝右
16	廣西	萬承	州街	108/23	十八，八，二十七	內政公報二卷八期
17	甘肅	和政	寧河堡	104/36	十八，十，十二	內政公報二卷十期
18	新疆	葉附羌	莎車縣回城	78/39	十八，十一，八	內政公報二卷十一期
19	黑龍江	佛山	佛山鎮	131/49	十八，十一，十五	仝右
20	黑龍江	鷗浦	黑龍江西倭西門河東	126/53	仝右	仝右
21	黑龍江	奇克	奇克特	129/50	仝右	仝右
22	黑龍江	烏雲	黑龍江西岸	130/50	仝右	仝右
23	黑龍江	景星	景星鎮	123/48	仝右	仝右
24	黑龍江	明水	三里三鎮	126/48	仝右	仝右
25	黑龍江	依安	龍泉鎮	126/48	仝右	仝右
26	黑龍江	雅魯	扎蘭屯雅魯河流域	123/49	仝右	仝右

27	黑龍江	綏濱	故來密松花江北岸	133/48	十八，十一，十五	內政公報二卷十一期
28	雲南	西疇	西洒街	105/24	十八，十一，二十三	仝右
29	雲南	曲溪	曲江歐旗營	103/25	仝右	仝右
30	雲南	永仁	苴卻永定鎮仁和街	102/27	仝右	仝右
31	雲南	雙江	猛猛	100/24	仝右	仝右
32	湖南	陽明		112/27	十八，十二，七	內政公報二卷十二期
33	四川	寶興	穆坪	103/31	十八，十二，十一	仝右
34	雲南	車里	景德	101/23	仝右	仝右
35	雲南	五福	猛遮	101/23	仝右	仝右
36	雲南	佛海	猛海	101/23	仝右	仝右
37	雲南	鎮越	易武	102/22	仝右	仝右
38	雲南	普文	普文	102/23	仝右	仝右
39	雲南	六順	官房	102/23	仝右	仝右
40	雲南	江城	猛烈	102/23	仝右	仝右
41	新疆	木壘河	木壘河	91/44	十九，二，十三	內政公報三卷二期

42	四川	寧南	會理縣屬披沙地方	104/28	十九，四，二十二	內政公報三卷四期
43	新疆	柯坪	原柯坪分縣治所	80/41	十九，十，二十七	內政公報三卷十期
44	新疆	托克蘇	原托克蘇分縣治所	81/43	仝右	仝右
45	新疆	阿瓦提	原阿瓦提分縣治所	81/41	仝右	仝右
46	新疆	吉木乃	原吉木乃分縣治所	86/48	仝右	仝右
47	新疆	哈巴河	原哈巴河分縣治所	87/48	仝右	仝右
48	河北	興隆	興隆山鎮地方	118/41	十九，十二，二十四	內政公報三卷十二期
49	山東	鄆城	王堌堆	116/36	二十，三，二十五	內政公報四卷三期
50	青海	共和	曲溝	102/37	二十，三，二十六	仝右
51	青海	亹源	北大通	102/38	仝右	仝右
52	青海	同仁	隆務寺	102/36	仝右	仝右
53	青海	玉樹	結古	98/34	仝右	仝右
54	青海	民和	古鄯	103/37	二十，三，二十六	內政公報四卷三期
55	青海	互助	威遠堡	102/37	仝右	仝右
56	青海	都蘭	都蘭寺	99/37	仝右	仝右

57	河南	廣武	河陰	114/36	二十，六，二十二	內政公報四卷二十一期
58	江西	平赤	東固圩東之南龍	116/27	二十，九，十二	內政公報四卷三十三期
59	黑龍江	遜河	遜河設治局	129/50	二十，十，二十六	內政公報四卷三十八期
60	新疆	蔡留	托古斯塔柳地方	82/44	二十一，三，二十六	內政公報五卷十七期
61	熱河	林東	林東設治局	120/45	二十一，八，四	內政公報五卷三十九期
62	安徽	嘉山	三界鎮	118/33	二十一，十二，十五	內政公報六卷四期
63	雲南	屏邊	靖邊行政區	104/24	二十二，二，九	內政公報六卷十四期
64	山東	柞城	柞城鎮	119/35	廿二年四月十四日經省政府常會議決	二十二年四月十七日申報第二張

附註：位置一項，斜線上者表東經之度數，下者表北緯之度數。表中各縣之位置，即在此所示經緯度交點之左下一方度內。下列各表皆同此。

(二)設治局增置一覽表

數目	省名	新置設治局名	設治地點	位置	奉准日期	參考材料
1	寧夏	陶樂	陶樂湖灘	107/40	十八，十一，五	內政公報二卷十一期
2	寧夏	紫湖	阿拉善旗紫泥湖	106/39	仝右	仝右

3	寧夏	居延	額濟納居延海治	100/42	仝右	仝右
4	黑龍江	德都	德都鎮	126/49	十八，十一，十五	仝右
5	黑龍江	富裕	大來克屯	125/48	仝右	仝右
6	黑龍江	鳳山	岔林河上游	129/47	仝右	仝右
7	黑龍江	遜河（現已改升為遜河縣）	遜河北	129/50	仝右	仝右
8	黑龍江	克東	二克山鎮	127/48	十八，十二，十	內政公報二卷十二期
9	新疆	托克遜	原托克遜分縣治所	89/43	十九，十，二十七	內政公報三卷十期
10	新疆	和什托洛蓋	原和什托洛蓋分縣治所	86/47	仝右	仝右
11	新疆	七角非	原七角非分縣治所	92/44	仝右	仝右
12	新疆	烏拉克恰提	原烏拉克恰提分縣治所	75/40	仝右	仝右
13	新疆	賽圖拉	原賽圖拉分縣治所	79/37	仝右	仝右
14	新疆	庫爾勒	原庫爾勒分縣治所	87/42	仝右	仝右
15	四川	金湯	金湯塌		二十一，六，七	內政公報五卷二十九期
16	甘肅	康樂	洮西臙脂三川口之新集	104/36	廿二，二，二十一	內政公報六卷十四期

附註：金湯設治局之位置，現在尚未查明。

(三)縣名變更一覽表

數名	省名	今縣名	原縣名	位置	更改原由	奉准日期	參考材料
1	甘肅	康縣	永康	106/34	與浙江永康名稱相同	十八，四，廿二	內政公報二卷五期
2	遼寧	新賓	興京	126/43	興京縣係清代名稱收發祥含有帝制意義	十八，六，十	內政公報二卷六期
3	雲南	雙柏	摩芻	102/25	摩芻二字本為夷寨之名無意義欠雅馴	十八，六，十九	仝右
4	廣東	中山	香山	114/23	紀念總理功德以誌不忘		內政公報二卷八期
5	吉林	永吉	吉林	127/44	因與省名相混	十八，九，二	國民政府公報二九三號
6	吉林	撫遠	綏遠	135/49	因與綏遠省相混	仝右	仝右
7	吉林	延壽	同賓	129/46	因與賓縣名稱易相混	仝右	仝右
8	雲南	瀘西	廣西	104/25	因與廣西省名重複	十八，十一，二十三	內政公報二卷十期
9	雲南	祥雲	雲南	101/25	因與該省省名重複	仝右	仝右
10	雲南	會澤	東川	104/27	恢復舊名	仝右	仝右
11	雲南	峨山	嶍峨	103/25	因嶍字為電碼所無文電困難	仝右	仝右
12	貴州	岑鞏	思縣	109/28	因與思南縣名易混淆	十九，四，十八	內政公報三卷四期
13	貴州	鳳岡	鳳泉	108/28	因字義欠妥	仝右	仝右

14	貴州	麻江	麻哈	108/27	因原名欠雅馴	仝右	仝右
15	貴州	羅甸	羅斛	107/26	因原名欠雅馴	仝右	仝右
16	貴州	開陽	紫江	107/27	因原名取義狹隘	仝右	仝右
17	貴州	貴筑	貴陽	107/27	因貴陽設市與縣名重複	十九，十，卅一	內政公報三卷十期
18	貴州	安龍	南籠	106/26	因原名欠雅	二十，十，廿八	內政公報四卷三十八期
19	貴州	三穗	邛水	109/27	因原名欠雅	仝右	仝右
20	雲南	開遠	阿迷	104/24	因原係土名	廿，十二，卅一	內政公報五卷五期
21	雲南	華寧	黎縣	104/25	因原名欠雅馴	仝右	仝右
22	安徽	至德	秋浦	118/31	原名於歷史地理上均無根據	二十一，十，一	內政公報五卷四十七期
23	河南	伊川	自由	113/35	為便利行政	廿一，十，廿四	仝右
24	福建	明溪	歸化	118/27	意義上不甚適宜	二廿一，十二，十	內政公報二卷四期
25	廣西	百壽	古化	110/26	有背民衆奮勵求新之精神	廿二，二，十一	內政公報六卷十四期

附註：香山縣於民十四年四月由廣東省長公署呈奉大元帥指令照准改名中山縣。

(四)縣治移駐一覽表

數目	省名	縣名	原駐地點	移駐地點	位置	奉准日期	參攷材料

1	江西	定南	定南縣治	下歷	115/25	十七，八，十一	國民政府公報九四期
2	湖北	黃岡	為舊制黃州府屬之首縣	團風鎮	115/31	十八，八，十二	內政公報二卷八期
3	廣東	新會		江門	114/23	二十，三，二十	內政公報四卷三期
4	熱河	綏東	原在札倫旗內	八仙筒	122/43	二十，九，二十一	內政公報四卷三十三期
5	熱河	圍場	原圍場縣設	錐子山鎮	118/43	仝右	仝右
6	湖北	黃岡	團風鎮	黃州	115/31	廿一，十二，十五	內政公報六卷四期

—完—

民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于燕京

一百六十九期地學雜誌總目

聶崇岐

A 引言

民國紀元前三年八月，張蔚西先生創中國地學會於天津；翌年正月，而第一期地學雜誌問世。掋於今茲，會之年齡，已屆二十有五；雜誌期數，亦及百有七十。其間雖屢阻儲嗇，陷於停頓者再，然終能不絕如縷者，太半皆先生支撐之力。乃者，昊天不弔，哲人云萎，追維往紱，不禁愴然。爰將一百六十九期地學雜誌所載論文篇目，分別排比，草成斯編，用資紀念，並誌哀悼。

B 凡例

一、地學雜誌中郵筒一欄，以過於瑣屑，皆未予收錄。

二、篇目之下，綴著譯者名氏及其所在雜誌之期數。期數上冠以「宣」「共」「民」等字者，係「宣統」，「共和」，「民國」之簡稱。如「月體分裂說宣貳，七」，即該文載於宣統二年第七期雜誌；又如，「芬蘭之湖沼陳煥譯 共壹，十一至十二」，即該文爲陳煥所譯，載於共和元年第十一及十二期雜誌。餘類推。所以分用三字代表者，以雜誌原注明宣統某年，共和某年，民國某年也。

三、本編分類，與一般方法，皆不相同。離析併合，恐多未當。博雅君子，幸敎正焉。

C 目次

壹 天文氣象

一 天文附曆法時刻

二 氣象附極光磁氣潮汐

貳 地質附古生物

一　地史
二　地質
三　冰川
四　火山
五　地震
六　古生物
叁　地形附地理文化關係
一　地形附地道
二　山脈
三　河流
四　湖海
五　地與文化
肆　水利附水災
伍　交通
一　交通概況附古交通
二　鐵路附國道
三　航運
四　航空
五　隧道附海底電線
陸　物產附經濟概況
一　物產總述附地與生物
二　礦產
三　動物
四　植物
五　林木
六　農藝附土地
七　工藝
八　經濟概況
柒　民族
捌　人口移殖
一　人口
二　移民拓殖

玖　禮俗宗教
一　禮俗
二　宗教
拾　地方風土誌
一　國內
二　國外
拾壹　調查報告
拾貳　遊記
拾叁　瑣談古蹟
一　瑣談
二　古蹟
拾肆　考釋
一　考證
二　注釋
三　批評
拾伍　論議序跋傳記詩歌
一　論議
二　序跋
三　傳記
四　詩歌
拾陸　裁置名稱界務附都市
一　建置裁併
二　地方名稱
三　界務附邊防
四　都市
拾柒　國際問題
拾捌　地理學地圖學教授法附學會
一　地理學
二　地圖學
三　教授法
四　學會
拾玖　圖表目錄

一　圖
甲　地質礦產圖
乙　地形圖附地質圖
丙　水道圖
丁　地方圖附路線等圖
戊　歷史地圖
二　表
三　目錄
貳拾　雜項

D　總目

壹　天文氣象

一　天文附曆法時刻
火星上之白光　宣貳，一
火星世界　宣貳，五
哈利彗星　宣貳，五
木星第六月出現　宣貳，七
月體分裂說　宣貳，七
發現新星　民柒，九至十
說天谷日局諸行星之始終　王炳煥　民拾，十一至十二
合璧聯珠論　尙　民玖，一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正義　民玖，二至三
民七十一月五星聯珠似不爲事實　王炳煥　民玖，八至九
民九曆書陰曆九月爲小爲大之商榷　王炳煥　民十，二
改曆建議書　徐寶文　民拾叁，秋
大同時　宣貳，六
智利之標準時　陶寶琳　宣叁，十六
全地球時刻之劃一　民貳，十
世界各國最長及最短之日攷　宣貳，七
二　氣象附極光磁氣潮流
文明與氣候　姚存吾　民拾壹，一

中國之氣候 蔡源明譯 民拾玖，四；民貳拾，一
南滿氣候 宣貳，四
黑龍江氣候 宣貳，四
塔里木盆地之氣候情形 济支譯 民拾玖，二
世界氣候之變遷 林有壬譯 民陸，三
南極地方之氣候 宣貳，五
樺太島之氣候 陶懋民譯 共壹，五至六
氣象觀測表說 直隸農事試驗場 共壹，七至八
中國設立觀測所之始末 周致遠 民叁，十一
述測高表設計 林壬譯 民肆，一
民國五年六月份每日溫度實記 民伍，四至五
民國五年七八兩月北京溫度實記 民伍，六至七
梅雨發生論 史廷颺譯 宣貳，四
合衆國雨量之分布 曾朝潤譯 宣貳，六
風暴時雨古人多託之神話試據陳士俗相沿之諸說而以學理推論其原因 薛蒙 共壹，九至十
說風 民玖，一至三
秋間江浙濱海颶風之詳釋 竺可楨 民拾，十一至十二
紀巴黎附近之黑雲灰雨 民肆，二
說冷氣之形體及其成效 民捌，五至六
極光之成因 史廷颺譯 宣貳，三
北極與赤道氣壓均平之數相去若干 王炳燦 民玖，八至九
日暈說 宣貳，七
東虹日頭西虹雨 宣貳，七
日本湖面之水平虹 林壬譯 民叁，十二
霓虹辨證 黃炎泉 民拾，十一至十二
日月光紅黃之短解 民拾，八
蜃氣爲折光說恐不足據 王炳燦 民玖，八至九
北極潮流之發現 宣貳，一
北極潮流方向之實驗 民捌，四

貳 地質附古生物

一 地史

地球說　鄺榮光　宣貳，一
地球結局　宣貳，五
地球表面之變化　佩玉　宣叁，十一
地球之年齡　黃德道　民肆，十
地球之生成變遷及將來　孟世傑　民肆，四
地球之幼年　子仁　民拾，八

二　地質

地質學家之資料　宣貳，一
地質時代之釐定　陶懋立譯　民叁，二
近世地質學者對於時間之觀察　盛紹章　民拾貳，一至四
世界各國之地質調查事業　滄聲　宣貳，三至四；宣叁，十三
中華地質調查私議　章鴻釗　共壹，一至四
地質調查咨文　章鴻釗　共壹，二
中國古代之地質思想及近十年來地質調查事業之經過　章鴻釗　民拾壹，二
中國地質述略　王永甘　民玖，一
中國南部地質大要　黃乃清譯　民柒，二至五
楚蜀之山形地質談　杜之堯譯　宣貳，二
黃龍洞生成觀　宣貳，二
錢塘沿岸之地質　史廷颺譯　宣貳，七
錢塘江流域之地質　楊景垣譯　民伍，三至五
東土默特附近之地質　蘇莘　民叁，十一
泰山調查地質報告　北京高等師範博物部學生　民叁，十二；民肆，一
黃河流域古今地質之變遷及其將來之危狀　夏廷寅　民陸，一
直隸石家莊山西盂平縣間滹沱河流域地質之概觀　陳達譯　民拾壹，四至五

三　冰川

冰河原始論　可植譯　宣貳，四
冲積冰之成因　劉仲仁　共壹，一
洪積期冰河與珊瑚礁之關係　劉仲仁　共壹，五至六

冰期之研究　林壬譯　民叁，三
地層中之冰層　劉仲仁譯　民陸，六至七

四　火山附溫泉

火山洞中探險　宣貳，一
火山噴出之瓦斯種類　司樾譯　宣貳，五
休勃爾氏火山分類及噴迴說　林壬譯　民叁，五
火山之二大別　陳煥譯　共壹，九至十
呂宋之倍羅火山噴裂現狀　陳煥譯　共壹，九至十
河內火山問題　陳慶年　民貳，三
日本櫻島火山之爆裂　智珠　民叁，一
達爾火山之噴口　民肆，七至八
紀楚特白火山噴口　民肆，九
阿蘇火山之現狀　黃昌鼎譯　民陸，十一至十二
中美洲火山噴發記　民柒，四至五
南洋火山考略　民玖，一
爪哇火山爆發誌　民玖，一

五　地震

地震之研究　存晉　民拾，四至七
地震釋原　盛紹翰　民拾貳，五至六
滇南地震　智珠　民叁，一
長江沿岸各省地震　民陸，八至九
鄂皖等省地震　民陸，八至九
汕頭地震記　民柒，四至五
陝甘地震紀略　民拾，一
福建上杭縣地震災況　民拾壹，四至五
民國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甘肅及其他各省地震情形　謝家榮　民拾壹，八至九
日本新島之湧出　司樾　民叁，四
美索布達米亞之地陷　民叁，七至八
紀埃德那地震　民肆，三
危地馬拉爾大地震　民柒，四至五

六　古生物

人猿　宣貳，一

爪哇人猿中間北塞康斯種族時代之動植物與地理　陶亞民譯　民陸，一

我國及日本朝鮮之古生代珊瑚　陸承貫譯　民伍，九至十

蒙古諾西湖發現石器時代遺跡　民拾玖，三

墨西哥松諾拉附近發見巨人骸骨　民貳拾，一

阿拉斯加發現史前野獸尸骸　民貳拾，一

叁　地形　附地理文化關係

一　地形附地理

論地質之構成與地表之變動　德瑞克講　王世英譯　狄兆棟筆述　宣貳，二

地軸移動說　張星烺譯　宣貳，八至九

大塊之特象　李協譯　宣叁，十六

地形輪廻說　陶懋文譯　民叁，六

大陸單元說　劉仲仁　民陸，四

人文之特質與地貌之輪廻　黃昌壽譯　民柒，七至八

地面之凹凸及侵蝕之過程　崔叔功譯　民拾壹，四至五

地盤升降之研究　賈仲　民拾壹，六至七；民拾貳，三至四

地盤升降之研究　亦澤　民拾捌，二

亞洲的地理構造和地勢的配置　王鈞衡　民貳拾壹，二

約翰孫氏之平原說　黃昌壽譯　民柒，一

證明亞洲乃大陸之母　我貢譯　民拾貳，五至六

未來之新大陸　宣叁，十五

北美育空及阿拉斯加之地形　林有壬　民叁，四至五

墨西哥之地形　陶亞民　林有壬合譯　民陸，一，三至五

亞美利加自然地理之特點　陸承貫譯　民柒，九至十

西澳洲準乾燥地之地形　林有壬譯　民柒，六至八

中國大地盤之構造與歷史　蔡源明譯　民貳拾，一

中國地形淺說　李長傅　民貳拾壹，二；民貳拾貳，一

揚子江流域地形　陶懋文譯　民叁，四至六

陝西省黃土之地形　劉仲仁譯　民伍，三

江浙海岸變遷之研究　李長傅　民拾壹，四至五

黃河之地文的說明　楊懋雅譯　民貳拾，二
江西省東北湖之盆地　幻如　叔生合譯　民拾，十一至十二
湖水發潮　陶懋立譯　宣貳，一
利比亞沙漠之沙丘　陳燕譯　共壹，十一至十二
地表距地心之最遠點　林汪譯　民叁，四
北極附近磁力偏差之研究　王福沃　民拾叁，玖

二　山脈

山脈原起說　杷大昕譯　民拾，十一至十二
論中國火山脈附各省溫泉表　釋孝　民叁，一
中國山脈新論　李長傅　民貳拾，二
內興安嶺山脈形勢　宣貳，六；共壹，一
滿洲山脈　宣叁，十五
橫斷山脈構成之理想　白月恆　民肆，十至十一
橫斷山脈構成之理想說商榷　章鴻釗　民伍，四至五
又是一個高峯　民拾玖，一
打箭爐以南發見之最高峯問題　研支　民拾玖，三
大孤山　宣貳，五
帽兒山　王映庚　宣貳，五
喜馬拉耶西部之觀測　史廷颺譯　宣貳，九至十
喜馬拉雅山之概況　君箴譯　民玖，四
日本無崑崙山脈之商榷　張宗祥　民叁，十
烏拉山脈之概況　楊溪譯　民玖，二至三
海洋洲第一高峯支那巴渡山峯志　葉普芬　民拾貳，三、五、四、

三　河流

說滏陽河　王廷杜　宣貳，一
說灤河　白月恆　宣貳，一
黃河入海現狀　宣貳，三
直隸黃河之歷史及現象　陳恩榮　宣貳，六
黃河之概況　存譯　民拾，八至十
額爾古納河水道　宣貳，六
額爾古納河地利　宣貳，十；共壹，一
淡江流域之形勢　龔譔　民貳，八

最近西江水道之形勢　民陸，五
白河新論　民捌，十一至十二；民玖，二至三
長江形勢要說　柳楨青　民玖，二至五
交河縣河流志　綠蒂　民貳拾，三
說亞洲大河入海方向及所屬國度並係之以表　丁義明　民叁，二
路氏發現之大河　民肆，一
上游中央必峽谷之研究　林有壬譯　民陸，十一至十二；民玖，一
亞馬孫河之概況　君毅　民捌，七至八
長白三江源流考　民叁，五
滹沱漳滏之變遷　綠蒂　民肆，一
古今白溝河辨　綠蒂　民伍，十二
桑荊関拒馬河考附易水攷　賈元章　逸伽耗　民伍，十二
北運河考略　張裕賢　民捌，九至十
禹河故道考　丁謙　民捌，二
參合陂水考又稱考　丁謙　民捌，二
淮與江河關係之歷史地理　全國水利局　民肆，二
禹貢三江當指何江　張汝梅　民玖，一
禹貢三江考　楊遵荃　民玖，六
九江孔殷為九江至於東陵為九江至於敷淺原合說　石渡識者　民拾，六至七
元秘史闊機斯水所在地之商榷　徐蘊令　民陸，二

四　湖海

海世界　宣貳，六
天山南路巴格喇赤湖　史廷閔譯　宣貳，一
渤海過去與未來　白月恆　宣叁，十四
渤海地域之研究　徐毓庚　民伍，二
黃海紀略　王炳熙　民拾，五
灤口黃河橋古蹟由淤湖說　觀獄　宣叁，十八
禮記祭義西海之所指　志成　民玖，四
裏海位置　宣貳，一

最近地學家之冥海說 民叁，十
貝加爾湖 黃昌壽譯 民捌，十一至十二
芬蘭之湖沼 陳桂譯 民壹，十一至十二
那威湖志 鄒定宸 民陸，一
非洲新發現之湖泊 一豈 宣叁，十六
印度洋之研究 林壬譯 民叁，十二
湖水之呼吸 史廷颺 宣叁，十七
太平洋之海溝 民叁，五

五、地與文化

地力說 陶懋立 宣三，十二
地之感化力 錢林陸 民拾，十一至十二
亞洲地理之缺點 王桐齡 民三，二
地理上澳洲發展之原因 陸永賢譯 民伍，十至十一
列非氏地形與文化關係之新研究 林有壬 民捌，一
亞洲腹部之地理及其在歷史上之影響 孫守先譯
民拾貳，二至民拾捌，一至二
中國文化之發源地 王桐齡 民三，二
漢以前中國本部文明傳播之次第 林幹 民陸，六至七
西方文化源流路 黃鈺生 民捌，十一至十二
西江流域開化之概略 魏壁 民陸，五
陝西在中國史上之位置 王桐齡 民拾叁，三
中華古代文化之發展及其地理背景 張印堂 民貳拾壹，二

肆、水利 附水災

地下水之作用 史廷颺譯 宣叁，十一
資政院提議治水案 羅傑 宣三，十四
談水筆記 武同舉 民玖，二至六，八至十
近五十年來中國之水利 姚士鰲 民拾壹，二
諮詢工程師方維因察勘南通一帶江岸水道報告 宋希尚譯
民肆，九
開濬長江之大計畫 適一 民玖，八至九
復王省長濬治長江計畫書 張謇 民拾，十一至十二
疏濬洞庭湖議 于寶軒 宣叁，十二

浙江水利會勘復上塘河決口報告　民拾壹，四至五
浙江平湖縣乍浦鎮設閘之研究　民拾壹，四至五
規畫江北水利書　武同舉　民肆，十
江北行水今昔觀　武同舉　民柒，二至十
江北水道說　武同舉　民柒，七至八
淮北水利綱要書　徐守增　民伍，九，十
治運之策　張謇　民捌，十一至十二
江北運河之施工計畫　民拾，五
南通水利會浚港開工　民拾壹，四至五
復淮浚河標本兼治議　張謇　宣叁，十二
導淮一夕談　沈蓉　共壹，二
導淮與棄條議　柏文蔚　共壹，三至四
長淮分省導淮議　宗嘉祿　共壹，五至六
論導淮　劉炳鈞　共壹，七至八
請浚疏永定兩縣河道與導淮併案辦理書　丁廷奎　民貳，六

導淮計畫宣告書　張謇　民貳，七
論導淮入海宜由灌口　宗嘉祿　民肆，十二
敬告淮南下河各縣諸父老兄弟論工賑書　胡應庚　張廷鍔　民肆，三
導淮計畫披露　民肆，七至八
論導淮不宜全淮入江　江蘇公民　民伍，一
導淮問題商榷（丙）　徐鼎鈞　民伍，三
勸告金石西馬掘餘東西七場公民合建掘網港大閘書　張謇　民伍，八
導淮意見書　柏文蔚　民伍，八
張謇韓國鈞答下河九縣來書人論下河水利書　民拾壹，三
為淮復故道備呈利害意見書　王炳燮　民拾壹，三
張謇再答東台人士論水利書　民拾壹，三
淮揚水道形勢變遷統籌補救意見書　梁樹　民拾壹，八至九
疏浚新洋港治標方法計畫書　鹽城水利工程局　民拾貳，五

至六
皖北歸客治睢說　劉鼎勳　民伍，八
皖北歸客治睢續正說　劉鼎勳　民伍，十
治沭芻議　楊嗣起　民陸，一
勘察江北運河水利兼籌分疏淮泗沂沭計畫書　潘復
民玖，八至九
淮沂沭治標商榷書　張謇　民拾，十一至十二
河套與治河之關係　張相文　民叁，十至十一
河套河渠之調查　民拾，十一至十二
綏遠黃河水利之調查　民拾，十一至十二
瀹治黃河之計畫書　閻枚　民捌，七至八
治河芻議　寒人　民拾，八
籌興山東水利商榷書　錢鍾成　民叁，二
疏濬山東南運湖河緣起　潘復　民伍，二
燕趙水利論　白月恆　民貳，一至三，五
論直隸水災之由來及將來水利之計劃　白眉初　民肆，十

一至十二
京畿治河芻議　李桂樓　民柒，一
為京東河道復內務部公函　督辦京東河道事宜處　民拾貳，
五至六
為京東河道咨參議院文　國務院　民拾貳，五至六
天津南北運河裁灣取直圖說　袁濬　民捌，二
籌議疏濬灃河　少衡　民捌，三
籌議疏濬南運河　少衡　民捌，三
提議疏濬四女寺減河以分洩運流　少衡　民玖，一
瀹治運河辦法　宜貳，一
修濬運河之計劃　楊學賢　民叁，九
導濰復說　王廷楨　民肆，十
荷蘭之排水法　宜叁，十二
印度旁遮普州水利之計畫　可楨　民叁，五
論畿輔水田　李永毅　民伍，六至七
豫省農田水利情形大略　民肆，二

南滿洲水田誌　王謨　共壹，七至八
青田洪水禍記　侯有庚　共壹，十一至十一
湘皖水災調查報告　唐有恆　龔鴻釗　民貳，三至六
江皖水災調查報告并規畫說明書　吳純　民貳，八，十至十二；民叁，一
瀋陽水災現情節略　姚光啟　民叁，十二
論華北災振及將來之預防　因生　民拾，四
日本水災　宣貳，十

伍　交通

一　交通概況附古交通

福建之交通　王祖烈　民柒，七至八
江西之交通　王祖烈　民柒，十二
新疆交通紀略　林競　民捌，一
現在交通之現狀　彭程萬　殷汝驪　民捌，八至九
徐州交通事業之最近調查　民拾壹，肆至五
俄國之交通計劃　宣貳，三
英國交通發達之神速　陳廷毅　民捌，一
英國之特別交通　民捌，四
尼港與其附近之地形及交通　劉鳴籌　民玖，十一
江北匪患與交通問題答客難　因生　民拾，五
西歐交通之歷史　黃昌穀譯　民陸，十一至十二
由寶石所得古代東西交通觀　龔鴻釗　民拾玖，一
亞洲腹地之商路　田嵩林譯　民拾捌，一至二

二　鐵路附國道

鐵路發達之由來及其現勢　戴燊　民柒，十一
全球鐵道里數考　民捌，二
中華全國鐵路協會與孫中山先生商榷全國路線書　共壹，七至八
規定鐵路政策　黃廷發　共壹，十一至十二
中國鐵路形勢論　林傳甲　民陸，二
中國鐵路記略　蘇萃　宣貳，九至十
中國鐵路稽紀　蘇萃　宣叁，十四，十六

中國現有鐵路之總數　舒炳匠　民捌，五至六
中國南部鐵道計畫　余成武　民玖，十
郵傳部籌定展築張綏鐵路　實貳，一
展築綏包鐵路呈文　民拾壹，四至五
粵南鐵路　實貳，四
滇邕路綫概略談　民貳，十
鄂湘鐵路建築談　民叁，三
海蘭路選擇海口之爭點　民貳，四
對於海蘭鐵路建築意見書　民貳，九
關於徐海路綫質問政府書　張相文　民伍，十一
論徐海鐵路南北兩綫之優劣　余誠武　民玖，六
隴海鐵路近況　民拾，四
隴海路東段之贖價問題　劍生　民拾，八
隴海鐵路進行狀況　民拾壹，四至五
為隴海路呈交通總長文　胡應庚等　民拾貳，五至六
晉邊鐵道觀　民貳，六
滿蒙五路建築談　民叁，一
隴南鐵路意見書　王文甫　民叁，一
粵漢鐵路武岳段通車　民陸，八至九
四鄭鐵路通車　民柒，一
鄭白鐵路實行開車　民拾壹，四至五
河南兩鐵道之擴張　民玖，六
膠濟鐵路之略史　民拾壹，四至五
濟南膠濟路護路地帶之最近調查　民拾壹，四至五
中印鐵路　實貳，四
錦瑷路事芻議　實貳，七
中德鐵路新約　民叁，一
中東路調查記　民玖，八至九
西伯利鐵道記略　程濟之　民貳，一
西伯利亞鐵路之爭點　欣欣　民貳，五
俄國西伯利亞鐵道增修複線之報告　民叁，六
英人約翰斯敦氏之非洲鐵道計畫　錢甸秋譯　民肆，一

亞弗利加大陸鐵道之發達　劉仲仁譯　民伍，四至五，八，十，民陸，一
世界最短之鐵路　民伍，十一
論吾國宜速修國道　民玖，二至三
海萊鑿山通路記　宣貳，八

三　航運

中國航運界之大勢　張見譯　民壹，七至十
黃渭通航議　宣貳，三
丹衛濬通說　吳庭燮　宣叁，十八
濬通松遼說節錄　程學鑾　民叁，九
信江航路調查略況　張之　民肆，六
山東之水運　黃人濬譯　民陸，九至十
川省內河航業公司呈文　民拾壹，四至五
青島航業最近調查　民拾壹，四至五
黑龍江之航業　宣貳，一
黑龍江及其水運　王俊　民捌，七至八

松黑兩江航業與江防　民捌，一
鴨綠江之交通　魏聲和譯　民伍，一
巴拿瑪運河開鑿之現狀　史廷颺譯　宣貳，七
再記巴拿馬運河開鑿之現狀　佩玉　宣叁，十一
巴拿馬運河工事之現況　李志敏譯　共壹，一至四
巴拿馬運河之告竣　[illegible]　共壹，五至六
巴拿馬運河之價值　民貳，四
巴拿馬運河與英美商務之關係　民貳，四
蘇彝士河　湯捷南　宣貳，三
蘇彝士運河之歷史　可楨　民叁，十
克路伊馬河口試航成功　陳煥譯　共壹，九至十
北冰洋發現新航線問題　可楨　民叁，二
美國之巴爾格運河　林玉譯　民叁，十一
科林斯運河考略　黃人濬　民陸，八至九

四　航空

飛行船之新計劃　宣貳，三

飛行器與空中領土 宣貳，叁
空中交通之發達 民捌，十二
中國古代之飛船 宣貳，一
華產之飛船 宣貳，十
中國之飛行事業 適一 民玖，八至九
歐美飛行事業 佩玉 宣叁，十四
歐美飛行事業 佩玉 宣叁，十五
五 隧道 附海底電線、
海中隧道 民柒，十一
英國與歐洲大陸間之海底隧道 敬蘭譯 民伍，六至七
建築英法海峽隧道之大計劃 民柒，一
英法海峽建築大隧道之計劃 民柒，九至十
直布羅陀海峽之隧道 民捌，五至六，民玖，八至十，民拾，九至十
美國紐約地道中之地道 谷村 民捌，二
中國海底電線之調查 介之 民捌，二
陸 產物 附經濟概況
一 物產總述 附地與生物
中國產業調查記 民柒，十一
中國北部六省物產錄 賈仲 民拾，十一至十二
吉林物質 宣貳，七
吉林實品 宣貳，十
長白異產 宣貳，十
山東物產 宣叁，十一
山陝物產 宣叁，十一
雲南物產 毅葊 共立，二
安陽洹上之特產及發見物 武龍章 宣叁，十七
安陽物產說略 武龍章 宣叁，十三
滿洲貨殖考 顧錫 民叁，五至九
長白山之富源 魏聲和譯 民柒，十一，十二
滿蒙之利源 冰譯 民捌，五至八
洮昌物產調查錄 陸承貫 民伍，九

開拓新疆利源之意見書　民柒，二
新疆異物志　介士　民拾壹，六至七
福建出產之新調查　民捌，七至八
中國漁業史考略　金傳甫　民伍，六至七
地球及生物之進化　佐利舒譯　姚士鰲記　民拾，一至四
中國之生物地理　蔡源明譯　民貳拾壹，一
說地球生物之始及水之趣談　王炳機　民拾，八

二　鑛產

礦質各業之種類　可植譯　宣貳，六
鑛狀淺言　鄭鴻釗　民叁，七至八
鑛床成因之研究　林天譯　民肆，九至十
中國之礦產　史廷颺譯　宣貳，一
直隸礦產說　宣貳，二
北直隸鑛產錄粹　秋士　民伍，八至九
爲大利所在擬請與辦河南山西鑛業設立豫晉鑛務總公
　司事上袁大總統書　顧琅　共壹，九至十

最近山西省礦產調查記略　成書伯　民拾，六至七
山東鑛產　宣貳，四；宣叁，十四
山東鐵路沿綫之礦產　民陸，十一至十二
山東問題解決後吾國應收回之礦產　民拾壹，四至五
滿洲礦產　宣貳，四
黔省之無盡藏　宣貳，一
南通州五山礦物觀察記　汪廷祥　宣貳，八
蜀省鑛產　史廷颺　宣叁，十四
說隴南礦產　王文治　民肆，一
湖南之鑛產　迺一　民玖，八至十
隨巖採礦記　史廷颺　周頌南　民拾，十一至十二
新疆礦產誌略　丁道衡　民貳拾，四
民國二年世界金屬物之產出額　可植　民叁，七至八
千九百十四年世界主要金屬之產額　仲衡　民肆，六
世界各國在礦藏上的地位　王曉亭譯　民貳拾，三至四
秘魯之鑛業　忠家　民捌，二至三

西伯利亞礦業談 陳俊梓譯 民玖，二至三
茅山金礦 宣貳，一
庫瑪爾河金廠視察記 宣貳，八
桂山金礦 宣叁，十一
博山發現絕富金礦 民捌，五至六
福建產金地之調查 李慶 民玖，二至三，七
世界產金之調查 叠谷 民捌，一
臺灣基隆金山礦床調查報告 山亞民 民伍，四至七，十
俄羅斯金產經過情形之調查 民拾壹，六至七
美國之錫砂礦 可植譯 宣貳，三
世界銅產額與銅礦床之關係 林汪譯 民叁，四
中國錫礦業 黃德滋 民叁，六
湖南水口山鉛礦 亞甫 民伍，十二
世界產鎢近況 民捌，三
中國之鐵礦 性存 共壹，十一至十二
南滿洲鐵礦 史延颺譯 宣叁，十八
江寧秣陵關鐵礦之調查 民陸，四至五
龍烟鐵礦 少衡 民捌，三
金嶺鎮之鐵礦 丁格田 民玖，一
世界之鐵及石炭 汪兄譯 民陸，九至十
石炭之主產物及副產物 林有壬譯 民伍，三，四至五
中國本部石炭之分布 山亞民譯 民貳，七
中國北東部煤田論 顧啓譯 民叁，十
山西煤礦概論 蔣致珍 宣叁，十五
蘇省煤礦談 民柒，十一
薩爾河煤區之歷史及其現狀 民捌，七至八
石油成因與磁力之變動 韓傾禧譯 宣貳，六
石油成因之學說 陳煥譯 共壹，十一至十二
中國煤油礦之報告 民叁，六
中國石油攷略 章鴻釗 民陸，五
延長油礦 聲林 民貳，十二
延長煤油述聞 民肆，七至八

西康石油礦　民貳拾，二
石油產地　宜貳，八
世界石油史略　翰襄　民陸，三
婆羅洲之石油　民叁，十一
鹽井發現油礦　民叁，六
中國鹽產調查誌略　穆其保　民陸，十一至十二
四川鹽產　智珠　民叁，一
蜀鹽考始　魏鑑　民伍，十二
川鹽之產地製法與引地之限制及其對於全國鹽業之關係　林昨學　民伍，四至五
蜀南鹽井談　雲舫　民玖，二至三
淮北食鹽之製法　夏建銘　宜叁，十七
淮北鹽業改革談　民拾，六至七
瓊崖之礦產鹽田　彭觀鴻　殷汝驪　民拾，八
大西洋海水鹽分最多之研究　林壬　民叁，二
蒙古鹼產　溫獨峰　宜貳，一
蒙古土城產出之狀況　民玖，六
硅藻土之利用　陶思立譯　宜貳，六
寶石之生產地　徐鑑銘譯　宜貳，五
說琥珀　史廷颺譯　宜叁，十六
說紅寶石　史廷颺譯　共壹，三至四
南非洲之金剛石產額　林壬譯　民叁，十一
琥珀今之寶石說　徐鎮令　民陸，十
南陽石材　智珠　民貳，十二
極地產生多角巖石考　把大昕譯　民拾，十一至十二

三　動物

說龍　宜貳，二
說貂　宜貳，二
說鰐　宜貳，二
說鷹　勁公　共壹，一
蟻之架談　林壬　民貳，三
黑龍江捕鱘　宜貳，六

額爾吉訥河魚產　宣叁，十一
西藏中部及西南部礦產　晉銘鼎譯　民貳，二
鯨魚食人　宣貳，一
飲乳動物　宣貳，一
鳥地　宣貳，一
緬甸野象　宣叁，十一
海豹島　王桐齡譯　宣叁，十六至十七
土耳其之犬　民叁，二
挪威之鼠　民叁，二
澳洲之野兎　民叁，二

四　植物

錫山間植物之現象　蔡藩譯　民伍，四至五
額爾吉訥河植物　宣叁，十一
獨自光　宣貳，一
按膳　吳宗濂　宣叁，十三
日本海成立年代與海藻之分布　劉仲仁譯　民陸，三

五　林木

山東之林業　宣叁，十八
南北滿洲森林調查記　陳普昌　共壹，五至六
瓊崖之森林　彭程萬　殷汝驪　民玖，十二
安南之林業　宣貳，四
義大利之林業　宣貳，五
海底森林　宣貳，五
丹麥森林談　鄒宗孟　共壹，五至六
美國森林之分布　謝冰譯　民陸，十
俄國森林大富源　民捌，三

六　農務附土地

奔地攷　鄧文湘　宣叁，十四
樂陵棗　鄧文湘　宣叁，十四
中國產棉考　蔡藩　共壹，三至四
瓊崖之農產　彭程萬　殷汝驪　民拾，六至七
爪哇一低緯農業之研究　黃國璋　民貳拾壹，一至二

北平西北郊之稻田　林觀得　民貳拾，四
坎那大之中部農產　史寶青譯　宣貳，三
世界農產物增長之趨勢　林壬譯　民叁，五
爪哇茶　蔣丙然　民貳，五
退稜稻　民貳，五
南澳洲農產概況　王如譯　民陸，十一至十二
調查東三省拓殖事宜之報告　孟森　宣叁，十三至十四
籌辦三門灣農墾情形　民玖，六
淮南墾務情形　民拾，四
論蒙古之屯田及林牧業　白月恆　共壹，二
黃土之成因　田北湖　民伍，三
論抗鹼以石灰代肥之隱憂　韋鴻釗　宣貳，十
土壤之研究　陶興文　民玖，十一
美國五十年後之土地　民叁，五
直隸旗地概略　汪緝清　宣貳，二

七　工藝

論大豆工藝為中國製造之特長　李煜瀛　宣貳，四
滿洲工業　宣貳，八
滿洲工業　宣貳，九
台產之蔗糖　溫叔翰譯　宣貳，十
蠟紙製法　宣貳，十
依蘭皮貨運市　宣貳，十
楷木製器　鄧文湘　宣叁，十四
中國之皮革　民柒，十二
南陽綢之現狀與將來　民捌，九至十
瑞士之工業　宣叁，十二
工業地理之絮談　林壬譯　民叁，九

八　經濟概況

安東縣之經濟狀況　鄧林莊　民拾捌，一
內蒙經濟地理輯要　張印堂　民貳拾，十三
世界可耕地之面積　鄒豹君譯　民貳拾，三
山地經濟的限度　楊參軍譯　民貳拾壹，二

德意志經濟地理 史廷岡譯 宜叁，十八；共壹，二
英吉利經濟地理 李志敏 共壹，七至十二

柒 民族

民族之意義 陶亞民 民陸，二
五族自由同化之由來及與自種同化之推測 曹錫文 民陸，六至七
民族間之精神的結合 田水平譯 民拾玖，四
人類本源考 留伯倫譯 民拾壹，四至五
人猿說辯 成捷三 宜叁，十五
人類起源之時代 石機如 宜叁，十六
人種混合之一班 宜貳，廿
種族特徵的構成與氣候的關係 張印堂 民貳拾，二
人種之分布及起源 陶炳文 民拾，十一至十二
人類原始論 陶亞民 民陸，二
世界中之新人類 宜貳，玖
中國種族考 熊荣毯 宜叁，十八；共壹，三至四
中國民族溯源論 章嶔 民叁，十至十二；民肆，一，乡
論中國人種由來問題 鏡父 民肆，十一至十二
中華民族起源考 羅羅譯 民捌，三
中華民族之研究 梁任公講 賈仲記 民拾壹，一至七；民拾貳，一至四
滿洲人種考 宜貳，三
長春民族生聚源流考 湯公 共壹，五至六
額爾古訥河區域之種族考 民陸，二
吉林巴斤人與美洲印第安人同系說 魏聲和 民陸，二
黑龍江鄂倫春近日之狀況 姜松年 民拾叁，秋
滿洲西北部及使鹿通古斯族 李城九譯 民拾玖，二至三
苗族考略 遊藝侖 民陸，五
苗民智識之進步 鼓存 民柒，十二
瓊崖黎民之狀況及其風俗與教育 彭程萬 殷汝驪 民玖，十一
雲南土司考 國光新聞 共壹，九至十

建昌夷考　无生　民貳，七
四川領邊夷人之調查　民拾壹，二
西藏族考　問梅　民叁，三
馬來人之文化　傅紹曾　民捌，九至十
臺灣生蕃生活之概況　葛綏　民玖，十
檀香山之民族　李亞農譯　民貳拾，一
中歐東部人種地理學　海若譯　民陸，十；民柒，一
歐洲人種從來考　丁謙　民柒，六
德意志族出於鐵勒考　丁謙　民捌，九至十
北美大陸之加伯埃斯基摩族　陶亞民譯　民捌，二至三
亞美利加印度人之觀察　陸水賓譯　民捌，九至十
巴西腹地蠻族之最近狀況　民拾壹，四至五

捌　人口移殖

一　人口

都市人口統計談　林壬　民貳，六
中國人口之最近調查　民拾壹，四至五
我國回教徒人口　民拾捌，二
我國六大都市人口之調查　民拾柒，一
南京戶口新調查　民拾玖，二
人口調查　民貳拾，一
天津戶口　民貳拾，二
江西之住民與都市　蔡源明　民貳拾，十三
世界未來之人口問題　程然樹　民拾，十一至十二
世界人口之男女統計　靖宜　民拾，十一至十二
歐洲土地與人口之研究　劉植林　民拾捌，一
英國最近領土面積人口之調查（英國領土之大發展）　民拾壹，二
俄人調查海參威之人口　宜貳，五
蘇聯的領土和人口　鄒植謙譯　民拾七，二；民拾捌，一
日本都市人口增加之趨勢　仲衡　民肆，五
日本之人口問題　民拾壹，四至五
哥倫比亞共合國之人口密度　黃昌谷　民陸，八至九

二 移民拓殖

吉省移民源流 宣貳，三

清季經營西康始末 可楨 民貳，八至十二

回族雜居內地考 孫寶賢 民伍，十二；民陸，一

漢族拓開滿洲史 晉生 民玖，十

暹羅華僑之現狀 可楨譯 民叁，七至九

法領印度支那華僑最近情況紀略 巽之 民肆，四

南洋之中國殖民地 宣貳，十

南洋華人發展情形 錢泮翟 民拾，四

南洋與華僑 白汝詩 民拾玖，三

哈沙埠華僑之狀況 民柒，四至五

新福州華僑殖民事業之調查 葉華芬 民拾壹，一

僑日華商之悲觀 民捌，十一

飛律賓華僑之勢力 西堂 民捌，二

南斐洲杜蘭斯特華僑情形 民拾，九至十

中國移民域外之狀況 民叁，七至八

東省韓僑概況 侯坐和 民柒，四至五

日本暴動蔓潛生群 宣貳，三

巴西之國情與日本移民之狀況 林有壬譯 民柒，七至八

最近青島日人狀略 民拾，六至七

俄國中亞經營策 佩玉 宣叁，十一

南美洲移民大計畫 民貳，四

英德分割葡領之阿非利加 民叁，七至八

歐洲各國經營非洲始末記 盧成章 民捌，九至十二；民玖，一

歐人經營北美洲建立合衆國之經過 姚存吾 民拾壹，六至七；民拾貳，三至四

美國建設政府時代地理方面種種困難 徐均甫講 姚存吾記 民拾壹，三

美人經營北美洲建設合衆國之回顧 姚存吾 民拾壹，四至五

德國獲有南洋殖民地之小史 巽之 民肆，七至九

德國殖民地之價值　民捌，五至六
西人開殖南洋溯源論　吳問秋　民柒，十一
戰後世界殖民地之變遷　晉　民拾，十一至十二
元以前亞洲民族侵入歐洲考　聶崇岐　民拾陸，一

玖　禮俗宗教

一　禮俗

平涼風俗　宣貳，四
張家口外風俗志　宣貳，六
蒙古風俗志　鐵若　宣貳，六
黑龍江風俗記　宣貳，八
新疆禮俗志　共壹，七至十
西藏風俗記　李安陸　共壹，十一至十二；民貳，一至五
甘涼採風錄　智珠　民叁，一
北京二十年來社會風尚之變遷　高榮魁　民肆，五
吉濱土人風俗志　道一　民柒，二至三，七至八
東莞民俗聞見瑣錄　張超夫　民拾捌，二
土耳其婚俗　宣叁，十五
爪哇土人風俗志　蔣東樞　民柒，二至三，四至五
暹羅風俗談　功淳　民玖，十二
日本男女之關係　孫楷　民拾，六至七

二　宗教

薩滿教　滌之　民叁，六
喇嘛教之研究　林有壬譯　民陸，四，六至七
小亞細亞之新宗教　民柒，九至十
新疆回教考　李晉年　民捌，二至三
梁任公佛教東來之史地研究　賈伸　民玖，十二
許季上兩論印度佛學　民拾，三

拾　地方風土誌

一　國內

灤州述略　王文治　民叁，四至六
灤縣述略　王文治　民肆，一
成縣述略　王文治　民肆，五

寧安縣志略　王子仁　民陸，四至五
大中華易縣地理志　林傳甲　連續純節　民陸，五至十二；民柒，二至五
歙縣地理志要　劉因寶　民柒，四至八
泌陽縣地理沿革及地文概況　孔伯昌　民捌，二至三
蓬萊縣地理沿革及地文之概況　鄭樹楨　民捌，二至三
將樂縣地理志要　盧成章　民柒，九至十
濰縣地理說略　丁錫田　民捌，二
長寧縣地理沿革及現今情狀　余時武　民捌，三
南通縣圖志　范鎧　民捌，四至六
雲霄之地理　論波　民拾玖，一
察哈爾鄉土志　林傳甲　民伍，六至九，十一至十二
本湖風土記略　劉潤樹　民伍，十
吉林鄉土誌略　劉廷蘭　民伍，十二
涞水縣風土記　張有棠　民陸，一
四川松潘廳風土記　劉緒生譯　民陸，十
扶餘縣風土記　民丙，十二
方正鄉土誌　民捌，七至八
瀋雲鄉土誌　吳士瑜　民玖，七
遂溪風土記　愈之　民玖，六
猓玀人民風土志　常伯白　民拾，一
新疆備考　朱化清　民貳，一，三至四
滿洲史蹟　宜貳，八
滿洲地理之研究　劉仲仁　民伍，三
東西盟蒙古實記　吳燕貞　民貳，一至二，五至六
青海之研究　陶懋立　民貳，十一
青海歷史考　白月恆　民肆，二，六，九，十二
說熱河　天生　民貳，十
雲南之新建設　智珠　民貳，十二
雲南新建設補遺　趙鶴秋　民叁，九
雲南市況　智珠　民叁，一
西康考　曹經沅　民伍，一

西藏之今昔　聶樹岐　民拾玖，一至二
洮南府之新造　宣貳，七
說川邊諸府廳州形勢　无生　共壹，十一至十二
開封之史蹟及其地理之沿革　黃守性　民陸，四
北路河淮說述略　天木　民捌，十一至十二
營口之沿革　宣貳，一
大連灣說略　陶履恭　宣貳，六
旅順　宣貳，四
營口　溫樹楷　宣貳，四
日本經營之埠港　民玖，十
霞浦港　宣貳，七
連山灣開港現狀　无用　宣叁，十八
青瀾港　民貳，五
說青島　无生　民貳，八
今日之青島　民叁，十
青島地理小志　丁錫田　民捌，七至八

青島之面面觀　郭子云　民貳，十一
第二大連灣將發現　宣貳，十
龍口埠之近況　民肆，五
龍口商埠之近狀　民玖，六
說九龍　森帝　民叁，七至八
新開之七商埠　民叁，十
海州灌河口之評論　許鴻賓　武同舉　民肆，五
奉省葫蘆島軍港之興築　民陸，拾
三門灣之將來　陳慶麟　民拾，三
廈門筼簹港之填築　楊少宣　民拾，九至十
阿爾泰山附近情形　耐道人　宣貳，二
說科布多　无生　共壹，十一至十二
呼倫貝爾紀略　宣叁，十七
貴州土司現狀　安健　宣叁，十八
大非坪　民貳，五
論武漢　阮麟運　民伍，一至二

王家營志　孫宸甫　民捌，十一至十二；民玖，二至四
黃河上游之一區落　民拾，十一至十二
舊長興島之新佈設　宣貳，一
大東沙島　宣貳，三
粵東查勘西沙島小記　宣貳，七
東沙島及西沙島　李長傅　民拾壹，八至九
西沙群島志略　璘秋　民叁，四
溫州海島　宣貳，七
馬鞍島形勢　宣貳，七
新度島近況及將來之希望　民拾，九至十
福建船政廠考　宣貳，五
吉林船廠之起源　魏聲和　民貳，七
西湖勝蹟沿革考　陸次貫　民肆，十一；民伍，二至五
宜都山川形勝考　梁蘊鴻　民捌，一
赤嶺地勢考　江人度　民捌，四
小湯山考　闕名　民捌，五至六

烏青鎮沿革　民捌，七至八

二　國外

法領安南之新要塞　宣貳，一
越南現狀　林傳鎧譯　宣叁，十二至十三
英領之印度觀　天安譯　共立，十一至十二
印度內地之實況　陳度春譯　民捌，二
俄領亞細亞地理志略　山苞民譯　民伍，六至九
西伯利亞誌略　李文佩　李吟秋譯　民陸，十一至十二
西伯利亞之今昔觀　香谷譯　民柒，十二
西伯利亞概說　沈譯　民捌，七至八
西伯利亞之現勢　大峰　民捌，十一至十二
高麗之近狀　錢穆　民陸，六至七
張灣開創記　程其保　民陸，十
遠東海國志　許鴻桐　民捌，九至十
論美索波達米亞平原　林有壬譯　民捌，九至十，十二
哀斯士民領地之調查及立國之經過　民拾壹，三

埃及地理之今昔觀　巽之　民肆，一
非洲大陸一夕談　笑娟　民拾，五
阿根廷國之班巴平原　曾世英譯　民捌，四
古巴小誌　寄之衡譯　民玖，二至三
北歐志異　孫鏡武　宜叁，十七
康南海之塞耳維亞觀　民伍，一
匈牙利之國情　胡亞民　林有壬譯　民陸，二，四，八至九
匈牙利戰後之新形勢　王廷琪　民拾，五
芬蘭獨立　民陸，四至五
俄羅斯國新成立之烏克萊因國　守一　民捌，二至三
紀捷克斯拉夫共和國　民捌，四
歐洲新國　民捌，七至八
德國聯邦組織之情形　民捌，九至十
歐洲新國記略　李蔭棠　民玖，二至三
歐洲之新局勢　搜儒　民玖，四
歐洲新國概略　徐甘棠譯　民玖，七
波蘭共和國　高雲　民捌，十一至十二
世界地圖之大改革　大玄　民玖，二至三
改造後之新地理　葆平　民玖，五至六
亞洲三新國　徐世棠譯　民玖，七
亞米尼亞史略　民玖，四
記漢志國之成立　民捌，五至六
希耶智國概況　徐甘棠譯　民玖，八至九
波斯建國之經過　民拾壹，三
大戰後小國之新起　王金紱　民拾，十一至十二
印度之新首府台利　陳鐸譯　共壹，九至十
新嘉坡小誌　侯鴻鑑譯　民捌，三
檳榔嶼記　史推白　民拾，九至十
烟街紀略　魏聲和　民捌，十一至十二
赤塔城地理形勢之研究　余誠武　民玖，五
紀石叻武狙之概況　丘思禮　民玖，十一
利芭蚶近況之佈告　唐方仙子　民拾，四

巴西國巴拉那州事情　劉仲仁譯　民伍，三
加拿大育空州之事情　狗亞民譯　民伍，十一至十二
高加斯地方之研究　陸永賢譯　民陸，二
北美阿拉斯加格列西爾灣　楊喆譯　民捌，三
直布羅陀誌略　少蓀　民捌，一
君士坦丁之近狀　九如　民捌，二
亞爾薩斯勞蘭考　黃孔詩　民捌，四至十
英屬丁丁之概況　有愧我生　民拾，四
蒙德內革羅新首府　史廷颺譯　宣貳，七
記美國黃石公園　清武　民捌，五至六
世界第一大港—紐約　民貳拾，二
英領曼利西亞島　溫國超譯　宣貳，二
法領雷溝泥歐島　溫國超譯　宣貳，二
菲律賓群島述略　何寶庵　民伍，八至九
香港之地理及歷史　民陸，二至三，六至八
南洋之地理及歷史　錫世　民柒，七至八
南洋社會之現狀　一鈞　民拾，八
海峽羣島記略　崇之衍譯　民玖，十二
雅浦島之概狀　民拾，五
雅普群島沿革史　民拾，九至十
錫蘭島詳誌　留伯倫　民拾，五
太平洋中之新桃花源　民拾玖，三
格陵蘭志　君衮　民捌，五至六
北冰洋格林蘭島之近狀　民拾壹，四至五

拾壹　調查報告

承德府調查記　傅紹淑　宣貳，一至三
赤峰州調查記　趙光元　宣貳，二，四
張家口調查錄　共立，五至六
徐州實業調查記　張星烺　民貳，九至十
六合冶山考察記　民捌，七至八
泗陽地理最近實際調查錄　仙舟文　民玖，八至九
調查瓊州消息　正平　民玖，六

餘杭鄉土職業調查記　姚寶猷　民拾，四

調查通化縣之報告　臧勵龢　宣貳，九

巡山海視察記　宣貳，十

巡河調查邊務日記　宣叁，十七

倫邊調查錄　宋小濂　魏聲和　民貳，三至四，六至七

大連灣考查　魏聲和　民貳，十二

旅順考查　魏聲和　民叁，一

額爾齊斯河源流觀察記　宋七治　民肆，十一至十二

哈爾濱調查記　子均　民陸，八至九

延邊調查錄　民拾，八

鏡泊湖踏查記　侯璜　民拾玖，一

調查東西路自開七口商埠報告　卓宏謀　民肆，三

浦口商埠最近之調查　錢鳴秋　民叁，五

北京高等師範旅行泰安曲阜濟南報告書　陸承賈　民伍，四至八

塔爾巴哈臺調查錄　如柏　民柒，十一

青島最近觀察談　民捌，九至十

河套調查記　馮際隆　民玖，十二

河套五原縣調查記　王喆　民拾，二

旅行採集記　侯毅光　民玖，七至十二；，民拾，一至五，民拾壹，一

燕下都考古團工作簡報　民拾玖，二

山西地理考察　許桂馨　民貳拾壹，二；民貳拾貳，一

西藏探險記　共壹，二

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探險喜馬拉雅山愛維瑞斯峰述略　民拾壹，一

青海探險　陶懋立譯　宣貳，六

羌海探祕記　李舒譯　民貳拾，二至四

鐵藏道理最新攷　張其昀　民捌，二，四至六

美人探險川滇近聞　民拾壹，四至五

川邊旅行通訊　譚錫疇　李春昱　民拾玖，一

西康調查通訊　譚錫疇　李春昱　民拾玖，二

述野田氏桂湘山地之調查報告　陶懋立　民叁，七至八
述野田氏資水流域之調查報告　陶懋立譯　民叁，九
述野田氏大庾嶺之調查報告　林壬譯　民肆，二
述野田氏信江流域之調查報告　張與楨譯　民肆，四
述野田氏福建省南西部之調查報告　張與楨譯　民肆，五
述野田氏贛江流域之調查報告　張與楨譯　民肆，七至八
述野田氏袁江流域之調查報告　張與楨譯　民肆，九
述野田氏湘水流域之調查報告　張與楨譯　民肆，十
湖北安徽間調查報告　張與楨譯　民肆，十一
述野田氏旅行皖南之調查報告　張與楨譯　民伍，一
述野田氏南嶺山系橫斷旅行記　陶亞民　民伍，九，十一
江西省贛江及袁江流域　劉仲仁譯　民柒，二
涼山夷務調查記　民貳，五
瓊崖黎峒狀況之調查　民拾，九至十
東喀喇崑崙冰河探險記　陸光宇譯　民伍，十二；民陸，一，三

中央亞細亞探險記　林有壬譯　民陸，十
述橘瑞超氏中央亞細亞探檢談　黃八[illegible]　民玖，一至三
哈密迪化間之現狀及其交通（林競西北旅行記中之一段）　民拾壹，六至七
新疆旅況—俄民生活　錢之萬　民拾壹，六至七
到新疆之路　錢之萬　民拾壹，六至七
阿賴帕米爾調查記　李青雅譯　民拾玖，一，四
一九二九年意大利探險隊喀喇崑崙探險記　田固丁譯　民拾玖，二
西洋人探查中亞地理摘記　翁文灝　民拾玖，三
東部喀喇崑崙及西部崑崙探險記　田固丁譯　民拾玖，三
天山中三次探行記　王鈞衡譯　民貳拾，一至二
中央亞細亞　李步霞譯　民貳拾，二
世界最高原　李步霞　民貳拾，三至四
美國探險隊來華考察世界人類始祖　民拾壹，一
安得思蒙與考古記　李青春　民拾捌，二

安得思蒙古考查團工作　民拾玖，二
蒙新考古報告　黃文弼　民拾玖，三
西北科學考查團消息　民拾玖，二
中瑞調查團去年工作概況　民貳拾，一
西北科學考查團在甘工作近況　民貳拾，一
世界一週探險記　李合輯穆譯　民拾壹，一至九；民拾貳，一至六；民拾叁，秋
大規模的探險隊　民拾玖，一
南極探險　史廷臣譯　宜貳，一
南極探險　陶懋立譯　宜貳，三
南極探險記　陸光宇譯　民捌，四至八
北極探險之叢談　丁乃明　宜叁，十八
探險家述北極之生活　錢譯　民捌，五至六
尼泊爾最近調查記　程公譯　民貳，十
法領達哈尼島之視察　可楨　民叁，四
瑪來關視察記　林茂炯　民捌，四
萊滸之新調查　林修甲　民捌，九至十二
西北利亞或俄屬東野之觀察　王酉溪　民拾，四
波斯裏海省之探察　把大軒譯　民拾，九至十
南非洲加勒哈利旅行記略　陸承賓譯　民伍，十二
探檢南美洲間途大瀑布羅拉麥高原記　牛觀譯　民拾，五

拾貳　遊記

中國西北部遊記　宜貳，一
大探險家司儐芬赫丁氏中國旅行概略　張紹年譯　宜貳，六
蒙北遊覽記　沈谷　宜叁，十一
關外旅行記　英華　宜叁，十二
關外旅行小記　英華　宜叁，十三，十六
青台旅行記　曾子模　民玖，四至七
遼東半島旅行記　卞鴻儒　民拾，九至十二
山西旅行談　巢伯講，陶麗泰口譯，王延直記　宜貳，五
山西旅行記　夏莉泰　民伍，一至三

秦遊小識　張相文　宣叁，十六
齊魯旅行記　沌谷　共壹，三至四
陝行記程　袁希濤　民叁，六至八
陝西旅行記　王桐齡　民拾叁，柒
京閩旅程記　魏鵬飛　民捌，七至八，十一至十二；民玖，一至
三，五至六
隴蘇長途記　高文蔚　民拾，五
隴右記行　石光燦　民拾，五
遊浙偶記　自聚　宣貳，八
贛遊鴻爪記　林丑　民肆，十二
蘇揚遊記　白眉初　民拾壹，八至九；民拾貳，一至二
旅行四川記　吳葆德　宣貳，八
巴蜀隨宦錄　徐心餘　民拾，六至七
四川遊記　霍文蔚　民貳拾，三；民貳拾壹，一至二
遊歷川雲紀略　戴鼎新　宣叁，十八
雲南紀行　張興恆　民肆，一至三
伊犁旅行記　耿兆棟譯　宣貳，五
新疆行程記　馬登瀛口貢樹模　宣叁，十一至十二，十五
新疆歸途記　貢樹模　共壹，五至六；民貳，二，七
新疆遊記　謝彬　民拾，八至十；民拾壹，一至三，六至七
旅新觀察談(謝彬遊記解說)　民拾壹，六至七
西喇木倫及興安嶺地方旅行談　張福年譯　宣貳，五
西部蒙古遊歷談　宣叁，十六至十八
車臣汗紀程　姚錫　共壹，七至八
塞北紀行　沌谷　民肆，六至八
塞北漠南汗漫錄　歸綏觀察主人　民拾，八至十
錢參贊赴藏日記　宣貳，九
西藏旅行記　共壹，一
遊藏紀程　李國柱　民捌，十一至十二；民捌，一至三
西藏旅行記　李明榘　民捌，九至十
京張鐵路之旅行譚　汪國垣　宣貳，六
京張附近旅行日記　沈之祚　民伍，四至七

癸丑入都紀程　吳季文　民貳，五

涞易紀遊　鍾笙　民肆，九

易縣入京紀程　林傳甲　民陸，一至二

八達嶺居庸關明陵旅行記　賈仲　民拾壹，一至二

京漢鐵路旅行記　張鏡圖　民拾壹，三，六至七

大梁訪碑記　張相文　宣貳，二

朝陽旅行記　宣貳，六

灤陽紀行　洗谷　宣叁，十二

遊蒙國記　王士英女士　共壹，七至八

大同旅行記　王嶸成　民肆，十至十一

頤和園遊記　白月恆　民貳，四

總統府遊記　陶夏民　民伍，十

遊京城北郊雜逸　劉生　民拾，九至十

旅居日記　王嶸成　民叁，七至八

盧溝橋旅行記　王嶸成　民陸，六至七

旅賓日記　王嶸成　民拾，九至十

奉直戰後方公堤旅行記　王嶸成　民拾壹，八至九

居庸遊記　鍾笙　民貳，一

張家口旅行記　沈其璋　民叁，十二

柴荊關旅行紀程　賈元章　民伍，十二

泉州考古記　張星烺　民拾捌，一

燕下都考古記　傅振倫　民拾玖，四

嵩遊紀略　武龍章　宣叁，十五

嵩洛紀遊　許同莘　民拾捌，一至二

太行遊記　武龍章　宣叁，十八

五台山參佛日記　洗谷　共壹，一至二

五台山紀遊　蔣維喬　民捌，七至八

五台山禮佛日記　顧葆　民玖，十

遊五台山日記　王介庭　民拾壹，四至五

西山遊記　袁崇慶　共壹，七至八

西山旅行日記　北京師範學校學生　民叁，十

遊碣石山水岩寺紀略　趙如芬　共壹，九至十

遊雲台山記　徐文泉　民貳，二
遊蒲嶽記　袁希濤　民叁，三
華山遊記　唐慶增　民陸，十一至十二
長白山風景談　可儀　民叁，二
游黃山記　民叁，十一
黃河南岸嶽山游記　戚震瀛　民肆，五
浚邑浮邱山游記　戚震瀛　民肆，十
浚邑大伾山遊記　戚震瀛　民肆，十二
金山遊記　袁義慶　民肆，十二
游南嶽衡山記　袁希濤　民伍，二
遊雁蕩山記　趙鈞　民伍，十一
南通軍山紀游　顧鼎梅　民陸，六至七
南通狼山紀遊　顧鼎梅　民陸，十
天台紀游　蔣維喬　民陸，八至九
桃源洞仙景記　民捌，七至八
游北嶽恆山記　袁希濤　民玖，四
盤山游記　蔣維喬　民玖，四
遊麟山記　林振東　民拾，四
上方山紀行　吳其栻　民拾，六至七
龍潭山遊記　魏繼和　民拾，六至七
遊山旅行述略　張滋真　民拾叁，秋
太白山紀游　懶道人　民拾玖，一
再遊泰山記　傅振倫　民貳拾，四；民貳拾壹，一
惠山太湖遊記．劉扶　民玖，六
西湖遊記　陳前綮　民貳，三
百泉游記　戚震瀛　民肆，七至八
遊百泉日記　王介庭　民拾壹，六至七
遊安陽珍珠泉記　王介庭　民拾壹，六至七
象山港遊記　章甫　宣貳，五
湖山通訊　抱一　民拾，五
額爾古納河射獵志　宣貳，七
額爾古納河旅行記　宋小濂　宣貳，十

楊柳青泛舟記　槐亭　共壹，九至十
揚子江風景記　林壬譯　民貳，十一，十二
桑乾河南岸旅行記　王桐成　民貳，十一
易水紀遊　林傳甲　民伍，十
淸江流域旅行記　梁燕鴻　民捌，十二
環遊地球　宣貳，一
歐北旅行記　陶懋立譯　宣貳，四至五
夏期歐洲旅行記　張星烺　宣三，十三至十五
遊歐漫記　楚傖　民拾，一
歐遊雜記　民拾，三
歐遊心影錄　梁任公　民拾，三
歐游小記　熊遂　民拾，五
德國旅行記　張星烺　共壹，一
赴德航行日記　民拾，三
瑞西紀勝　西村天囚　共壹，五至六
維也納遊記　民貳，九
克萊登從軍記　周樹兆譯　民伍，十二；民陸，三，五
阿勒頗旅行記　王賢才，何錫玉譯　民拾，九至十
赴英旅程指南　于世秀　民拾，一
英倫遊記　傅冠雄　民拾貳，一至二
阿非利加旅行記　史廷颺譯　宣貳，六，八
摩洛哥遊記　宣叁，十八
非洲公額三比西二河間之旅行記　鄒定模譯　民肆，四至五
幼發拉的河東岸旅行記　蔡景林譯，白月恆潤　共壹，三至四
波斯高原旅行記　林壬譯　民貳，八至十二；民叁，一至四
英領印度旅行談　林壬譯　民叁，六至八
印度遊記　陳慶祥譯　民拾，一至三
印度通訊　許丹　民拾，五
緬甸旅行記　抱一　民捌，五至六
安南游記　抱一　民捌，五至六
爪哇旅行談　李志敏譯　共壹，三至四
星浦遊記　魏聲和　民貳，十二

沙勞越紀遊　秦之衔譯　民玖，四至六
旅行馬來半島吧生埠紀略　蘧祚　民拾，四
喀服亞比利芭蚶遊記　海涵山人　民拾，五
浦爾斯德港遊記　民貳，二
西伯利亞旅行困頓記　許賡桐　民捌，一
有馬游記　陳南湖　民伍，八
日本鐘介漫游紀事　劉朔　民陸，八至九
美人開爾式夫台灣紀遊　秦之衔譯　民玖，八至十
蓬萊瀛東遊記　劉復譯　民拾陸，一至二；民拾捌，一；民拾玖，四；民貳拾，一，三至四
斯文赫定穿行亞洲述要　聶崇岐　民拾柒，二；民拾捌，一至
二
羅斯福遊歷南美紀略　民叁，十一
加拿大北部游記　陸水寶譯　民陸，五至七
赴美途中作　唐效周　民拾，一
游美途中紀程　杜佐周　民拾，六至七
參觀洋灰公司製造所記　倉碩　宣叁，十五
日本某君觀礦物陳列館記　林有壬譯　民貳，六
京西雲居山溫泉療養院記　林傳甲　民拾，五
日本農商務省地質調查所陳列巴拿馬賽會出品紀略
顧生譯　民肆，二
南美首都各使館訪問記　中實　民玖，七
俄國第一次通使中國記　張星烺　民拾捌，二

拾叁　瑣談古蹟

一　瑣談
高山探奇　宣貳，一
沂水溫泉　郭文湘　宣叁，十四
海天見聞錄　海天　民伍，六至七
開封名勝古蹟志　成蓉鏡　民柒，十一
全國避暑勝地記　遊雲　民捌，九至十
山西瑣談　滄谷　宣貳，九
直隸絮談一　白月恆　民壹，三至四

直隸絮談二　白月恆　共壹，五至六
直隸絮談三　白月恆　共壹，九至十
河朔談故　雄浮　民肆，六至十
塞上行聞錄　魏聚和　共壹，十一至十二；民貳，一
塞上行聞錄　諸小溪　民貳，七
齊魯行聞錄　飛生　民貳，八
浙故叢談　甌東古　民叁，十，十一
中外同類錄　林泉　民叁，十一
福建鄉談　林傳甲　民陸，二
烏蘇里江歸客談　民叁，三
雞林行聞錄之商榷　陳子　民叁，十二
延邊雜記　謂伏　民柒，十一
巴蜀旅程談　張大鈇　民伍，四至八
科布多瑣談　樊鋪　共壹，九至十
阿爾泰風土紀聞　民捌，七至八
新疆雜記　賈樹模　民陸，一至二，四，六至十二；民柒，二至三

南遊零拾　李陶　民拾，九至十
辛亥武昌起義時見聞錄　綏廣銘　民伍，六至七
會勘江北運河日記　武同舉　民陸，一至四，六至九
西藏譚屑　共伍，五至六
西藏瑣錄　尹扶懋　民貳，七
西藏雜談　習珠　民貳，十一
西藏雜述　李光祖　民玖，二至三
西康雜談　習珠　民貳，四
洮海雜誌　生人　民柒，二至六，九至十，十二；民捌，二至十；民玖，一至七
韓邊外傳記　魏聚和　民拾，八
嫩江流域近狀　尉遲正榮　民拾玖，二
東北的通古斯族也要有國人去考查　民拾玖，一
川邊也要有國人致查　民拾玖，一
池谷山房日鈔　宣貳，一
風洞十日記　王蟠成　民拾壹，八至九；民拾貳，一至二

日本肥前小濱之噴泉塔　陳逸譯　共壹，七至八
朝鮮紀談　函齋民譯　民貳，七
東游雜記　抱一　民捌，一至二
東游雜感　王桐齡　民拾，六至七，九至十；民拾壹，三至九；
民拾貳，一至六
東行漫記　若泉　民拾壹，四至五
錫蘭島聞見　君勵　民捌，四
南洋僑居見聞記　傅紹曾　民拾，二
旅菲見聞錄　李作有　民拾，四
西貢見聞錄　段紹文　民拾玖，一
游美隨筆　陳其鹿　民玖，十二
記赴美海程十六日中之見聞　碩天　民拾，一
遊美隨攷　行未　民拾，八
旅美雜譚　呂錫成　民拾，八
巴西首都處的吉納羅見聞錄　寄之街譯　民拾，六至八
狄根斯遊歷蘇俄談　民拾壹，六至七
中國現有之海軍港　宣叁，十一

二　古蹟

泰山上石　闕名　民貳，八
中山三古物　王桐齡　民肆，五
大同雲岡石窟佛像記　袁希濤　民玖，二至三
龍門造像記　許同莘　民拾捌，一
古物出土　民拾捌，二
戰國時代燕國古物行將出土　民拾玖，一
名碑出土　民貳拾，一
洛陽晉碑　民貳拾，二
睢寧古墓　民貳拾，二
萬泉古物　民貳拾，二
殷墟發掘　民貳拾，二
大招山發現古物記　黃藝錫　民肆，十一
伊克昭盟的古蹟　民拾玖，一
邊荒又發見一座古墳　民拾玖，二

李陵碑的厄運 民拾玖，二
西藏發見之古城 民拾貳，三至四
斯坦因甘新考古輯要 孫守先 民拾柒，一
西北科學考查團又有發見 民拾玖，三
中國土爾其斯坦地下的寶藏 陶葆譯 民貳拾，四；民貳拾貳，一，二；民貳拾貳，一
亞細亞之大寶窟 陳慶祥譯 民玖，一
樂浪郡之遺蹟 鄒燧璣 民拾玖，一
長崎之唐人寺 林壬譯 民貳，二
扶桑之二碧廟 林壬譯 民肆，一
法國考古 宣貳，一
湖底寺院 宣貳，五
佛國古蹟 宣貳，九
泰姆士河畔之古蹟 宣叁，十五
坡昔奧利塞拉比斯堂之石柱 史廷颺 民貳，三
介乎埃及與巴勒斯坦沙漠海岸上之古代遺蹟 潘繼純譯 民拾，四
埃及發見兩大古物 民拾貳，三至四
丹麥發現銅器時代女屍 民貳拾，二
澳洲發現類似北京人頭骨 民貳拾，二
科桑尼古塚 民貳拾，二
阿拉斯加發現古石錨—蒙古種人鎮壓皮帳之物 民貳拾，二

拾肆 考釋

一 考證

秦長城東端考 徐鴻森 宣叁，十七
趙長城遺址 可儀 民貳，八
長城考 張相文 民叁，九
明邊牆證古 錢常 民肆，三
論歸綏金代西北路邊堡遺址書 居容 民陸，一
漢代天山祁連山之見解及其混合之原因 黃蒲夏 民伍，六至七

淮海惟揚州考　陳玉書　民伍，十一
上海與滬瀆之考證　鳳公　民柒，六
古易縣考　林傳甲　民陸，九至十
交河縣考證　蘇莘　民陸，十一
楚通江淮證　陳漢章　民捌，十一至十二；民玖，一
秦人兵力已及歐洲說　陳漢章　民玖，五
佛經四大洲說　顏蛩　民拾，四
佛經四大洲爲地火土木四星說商榷(附)　王炳煥
民拾，六至七
洛陽都會變遷考　蘇莘　民拾叁，秋
羅布淖爾及最先發見喜馬拉雅山最高峰問題　斯文赫丁
講，張星烺口譯，聶崇岐記　民拾玖，二
燕下都遺跡考　傅振倫　民貳拾貳，一
成吉思汗園寢之發現　張相文　民肆，三
河套成吉思汗陵寢辨　屠寄　民伍，二
成吉思汗陵寢辨證書　張相文　民伍，四至五

答張蔚西成吉思汗陵寢辨證書　屠寄　民伍，十至十一
再答屠敬山成吉思汗陵寢辨證書　張相文　民陸，八至九
成吉思汗陵寢之旁證　張相文　民陸，十
漂母墓考　周生(古僧)　民拾，八
毀土解　陳玉樹　民玖，十一
自漢以來中國與西域之交通頗繁兵威所及使節所經及
商人商僧之行跡能詳其通路證以今名歟　丁義明
非立，五至六
西域要考　丁義明　民肆，三至四
中央亞細亞地理考　鄒定國譯　民陸，三至四
蒙古西征兵威之所及　陶亞民譯　民貳，八至九
青海羅卜淖爾戰地考　楊敏曾　民叁，三
諸葛亮出師六次路線考略　白眉初　民拾玖，四
美洲爲古扶桑地說　陳漢章　民玖，四
大人國長人國小人國皆在今美洲說　丁錫田　民拾，五
大人國長人國小人國在美洲說商榷(附)　王炳煥

民拾壹，八
同名異域之例　章鴻釗　民拾捌，一
黃帝之圃與巴比侖之縣圃　徐球　民貳拾，一
答門人問漢書西域形勢　徐傳崇　民叁，七至八
漢書西域傳南山形勢　徐傳崇　民叁，九
大唐西域記地理考證　丁謙　民肆，二至六
穆天子傳地理考證　丁謙　民肆，七至十一
穆天子傳西征今地考　顧實　民拾，六至十
晉釋法顯佛國記地理考證　丁謙　民肆，十二
論黑韃事略中之一地與譯者　屠寄　民陸，六
山海經為詩經存佚考　陶平　民玖，四
遼東行部志地理今釋　丁錫田　民玖，十一
鴨江行部志地理考附鴨江行部志跋及金長春館路考　朱希祖
民貳拾壹，一
山海經廣雅—人種釋名　趙鴻猷　民拾貳，三至四
龍涎考　黃德滋　蘇莘　民叁，七至八

瑪琳考證　章鴻釗　民柒，二至九
漢以後匈奴事蹟考　丁謙　民捌，七至八
孔子適周見老子年月考　顧實　民拾，六至七
漢代與樓蘭之關係　黃文弼講　游支記　民拾玖，四

二　注釋

元馬哥博羅游記地理補注　丁謙　民肆，六至八
馬哥博羅遊記補注改訂　丁謙　民陸，八至民柒，八
馬哥孛羅遊記補注改訂商榷書　丁謙　民柒，一
宋徐霆黑韃事略補注　丁謙　民柒，六
丁氏穆天子傳注證補　葉浩吾　民玖，五
馬哥孛羅遊記導言　張星烺　民拾壹，八至九，民拾貳，一至
二，三至四，五至六，民拾叁，秋
馬哥孛羅遊記中地名商榷(函)　黃伯樵　民柒，二至三

三　批評

中華書局中學地理教本訛誤　蘇少衡　民叁，四
直隸省之山誤與水誤　蘇莘　民肆，五

廣西平南圖正誤　駿生　民肆，五
水經注正誤舉例　丁謙　民伍，一至十一；民陸，一至二，四至
至七；民柒，七至十；民捌，三至六
丁謙著述徵引多改竄原文以就己說　徐鴻傑　民陸，八至
九
讀馬陵山測圖筆記　武同舉　民柒，九至十
辨翠古游牧記列烏蘭布通於翁牛特旗之誤　丁謙
民柒，十一
辨聖武記瓦爾喀部地在興京南之說　丁謙　民柒，十二
辨聖武記注綏翠庫爾即綏翠泊之誤　丁謙　民柒，十二
辨閱微草堂筆記之誤　丁謙　民捌，一
辨顧亭林京東考古錄　丁謙　民捌，一
間島問題注之謬誤(附)　丁謙　民捌，七至八
坊間地圖況帕米爾於界外之謬　張汝梅　民玖，一
歷代地理志評議　姚士鰲　民拾，一，二，三
梁任公中國歷史研究法糾謬　張星烺　民拾貳，一，二

西遊記辨訛　閻宗　民拾，四
湖北新修通志業已告竣　民拾壹，一
介紹耶魯大學教授淡丁敦與克生先生合著之人生地理
學　盛敘功　莊毅翔　民拾壹，三
讀中西交通史料匯篇　大錚　民拾玖，二
評中西交通史料彙編　馮承鈞　民拾玖，四
答馮承鈞評中西交通史料匯篇　張星烺　民拾玖，四

貳伍　論議序跋傳記詩歌

一　論議

籌廣西　李六生　宣貳，二
渤海灣全部為中國領海說　宣貳，五
招撫北邊樺人議　宣貳，五
地學會應行事務之商榷　章鴻釗　共壹，三至四
考驗土宜以與農利說　宣貳，九
提倡植棉與紡織業說　張謇　共壹，十一至十二
條陳整頓貴州林業　楊銀滇　共壹，十一至十二

省官制之末議　林石　民貳，十一至十二
恢復科布多之計畫　錢樹　民貳，一
裁併都督議　陶懋立　民貳，六至七
籌阿鐵路　先生　民貳，九
開闢沙漠地之水利說略　民肆，十一
墾闢蒙荒議　劉仲仁　民伍，八
地方制度不宜加入憲法私議　劉仲仁　民伍，九
河道定為國有之動議　民柒，一
振興湖南森林意見書　尹援一　民捌，一
北部諸省古今異趨亟宜培植森林以為補救論　蕭鳴籟　民玖，十二
經營青海意見書　馬鶴　民拾貳，五至六
湖北最近擬開墾湖田計畫　民拾壹，四至五
自然區域與政治區域　張其昀　民拾捌，二
建設民國地理博物院意見書　白眉初　民拾玖，二

二　序跋

奉天新圖序　楊學賢　民叁，一
地文學序　章太炎　民叁，九
東三省政要序　章太炎　民叁，九
句容鄉土地理序　姚明輝　民肆，一
歷代疆域形勢一覽圖序　童世亨　民肆，三
七省沿海形勝全圖序　童世亨　民肆，四
歷史疆域形勢圖序　袁[illegible]　民伍，九
大中華安徽地理志敍　劉道章　民捌，三
大中華福建省地理志序　林翰　民捌，七至八
大中華直隸省地理序　張寶泉　民玖，十
地學雜誌續刊敍言　沈之德　民拾柒，一
大中華地理志序例　林傳甲　民伍，四至五
擬輯大中華地理志各省各縣分纂綱要　林傳甲　民伍，六至七
擬續修福建通志體例　胡樸安　民柒，一
省志今例發凡　鄧之誠　民柒，四至五

江蘇旅京同鄉致本省修志局總纂馮夢華君論修志體例書 民捌，一
淮水流域水道利病年表敍例 武同舉 民玖，四
修正大中華易縣志綱略 李習勛 民玖，十二
無錫縣新志目說明書 錢基博 民拾玖，十二
編輯北平志蠡測 傅振倫 民貳拾，一，二
安縣創建大安山徵案檔記 辛詢 民捌，四

三 傳記

編輯部長溧州殉難白烈士小傳 共壹，一
清代地理學家列傳(鄒代鈞先生) 葉瀚 民玖，三
鄒徵君傳稿 姚永樸 民拾貳，六至七
鄒徵君傳稿 鄒永修 民拾壹，六至七
清代地理學家列傳(丁謙傳) 葉瀚 民玖，八至九
清代地理學家列傳(魏默深) 葉瀚 民玖，十
阿加息斯氏小傳 張星烺 宣貳，十
達爾文略傳 民拾壹，二
斯文赫定先生小傳 徐炳昶 民拾捌，二
法國地學家沙海昂略傳 張星烺 民拾玖，三
步行遊歷全球之美人開立士來華 民拾壹，二
劉建侯逸事 民貳，七
李燦唐逸事 佚生 民貳，八
中國海外殖民偉人傳 亞侠 民貳，十，十一，十二
南洋遊俠羅芳伯傳 民心 民叁，十一

四 詩歌

春日出錦城南至少陵草堂祭始尉 少白 民貳，二
正月初四日登過鄧郎 浣谷 民貳，一
洛陽雜詠 浣谷 民貳，一
彰德旅次題壁 浣谷 民貳，一
潼關 紀雲 民貳，一

拾陸 裁置名稱界務附都市

一 建置裁併

擬定行政區域研究會公啟 李惠敏 共壹，三至四

釐定行政區域研究會簡章　李志敏　共壹，三至四
釐定行政區域備考　白月恆　共壹，七至十二；民貳，一至三
改定地方行政區域議　程宗文　民貳，十一至十二
釐定行政區域說明書　民叁，三至六
中華民國區域沿革表　民貳，七，至十二
福建行政區域改革說　蔡汝　民貳，三
河南改定各縣名稱請鑒核文　民貳，三
四川省府廳州一律改縣呈文並批　民貳，四
改訂廿省各道州縣呈表並批　民貳，五
民國三年六月後增設及徙置縣治彙志　蘇莘　民陸，五
民國十七年以後省縣之增設及改革　少初　民貳拾貳，一
青海改建行省芻言　張道藩　共壹，三至四
太湖源流之當規定一大區域　李以炳　民貳，六
熱河應取消特區問題商榷　聞吉芳　民伍，九
蒙古建省議　劉仲仁　民陸，五
阿爾泰改省議　林傳甲　民柒，四至五

阿爾泰改省續議　林傳甲　民柒，四至五
徐州改建行省意見書　張兆岐　民柒，六
分建西康行省議　郭還芳　民捌，十一至十二
並一現行各縣地方行政官廳組織令　民貳，一
江蘇省分合問題與升道為省共同之關係　沈同芳　共壹，三至四
制憲聲中浙省府道之研究　段慶琪　民拾壹，六至七
縮小省區問題　張雨峰　民貳拾，二
布西生聚　宣貳，八
直隸省大元兩縣合併為大名縣暨坊府規復魏縣呈文　內務部　民叁，四
坊子設縣芻言　孫民　民柒，四至五
山西各縣裹津地方擬設縣佐之理由及其附表　內務部　民肆，四
山西清源平頂馬邑三縣之裁決及安邑縣之移治　內務部　民肆，四

山西省恢復清源平順縣治　內務部　民陸，八至九
山西增設方山縣缺　民伍，六
陝西各縣要津地方設置縣佐之理由及其附表　內務部　民肆，七至八
陝西省磚坪縣更名嵐皋縣　內務部　民陸，八至九
甘肅省增設輿定縣　民捌，五至六
甘肅省金縣改名金城縣　民捌，九至十
會議政務處奏議覆東督錫良奏設縣缺摺　宣貳，一
東督徐世昌增改廳縣摺　宣貳，三
台安增設縣治及與遼中劃定界址　內務部　民叁，二
奉天洮南突泉兩縣境遇之變更及瞻榆縣之籌設　民肆，六
奉天各縣要津地方設置縣佐之理由及其附表　內務部　民肆，九
奉天省添設通遼縣　民伍，十一
吉奉濛江安圖兩縣管理移轄文件　民拾壹，四至五
吉省添設各缺　宣貳，一
[illegible]濱廳移治　宣貳，九
德惠縣劃界調查　宣貳，十
吉長添設縣治　宣叁，十五
吉林省添設勃利縣　內務部　財政部　民陸，八至九
黑撫[illegible]訥河直隸廳同知員缺摺　宣貳，九
黑[illegible]江呼瑪縣之移治台站　內務部　民叁，十一
黑省增定設治局之籌議　民肆，七至八
黑省克山縣治之增設　民肆，九
黑龍江林甸設治與改設縣缺　內務部　財政部　民陸，八至九
望奎設治局改縣　民伍，四至五
熱河新設隆化縣　宣貳，七
阜新縣移治　宣貳，九
哲里木盟驛站表背後　勿　宣叁，十一
熱河赤峯州烏丹城之分界　宣叁，十五

烏昭兩盟歸併歸綏之計劃　民叁，一
商都招墾設治局改縣　民柒，十一
綏遠鄂托克旗的沿革和疆界　民拾玖，一
新疆沙灣縣治之籌設　內務財政兩部　民肆，四
新疆省添設額敏縣　民柒，十一
新疆設置布爾津河縣治布倫托海縣佐　民捌，九至十
新疆添設麥蓋提縣治　民拾壹，二
江督張人駿奏請裁併同城州縣籌設雜守廳摺　宣叁，十二
蘇省議闢之新版圖　民陸，十
贛撫奏銅鼓廳同知劃定分治界址摺　宣叁，十二
安徽安慶道淮泗道區域轄縣之變更　內務部　民叁，十一
川督趙奏夷地緊要請將巡檢改升廳治摺　宣貳，九
滇督李奏三猛地方擬設同知各缺摺　宣叁，十四
雲南大關縣治分設新縣定名為鹽津縣請照准文　內務部　民陸，三

廣西田南道屬向武都康上映三土州合併改設縣缺擬請定名向都文　內務部　民陸，三
龐欽四屬請願劃歸廣西　民陸，八至九
龍州分劃界址　宣叁，十五
他郎休納兩縣改定名稱　內務部　民陸，三
中渡改廳之始末　章乃智　宣貳，十
南丹設立專官摺　宣貳，十
民政部奏准改土歸流官摺　宣叁，十五
遐羿改土歸流疏　宣貳，四
改土歸流之計劃　趙南森　民叁，十一
廣西省改治南寧議　宣貳，四
大興寬平移治　掃床　民貳，九
熱河道尹擬移駐赤峯　少衡　民捌，三
吉林督署遷移長春　民拾壹，四至五
吉林省界變遷紀要　楊煥堃　民陸，三
川藏界綫之變遷沿革　民拾壹，四至五

呼倫貝爾疆域沿革 實貳，八
日本行政區劃 陶亞民 共壹，五至六
日本將收買北康頁島 民拾壹，四至五
地學家新問題—南洋區域之研究 樊樹芬 民拾壹，六至七

二 地方名稱

提改各省重複縣名呈文 內務部 民叁，二至三，五至七
省及道名義之研究 桑抵 民肆，四
中國名義釋 田北湖 民伍，九
讀丁先生說辨支那非中國通稱書後 徐毓合 民陸，八至九
中華民國國都正名京華議 林傳甲 民伍，八
省區定名實義 林傳甲 民陸，四
新疆地名釋義 賈樹模 共壹，七至八
安徽地理志之名義 林傳甲 民捌，三
山東縣名之溯源 丁錫田 民拾叁，玖
俄人地圖上之外蒙—原有地名多數改稱 民貳拾，二
英國各州命名考 翰才 民拾，十一至十二

三 界務附錄邊防

邊疆失地史略 白眉初 民貳拾壹，一，二
尼布楚之界約 實貳，五
中俄交界記 鄒代鈞 民貳，一至四，六
俄人測探帕米爾之警告 洗安 民貳，五
論新疆邊防 經宰 民貳，六
新伊防務論 不僅 民貳，九
帕米爾形勢及中俄英分界述略 陶懋立 民叁，三
中俄界記遊地考 曾殷錫 民肆，十二
中俄國界史地考 蕭文鄉 民拾肆，一
黑龍江省臚濱縣附近中俄國界記 王佩升 民貳拾，二
上滇督中緬界務與片馬交涉書 實叁，十四
哀片馬 錢桐 共壹，十一至十二
俄邊形勢說略 不僅 民貳，一

說片馬　武彤　民貳，八
滇緬形勢今昔談　劉伯仁　民伍，四至五
滇緬勘界孫史　李培模　民陸，三
片馬問題　王銘章　民拾貳，一至二
片馬交涉中之雲南通志　民拾貳，三至四
片馬考　白眉初　民拾陸，二；民拾捌，一，二；民拾玖，一，二
間島問題　宋教仁　民叁，四，五，六，十，十二；民肆，二，四，六，十至十二；民伍，一，三至七
關於間島考證之朝鮮古地圖　民叁，十二
中國之藩部概觀　宣叁，十八
近代二十四諸建撤考略　白眉初　民拾玖，三至四；民貳拾，一至二

四　都市

國都問題之研究　白月恆　民貳，四
北京建都考　鄭定謨　民伍，三
洛陽與長安　白眉初　民貳拾貳，一

日本東西兩京之比較　王桐齡　宣貳，一
述德意志大都市之地理上地位　林壬譯　民肆，十一至十二
英國都市之分配　林有壬譯　民肆，六

拾柒　國際問題

寰球形勢　使儕　民貳，九
論海洋自由問題　民柒，十二
俄國經營蒙古　宣貳，一
俄內注意俗蒙國之權利　宣貳，五
德國之經營膠州灣　存枝　共貳，九至十
山東之後患　適一譯　民玖，七
日本經營山東內地之調查　民拾，六至七
我國代表提出山東問題說帖全文　民捌，五至六
濟順高徐兩路與中國前途之關係　何鬯庵　民捌，五至六
直隸同胞亟宜注意濟順高徐兩鐵路　蘇萍　民捌，五至六
再論濟順高徐二鐵路亟宜力爭之理由　蘇萍　民捌，七至

解釋濟順高徐二路合同之內容以揭用力爭之要點　慈華　民捌，九至十
日人之經營滿蒙土地論　林騤譯　民陸，十一至十二
六十二年前之五月十六日（瑷琿條約）　園　民玖，五
收回旅大聲中之文書摘錄　民拾貳，五至六
旅大租借地誌略　李長傅　民拾貳，五至六
新疆之外患　民捌，九至十
西藏交涉之研究　吳宗慈　民捌，九至十
西藏與中央　黃日葵譯　民捌，十一至十二
西藏之危機　民拾玖，一
中國租借港灣之史地研究　貫仲　民拾，八至十
帝國主義文化及政治侵略之可怕　民拾玖，一
論波斯縱貫鐵路與回藏問題　秉鍵　民貳，二
巴拿馬蘇彝士兩運河於我國之關係　丁義明　民貳，六
巴拿馬運河之利用及其反動　海若譯　民陸，八至九
各國經營太平洋史略　吳國璋　民玖，四至九
太平洋上之均勢　鳴山譯　民玖，七
太平洋上之列強競爭觀　傅從武　民拾壹，二
太平洋近代之沿革　丁錫田譯　民拾貳，五至六
蒙古與張家口之關係　吳從岐　宣貳，二
歐洲一千年之回顧　民捌，二
巴爾幹半島之局面　可楨　民叁，一
巴爾幹問題之研究　棟森　民陸，三，五至七，十至十二；民柒，一至三
韃靼海峽問題之歷史　李志敏譯　共壹，十一至十二
意國爭夫渠口岸之評論　民捌，七至八
述聯合國在德領阿非利加殖民地之作戰始末　林有壬譯　民捌，九至十一
威爾塞與世界各國之關係　民捌，二
六大強軍國之比較　佩玉　宣叁，十三
美國海軍根據地之擴張　民玖，十
由經濟所見德國現在及將來　文漢　民拾，六至七

地學雜誌　張慰西先生紀念號

武裝和平與德國賠款　民拾，八
歐洲國界變遷及於礦業之影響　陳捷　民拾貳，三至六
最近波羅的海沿岸各新興國之華沙條約　民拾壹，四至五
俄國極東領港之攻策　陶懋立譯　宣貳，三
世界通商地之沿革　陶懋立　宣貳，五至六
世界市場之石炭競爭　林汪譯　民貳，八至九
一千九百十二年世界貿易之大勢　陶元譯　民貳，九
民國元年華洋貿易紀略　姚明輝　民叁，七至八
論中國對外貿易　毛保恆　民伍，二
德國貿易上之活動　民拾，八
英文論世界銀市　宣貳，三
英國之國外放債額　宣貳，七

拾捌　地理學地圖學教授法附學會

一　地理學

地理學之解釋　姚存吾　民拾壹，一
地學的旨趣和應用　王成組　民拾柒，一

三三四

地理學之意義與範圍　張雨峰　民拾捌，一
我國過去史地教育不振之原因　諭波　民拾玖，二
論地理教育之重要　張雨峰　民貳拾，四
深潛地理粹識於民心為救國要源論　白眉初　民貳拾，四
地理與文化　姚士鰲　民玖，十一
地理與文化之關係　鄧光禹　民拾壹，一，二
何為地理環境及地理環境與人類生活有若何之關係　姚存吾　民拾壹，三
明地理—治國學方法之一　章太炎講，曹聚仁記　民拾壹，三
地理在人類歷史中的潛勢力　盛叙功　民拾貳，三至四
古代地理學　李志敏譯　宣貳，七
世界當代地理　黃昌穀譯　民柒，十二；民捌，一至三
希臘文與羅馬人之地理學　潘維藩譯　民拾壹，二
近代地理學之起源　存吾　民拾，三
地理學之起源　潘維藩譯　民拾壹，一
現代地理學之始源　盛叙功譯　民拾壹，三

中國地理學家派　陳學熙　宣叁，十四
述泰西研究地理學之近狀　林壬譯　民貳，五
最近世界地理學說之進步與中學教育　林壬譯　民肆，五至六
述大輿劉獻廷先生之地理學說　姚存吾　民拾壹，八至九
地理歷史上之觀察　丁義明　共壹，九至十
中國發明地圓說　姚明煇　民肆，五至八
地圓說考　孫寶瑄　民捌，四
二　地圖學
中國地圖學發明源始及改良進步之次序　陶懋立　宣叁，十一，十三
緯度之簡單觀測法　林壬譯　民貳，五
蘇省南通測繪輿圖記要　屠寄　民肆，七至八
述測地學進步之狀況　林有壬譯　民伍，一
清初測繪地圖考　翁文灝　民拾玖，三
三　教授法
地理教授之研究　蘇莘　民貳，十二
論地理博物合教書　姚明煇　沈信卿　民肆，九
地理學之研究及教授方法　朱文熊譯　民陸，九至十
地理科習驗法及原理　布郎　民捌，九至十
地理教授與地理實習　夫安　民捌，十一至十二；民玖，一
中學地理教室設備擬　張雨峰　民貳拾，一
四　學會
第十一回萬國地質學會及第二回萬國農地地質學會議　史廷颺　共壹，七至十
第十二次萬國地質學會紀要　林壬譯　民叁，三
中國地質學會成立紀聞　民拾壹，二
中國地質學會第一次常會演說辭彙錄　存濟輯　民拾壹，二
德國柏林地學會百年紀念大會紀略　民拾陸，一

拾玖　圖表目錄

一　圖

（甲）地質礦產圖

三四七

侏羅紀地質圖　宣貳，七
直隸地質圖　鄺榮光繪　宣貳，一
直隸石家莊山西盂平縣滹沱河流域地質圖　民拾壹，四至五
桂湘山地地質圖　民叁，七至八
湖南省中部地質圖　民叁，九
湖南省南東部地質圖　民肆，十至十一
東江北江贛江流域并大庾嶺地質圖　民肆，二
贛江流域地質圖　民肆，七至八
袁江流域地質圖　民肆，九
江西省贛江及袁江流域地質略圖　民陸，二
南嶺山系地質圖　民伍，九
福建省晉江流域地質圖　民肆，四
福建省南西部地質圖　民肆，五
湖北安徽省界地方地質圖　民肆，十一
皖南地質圖　民伍，一
浙江省北西部地質圖　民伍，四至五
中國鐵礦分布圖　共壹，十一至十二
中國本部石炭分布圖　民貳，七
中國東北部煤田圖　民叁，十
直隸鐵產圖　鄺榮光　宣貳，二
臺灣基隆金山礦床圖　民伍，六至七
直隸石層古蹟圖　鄺榮光　宣貳，四

(乙)地形圖附地質圖

實測塔里木盆地圖　宣貳，六
三峽南北側楚西山地形圖(二幅)　民叁，四
巴蜀盆地地形圖　民叁，五
揚子江流域山脈排列略圖　民叁，六
江湖山地地形圖　民叁，六
西澳洲孰乾燥地之地形圖　民柒，六
北部英格蘭地形圖　民拾壹，四至五
說明河流侵蝕之略圖　民拾壹，四至五

地界地盤升降圖　民拾壹，六至七
民國九年十二月十六日隴秦直晉等省地震圖　民拾壹，八至九

(丙)水道圖

擬定淮水新道圖　共壹，二
擬濬新洋港左右兩大引河輸水下注簡明圖　民拾貳，五至六
燕趙水利論附圖　民貳，二
京兆直隸河道圖　民柒，一
天津南北運河裁灣取直及規畫馬路圖　宣叁　民捌，二
滹沱漳滏圖略　宣叁　民肆，一
涞易白溝諸水道圖　民伍，十二
後套渠道圖　民叁，十一
南運湖河水道圖　民伍，二
中襄運河施工計畫圖　民拾，五
皖北睢河實測詳圖　民伍，十
泗沂沭下游現勢圖　民陸，一
黃河下游一覽圖　民拾壹，八
巴拿馬開鑿工事圖　共壹，三至四

(丁)地方地圖 附路線圖鐵道圖緯度圖

吉林圖附記　魏學賢　民叁，一
鐵嶺縣地圖　關國賓　民陸，四至五
綏濱縣地圖　民捌，九至十
瑷琿添設五縣之圖　民玖，十一
西長全圖　民貳，十
西湖勝蹟略圖　民伍，三
青島遊記附圖　民捌，二至三
青島市街圖　民捌，七至八
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南部圖　民陸，十二
阿爾薩斯勞南圖　民捌，七至八
沙勞越地圖　民玖，四
額爾古納河右岸地勢圖　宣貳，十

三門灣形勢略圖　民拾，三
歐戰後日美與南洋圖　民拾，二
巴爾幹各國形勢疆界略圖　民陸，五
亞洲三新國形勢圖　民玖，七
日美在南洋之形勢圖　民拾，二
間島圖　民叁，五
片馬形勢圖　民貳，八
中俄交界詳圖(一，二)　民貳，一
中俄交界圖　民貳，六
六十二年五月十六日前東北疆地圖　民玖，五
滇緬勘界略圖　民陸，三
蒙古西征路綫圖　民貳，九
幼發拉的河旅行圖　共壹，三至四
西藏道里最新圖　張其勤　民捌，四
橘瑞超氏中央亞細亞探險通路圖　民玖，一
達爾文環遊世界一週經行路線圖　民拾壹，一

白格達鐵道及亞洲土耳其諸鐵道圖　民肆，十二
徐海鐵路南北縣預測圖　民玖，九
斯達拉斯堡及火奴魯魯緯度比較圖　宣貳，八
緯度總律圖　宣貳，八

(戊)歷史地圖

唐賈耽禹蹟圖拓本．宣叁，十一
禹時九州區畫圖　共壹，七至八
職方氏九州區畫圖　共壹，七至八
秦代四十郡區畫圖　共壹，七至八

二　表

各省府廳州縣同名表　翁笨　宣貳，四
哲里木盟疆域表　宣叁，十一
新疆地名沿革表　夏樹模　共壹，七至八
中華民國省道縣區域表　民叁，七至八
道尹等駐地等級表　歐生　民叁，十
新頒漢洋合璧地名表　外交部　民叁，十

中國川流航路表　姚明輝　民叁，十
直隸五大河之測量及出險表　民陸，十一至十二
直隸灤縣地理實際調查表　李樹昌　民伍，十
最近商埠調查表　袁希濤　民伍，一至二
各洲鐵路一覽　共斑，十一至十二
世界鐵路道路一覽表　汲晃　民陸，十一至十二
參議院議員各省選舉區表　民貳，一至三
穆天子傳記日干支表　丁謙　民肆，十二
北京與世界各獨立國之首都經營時差比較表　張炳綸
民伍，十一
民九至二十六年日月食表　李南南　民玖，十一
各國宣戰日期一覽　民陸，十一至十二
原子量指數檢查表　丁謙　金壽侯　民貳拾貳，一

三　目錄

地學雜誌五年總目　民叁，十二
地學雜誌第六年（民四）總目　民肆，十二

民國五年地學雜誌總目　民伍，十二
民國六年地學雜誌總目　民陸，十一至十二
民國七年地學雜誌總目　民柒，十二
民國八年地學雜誌總目　民捌，十一至十二
民國九年地學雜誌總目　民玖，十二
民國十一年地學雜誌總目　民拾壹，八至九
中國地方志綜錄初稿　朱士嘉　民貳拾壹，一至二；民貳拾貳
，一
先秦兩漢地理圖籍考略　沂支　民貳拾，三
明代北方邊防圖錄　王以中　民貳拾貳，一

貳拾　雜項

歐洲科學之進步　宣貳，八
化學與養生　陶懋立　民叁，三，四
局部麻藥新發現　宣貳，三
傳染病之媒介　宣叁，十五
世界風土病分布之通論　蕭鳴籟　民拾貳，一至二

探險船之發現　官貳，八
謂發美洲者非科侖布說　與公　民貳，七
尋覓地心水源之奇法　林智　民叁，一
河圖洛書之研究　武學易　民伍，八，十
大陸國與島國　黃以游譯　民柒，六
方位尺　盧逢秋　民柒，七至八
蒙疆戰事談　姜梅坊　民拾，五
冰及其作用　范觀國譯　民拾貳，五至六
那一國的許多　民拾玖，二
軍事地理學發凡　忻督三　民貳拾壹，一；民貳拾貳，一
述小川琢治黃河下流不抱之戰略地理的意義　劉仲仁
民伍，六至七，十一，十二
關於戰壕之商榷　丁咨　民肆，一

中國地學會簡章

（一）宗旨　本會以聯合同志研究本國地學爲宗旨旁及世界各國不涉範圍以外之事

（二）會所　本會會址在北平後海北沿十一號（暫在北海公園團城辦公）

（三）會期　本會會期分常會臨時會兩項

（甲）常會　每月第一星期第三星期開會各會員均得陳述意見講商心得

（乙）臨時會　遇會中要務或延請名人講演由會長隨時知照或先期登報通告

（四）會員　本會公推會長一人編輯部長一人編輯員若干人評議員若干人幹事部長一人會計員正副各一人書記員一人其中外名人能以資力關背協助本會者均推爲名譽贊成員

（五）入會　凡有志研究地學者或由本會會員介紹或投函本會由會員認可皆得入會

（六）會費　入會之始各納入會費一元每年納常費二元

（七）會員之義務　會員對於本會除已担任本會職務者皆有調查報告之責任如關係重要或新有發明者由評議員公議酬以相當之酬報

（八）會員之利益　會員概得會中所刊布之報告雜誌一份本會不另取資

（九）退會　在會會員遇有左列情事者皆得退會

（一）妨害本會名譽經評議員之議決者

（二）過期不交會費屢催不繳者

（三）會員本人自願退會者

（十）經費　除會員會費外得捐補助費以供本會開銷

地學雜誌　民國廿二年第二期　張蔚西先生紀念號

編輯兼發行者　中國地學會　北平北海公園團城內　電話東局三七九三號

印刷者　京城印書局　和平門內北新華街路東　電話南局四五七零號

總發行所　中國地學會

價目表

定價	每冊	洋宜紙	大洋一圓
		報紙	大洋七角
郵費	本國	每冊	八分
	日本南洋	每冊	八分
	其他各國	每冊	三角
廣告價目另有詳章函索即寄			
注意　郵票代洋按九五扣只限半分一分二分四分			

研究國學不可不備之

三種重要引得！

一、三十三種清代傳記綜合引得

此書為三十三種清代傳記——清史稿列傳，清史列傳，國朝耆獻類徵等——中被傳人姓名之引得，係杜連喆女士及房兆楹先生所編，由引得編纂處出版。凡欲研究清代史或清代某重要人之事蹟者，手此一編，定能收事半功倍之效。全書共四百一十頁，用西洋八十磅重宣紙精印，定價大洋五圓，郵費在內。

二、藝文志二十種綜合引得

此書為二十種藝文志——漢書藝文志，後漢藝文志，禁書總目等——所載書名及人名之引得。凡欲研究目錄學，或欲知某一書見於何種藝文志，某一人約有若干種著作，以及某一書約亡於何時者，皆不可不備此書。全書共一千一百頁，分訂四冊，定價大洋二十圓，郵費在內。

三、佛藏子目引得

此書為大藏經，續藏經，弘教書院大藏經，卍字大藏經等四種佛藏之子目引得。凡諸藏中各經之本名異名，各篇章之名，譯著者之本名異名，以及梵文原名，皆分別為之引得；實研究佛教哲學，佛教史，佛教儀俗者必備之工具也。全書共一千一百頁，分訂三冊，定價大洋四十元，郵費在內。